

第一部 凶手

第一章 从惨叫开始

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惨嘶，自东厢楼阁之上传来！

而在这偌大的厅堂里，本来正是兴高采烈，喝酒猜拳之际，都给这一声惨嘶，唬得呆住了。

看这厅堂中的人，多为武林人士装扮，个个虎背熊腰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佩剑悬刀，看他们的气度举止，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，绝非泛泛之辈。

这厅堂的中央，有一大“寿”字，四处布置辉煌灿烂，堂皇冕丽，显然是大富之家；而厅中的数百名武林人士，莫不是一方之主，从这点可以看出，这富贵之家显然也是武林泰斗。

最难得一见的是，大厅首席旁的四张太师龙雕檀木座椅，这四张座椅上，坐着四个年近花甲的老人。

为首的一个，银眉白须，容貌十分清癯，身形颀长，常露慈蔼之色，背插长剑，这个人不是谁，正是当今沧州府，声望最高，武功也登峰造极的武林名宿，“第一条龙”凌玉象，据说他的“长空十字剑”剑法，天下无人能接，可惜年事已高，乃归隐江湖，封剑多年了。

第二个是一个白发斑斑，但脸色泛红的老者，腰间一柄薄而利的缅刀，终日不离身，左右太阳穴高高鼓起，显然内功已入化境。这是“第二条龙”慕容水云，手中缅刀的“七旋斩”法，挫敌无数，为人刚正不阿，黑道中人听到“慕容水云”的名字，真的是闻名丧胆，走避不迭。

第三个是一个装扮似道非道的老者，黑发氏髯，态度冷傲，手中一把拂尘。这人姓沈，名错骨，排“第四条龙”，武功奇高，手中的拂尘，乃奇门兵器，名“错骨拂”，但性格奇僻，冷酷无情，不过为人还算正义，只是手段太辣而已，若说黑道中人见慕容水云走避不迭，见这个沈错骨，只怕是连一步都不敢动了。

第四个是一名鹑衣百结、满脸黑须的老人，眼睛瞪得像铜钱一般大，粗眉大目，虽然比较矮，但十分粗壮，就像铁罩一般，一双粗手，也比常人粗大一二倍。这人身上并无兵器，但一身硬功，“铁布衫”横练，再加上“十三太保”与“童子功”，据说已有十一成的火候，不但刀剑不入，就算一座山塌下来，也未必把他压得住！这人性格在“五条龙”中最为刚烈，正是“第五条龙”——龟敬渊。

所谓“武林五条龙”，昔日都是赫赫有名的武林豪杰，可惜岁月不饶人，他们年纪渐渐大了，不过也愈发受武林人士所敬重，“武林五条龙”这个牌匾，一直就未曾拆过下来，或换在什么人的名下。

所谓“武林五条龙”，便是：“第一条龙”擅长“长空十字剑”剑法的凌玉象；“第二条龙”，擅长“七旋斩”刀法的慕容水云；“第三条龙”擅长“三十六手蜈蚣鞭”的金盛煌；“第四条龙”，擅长“错骨拂”的沈错骨；“第五条龙”，就是擅长“铁甲功”的龟敬渊，这五人在沧州府的武林，可说犹如日之中天，德望之高，鲜有人能出于其右的。

今日，正是“武林五条龙”中“第三条龙”的金盛煌的五十大寿。

这厅堂上的武林豪杰，自然是自江湖各地赶来，以庆这富甲一方，武功盖世的“三十六手蜈蚣鞭”金盛煌的五十大寿。

而那一声惨呼，自楼上传来，并非别人，正是寿星公金盛煌的声音！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
这一声惨嚎突然响起，又突然地静止了。

在座的群豪，有些仓皇起身，有些拔刀动枪。

有些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一时人声沸腾，十分惶乱。

忽然一宏厚而温文的苍老语音，压住了全大厅的吵杂之声，这声音缓慢而有力，使得大家都静了下来，听他说话：“各位，适才那一声惨叫确是金三弟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可是却要请各位合作，尽量镇静，这样我们才能听清楚和看清楚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如果发现有人离场或潜逃，还请诸位把人擒下。多谢！”

各人随声望去，只见凌玉象仍安然坐在太师椅上，扬声说话，而他身边的慕容水云、沈错骨、龟敬渊等，不知何时，皆已不见。

众人甚至不知这三人是何时走出大厅的。

凌玉象含笑道：“各位，慕容二弟、沈四弟、龟五弟已去查看何事了，以金三弟的功力，再加二弟、四弟和五弟等，就算天大的事，也该罩得住。

厅中诸人纷纷坐了下来，有人笑道：“‘武林五条龙’动了四条龙，天下哪有平复不了的事！”

又有人笑道：“就在那一声惨叫响起之际，我已看见慕容二侠、龟五侠等人一掠而出，好快的身法呀，我连看都看不清楚。”

更有人笑道：“你当然是看不见了，人家是前辈风范，应变得多快多从容，我们呀，可登不上大雅之堂啰。”

大家说笑纷纷的，凌玉象也笑着，但他却蹙着眉：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，“三十六手蜈蚣鞭”金盛煌，是不可能随便乱叫的！

更何况那是一声凄厉的惨叫！

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去的三位兄弟，也一定已赶来报告，以安大伙儿惊疑之心了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偏偏就赶在金盛煌的五十大寿宴上？

忽然大厅人影一闪，沈错骨黑衣如风，脸色就像黑衣一般的硬绷绷，凌玉象一皱眉，沈错骨双手一摊，竟都是鲜血。

厅中有人惊叫了一声。

沈错骨俯前对凌玉象道：“大哥，你去一趟。”

凌玉象道：“好。”好字未了，他的人已像一朵云一般，飘出了厅外，身法从容而迅速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
大厅中又恢复了交头接耳，只听沈错骨铁青着脸，一字一句他说道：“在事情还未清楚之前，请诸位勿擅自离席，违者死！”

这几句话，沉重而有力，杀气像刀风，一时之间，大厅都静了下来，连一只蚊子飞过的声音，都能听见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凌玉象飘出大厅时，心中也不断地想着：但他一步出大厅之后，身法急展，如风驰电掣，黄衣飘飘，已转过“紫云阁”，折出“湘心亭”，掠过“竹叶廊”，直扑东厢高楼。

凌玉象甫一进楼，只见几个金家仆人，神色张皇，眼圈发红，木然而立，几个金家的亲戚姨妈们，正匆匆走上楼去，看个究竟，其中一名仆人一见凌

玉象便哭道：“大爷……”竟泣不成声。

凌玉象沉声问道：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慕容水云忽然自楼上探出头来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你快上来。”

凌玉象身子平空直升而起，已自窗外穿入；凌玉象甫一入内，已被房里的景象所震住了！

这是“第三条龙”金盛煌的房间。

这房间里本来因祝寿已布置成通红一遍，而今更是红得可怖。

血红。

红色的鲜血，遍布房子的每一角落。

金盛煌就倒在血泊中。

他的身上还穿着锦袍，半个身子，倚在床上，背向大门，临死的时候，手还捂着心胸，血，就在那儿流出，染红了整张床。

致命伤就在胸膛上。

血渍由敞开的大门开始，一直洒落到床上，显然出事的地方就在大门口，而金盛煌负伤一直挣扎到床边，他的一只手，还伸到了枕下，掏出了半截黑鞭。

他仗以成名之“三十六手九节蜈蚣鞭”，或因五十大寿之喜，并未带在身上！

凌玉象什么阵仗未见过，但金盛煌是他自己的结拜兄弟，相交数十年，他不禁激动得全身发抖，终于落泪。

金夫人以及金家的子弟，皆哭倒在房中。

凌玉象强忍悲楚，扶持金夫人，忍泪道：“三嫂子，你要节哀，三弟的事，我们四个兄弟，一定会为他报仇的……”

金夫人竟哭得昏倒过去了，凌玉象急以本身真气，逼入金夫人各脉要穴，金夫人悠悠转醒，嚎陶大哭道：“大伯啊大伯，盛煌死了，今后叫我怎么活，你说叫我怎么活……”

“第五条龙”龟敬渊本来已紧握铁拳，听到这里，脸肌绷紧，全身骨骼，竟“格格”作响，怒吼道：“王八羔子，敢杀我三哥，我龟老五跟他拼了！”说着冲了出去。

慕容水云身形一闪，已拦住了他，问道：“五弟，你要跟谁拼？”

龟敬渊一呆，随即大吼道：“我管是谁，总之找今日的来客，一个一个的揍，不怕他不认！”

慕容水云怔了怔道：“五弟，这使不得——”

龟敬渊怒吼道：“你别阻我，否则连你也揍。”

凌玉象沉声叱喝道：“五弟，不得鲁莽。”

龟敬渊对这“第一条龙”凌玉象，倒是心存敬服，很是听话，当下不敢再闹，但悲从中来，竟蹲下大哭起来，边道：“三哥啊三哥，是谁害你，快告诉老五知道，俺把他千刀万剐，替你报仇！”

凌玉象皱眉叹道：“三嫂子，这件事，我看还是要报官料理，比较妥善。”

金夫人缓缓抬起脸来，满脸的泪，竟已哭出血来，忽然似想起什么似的，道：“好，盛煌的两位知交，都是天下名捕，冷血与柳激烟，都在座上，何下请他们来相助？”

凌玉象大喜道：“有他们两人在，三弟案情，必能早日寻出真凶！

谁是柳激烟？

柳激烟不是谁，柳激烟是五湖九州、黑白两道、十二大派都尊称为“捕神”的六扇门第一把好手。

“捕神”的意思，不仅指他如捕快中的神，而且也指就算是鬼神作案，他也一样能追缉真凶归案。

柳激烟不但才智高，武功也高，而且还相目当年轻，不过三十余岁，他用的武器，只是一柄小烟杆。

据说从没有人能在他烟杆下，走得过二十招。

“捕神”柳激烟不但智勇双绝，九流三教、三山五岳的人，无不有他的眼线；尤其在衙里的捕快们，都视他为青天大老爷，听命于他。

柳激烟与“武林五条龙”相交已近七年。

而今金盛煌被杀，柳激烟在情在理，必会全力出手的。

至于冷血，冷血又是什么人呢？

冷血只有二十岁，是六扇门里极年轻的一个人。

可是他却是“天下四大名捕”里的一个。

“天下四大名捕”，系指：无情、铁手、追命、冷血四人，连“捕神”柳激烟，居然都榜上无名。

这“天下四大名捕”，都是武林中的数一数二的好手，各人有各人过人之能，冷血便是其中之一。

他在十七岁的时候，便已屡建奇功，他要追缉的要犯，从来未失败过的。十八岁时，他为了要擒住一武功极高的混世魔王，他躲进那魔王的魔窖里，十一天不言不动，不食不饮，抓住一个仅有的机会，趁那魔王不防之际，给予致命的一击！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居然能擒住那魔王，一时使武林为之轰动。

十九岁时他单人匹马，闯入森林，追杀十三名巨盗，终于把对手一一杀死，甚至高过他武功一倍的首脑，也死在他剑下。当他拖着满身伤痕的身子，回到县城，众人都以为他活不长了，可是没到两个月，他便可以策马出动，追缉恶徒了。

冷血善剑法，性坚忍，他的剑法是没有名堂的，他刺出一剑是一剑，快、准而狠，但都是没招式名称的。

他觉得招式只是形式，能杀人的剑术才是好剑法。

所以，冷血的年纪虽轻，但在六扇门的辈份，却是相当之高。

不过，也因为他年轻而刚烈，许多捕快差役，都下甚服他，他们宁愿膺服柳激烟。所以柳激烟的声望，远比他还大。

冷血与金盛煌，相识仅一年，但他与凌玉象，曾经在一次追缉沧州大盗中合作过，已有三年的交情。

金盛煌这件事情发生，冷血也决不会坐视不理的。

冷血是站着的。

只要他还可以站的时候，他决不会坐着。

因为坐着会使他精神松弛，万一遇敌，他的反应就不够快。

柳激烟是坐着的。

只要他可以坐着的时候，他决不会站着。

因为站着会使他精神疲累，一旦遇敌，他就不能反应敏捷：只有从最充足的休息中，体能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。

可是他们都看向同一方向。

他们都在金盛煌的房中，望着金盛煌倒在血泊中的身子。

柳激烟缓缓地道：“凌兄，您上来的时候，这里的情形，可就是这样了？”

凌玉象沉声道：“老夫曾吩咐下去，任何人不得移动物品。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席。”

柳激烟睿智的垂下头，再问道：“凌兄，您上楼来的时候，可曾看见什么可疑的人？”

凌玉象道：“三弟惨叫声甫发，二弟、四弟、五弟已相继掩至，老夫留在大厅，安顿客人。”

慕容水云道：“我一扑上楼来，便见大门敞开，心知不妙，便与四弟、五弟冲了过去，只看见……三弟，就伏在那床边，嘶声叫……”

柳激烟动容道：“叫了什么？你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慕容水云凄然道：“三哥叫的好像是‘你，楼……’便气绝身亡了……我痛极欲绝，还是四弟比较冷静，他说他会去叫大哥上来……后来，三嫂子等，也闻声上来了……”

柳激烟吁了一口气，叹道：“可惜金三侠无法讲出他的话本。”

冷血忽然道：“有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哦？”

冷血冷冷地道：“这儿有人姓楼的没有？”

金夫人止住哭声，沉思了好一会，方道：“没有，这里没有姓楼的人。”

慕容水云接道：“宾客中也没有。”

柳激烟忽然提点道：“会不会是姓刘的？”

凌玉象拍案道：“对！应该是有的！老夫这就去查查。”

柳激烟喃喃地道：“金三侠临死之前，毕竟说了句重要的话。”

冷血沉声道：“他这句话，可能就是凶手的姓名。”

冷血很少说话，他的话往往都很有力，很决断。

柳激烟比较多话，但他的活，很睿智、很沉着、也很动听。

凌玉象很快地走上楼来，拿着一份名单，叹道：“宾客中确有两个姓刘的，家仆之中也有一位姓刘的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哦？他们有无可疑？”

凌玉象摇首道：“这两名姓刘的宾客，一名叫做刘亚父，根本不会武功，是当店老板，因常把珍品卖给三弟，所以在这大寿中，三弟才会请他来。此人根本不可疑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还有一人呢？”

凌玉象道：“这人会点武功，名声也不大好，但对三弟，却一直心存敬服，而他的那一点武功，就算猝然出手，趁三弟不备，也决不可能得手的。他叫刘九如，外号‘铁尺’，在江湖上不甚出名，只怕你们二位，也未听说过吧？”

柳激烟笑道：“这刘九如现年四十三岁，兵器铁尺二尺三寸，好酒色、无功过，但喜惹事生非，曾被捕一次，下柳州大牢，家无亲人，对金兄，倒常在外人面前，赞誉有加。”

这柳激烟不愧为“捕神”，对区区一个武林小卒，居然对他的生平，尚记得如此清楚，朗朗上口。

凌玉象一呆，说道：“捕神不愧为捕神，真是佩服佩服。”

柳激烟一笑道：“哪里哪里，我是吃这行饭的，对江湖上的一人一物，当然要了如指掌。”

冷血冷冷地道：“刘九如我不知道，还有那刘姓仆人呢？”

凌玉象笑道：“这更不可能，那是一位七岁女童，是三弟刚卖回来的小丫环，连喜事丧事还分不大清楚呢。”

慕容水云忽然道：“二位，大厅中的客人，要不要查查，在出事的时候，他们是否曾离开过？”

柳激烟道：“大厅中的人，是不是都是你们的朋友？”

凌玉象道：“老夫都查过来了，没有冒名而来的人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其中会不会有人与金三侠有过宿怨或世仇的？”

金夫人泣不成声地接道：“不会，绝不会有。盛煌庆祝大寿时，名单都是与我商议过的，我们就怕宴中有什么不快的事情发生，所以把会生事的、有过怨隙的人，都没有请来，谁知，还是……”说着又哭了起来。

柳激烟道：“还是烦凌兄派个人，告诉沈四侠，把厅中的人放走吧，那是无补干事的。谁都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的，所以事发之际，许多人不会在厅中，就拿在下来说吧，那时候也在花园里赏竹，这样查下去，只怕连在下也有嫌疑了。”

凌玉象笑道：“柳兄弟说笑了，只是我三弟府中，防卫森严，若非厅中宾客下手，那敌人又如何闯入府中呢？而且以三弟的功力，只怕天下还没有人能一招杀之，三弟必于不防中被袭的，这只怕是三弟的熟人。”

柳激烟沉吟道：“熟人定必是熟人，金三侠是中了类似剑尖之类的兵器而致命的，而且是刺入他胸膛之中，这样看来，除金兄疏于防备之外，能一刀得手的，除非是金兄熟悉的人，而且其功力极高，否则绝不可能得手的。”

慕容水云也接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我知三弟性格，他若是见陌生人，一定鞭不离身的，现在他是中伏后才返身抽鞭，可见……唉……三弟，你死得太冤了……”

柳激烟叹道：“凌兄、慕容二侠，你可曾知道近日金三侠与何人有特别过节深吗？”

凌玉象长阶一声，道：“武林中人，结仇结怨，在所难免，只不知有谁与金三弟有此深仇大恨，竟要在他大寿之日，前来狙杀。……”

忽闻外面一阵喧哗，一名青衣仆童喘气如牛，急皇皇的闯进来，一见金夫人便跪下来，急得连话也讲不出。

凌玉象沉声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，先喘了气才说，勿再惊吓你主子。”

那家丁气急败坏地道：“适才……适才，小的走过花园，想给厅中贵客倒茶换水，没料到，没料到自那槐树后，就就就就伸出了那么一只手，捏住小的咽喉，真是没吓死小的了——”

柳激烟、凌玉象、冷血皆为动容，追问道：“你是怎么样逃回来的？”

那家丁喘着气道：“不是小的逃回来的，是他，他放小的走……”

凌玉象道：“他的样子，你有没有看清楚？”

那家丁傻巴巴地道：“小的哪敢回头看，没给吓死，已经够……够命大了。”

柳激烟说道：“你知道他为何要放你走？”

那家丁结结巴巴地道：“那人……那人塞给小的一两银子……出手好大方啊……一两银子，还塞给小的一封信，要小的面交大人，不不是小的要银子呀，是他说，小小的要是不交，他就那么一用力……一用力就能捏死小的……”

冷血沉声道：“信呢？”

那家丁抖抖颤颤地掏出了信，金夫人正想接过，柳激烟微一摇手示意，自己接过信，在手上衡了一衡，再在当风的窗旁，把两个软塞塞人鼻孔之中，才撕开了信，这确实确实是一封信，没有任何陷阱，柳激烟才把信交给了金夫人，金夫人读着，忽然叫了一声，晕倒在地，凌玉象叫侍婢扶住了金夫人，持信大声朗读：

“第一条龙凌玉象，第二条龙慕容水云，第四条龙沈错骨，第五条龙龟敬渊、大鉴：

记得十年前‘飞血剑魔’巴蜀人的血债否？今天他的后人，要你们偿命。第一个是金盛煌，三天之内‘武林五条龙’，死干死净，了却十年前的血海深仇，你们等着死吧。

剑魔传人谨拜”

飞血剑魔？

这个名字，不单令金夫人晕眩过去，连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龟敬渊也为此脸色惨白，柳激烟、冷血亦为之动容！

飞血剑魔巴蜀人，在十年前是黑白二道敬若恶鬼的大妖魔，杀人如麻，行事邪恶，卑只为独占“清风山”，便血洗了“清风寨”，寨中七十八名黑道高手，全死于他一人手中；他又为了“紫河车”而在洛阳城，杀了近百名孕妇，洛阳群豪围攻他，也被他追杀殆尽，那一役，死去的白道高手就有八十三人。

至于飞血剑魔的武功，也高到顶点，尤其一式“飞血剑”，快如闪电，飞刺敌手胸前，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过有人能躲得过他那一击的。

飞血剑魔有三个传人，也是无恶不作，当然武功比起巴蜀人，就大大不如了，但碍在巴蜀人的面子，谁也不敢招惹这三个年轻的煞星。

飞血剑魔巴蜀人，也许真到了命中该绝的地步了。他血洗洛阳城后，来到沧州府，“武林五条龙”的师父，“大猛龙”关更山，忍无可忍，约战巴蜀人。

“武林五条龙”，武功已如此了得，他们的师父关更山，武功更加了不得，可是在华山之巅，与巴蜀人战了四天四夜，仍不分高下。

当时巴蜀人的弟子，仍在洛阳城花天酒地，而“武林五条龙”，却在沧州，见师父三日未返，十分担心，于是赶上华山观战。

正当他们赶上华山之际，巴蜀人毕竟魔高一丈，以“飞血剑”，闪电一般插入关更山心窝，而关更山临终之时，也一掌把巴蜀人打成重伤。

“武林五条龙”一见师父惨死，自然不顾一切，上前拼命，巴蜀人血剑未及收回，四日苦战，已十分疲倦，再加上身负重伤，又赤手空拳，苦斗一夜一天，“武林五条龙”负伤累累，但终于凭着一股齐心锐气，把这“飞血剑魔”杀死，身首异处。

这一战，便是武林中有名的“五龙斗狂魔”之役。

这一役，也令“武林五条龙”犹有余悸，每每提起巴蜀人的一战，不禁心惊。

关更山的弟子们，因得严师管教，武功很高，所以才能把巴蜀人这狂魔毙之于手下，但巴蜀人的弟子，虽然得飞血剑魔真传，唯不肯苦学，仗师威名，横行无忌，一旦师父被杀便逃遁得无影无踪，隐姓埋名，再也不见他们重出江湖了。

可是巴蜀人的武功已尽传授给他们，一旦让他们练成，只怕又是一场武林浩劫，这是“武林五条龙”一直以来，隐藏在心头上的阴影。

而今“飞血剑魔”的后人，终于来复仇了。

以巴蜀人后人的声势，令冷血、柳激烟等，也觉棘手。

金家的人，望着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龟敬渊等人，脸上都抹过一片不祥的惊恐之色。

大厅死寂一片。

龟敬渊忽然一个虎扑，跳起来道：“来就来吧，连巴老魔也栽在我们手中，他龟孙子有种的出来，看俺龟五爷要不要得了他的命！”

大厅的人都在沉吟着，没有人出声呼应，只剩下他自己洪钟般的声音，在大厅中回荡着。

凌玉象手执着信，于笑几声道：“好，巴蜀传人，咱‘武林五条龙’还没有老到不能拔剑，还可以决一死战！”

柳激烟沉吟道：“以四位武功，巴蜀传人，自不是怕，但问题是，敌在暗处，我在明处，巴家后人，究竟是谁，我们尚未得知，只怕会吃亏一些。”

冷血沉声道：“最重要的是，巴蜀人的“飞血剑，一击，论武功，凶手可能非四位之敌，但‘飞血剑’若不及凝神戒备，则纵有天大的本领，也避不开去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所以目下我们最重要的，是要找出谁是巴蜀人的传人，我觉得沈四侠应先放走大厅中人，以免打草惊蛇，令对方隐瞒行藏。”

凌玉象点了点头，对慕容水云道：“二弟，麻烦你去走一回，把事情告诉沈四弟，并叫他回来，厅中的事，你也去安顿一下。”

慕容水云道：“好。”人已飘然越出厅外。

柳激烟长叹，沉思了一会儿，道：“来人身手很快，金三侠不过一声惨叫，你们便赶来了，可是仍给他逃了开去。”

龟敬渊睁着眼睛，握拳嘶道：“妈的，要是给俺见了他，俺就——”

那拿信来的家丁忽然怯生生地道：“禀告，禀告凌大爷……”

凌玉象不耐烦地轻叱道：“什么事，快说。”

那家丁怯怯地道：“小的在未去厅堂之前，好像，好像看见阿福脸色苍白的走过，小的多事，问……问他做什么，他，他说，他看见谁杀死老爷的，可是，可是，他又不敢说出来……”

凌玉象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他有没有说是谁？”

那家丁更是惊慌：“没……没……没……没有。后来，小的就到厅堂去了，轻过花园，就被……”

凌玉象喃喃地道：“怪不得我冲上来时，阿福似有话跟我说……那时我正匆忙，也没有停下来……”

柳激烟也脸色大变道：“好，这就是线索，现在阿福在哪里？”

那家丁道：“他，他好像很怕，到，到柴房去了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好，凌兄，我先和龟五侠去盘问阿福他见到的是什么人，龟五侠对金府较熟，有他在场，可知阿福看到的是什么人，还有，冷血兄，你追查千里，从无失手，这次可否劳烦你待客人散后，追踪那叫刘九如的，因为昔年他在柳州是因有暗杀人之嫌而被捕的，后证据不足而释放，这么多人中，他最可疑，如果他杀了人，你跟踪他回去，若有疑窦之处的，或者能找出他行凶的兵器……这事儿，烦冷兄你去跑一趟，凌兄，这儿金夫人及现

场就靠你料理了。”

凌玉象长叹道：“为了咱们兄弟的事，令两位奔忙，老夫好生不安。”

柳激烟淡淡地道：“金三侠的事，冷血兄及我皆是金三侠之友，而我们又是吃这行饭的，自然如同己任，非理不可，何谢之有？如这件事大棘手的话，我会去请庄之洞、高山青来帮忙，他们在沧州，可说是老马识途，有他们在，案情定必早日清楚，就这么说了，我们分头进行。”

凌玉象大喜，说道：“若有庄、高二位出手，就算巴蜀人复生，也奈不得咱们也。”

既然这是一个多事的武林，一个高手辈出的武林，劫杀戮案件，也必定特别多。

因此，六扇门中，必需有一些好手，才制得住这群江湖上的亡命之徒。

这些年来，衙门里的确出来了一些高手，“武林四大名捕”、“捕神”便是其中佼佼者。

在沧州本地，最令汪洋大盗们为之头痛的，便是名捕头：“铁锥”庄之洞。庄之洞也不过三十余岁，但不管是武功、机智，皆有过人之处，而且跟衙门官显，都有很好的交情，所以沧州捕头之中，他可算是捕中之王。

他有一个莫逆之交，叫做高山青。

沧州府内有十万禁军，十万禁军的教头，武功自然好得不得了，这位教头，每三年更换一次，而“巨神杖”高山青，已连任了三届总教头。

这两个人，都是沧州府官方武林高手中数一数二的大人物。

他们在浩荡武林中的声誉，当然仍比不上冷血和柳激烟，但在沧州府内，这两人的名号只怕要比冷血及柳激烟，要响亮得多了。

冷血，及柳激烟，再加上庄之洞、高山青，正如凌王象所说，就算“飞血剑魔”巴蜀人再生，这四人加上“武林五条龙”之四，巴蜀人只怕也得劫数难逃了。

可是事情真的会那末简单吗？

事情不会那末简单的。

柳激烟、龟敬渊往柴房走去，龟敬渊走在前面，柳激烟在后面慎重而从容的跟着，龟敬渊一直在前面咆哮着：“……当初咱们杀掉巴蜀人后，俺就他妈的下决心要斩草除根，把巴蜀人那魔头的三个徒弟也除掉，就是大哥二哥不肯，说什么做人要留余地！余地！余地！现在三哥也给人做掉了，还留什么余地！”

柳激烟一直没有作声，日暮昏沉，四下无人，金府这一变乱，令来宾怅然而返，金府的人，也莫不哀痛十分，聚集堂前，龟敬渊走着走着，指着前面的一座破屋，大叫道：“阿福，阿福，快出来，有话问你！”

屋内的人，应了一声，开着柴房，龟敬渊怒道：“好没胆量的小子，还关起门来，怕人杀他不成！谁敢在金府作乱，这次我龟老五就不会饶了他——”

柳激烟忽然身子一蹲，沉声道：“有人翻墙入来！话未说完，忽然冲天而起，像避过什么暗器似的，反击一掌！”

这一掌遥劈在石墙之处，轰然一声，石墙坍倒了一角，灰尘漫天之际，只见墙外人影一闪而没。

龟敬渊怒嘶着冲了出去，边叫道：“老柳，你追那头，我追这边，看他往哪儿逃！”

三个起落之间，已追出园圃，但见前面的人，身法轻灵，龟敬渊眼见自己迫不上了，便大吼道：“贼子，有种别逃，跟你爷爷分个你我才走！”说着一掌劈去，砰然击中一棵树干，树崩倒，隆然声中，叶飞漫天，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沈错骨三人，黄、白、黑衣飘飘，已闻声赶至！

凌玉象发出一声断喝道：“老五，是什么人！”

龟敬渊气喘咻咻地道：“有人要暗杀我们！”

慕容水云急问：“在哪儿？”

龟敬渊再看清楚，树断枝折，哪里还有人呢？当下怒道：“往哪儿溜了，这贼子，不敢跟俺交手！”

凌玉象道：“老五，你找到了阿福没有呢？”

龟敬渊道：“没有，他刚要从房子里出来，我们便遇上此人了”

凌玉象惊问道：“柳兄呢？”

龟敬渊道：“也是追人去了。”

凌玉象急道：“不好，快去救助！”

黄、白、黑三道人影，犹如鹰击长空，一起一落，已在十余丈外，龟敬渊犹丈八金刚摸不着首脑，呆呆地傻站在那儿。

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沈错骨三人几乎是一齐到了柴房门前，三人同时站住，呆住！

柴房门前，站着一个小家丁打扮的人，那是阿福。

不过阿福看到他们，没有作揖，也没有笑，只是双眼直钩钩的盯着他们。

阿福看到他们，眼睛瞪得老大，不过他既见主人也无所动，那除非是阿福看不到他们。瞪着眼而看不见人的人，只有几种人，瞎了眼的是一种，死了而不瞑目的人又是一种。

阿福没有瞎眼睛。

所以他只好是死人。

沈错骨铁青着脸走前去，手指才触及阿福，阿福便倒了下阿福前身，没有半丝伤痕，他背后却是血染青衫，似被尖利的兵器，刺入了心脏，刚好不致穿胸而出！

阿福没有合上眼睛，张大着嘴。

他的眼睛里充满惊恐，张大着嘴似要说些什么。

他究竟见到了什么人，竟如此恐慌？

沈错骨冷冷地道：“老五错了，他不该离开阿福。”

慕容水云叹道：“阿福已永远没有机会说话了，他究竟要说什么？”

凌玉象忽然道：“但愿柳捕头能没事就好。”

话犹未了，一人已跃到柴房的屋瓦上。几乎一个跟头摔了下来，慕容水云惊道：“柳兄！”

柳激烟勉强应了一声，跃了下来，脸色苍白，按着心胸，似很难受的样子，凌玉象急上前扶持着他，道：“柳兄，你怎么了？”

柳激烟翻了翻眼，捂着后胸，浓浊地咳了几声，好一会儿才勉强说道：“我来到这里，发现有人，和龟五侠追了出去；我眼看就要追着，忽然在石墙转弯处，有蒙面人掩来，好厉害，出手之快，令我闪避莫及，只有硬拼！我挨了他一掌，咳，唔，他，他也不轻，挨了我一拳！”

凌玉象长叹道：“为这件事，令柳兄几乎丧了命，真是柳激烟叹道：“这不关你们的事，是对手太厉害了。”

沈错骨冷冷地道：“柳兄可知对手用的是什么掌？”

柳激烟道：“他出手太快了，我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掌力，不过，这一掌，还不致要了我的命！如果我不是硬与他换了一击，只怕就要糟了。我们因彼此都要运功挨受对方一击，所以下手时，反而没有用全力。”

慕容水云道：“柳兄先去歇歇。”

柳激烟摇头道：“不必了，冷血兄仍在否？”

凌玉象答道：“他已经去跟踪刘九如了。”

柳激烟点点头，忽然似想起了什么事一般惊叫道：“龟五侠在哪里？”

慕容水云笑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适才我们还遇着他——”忽然笑容隐去，随即只听凌玉象沉声道：“他落了单，快去瞧瞧园里有一棵断树，树叶遍地。

一棵生长力繁茂的树，被硬硬砍断下来，是很残忍的事。

这棵树是被龟敬渊追敌时，一掌劈断的。

现在树旁倒下一个人。

附近的落叶，都被他身上流出来的血所染红了。

一个精壮而生命力强的人，生命惨遭斫杀，是件更残酷的事。

这个倒地的人，正是“武林五条龙”之五——龟敬渊。

是他劈倒了这棵树，可是，又是谁劈倒了他？

他本应是劈不倒的，他练的是刀枪不入的“金刚不坏神功”，连“十三太保”，也修练至相当的境界，而且他还身兼“铁布衫”，自幼又学“童子功”，迄今仍未间断过。

而今他却倒下了。

就在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沈错骨赴柴房的一刻间，他便被打倒了，甚至没有打斗之声，难道这一身硬功的人，连挣扎也来不及？

柳激烟没有说话，点亮了烟杆，在暮色里，火红的烟一亮一闪。

凌玉象忽然变成了一个枯瘦的老人，从来也没有看人过，这叱咤风云一时的“长空十字剑”凌玉象，竟已这么老，这么瘦了。

慕容水云全身微微颤抖，暮色中，一脸是泪。

沈错骨黑袍晃动，脸色铁青。

这还是垂暮，这一天，将要过去，还未过去。

沈错骨的声音，出奇地冷静：“五弟的致命伤，是左右太阳穴被人用手指戮入而死的。”

柳激烟点头道：“也就是说，杀龟五侠的人，已熟知他所学之武功，而且知道左右太阳穴，是龟五侠唯一的罩门。”

凌玉象沉声道：“无论是谁，也不可能在龟五弟毫无防备的情形下，一击得手的。”

柳激烟颌首道：“太阳穴是人身死穴，可是不易被人击中，何况，以龟五侠的武功！”

沈错骨冷冷地道：“除非是五弟绝未防范的熟人。”

慕容水云说道：“对，凶手绝对是个熟人！”

沈错骨冷笑道：“可是我们还不知道那是谁，已丢了两位兄弟了。”

凌玉象沉声道：“从现在起，我们谁也不许落单，以给，敌人有下手的机会，至少要有两个人在一起才可以行动，我们不怕死，但至少不能死得那末冤！”

柳激烟忽然道：“不好。”

凌玉象急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柳激烟道：“这样看来，对方绝不止一个，冷血兄跟踪刘九如，若龟五侠和阿福的死，乃与刘九如有关，只怕冷血兄此刻，此刻已……”

慕容水云一顿足，道：“我们立即跟去看看。”

柳激烟平静地道：“慕容三侠勿冲动，对方要的是你门三位的命……我看，需要庄之洞、高山青二位赶来相助——”

说着自怀里掏出两只小小的信鸽，把两封写好的信，系于鸽子的足爪上，迎空一放，两只信鸽，在暮色里划空而起，劈劈扑扑，自暮霭黑沉中飞入长天，转瞬不见。

柳激烟望着渐渐远去的信鸽，喃喃地道：“凭我和庄、高二位的交情，他们在明晨即可来此。”

这四十余岁的刘九如，看来精壮无比，似有无穷的精力，自金府出来后，也没有什么悲伤的神色，冷血跟踪他，走过了几条街，只见他沽了壶酒，边行边饮，未到家门已酩酊。

冷血皱了皱眉，几乎不想再跟踪下去了，不过冷血一向能忍，略一转念，便继续跟踪下去，至少要知道，他回家要干什这一跟踪，刘九如竟似没完似的，喝了酒，又敲了一个酒鬼的家，两人斗了半天嘴，谈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事，然后刘九如谈到不高兴起来，一拳把那家伙打倒，便一摇三摆的回去了。

暮色阑珊，夜色已组成一张大网，遍布四周。

刘九如拐过一条街又一条街，一条巷又一条巷，穿过几个小弄，多数是一些荒废的屋子，难得见人。刘九如找了一间屋子，便钻了进去。

原来这地方是造窑区，白天工人们在此烧窑，晚上便离开，刘九如连房子也没有，便选这种不要钱的地方来住。

夜色已临，烧窑的砖房零星落索，倍觉凄凉。

明月当空，不觉温柔，却觉凄厉。远近处，皆有野犬吠号，一声又一声，长而刺耳。

冷血静静地走近刘九如的房子门前，他想：既然如此：倒不如直接找刘九如谈谈更好。

他正欲敲门，突然间，他发觉近处的犬鸣倏然终止。

他一愣，下意识的提高警觉。

就在他一怔的刹那，有十七八件暗器，自各个不同的房子里，向他射来！暗器准、快，而不带一丝声息！

这些暗器在明月下发出奇异青亮色，显然都是淬过毒的！

冷血忽然向前一抓，敲门的手变成了抓门，轰然一声，那房子的门，被冷血硬硬抓了出来，冷血用门往身前一挡，一时只闻“笃笃笃笃”之声不绝，暗器都钉入了木门上！

只听房里的刘九如惊叫道：“谁？是谁？”

但在那时候，这些屋子里每一间房都跃出三四个人，手执长刀，身着黑衣，蒙头蒙面，长刀在月色下发出慑人的光芒，直斩冷血！

冷血已无心亦无暇答话，猛一运力，自手掌直逼入木门内，一时“噗噗噗”，暗器都由木门内反逼出来，激射向这群黑衣人！

黑衣人皆为之一愣，闪避、挥刀！

有三名黑衣人惨嚎着倒下，这些暗器，果然是见血封喉的！

其他黑衣人来势不减，直扑冷血。

冷血没有发后，没有后退，而且忽然拔剑，往最多人的地方冲去！

既然已中伏，就得杀出去！

这是冷血的原则！从没有冷血所不敢作的事。

他拔剑的手势很奇怪；他是反手拔剑的，剑就在腰间，没有剑鞘。

无鞘的剑拔得最快。

剑是用来杀人的，不是拿来看的。

这也是冷血的原则。

剑身细而薄，长而利，易于攻，难于守。

但冷血是只攻不守的。

因为他认为最好的守势就是反攻。

这也是冷血的原则。

江湖上盛传他一共有四十九招剑法，剑招皆无名，但却势不可当。

冷血反冲了过去，蒙面人尖叫，惨嚎，翻卧，围攻！

月色下，血光翻飞。

一批冲近冷血的人，中剑倒下，第二批却拥了上来，长刀疾闪，招招要害。

第二批人也倒下了，第三批又接了上来。

这第三批人打了没多久，在厮杀声中，便有人高声叫道：“这厮厉害，我们敌他不过！”

“逃！快逃！”

“不，首脑说一定要杀！”

“我们不是他对手！”

“不是他对手也要杀！”

“不行了，快逃吧！”

惨叫声中，又已有三人倒下，有人嚷道：“他受伤了！”

“看，他挨了我一刀！”

“不，他比刚才还勇猛！”

“还是逃吧！他好像受伤了！”

“他还流着血哩！”

第三批人都倒下了。第四批人冲上来，才打了不一会，便逃掉了大半，剩下的，无心恋战，边打边逃，又死了一半，其他的都逃掉了。

没第五批人了。

明月当空，是明媚还是邪恶？

月光当头照，是照透罪恶还是洗涤罪恶？

冷血站在明月下，手上执着又细又长的剑，他肩上一道刀伤，血淋淋下。

可是他从来不因受伤而倒下过。

出道以来，像这样的伤，已经算是很轻的了。

月下是血，血中横七竖八的，倒了四十三个人。

四十三个人死了。

他不得不杀。

他一剑出手，对方还有没有命，连他自己也控制不住。

杀了这些人，他觉得好空虚，真想弃剑跪地，在月色下痛哭一场。

他甚至不知道这些人是谁。

冷血忽然想起，认定了适才那间房子，推门进入。

只见房内桌椅零乱一片，显然也经过一场恶斗。

而刘九如，被几张桌椅压在下面。

冷血急拨开桌椅，扶起刘九如，只见刘九如手上还握着一柄铁尺，显然是曾与人恶斗过，他胸前有一道血口，似被什么物体迅速打中而收回，刚好打穿了刘九如的内脏！

这样的手法，显然又是那一记“飞血剑”所为的。

可是刘九如居然还有一息尚存。

冷血忙用一股真气，逼入刘九如体内，刘九如双眼一翻，流下许多鲜血，冷血知他已活不久了，于是问道：“是不是你杀死金盛煌？”

刘九如微微张开无力的双目，喉咙格格作声，但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一直在摇头，一直在摇头。

冷血略一皱眉，又问道：“你知道是谁杀你么？”

刘九如费力地点首，挣扎着想说话，可是血不断自喉里涌出来，冷血暗叹息，要不是刘九如壮硕过人，只怕早已命丧多时了；那胸前的一记，实际上已把他的内脉打碎了。

忽然刘九如勉强嘶声道：“杀我者，两，两个，两个公——”再想说下去，血大量地涌出，登时气绝。

冷血缓缓地放下了刘九如，心中很混乱、很惆怅。

究竟是谁，要派这么多人来偷袭自己呢？

究竟是谁，要杀害刘九如呢？

如果刘九如就是残害金盛煌的凶手的话，那么这桩事情，便已是结束时候了。

可是事情显然没那末简单。

对方不仅要杀死刘九如灭口，还要杀害自己。

而且今晚围攻自己的人，用的刀法、武功，都像是同门师兄弟，显然是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。

是哪一個门派，具有这么强的一个实力？

看来杀刘九如的人，手法上与杀死金盛煌大致相同，只怕这才是“飞血剑魔”巴蜀人的传人。

可是巴蜀人的传人，这些人的师父，究竟是谁呢？

这些都像一个一个。不能解汗的结。

刘九如临死之前，究竟想说些什么？

那“两个人”，是“工人”还是“公人”，“公子”或是公孙，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还是一个集团的名字。

冷血呆了好一会，忽然撕开了刘九如的衣襟，似找什么似的，找了好一会，又走出去，揭开了好几个蒙面人的脸纱，都是一些陌生的大汉，冷血再撕开了他们的衣服，像在端详着一些什么。

月色下，冷血似若有所悟地，点了点头。

庄之洞看来比较矮小精悍，比柳激烟还要年轻一些，腰间缠着椎链子，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。

高山青的样子，与庄之洞非常相似，不过高山青却比庄之洞神气豪壮多了，所以庄之洞看去是短小精悍，高山青却是高头大马。高山青拿着的是一条玉一般的桃木棍，棒身细滑，杖尖若刀，长七尺六寸。

这是第二天的晌午，也就是署名为“剑魔传人”所说的“三天之内，‘武林五条龙’死干死净”的第二天。

堂前两具棺槨，灵柩前，端坐着金府家属，以及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沈错骨、柳激烟和冷血。

凌玉象的妻子、儿子，也在堂内，他们是在昨日闻讯，今日赶至金家，见凌玉象后，方知晓一切的。

因为而今这种情形，凌玉象自然不想回家。“武林五条龙”中，真正儿媳满堂的，只有凌玉象、慕容水云及金盛煌三人而已，至于沈错骨，生活似道非道，个性义极为孤僻，没有亲人；龟敬渊更加嫉恶如仇，性情暴烈，除几个知交外，也没有妻室。

为了妻儿安全，凌玉象力促他们回到凌家去，以免有殃及池鱼之灾。

庄之洞、高山青二人一至，柳激烟便站了起来，冷血与这二人，曾经在办一事情时也碰过面，也算认识，柳激烟替他们给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沈错骨介绍过后，再不客套，把事情一五一十，告诉庄、高二人。

庄、高二人一见丧事，便知不对劲了，听罢，庄之洞当下黯然道：“可恨的魔孽，竟加害了金、龟二位英雄，真令人痛恨！”

高山青声若洪钟，怒道：“凌老英雄你不要怕，我们必替你揪出凶手来！”

沈错骨冷哼一声，柳激烟一见不对，笑骂向高山青道：“高老弟，你还是算了吧，你来助我们一臂之力，是最好不过，若独手擒凶，别说我啦，‘天下四大名捕’的冷血兄，一样在这里，不也照样是束手无策么？”

庄之洞也笑道：“高老弟太大口气啦，再说，凌、慕容、沈三位大侠，可也不是好惹的哩。”

慕容水云忽然笑道：“二位莫过太过奖，高兄的话，未尝不对，擒凶确是要靠高兄等人了，二位来了最好，二位未来之前，我不放心走开。”

冷血冷冷地道：“慕容二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慕容水云脸上掠过一片郁色，道：“我的妻儿住在城郊，讯息来回不便，不管兄弟我是生是死，总要回去安排一下，我尽量在今晚之前赶回这里；我们兄弟，虽不能同年同日生，但愿能同年同日死。”

柳激烟说：“慕容二侠你一个人回府，大不安全了吧？”

慕容水云笑得非常洒脱：“大丈夫何惧生死。只要死得不窝囊就好了。”

凌玉象正视着慕容水云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二弟，我们要活着替三弟和五弟报仇，不能死。”

柳激烟缓缓地道：“侠纵要问府，也要带个人去。”

庄之洞义不容辞地道：“不如我陪慕容二侠去一趟。”

凌玉象道：“二弟，我们这儿有柳兄、冷兄、高兄及四弟，你还是和庄兄一道的好。”

冷血忽然道：“只有慕容二侠庄捕头两个人，只怕人手不足，若慕容二侠一定要跑这一趟我也一齐去。不过请凌大侠及沈四侠，万勿走开。”

柳激烟笑道：“冷兄你放心，何况我和高兄，也不算是好惹的人。”

冷血缓级起身，笔挺的身子似经得起任何打击，淡淡地道：

“好，这儿一切，要劳柳、高二兄了。”

第二章 自怀疑寻索

已近城郊。

慕容水云走在中央，冷血在左，庄之洞在右。

近郊的绿野春色，确是迷人。

慕容水云乃书香世家出身，本来就喜欢风雅吟咏，若不是为了金盛煌、龟敬渊的死，他才不会如此愁云重重。

可是他毕竟是从容过人，当下打趣笑道：“想不到慕容今日，也如此怕死，令两位比我有名得多的武林高手，替我作保镖，真是死又何妨也！”

庄之洞笑道：“我们吃公门饭的，那谈得上高手？冷兄是‘天下四大名捕’，我能算什么？”说着哈哈笑了起来。

远处正来了一部马车，几匹老马，拖着一辆又老又旧又笨又重的车子，赶车的是两位年轻人，车上一包一包的麻袋，装着不知是什么的沉重的东西。

那青年一面赶着马，叱喝着，已经靠近三人了，冷血等因路窄，而闪在一旁，还听见那青年向旁边的伙伴说着笑，其中一句是：“开始！”

这两字的声调忽然提高，冷血一听，大吃一惊，那一声正与昨晚在厮杀之中，其中一人说“不是他对手也要杀”的人的声音完全一样！

冷血能成为“天下四大名捕”的理由之一，就是他有过人之能。

过目而不忘，过耳而不忘！

这些特点常常使冷血能死里逃生。

就在这车子靠近冷血的刹那间，慕容水云就在前头，更前面是庄之洞，因为路窄，旁边是水田，所以便一个人一个人走，冷血突然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就在这一刹，那车子突然一折，直向冷血撞来！

这一下，冷血不能进，只能退！

只是冷血不退！

他冲天而起，可是车上青年一挥鞭，直抽冷血！

另一伙伴，拔刀一挥，不是所向冷血，而是斫向车后的包里的绳子上！

绳子一断，包里麻袋都打开了，二十多条大汉，都自麻袋里跃出，手执长刀，冲杀向冷血！

冷血应战，但他的视线，却被那车子所遮住了，他看不见慕容水云那边怎样了。可是他知道，这一班人，正是昨夜在他手下逃生的余孽。

只要他们暗算不逞，冷血便自信能把他们解决掉。

问题是：解决掉这于人，也需要相当的时间。

他听见慕容水云及庄之洞的喊杀声，显然车子的那头，也打得十分激烈。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一声惨叫。

这声惨叫是慕容水云发出来的。

冷血一发急，攻势更加凌厉，十多名长刀大汉，只剩下四名。

冷血也因为发急而分心，背门一凉，已被划中了一刀。

但是这一刀，并不算伤得很重，那大汉以为得手，反被冷血的快剑刺穿了咽喉。

剩下的三个人，见势不妙，自三方逃逸。

冷血电不迫赶，跃过车顶，只见这边的战况，也十分激烈，倒在地上的八九名长刀大汉，均已气绝，想必为庄之洞及慕容水云所杀。

现在只剩下两名长刀大汉，正与庄之洞的链子锥斗在一起，杀得难分难

解。

而慕容水云竟已倒在地上。

冷血一顿足，飞奔过去，扶起慕容水云，只见慕容水云脸色紫金，气若游丝，冷血把本身功力源源涌了过去，慕容水云勉强睁开双目，道：“冷兄，你……你替我告诉……诉告诉……”

杀人者被我一刀刺中，他是……”忽然双目暴睁，望着冷血后面，冷血心中一寒，尚未回身，剑已刺出，一名长刀大汉应声而倒！

冷血猛回首，只见那逃去的三名大汉，竟又回来了，竟在背后偷袭！冷血大吼一声，一连攻出十八剑！

那名长刀大汉，只见剑影如山，哪里招架得来，胸膛一麻，便倒了下去！

最后一名大汉，又返身就跑，冷血冷哼一声，剑脱手飞出，贯穿这人背门，借着余势，把这人带出七八步外，撞刺在一名与庄之洞激斗的大汉背上，那大汉惨叫一声，两人齐倒下。

余下的一名大汉，目光发赤，几招虚晃，返身欲逃，冷血一个虎扑，那人挥刀就研，冷血一脚踢去，刀脱手飞出，直穿入那大汉自己的头上，那大汉惨叫一声，遽然倒下。

庄之洞收回铁锥，喘息着道：“多蒙相助，快去看看慕容二侠！”

冷血及庄之洞再回到慕容水云身边，但是，慕容水云已然气绝。

冷血没有说话。

庄之洞也没有。

他们感觉到失败的耻辱与沉痛。

他们本来是江湖中无人敢招惹的名捕，而今，对方竟能在他们严密的保护下杀人。

虽然这一干人已死尽了，可是他们的首脑，甚至尚未露面。

冷血仔细看去，只见慕容水云的背后，有一个伤口，似被利器迅速刺入又拔出似的，足以致命。

而在前胸，也有一道伤口，似被什么东西击中，又猛烈抽出似的，所以伤口虽小，胸口却是一片血肉模糊。

凭这两道伤口可以认定，都不是刀伤。

也就是说，不是这批长刀大汉使慕容水云致命，而是他被两个人，用两种不同的兵器，但手法却颇为类似，同时击中前后胸而毙命。

慕容水云甚至不及闪避，或者没有闪避，所以才被准确地击中胸部。

这显然又是“剑魔传人”的杰作。

冷血握着拳头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你有没有看到，是谁下的毒手？”

庄之洞氏叹道：“大变骤然来，我也不及细看，刺客便向我涌来。我杀了几个，仿佛看见，车上有人用长枪往慕容二侠背后一刺——唉，后来，就是你过来的前一刻，他又发出一声惨叫，因我那时正与这两个人牛着，不及细看，只见人影一闪，慕容兄便——唉。”

冷血仔细地看过地上的尸体，若有所思，终于道：“我们只好送慕容二侠的尸首回去了。”

大厅上一片肃静。

女人、孩子和家人，都被送回房里去了。

剩下的六个人：冷血，庄之洞、柳激烟、凌玉象、沈错骨，还有一个倒下了的人——慕容水云。

如果还加上棺椁里的两人：“三十六手九节蜈蚣鞭”金盛煌与“金刚不坏”龟敬渊，一共是八个人。

金盛煌与龟敬渊，再加上“七旋斩”慕容水云，已经是第三个死人。

“武林五条龙”只剩下两条。

谁都可以想象得到，此刻凌玉象及沈错骨的心情。

大厅中的气氛，就像一块凝结了的冰块。

凌玉象缓缓开口道：“也罢，剑魔传人，你就来吧！我凌玉象，也活到这把年纪，反正都要来的了，你就给我个痛快！”

这两天里，他两颊已深陷下去了，瘦了许多。

沈错骨仍然铁板一般的脸孔，可是无情的语音中，也抑制不住哀伤：“老大，我们下一定会死，二哥忠厚、三哥老实、五弟鲁直，较容易被骗，别人要想在我沈错骨面前动手脚，除非真能制得住我！”

凌玉象注视着沈错骨道：“四弟，你的性格乖戾，行事刚烈，也是弱点，你要多加小心才好。”

沈错骨沉静地道：“大哥，你却是太慈蔼了，也要有些防御啊！”

“武林五条龙”之中，一下子只剩下两个人，自然彼此有说不出、说不尽的亲切感。

冷血忽然道：“凌大侠，慕容二侠施用的‘七旋斩’，招路如何，可否相告？”

凌玉象沉哀地道：“二弟的‘七旋斩’是他腰间的缅刀，共有七式，每招义有七种变化，能够接他七七四十九式的人，已经不多了。”

冷血沉思道：“‘七旋斩’中人后情形是怎样？”

凌玉象道：“刀卷肉飞，剖腹断肠，自然是当者披靡，冷兄，你问这干吗？”

冷血淡淡地道：“我也只是问问罢了，对了，为何不见高教头？”

凌玉象道：“哦，适才你和庄兄走后，柳兄有一建议，既然剑魔传人找的是我们，不如先把我们易容，好让对方无从下手，于是高兄就到外面去搜购易容药物，据说高兄是易容好手呢。”

冷血怔了一怔道：“哦？”

柳激烟笑道，“冷兄以为这个建议怎样？”

冷血道：“自然甚是高妙。不过若凶手是我们的人，易了容只怕也没有用。”

忽然大厅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柳激烟淡淡地道：“想必是高教头回来了。”

在厅堂外，这一行一顿的脚步声，愈来愈近，竟出现了一名身形高大的乞丐，面容奇特而可怖。令人望了一眼再也不想多望一眼，衣衫槛楼，不过手中还拿着一柄白玉尖杖，撑住跛了一条的腿，笑嘻嘻的望着大家。

这是个肢腿老乞。

沈错骨霍然而起，怒道：“这人来干什么？”

凌玉象道：“四弟勿冲动，他是高山青。”

沈错骨一呆，那乞丐大笑道：“凌兄好尖的眼光，怎样？我的易容术不错罢，包管别人望了第一眼，不想再望第二眼，这样我的易容术便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装成乞丐，可以蜷伏在你们门外，让人错以为是连座破庙也没有的乞丐，也许，也许可以把凶手手到擒来。”

凌玉象笑道：“高兄的易容术果是高明。”

柳激烟也笑道：“认识高兄这么久，还不知道高兄乃精于此道。”

庄之洞笑道：“那你准备要把我扮成什么？”

高山青笑道：“你呀，看样子可以十天不睡觉，正适合化装成更夫。”

庄之洞就变成了一个更夫，拿着竹梆，吊着灯笼，不但别人看起来像个十足，他自己也几乎把自己当作看更人。

柳激烟因为有根烟杆，于是打扮成管家模样的老者，穿着青布的衣裳，“噼噼剥剥”的抽着烟。

凌玉象成了老家人，他的“长空十字剑”，就藏在他手拿的扫把柄里。

现在高山青正替沈错骨易容着，沈错骨看来像是一个跑江湖算命的老杂毛。

凌玉象笑道：“高兄，你真灵光慧眼，拣人而易，刚好把我们化装得切合身份。”这句话，不无自嘲之意。

高山青微笑道：“凌兄这是哪里话，只怕我这不是灵光慧眼，而是有眼无珠了吧！请位堂堂品貌，却教我化装成凡夫走卒，真是罪过，罪过。好了，冷兄，该你比装了。”

冷血年青而俊秀，在他稍嫌冷峻无情的脸上，忽然泛起轻轻的笑容，这一笑，就像春风吹融了寒冰，煞是好看；冷血道：“不，我要趁天黑之前赴县府一趟，见见鲁知府，因为我与他有约在先，在今夜之前去报备一声的，原本我已答应诸葛先生，明日就走呢，当然现在我不想走，不过，总要去交代一声……我在今夜三更，必赶回这里，现在，要多仗柳兄、庄捕头、高教头照顾了。”

有人说，冷血笑的时候，就是他手上所办的案件，逐渐明朗化的时候。

冷血走了。

天又黑了。

晚上重临，金府上下的人，都纷纷到别的地方避风头了；金府的门前至厅堂，两旁却点起两列灯笼，一路照耀进入了大厅，大厅上坐着五个人：凌玉象、沈错骨、柳激烟、庄之洞、高山青。

这五个人后面，有三副棺木，烛光摇曳，堂里的人，不发一言，被烛光照得阴晴不定的脸上，都显得十分幽异诡秘。

凌玉象以苍老的口音道：“我仿佛觉得，与剑魔传人对敌的，不止是我们五人，还有二弟、三弟和五弟。”

柳激烟对那棺木望了一会，忽然浮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神色，有点激动地道：“可惜他们都是死人。”

沈错骨冷哼了声，道：“死人也会索魂的。”

庄之洞打着哈哈笑道：“沈四侠也迷信？”

柳激烟忽然细声向凌玉象道：“凌兄，我心中有个疑惑，在这儿说不便，我怀疑凶手是……”

凌玉象脸色一整道：“那么我们到内堂谈谈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好，有我们两人在，剑魔传人也休想动得了。”

内堂。

凌玉象在一张桃木椅上坐了下来后，向柳激烟问道：“柳兄，你所猜疑的凶手是谁？”

柳激烟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只怕我现在肿出来，你也不会相信。”

凌玉象动容道：“谁？”

柳激烟沉声道：“冷血。”

凌玉象呆了一呆，全身衣袍簌簌颤抖，可见心中是如何激动，好一会才说：“不可能的。”

柳激烟长叹道：“确是不可能的。”

凌玉象忽然抬头道：“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不相信，我信任冷血，他是个正直的青年。”

柳激烟无限惋惜地道：“我也不相信，可是，有件东西，恁看了不由你不信！”说着在怀里掏出一条手帕，道：“这是金三侠案发时，我和冷血来至卧房前，我在他怀中取来的。”

凌玉象一看那条手帕，竟是血渍斑斑，大为激动，道：“血？”

柳激烟沉重地点点头，道：“血。金三侠的血，你嗅嗅自可证实。”

凌玉象把手帕放在鼻前一闻，忽然脸色大变，手帕被他飞投出去，竟似一片刀齿，直嵌入内堂的一条柱子上：“有闷香！”正想起身，但觉大旋地转，连站立也站不稳，猛抽手想拔剑，却连拔剑之力也逐渐消失，跌坐在椅子上，只听柳激烟呵呵大笑。

凌玉象勉强睁开眼睛，只见人影模糊，怒道：“柳激烟，你厅外。”

当凌玉象及柳激烟进入内堂后，沈错骨忽然沉声道：“庄兄、高兄，我有一件事想说，不知二位愿不愿听？”

庄之洞笑道：“沈四侠的话，我等怎会不愿意听！”

沈错骨正色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听了后，纵不同意，也不要告知外人。”

庄之洞严肃地道：“沈四侠有话尽管说，庄某不是个口没遮拦的人。”

高山青奇道：“不知沈四侠想说的是什么？”

沈错骨沉声道：“我怀疑一个人是凶手！”

庄之洞变色道：“哦？”

沈错骨道：“一个熟人。”

高山青动容道：“熟人？”

沈错骨冷冷道：“冷血。”

庄之洞、高山青二人互望了一眼，庄之洞忽然恍然大悟似的，道：“冷血……冷血……哈，有道理，今日在城郊一战，隔着车子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出下，但慕容二侠死时，他却在其身旁。”

沈错骨激动得道袍飘飞，道：“大哥三哥，与他交情最薄，但又十分信任他，而今在危机四伏时，他又擅自离开，哪里像是为朋友而忘却生死！”

高山青奇道：“沈四侠，那么，你为何不对凌大侠及柳兄说呢？为何不让我们说出去？”

沈错骨叹道，“你有所不知，刘九如是他跟踪的，而遭杀害，打从那时开始，我已怀疑他了；五弟死时，他恰好不在，五弟看来是死于熟人手下的，我便知道，一定是他了，可是大哥，却最信任他，柳兄也跟他是好友，只怕告诉他们会打草惊蛇……”

庄之洞道：“沈兄真明察秋毫。”

高山青道：“未知沈兄要如何对付这等小人。”

沈错骨冷笑道：“既是大哥和柳兄不会赞同，不如我们等冷血归来时，一举而擒之，再逼他招供，那时不怕他不认。”

高山青抚掌叹道：“此计甚妙。”

庄之洞回首对灵长拜，道：“若此可查出真凶，三位大侠在天之灵，必感欣慰了。”

只见灵枢旁幡旗无风自动，烛光昏暗，摇摆不已，确实鬼气森森，寒风呼呼，犹如冤鬼呼唤。

庄之洞忽然凝神说道：“好像有脚步声！”

高山青道：“莫非是冷血来了！”

沈错骨冷冷道：“他若回来，则是最好，此刻大哥，柳兄不在，咱们先擒他下来，来个攻其无备，逼他供出实情。”

高山青道：“好！”

庄之洞道：“他来了，我们先在门旁伏着，我一拍掌、我们三人一齐动手！”

沈错骨身形展动，直扑向大门旁，疾道：“好！”

庄之洞、高山青各自飞扑，已到了大门旁。

黑夜里，两排灯笼被三人衣袖急掠时卷起的风，吹得半明半灭！

沈错骨静静地伏在黑暗中，忽然道：“怎么我听不见脚步声的？”

高山青小声地道：“老庄的耳朵，特别灵敏。便是时下轻功最高的人，只要在十丈之内，也休想瞒得过他。”

那另一旁的庄之洞在这时忽然道：“噤声，他已近门前了。”

沈错骨再也不作声，手执拂尘，如一头铁豹般盯着大门。

黑夜的空气像凝结了的炸药。

这炸药，已经到了应该爆炸的时候了。

门依然没有动。

风凄厉地吹着。

忽然庄之洞一拍掌。

沈错骨如一支箭般标了出去！

而大门依然没有动。

难道是庄之洞听错了吗？

沈错骨感觉到庄之洞与高山青也扑到半空中。

忽然间，这两个人，已到了自己身前身后。

沈错骨一怔，忽闻夜空中，“霍”地一声，一支明亮的白玉杖，已向自己心窝刺来，来势之快，无法形容！

沈错骨心中一沉，居然人在半空，去势如飞，仍能猛一吸气，往后倒退！

但在同时间，后面的庄之洞喝了一声：“锥！”

铁链之声，破空而来，沈错骨听到这声音时，背门已“噗地”一声，被一枚利器穿入，又急抽而出，鲜血飞溅，痛人心脾！

这一痛，他的身法自然一慢，那明亮的杖尖，“噗”一声地没人他的胸膛，又“嗤”地抽了出来，还带着一股血泉！

血泉于夜空中飞喷！

沈错骨的身躯，在夜空里洒着血，飞落在丈外。

好个沈错骨，居然在落地后仍能站得住，踉踉跄跄，跌走了几步，倚在一棵梧桐上，月光撒下来，沈错骨黑袍沾血，脸上充满不信与愤怒，形状煞是可怖。

沈错骨嘶声道：“你们——！”一股血泉自嘴角溢下，说不出话来。

只见短小而精悍的庄之洞，微笑道：“不错，是我们，”手里吊着带血

的锥子，锁链轧轧地摆荡着。

而高山青望着带血的杖尖，得意大笑道：“剑魔传人，你死得瞑目吧？”

沈错骨忽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，手中拂尘，忽然化为千百枚长针，离柄射出！

庄之洞也被这一下吓了一跳，挥舞链子锥，把拂尘都扫落：

高山青也忙挥舞玉杖，舞得个风雨不透！

可是他的左腿似走动不灵，所以被这一枚拂尘丝射入，痛吼一声，把它拔了出来，流了一些血。

庄之洞疾声叫道：“师弟，你怎么了？”

高山青忍痛道：“不碍事的，幸亏没射中要穴，没料到这老杂毛也有这种浑厚的内力！”

再看那边的沈错骨，已靠着梧桐树，倒在地上，死时真是目眦尽裂。

庄之洞冷笑道：“还不是死了！”

高山青抚着伤口道：“不知大师哥是否已得手？”

庄之洞冷笑道：“大师兄做事，怎会失手？”

高山青笑道：“那么我们把这老杂毛的尸体送回内堂去，让那老家伙看看他心爱弟弟的模样儿。”

庄之洞忽然道：“怕不怕冷血突然回来了？”

高山青笑道：“二师兄，你太过虑了，那小子不是说三更才回来的吗！”

庄之洞欢笑道：“真是，他的经验不足，还作什么名捕，所谓‘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’，他是三更死，连提早死也不能啦。”

高山青道：“他就算是现在回来，咱哥儿俩的事纵被他发现了，又有何妨，他远不是我的对手哩！”

庄之洞忽然凝神起来，侧耳听了一会，忽然脸色大变说道：“不好，确是他回来了！”

高山青动容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庄之洞道：“这小子武功不低，我们还是以计谋之，较为妥当。”

高山青道：“好！”迅速扑至沈错骨尸首处，把沈错骨的尸首用乱草盖了起来，又把地上的血，用脚踏乱。庄之洞急叫道：“快，他要到了！”

高山青急整顿衣襟，门“咿呀”而开，星月下，冷血白衣劲装，走了进来。

庄之洞身形一动，似欲出击，忽然停了下来，笑道：“我还道是准，原来是冷兄，差点动错了手，在冷兄手下吃苦头呢。”

高山青含笑招呼道：“冷兄，不是说三更回来么，现在还不到一更，事部办妥了么？”

冷血望了二人一眼，淡淡地道：“都办妥了，因为担心，所以想早些时候回来看看。”

一片乌云涌来，盖住了皓月，连星星也黯然无光，只有两排明灭的烛焰。

庄之洞忽然道：“适才有人来犯。”

冷血动容道：“哦，是谁？”

庄之洞道：“都蒙着面！”

冷血追问道：“凌大侠、沈四侠如何了？”

庄之洞道：“他们都没有受伤，不过都退入堂内，那儿较易应敌。”

冷血道：“那我们也去内堂好了。”

庄之洞似有难言之色，口中呐呐道：“不过……”

冷血奇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庄之洞道：“我们乃好意相告，请冷兄万勿动怒。”

冷血道：“好，有什么你尽管说，我决不生气。”

庄之洞说道：“凌大侠等怀疑你是凶手。”

冷血呆了一呆，气结而道：“你们呢？你们信是不信？”

庄之洞道：“要是兄弟相信，也不会告诉你知道了，不过……”

冷血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庄之洞道，“他们确有证据，不由得我不信。”

冷血冷笑道：“那是什么证据？”

庄之洞在腰间探着东西，道：“我拿给你看——”

冷血正注视着庄之洞掏出来的东西。

庄之洞并不是拿出什么东西，而是把腰间的活扣一扳，链于锥“呛啷”在乎。

冷血一呆，后面“啸”地一声，破空袭至！

高山青的白玉杖！

冷血本已分神，理应避无可避！

柳激烟拿了一张椅子，在黑暗的内堂，抽着烟杆，火红的光，一闪一灭，把柳激烟的面容，映照得一光一暗。

凌玉象瞪着柳激烟。

只是他连坐也坐不起来。

柳激烟抽了几口烟，得意的望了望凌玉象，忽然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想问我些什么？”

凌玉象并没有答话，仍是怒瞪着柳激烟。

柳激烟好像没看见一般，迳自说道：“你中的是‘软玉香’，那是帝王们专门对付不听话的妃子所用的，以保龙躯，中了这等闷香，就算有天大的功力，在一个对时之内，休想站得起来，也不用想说话叫喊。”

凌玉象怒视着柳激烟，柳激烟大笑又道：“我知道你主我的气，不错，龟敬渊、金盛煌，都是我杀的；慕容水云则是二师弟三师弟杀的。我们就是剑魔传人。”

凌玉象盯着柳激烟，目光似要喷出火来，柳激烟大笑道：“你别指望沈错骨来救你了。他此刻，只怕已陪同慕容水云、金盛煌、电敬渊等去了吧！”

柳激烟慢慢坐下来，又换了一把烟草，深深吸了一口，烟草发出金红金红的光芒。

高山青就在冷血注视庄之洞手中之物的时刻里，玉仗一震，“飒”地急刺冷血背门！

“飞血剑魔”的“飞血剑式”，被他运用在杖法上，确是非同小可！

杖尖因急风破空，而漾起一阵抖颤！

就在这时，冷血忽然往后疾撞过来。

冷血在此时不进反退，无疑等于是向杖尖撞来！

高山青一呆，仗势不变，依然刺出！

只是冷血似料定高山青会刺出这一仗一般，冷血这一退，等于身体略为挪动了一点，“嗤”杖尖刺入冷血身体之中！

冷血往后退势依然不灭，同时“铮”地一声，冷血已拔剑在手！

高山青猛发觉，他那一杖，乃穿自冷血左肋之下，根本未曾刺中冷血！而冷血已顺着杖身，撞了过来！

冷血发剑，剑自前向后右肋下穿出！

高山青马上欲退，但发觉杖被夹紧。

高山青若立即弃杖身退，或可逃命，但是高山青的白玉杖向不离身，如今摔然舍弃不禁呆了一呆！

就在这一呆之下，冷血的身子，已与他的身子，聚贴在一起，冷血的薄剑也“嗤”地一声，贯穿了高山青的腹部！

血自高山青背脊标出！

高山青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，弃杖，双臂一揽，欲箍死冷血！

同一时间，庄之洞已抽锥在手，本欲发出，但是冷血不进反退，不禁一呆！

就在那时，他看见高山青的杖，已自冷血左肋之下刺出，也就是说，高山青的杖落空了。

这一杖落空，高山青就有危险了！

庄之洞立时大喝一声，发出一锥！

这一锥，声势凌厉，直射冷血前胸！

而在这一瞬间之前，冷血的那一剑，已经得手了。

冷血一剑得手，立即向旁一滚，连剑也来不及拔出来。

冷血向旁一滚，庄之洞那一锥，等于是落了空，而庄之洞那一锥，却变作打在高山青的胸膛上！

高山青剧痛难忍，哪里还躲避得及？

“噗”，锥打入高山青胸中。

高山青惨叫，庄之洞又是一惊，急急收锥。

他不收锥还好，这一收锥，等于是把锥上的肉，一齐扯出来一样！

锥收回，血纷飞。

高山青吼了半声，便倒了下去，再也吼不出半声了。

庄之洞又是一怔。

这一怔之间，冷血又滚了回来，猛拔出高山青腹中之剑。

庄之洞毕竟也是老经验，一见冷血剑已不在乎，链子一起，长锥“呼呼”的转了一个圆周，所有的灯笼，一齐都被打灭！

庄之洞已迅速换了个位置，躲在门后，在流着汗。

他怎样也想不出冷血为何会对他们有了防备。

他现在也不能肯定冷血在哪里。

天地一片昏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遮住月亮的那一大片乌云，还没有消散。

他只是肯定一点，他的听觉是天下捕快中最好的，打熄了灯他比敌人更有利。

只要敌人一有异动，他便可以出手，用铁锥粉碎敌人的胸膛，而敌人还不知他在哪里！

他知道，他的武器远比冷血长，这是黑暗中对敌最有利的地方。

只是他不知道冷血知否他有过人的听觉。

他也不知道冷血虽没有过人的听觉，却有过人的视觉。

不过只要嗅觉正常的人，都会知道，黑暗里，血腥味特别浓。

而且有感觉的人都会知道，黑暗中，杀气更加浓得可怖。

柳激烟仍在暗处抽着烟。

他对面坐着的，正是凌玉象。

凌玉象依然瞪着他，柳激烟一看也不看，一面抽烟，一面喃喃地道：“十年了，自从家师巴蜀人，被你们在华山之巅搏杀后，我们便给上千个仇家追杀，我们那时没下过苦功，敌人众多武功高明，我们的享乐生涯，便结束了……要躲，躲去哪里？天下虽大，强仇更多，却没有我们躲藏之处！后来，我们想到，只有投入衙门，才是最好的藏身之处，于是我们分别投入不同的官府中，苦练家师的‘飞血剑法’，又防别人看出，只好把剑法练出杖法、锥法，以及……”柳激烟扬扬烟杆的末端，这钢制的烟杆末端是又尖又细的，“以及我这烟杆。”柳激烟又皱眉沉思着抽了几口烟，烟火在堂内灭灭烁烁，吸时火红，吐时黯淡。

“终于我们在这公门饭下，吃出了名，没有人再怀疑到我们身上来了，而我们的招法，也已练成，是报仇的时候了，这仇若再不报，我们都怕你们，熬不住归了天，那是咱们三师兄弟的遗憾……”柳激烟越说越激动，“当日我碎然出手杀死你三弟时，他拖着重伤的身于去拿蜈蚣鞭，我知道他是活不来了，所以留在席上，没有走，因为我肯定你们一定会请我来侦察此案的，正好让我名正言顺的把二帅弟及三师弟也请来，把你们逐个击破……”柳激烟脸色一整道：“我没料到冷血也会在座中……不过，他也活不长了，三更时分，他必死无疑，算是给你们陪葬吧……。”

“笃，笃，笃，笃，笃”打更的人刚刚自门外走过，拿着灯笼，一丝昏暗的光芒，使人看不清楚夜究竟有多黑，多深。

一更了。

打更人显然觉察不出屋里的杀气，也嗅不到血腥味，所以迳自走远了。

庭院内又回复了沉寂。

冷血躲在门后。

门敞开，门有两扇。

庄之恫就在另一扇门后。

冷血没动，庄之恫不知冷血在哪里。

庄之恫也没动，冷血也看不见他。

其实他们相隔，只有数尺之遥，一旦谁先发现谁，谁就可以猝起发难，把对方毙之于手下。

可是谁也没发现谁，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。

他们像在比赛，看谁更沉得住气。

终于是冷血先沉不住气。

庄之恫那超人敏锐的听觉，忽然听到，冷血像一支箭自门后冲出来，直标向大厅，去势之快，无以形容！

没有东西比庄之恫的锥更快！

庄之恫在黑暗中大喝一声：“锥！”

声音甫出，他的铁链“霍”地抖得又长又直，锥子已击中一件物体！

“噗！”

庄之恫忽然觉得，那东西给他击碎了，不过显然只是一个花盆！

庄之恫几乎是马上地发现不妙，他的行藏已露！

但他还来不及有任何动作，他的口还说着“锥”字时，牙齿与牙齿上下排之间，仅有的一丝缝隙，突然塞入了一柄又细又薄的长剑！

他还来不及惊恐，只觉喉咙一甜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第三章 以死亡结束

柳激烟忽然看到月亮的光芒照进来，皱了皱眉，看看凌玉象，又笑道：“凌兄，你知道为何我到现在还不杀你吗？为什么我要你们一个一个的死，而不把你们一齐斩尽杀绝呢？”

凌玉象茫然的瞪着他，费力地摇首。

柳激烟笑道：“很简单，要你们一个一个的死，尝到亲人丧尽的滋味！尝到恐惧的滋味！尝到死亡的滋味！我现在等二师弟和三师弟把沈错骨的人头送来后，就轮到你了——”

柳激烟忽然站了起来，一连抽了几口烟，显然有点不安：

“可是我不能久候了，你的迷香，快要过去了，我还是先杀你吧！”

一面走近凌玉象，一面喃喃自语道：“奇怪！二师弟、三师弟早应得手了才对呀！”

忽听外面有人冷冷他说道：“是得手了！”

柳激烟猛地一震！

同时，窗门碎裂，两道人影向柳激烟飞撞过来。

柳激烟急退！

那道撞向柳激烟的人影，一撞不中，竟撞跌在地上！

另一道人影，却撞向凌玉象的座椅！

“砰”！凌玉象连人带椅被撞开了丈外！

那撞椅的人也倒地不起！

像这种舍命的打法，饶是柳激烟经验丰富，也从未见过。

窗裂开后，月色如水银般全幅铺了进来。

柳激烟定睛一看，只见地上倒下的两个人，竟是高山青和庄之洞。

而凌玉象和柳激烟，已隔丈余远，在他们距离之间，一人如猫足般落地而无声，月色中，不是谁，正是冷血。

柳激烟已迅速把烟杆柄尖遥指冷血。

冷血也铮然拔剑，剑尖向着柳激烟！

两人都没有移动。

柳激烟仍盯着冷血，忽然笑道：“原来是你。”

冷血冷冷地道：“是我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你办完事回来了？”

冷血冷冷地一笑，又道：“回来得正是时候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正好你回来，凌大侠被人灌了哑药，又全身乏力，我守护着他，只怕力有未逮。”

冷血道：“真可惜。”

柳激烟奇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冷血道：“谎话真好听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谎话？”

冷血道：“可惜刚才我却在窗前，把你的真话都听进去了。”

柳激烟笑道：“我倒是没料到冷兄凶手不去追查，却来偷听别人的隐私。”

冷血道：“凶手我已查到了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是谁？”

冷血冷冷地道：“凶手是你。”

柳激烟仰天大笑，像听见了一件十分好笑的事一般。

只是他笑的时候，眼睛却一点笑意也没有，亮闪闪的盯着冷血的剑锋。

冷血也在盯着他的烟杆，纵然在讲话的时候，只要彼此在谈话间一有疏忽，另一方则即时把握机会，全力出手。

柳激烟仰天大笑了一阵，发现诱不得冷血出手，便止住了笑声，但仍满脸笑容地道：“高明，高明。”

冷血道：“你也高明，但是未瞒得过我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我倒想知道你为何会怀疑到我身上来的？”

冷血道：“怪只怪在你，以为在刘九如的屋前伏袭，必能把我一举歼灭，所以留下了漏洞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漏洞？”

冷血道：“不错，你说刘九如曾被涉谋杀，配刺柳州，但我察看他的尸首，柳州囚犯的烙印，在他身上却找不到，于是我想，像‘捕神’也会记错了吗？还是故意说错？我再翻查那些蒙面人，发现他们臂上都有标帜，都是县城里禁军的烙印，这儿有谁能动用这些禁军好手？”冷血盯住柳激烟道，“我自然会想起禁军总教头高山青，而高山青果然被你邀来了。于是我开始怀疑，你有意诬害刘九如，是不是要使我分神，而转移目标？假如刘九如是清白无辜的，你有意要我跟踪刘九如，趁机请高山青的手下杀我。事实上，你做错了一点，要不是有人先通风报讯，我要跟踪刘九如，又何来这么多人追杀区区一个刘九如呢？因为你要杀的是我，不是刘九如，但杀我不成，只好杀刘九如，使我在刘九如身上打转，而忽略了你们……”

柳激烟冷笑道：“佩服，佩服。”

冷血道：“刘九如死前对我说了杀他的的是一个‘公’，这个‘公’字，我查看了那些刺客是禁军之后，便使我想起，那‘公’字下面，可能是‘公人’或‘公差’，在殴斗事件里，刘九如见公差出现，必然不防，所以你门也必能一击得手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我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仅犯了这么一个错误，我没话好说。”

冷血冷冷笑道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没有一项犯罪计划，是天衣无缝，况且你的疏漏，不止一个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不止一个？”

冷血道：“早在你引开龟敬渊或使庄之洞还是高山青引开龟敬渊之时，我便觉奇怪的了。龟五侠生性暴烈，不顾一切追敌，理所当然，但‘捕神’怎会舍证人而不护，反而去追赶敌踪，结果让阿福被杀—阿福之所以会躲在柴房，不敢见金夫人等，因为他看见，杀金三侠的是你，而你却在金夫人之旁，难怪阿福不敢面稟凌大侠了。龟五侠落单，你趁机杀之，再假装受伤，回到柴房，以为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了……”

柳激烟冷笑道：“实际上，凌玉象，慕容水云、沈错骨哪一个不也是给我瞒住了！”

冷血冷笑道：“可是你能瞒得多久？我瞧过庄之洞腰间的锥子，想到刘九如的伤口，心中便很怀疑了，我知道没有证据，说出来也难使人相信，所以不得不提出要同慕容二侠一道同行的建议，但仍是失着，你们先用大车隔离了我的视线，再使庄之洞、高山青杀了他！要不是我们之中有人通风报讯，谁又能在那儿预先市下伏兵？”

柳激烟冷笑道：“可是高山青没跟你同去啊！”

冷血道：“我看见慕容二侠前后两个伤口，我便怀疑，高山青既无同往，另一个凶手又是谁呢？后来才知道，你提议高山青去搜购易容之物，其实是去执行杀人勾当。慕容二侠虽然聪明，但与十数人搏斗之中，以为同行者必能助己，没料到反遭了毒手……他想告诉我杀他的是谁，庄之洞即放了几个禁军与我缠斗，直至他断气为止。可是你们做错了。‘铁锥’庄之洞，竟连几个小贼也解决不来吗？庄之洞说他杀了几个蒙面贼，可是我向凌大侠请教过，地上的死人，我都仔细看过了，确是中‘七旋斩’而死的，却没有一个中锥而亡，为什么庄之洞要骗我？这不是都很明显吗？慕容二侠说他斫了对方一刀，那中刀的人不是庄之洞而是高山青，所以他才装成一个令人不想多望一眼的破脚乞丐，因为他中刀的地方就是腿部！”

柳激烟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好“嘿、嘿”地阴笑了两声。

冷血道：“一切只是臆猜，听以我才力求证据，佯说去见鲁知府，事实上，我是去打听清楚，你、庄之洞、高山青是三个常在一起的，使用的招式，除兵器不同外，出手一招，几无人可接，手法十分相同。那些蒙面死者，确是禁军，而且生前对高山青十分唯命是从，而且在刘九如案发之时，高、庄二人，既不在衙里，也不在府里，这些都是铁证，我是急着赶回来，本想设法与凌大侠、沈四侠取得联系，把你们一网成擒，没料到他们已遭了毒手。”

柳激烟恨恨地道：“好，好，我只不明白一件事！”

冷血道：“什么事！”

柳激烟道：“纵你才智再高，又怎知道庄、高二人何时袭你？如何袭你？如果你不知道，又从何躲开他们天衣无缝的合击？”

冷血道：“只因他们以为我未曾怀疑他们，但我已经怀疑他们，定必细心观察，我一回到金府，便发现梧桐树上有鲜血，高山青的鞋底也有血迹，我便知道，要不是凌大侠已遭毒手，便是沈大侠完了，或者二人同时中伏。我心中想：既是我此时回来，你们定必怕我发现，必杀我无疑，所以我既算定了庄、高二人会出手，而且也从慕容二侠的致命伤中了解到他们出手时的位置，所以一出手便杀了高山青，剩下的庄之洞沉不着气，也只有死路一条了。”

柳激烟忽干咳了一声道：“冷兄。”

冷血毫无动容，应道：“嗯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我们是多年交情了，况且同是捕快生涯，他日也有个照料。就请冷兄网开一面，凌大侠我交回给你，二师弟和三师弟的死，我从此绝不与你计较，但求冷兄高抬贵手。”

冷血道：“你和凌大侠是多少年交情了？”

柳激烟沉吟一会道：“三年了。”

冷血冷峻地道：“三年知交，还下这等杀手，今日我放你，他日你杀谁？”

柳激烟苦笑道：“那冷兄要拿兄弟怎么办？”

远处传来二更梆响。

冷血平静地道：“只有一条路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什么路。”

冷血静静地道：“从这儿走到县衙门口，我送你，你自己去自首。”

柳激烟冷笑道：“办不到。”

冷血道：“你只有这条路，否则我就拿下你。”

柳激烟冷笑道：“你能拿得下我，为何还不出手？”

冷血道：“我早已出手了，我出了手你还不知道么？”

柳激烟全身一震，道：“哦？”

冷血道：“我已发现了你的身份，我已揭穿你们的秘密，我已指出你就是凶手，我已杀了你两个助手。一开始我就占了优势，你的杀气被我盖过，你的声势被我压着，你还凭什么与我的锐气作战？你本就不该听我那番话的！”

柳激烟颓然长叹道：“不错。”

冷血道：“你既是逃不了，还是束手就擒吧。”

柳激烟忽然大声道：“我既是逃不了，为何你还擒不住我？”

冷血冷笑道：“我擒不住你？”

柳激烟也冷笑道：“不错。你的方法，只能去吓唬毛头小贼，莫忘了我也是大捕头，我也出了手，你又何尝知道！”

冷血说道：“你出了什么手？”

柳激烟冷静地道：“你一击疾快无伦，我一击势不可当，但你背上和肩上各一道刀伤，难免会影响你出剑的速度，你奔忙了一天，厮杀了两场，而我的身体状态却正是强盛！你适才已杀死二人，杀气已减，我今日尚未开杀戒，论杀气，你不及我！在你身旁，却还有个不能动弹的凌玉象，我可以一招攻你，也可以攻凌玉象，我身旁却什么人也没有，论形势，我又胜你！我为什么要逃？我正要杀你！”

冷血汗已滴下，冷笑道：“你杀不了我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也许本来我是杀不了你，但你不该问那些话，现在你已不得不恐惧起来了。”

冷血冷笑道：“你可以试试看。”

忽然间，两个人都静下来。

堂内的空气，也随之而凝结。

一场恶斗，即将开始，再多说话，也干事无补了。

冷血心里知道，以柳激烟的武功，自己只怕很难胜他，而对方也很难战胜自己，不过二人的招式都是以攻为守的，只怕一个照面下来，就有伤亡。

柳激烟的想法也是一样，所以他要力求打击对方，使对方恐惧或松懈，自己才会有机可乘。

冷血盯着柳激烟的烟杆。

柳激烟盯着冷血的剑。

一触即发。

忽然之间，柳激烟和冷血，各自发出一声怒吼！

两人迅速冲近！

是冷血的剑刺中柳激烟？

还是柳激烟的烟杆点中冷血？

眼看他们就要接触之际，柳激烟的烟杆里，忽然打出十余道星火！

原来他的烟杆里也藏有暗器！

他点亮烟杆里的烟草，就等于是扳动了活扣，随时可以发出暗器。

星火耀目，直逼冷血！

冷血始料未及，“嗤嗤嗤嗤”冷血连环出剑，又快又准，剑尖部把星火顶飞出去！

可是柳激烟已夺得了先手！

柳激烟烟杆一震，快若闪电，直取冷血胸膛！

就在这时，忽然又是一声大吼！

在冷血后面的凌玉象，忽然连人带椅，飞过冷血头顶，直压柳激烟！

这一下，犹如泰山压顶！

而在同一瞬间，凌玉象已自帚柄中抽出了宝剑！

“铮！”

金虹一震，如长虹般击向柳激烟！

“长空十字创”！

迷香只能迷住凌玉象一个时辰，现在迷香药力已过去了，柳激烟与冷血的对话间，凌玉象已悄悄的回复了功力。

柳激烟怒吼，烟杆一震，迎空反刺出去！

金虹疾快，烟杆更快！

烟杆已没入金虹之中！

金虹顿灭。

“噗！”

柳激烟的烟杆已没人凌玉象的胸膛！

就在这时，冷血已弹开垦火，转腰出剑！

“噗！”

一道白练，自凌玉象身边飞过，直投柳激烟！

柳激烟一杆刺中凌玉象，凌玉象的剑再也刺不下去了！

可是凌玉象连人带椅仍压了下来！

柳激烟用手一格，震飞了凌玉象的座椅。

就在这一刹之间，柳激烟的视线被遮住了。

白练从下而上，直插入他的咽喉里！

“嗤！”

柳激烟顿住，带血的烟杆跌下。

“嘭！”

凌玉象及座椅跌落在数尺外。

冷血没有动，他的剑仍在柳激烟的咽喉里，又白又亮，正一寸一寸抽出来，不带一丝血！

柳激烟也没有动，凌玉象更不能动。

柳激烟用一种致死也不相信的目光瞪着冷血。

冷血猛地一抽，剑倒抽出，柳激烟血喷出。

柳激烟抓住喉咙，格格作响，瞪着冷血，挣扎说出：“好好，天下四大名捕，冷血，我去你的……”

柳激烟倒下，永远也说不出最后一个字了。

冷血呆了一阵，即奔至凌玉象处。

只见凌玉象脸色惨白，倒在地上，胸前一片血渍。

凌玉象知道是冷血扶着自己，勉力露出一丝笑容，道：“谢谢……谢……谢……你……”

冷血用本身真气，逼入凌玉象体内，边道：“凌兄，不碍事的，我叫个大夫来替你治疗。”

凌玉象惨笑道：“你，你告诉我……我，沈……沈四弟……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已遭了毒手？”

冷血黯然不语，凌玉象泪眼昏花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知道了……谢谢你为我们……，五，五兄弟……报了仇……他们……死了我……我也活着没意思，冷兄……我求……你一……事……”

冷血道：“什么事？你快说。”

凌玉象喘着气道：“……快……快给我那张……布幔……”

冷血迅速把内堂的黄布幔撕了下来，凌玉象挣扎半起，用手蘸血，在布幔上写着字，一面巍巍颤颤的，说道：“……我……我大概不能……上公堂了……我写下这血书……是我的笔迹……来指认……柳激烟他们……三……三人……的罪行……吧……”

凌玉象竭力支持到写完了血书，终于无力地倒下，冷血接过血书，凌玉象以无力的双目看着他，露出半丝微笑，道：“……柳激烟对我说……你……你是凶手……我没有相信……我不会相信的……”

冷血含泪，不断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”

他说着“我知道”的时候，凌玉象已闭上双目，与世长辞了。

“武林五条龙”，就是这样，被“飞血剑魔”的三个传人，杀个干净。

可是剑魔传人，柳激烟、庄之洞、高山青，也是一样，因这桩事，尽皆死亡！

有道是：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——问题只在这缓疏网几时收？

冷血心里仍在回响着凌玉象临死前的那几句话：

——“……他对我说……你是凶手……我没相信……我不相信……”

他眼里的泪光始终不会摇落。

——他心里的泪泥？

第二部 血手

第四章 一入幽冥

月色凄惶。

在幽灵一般的月光里，有一个隐隐约约，凄酸得令人洒泪，但又不寒而栗的女音，在细细声地唱：“……月色昏，夜色沉，幽冥府内，日月无光，又添无数魂……”这歌声飘过院宅，飘过小溪，飘过树林，始终似断非断。

在这林子里，有一团熊熊的野火正在燃烧着，火堆旁或坐或站的有三个人。这是三个虬髯怒目的大汉，三匹马就停在附近，用蹄儿拍踏着地面，用马尾拂拍着背脊，来赶走绕飞在它们身边的苍蝇。

那三名大汉，一人聚精会神在火边烤着肉，看他背上的弓箭，显示出烤着的是猎物；另一大汉在啃着一块烤熟了的肉，津津有味，还有一名大汉枕着手，仰天而躺，像沉思着什么。

天地无声，烈火熊熊，而那歌声，却不住地飘来。

那吃着烤肉的那名大汉忽然浓眉一展，“啐”地吐了一口浓痰，怒道：“巴拉妈子，半夜三更的，唱什么鬼歌儿，要是给老子逮住，先乐她一乐。”

那烤着肉的大汉道：“奇就奇在歌在人不在；刚才俺到林子里外转了七八个圈儿，歌声断不了，却鬼影儿也没一个，邪门，邪门！”忽地“啪”一声，打了自己一掌。

那吃着肉的大汉吓了一跳，道：“老三，你干嘛打自己的耳刮子？久没揍过，头皮发痒了？”

那烤肉汉子笑骂道：“去你妈的，俺是打苍蝇，怎地这儿附近七八十里，苍蝇这劳什子的多！”

那吃烤肉的大汉半晌没有作声，忽然又道：“嗨，老二，干吗今晚连屁也不放一个？”

那躺着的大汉道：“我在想着东西……”

那吃烤肉的大汉不耐烦地道：“什么鬼主意？看你乐不乐，愁不愁似的——”

那躺着的大汉一跃而起道：“大哥，今夜做不做买卖？”

那吃烤肉的汉子一呆，道：“这里七八十里，有人家也养不了一头牛，咱们哪有买卖做？”

原来这三名大汉，是有名的“陕西三恶”，是陕西一带的巨盗，老大“开山斧”鲍龙，老二“贼公计”鲍蛇，老三“穿云箭”鲍虎，三人的武功都不弱，不知有多少武林好手、镖师护院，死在鲍蛇的毒计中，鲍虎的暗箭上，鲍龙的铁斧下。

当下鲍蛇道：“大哥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湘江一带，有座‘幽明庄’吗？”这回鲍虎抢着道：“有，听说‘幽明庄’庄主家财万贯，又喜收集金银珠宝，有好大的几口箱子……”鲍龙却沉着脸道：“不行，咱们‘陕西三恶’真的吃了熊心豹子胆么？那‘幽明庄’庄主石幽明，据说武功已入化境，连咱们道上的大阿哥‘九子冷连环’也在他手里吃了大亏，号称‘湘江第一人’，咱们三人的道行，也配打‘幽明山庄’的主意吗？”

鲍蛇却摇手笑道：“大哥有所不矢日‘幽明山庄’现在变了‘幽冥山庄’啦。”

鲍龙奇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鲍蛇侃侃而道：“据说‘幽明山庄，已遭大劫，全庄上下，无一幸免，究竟是遭到什么人的毒手，则不得而知，听说死在庄内的人一个个瞪目眦牙，死状极惨，血被吸于，尸首残碎，所以人人都说，‘幽明庄’闹鬼就成了‘幽冥庄’了。”

这时歌声忽断，风声萧萧烈火似明似灭，树林虫鸣大盛，鲍虎有点心惊胆战，道：“二哥，你别吓唬人。”

鲍蛇笑道：“怎会吓唬人呢？我听说那些把‘幽明山庄，里尸首抬出来的人，都说庄内的财物，丝毫不乱，全部东西都摆在那儿，丝毫无人动过……”

鲍龙大喜道：“既是庄内无人，‘幽明庄’家财千万，我们正好下手！”

鲍蛇却摇手道：“大哥勿躁，这‘幽明庄’确是有些邪门儿，一年来，如咱们兄弟动过这庄子脑筋的人，少说也有一二十人，但一入‘幽明庄’，如泥牛入海，没有消息，据说有些人的尸首发现在‘幽明庄’后山上，被剖腹刮心，通体苍白，咽喉上有两个齿印，连血都被吸干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寒风吹来，不禁打了一个突。

鲍龙却冷笑道：“二弟，怎么你也信起邪门来了？管它人还是鬼，只是‘幽明山庄’的死鬼庄主不在，老子一板斧，叫他是鬼也给俺劈了！”

鲍蛇笑道：“大哥神威惊人，自是不怕，再说那些进入‘幽明山庄’的人，比起咱们三人，只怕连大哥你三斧都接不下，咱们兄弟今晚亲自出手，自又不同。不过，这‘幽明山庄’邪门儿是马虎不得的，那些宵小进入‘幽明山庄’，力不如人，被豺狼吃了也不一定，可是那些曾进入过‘幽明山庄’的抬尸首的邻人，也纷纷在一月之内，大叫一声便莫名其妙地死了，这么一来，‘幽明山庄’就成了鬼域之地，住在附近的人，也搬到远远去了，‘幽明山庄’闹鬼一事，更是确实了——”

鲍虎颤声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就免去惹‘幽明山庄’了。”

鲍龙吼道：“老三，放着金银珠宝不要，你少给我丢人。”

鲍蛇却道：“大哥莫怒，要是我不敢去，也不必在你面前提这庄儿了。不过咱们得步步为营才好。”

鲍龙大笑道：“这才是我的好二弟！就算石幽明未死，俺也可以挡他几斧，胜之不易，要逃却也不难，老三，你去是不去？”

鲍虎苦着脸道：“二位哥哥都去，我怎敢不去！”

鲍龙畅笑道：“谅你也不敢不去！对了，老二，山庄在何处？”

鲍蛇遥指道：“靠近了，就在林外。”

鲍龙晃一晃手中大斧道：“好呀，今晚俺要砍鬼了，呼，呼，呼，一斧一只鬼，哈哈，咱们打马就去！”

三人三骑，奔行如飞，不消一刻便到了林子外面，只见一角飞檐，挂在树林天外，“陕西三恶”互顾一目，即策马出林，只见一座气势沉雄的大庄院，出现在眼前。这座庄院建于密林与绝崖之间，沉沉大度，气势非凡，只是荒于修建，所以已显得鬼气森森，三人勒止了马，那似断非断。似喜若位的歌声，又在三人的耳边响起。

“……月色昏，夜色沉，一入幽冥，永不超生，可怜无数魂……”

鲍龙“霍”地跃下马来，叱道：“吵得人好心烦，咱们这就进去。”

鲍虎听了这歌声，心目小着实有些儿发毛，当下道：“大……大哥，真的要进去呀？”

鲍蛇忽然道：“也好，大哥，咱们就留下三弟照顾马匹，免得咱们进庄，马儿反给人偷了，那时几箱珠主，要搬出极难，三弟，若是我和大哥出不来了，你就远远逃掉好了，永远也不要来这儿，反正连我和大哥也非其人之敌，你去了也是送死。”

鲍虎巴不得不进内，眼见偌大一座庄院，阴风阵阵，寂静无声，当下道：“我守候大哥二哥便是。”

鲍龙冷笑道：“你多给我留点神。”望了鲍蛇一眼，三手两脚的，爬上了墙壁。

这“幽明山庄”的院墙，足有丈来高，异常坚固，纵是“陕西三恶”轻功不弱，也不能一纵而上。

鲍虎眼看鲍龙和鲍蛇上了墙头，向墙内打量了一阵子，挥了挥手，便跃了下去，再也没有任何声息了。

鲍虎眼巴已的等着，寒风吹来，树叶沙沙，鲍虎几次都几乎以为是有人在他背后头上吹气。等了一个更次时分，鲍龙和鲍蛇都没有出来，院内连一点声息也没有。因为墙高，鲍虎也看不到院内发生了什么事。

鲍虎硬着头皮等下去，又是一个更次了，里面还是一点声息也没有。按理说，就算鲍龙和鲍蛇要偷整座庄院的钱财，也早应得手了，纵或鲍龙和鲍蛇遇敌，也总该有点声息呀，鲍虎想想，十分不对劲，鲍蛇叫他独自先逃的话又响在耳边，不过鲍蛇还算是重义的汉子，一想多年来三兄弟横行江湖。若两个兄长已身遭不测，自己活着，又有什么意思？想着想着，一咬牙，拔箭便射，“飏”地一声，箭头嵌入墙上，箭尾系着长绳，鲍虎手执绳于，一下子便拉上墙头，往下一跃，便消失在墙内。

不过他一跃入墙内，即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、惊恐已极的惨叫。这一声惨叫过后，便再也没有什么声息。“幽明山庄”仍一般静寂无声，也没有人从里面出来过，山后偶然传来几声惨烈的狼嚎。

“幽朋山庄”依然如一座巨无霸地立在山壁之上，黑暗一片，了无声息。

没有人再见过“陕西三恶”。

墙头上的绳子，以及利箭，渐渐因风雨侵蚀，绳子已长满了青苔，利箭上生满了锈。

晨阳的光辉，自树缝间撒了下来，照得令人浑身舒泰，很是好受。

林子里，有盈满朝露的野草，雾湿枝丫。

忽然一阵蹄声，急传而来，显然赶程飞快，顷刻已驰过林子，奔出林外，猛然勒住了马，这一共四匹马，在急驰中仍被一勒而止，而且四匹马毫不惊乱，可见马上的四个人，膂力奇大，兼且配合无间。

马一止，马上跃下四个壮年僧人，宽袍大袖，走动之间霍霍生风，四人虽体壮力大，但落马一跃，竟不带一丝声响。

这四名僧人，在“幽明山庄”门前停下，四顾左右，忽听林里一阵长笑，并有人朗声道：“少林达摩院龙、虎、彪、豹四僧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只见一名白髯老翁，拄杖行近，这老翁虽年事已高，但双目炯炯有神，手中所持的，少说也有四五十斤重的拐杖，老翁提起来却毫不费事。

这老翁身旁有两个人，一人年约四五十岁，长眉黑髯，样子十分刚正，另一人约二十余岁，但样子十分世故，却又谦和冲虚，文士打扮。

那四名僧人齐齐向三人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小僧等来迟，尚请翁施主莫怪才好。”

那老翁笑道：“这次是老夫相约少林、武当二派高手相助，自应先到此地相候，令四位劳碌奔波，老夫已心生不安，何敢怪罪；哦，对了。”那老翁指着那面容刚烈的人道：“这位是‘十绝追魂手’过之梗先生，那位就是‘笑语追魂’字文秀字文学士，你们彼此，大概早已见过了吧！”

少林四僧鲜出江湖，当然并未见过二人，不过曾听说河南有位秀才，文武兼备，但最喜收集民间异事，据说为此而撰写专书，这人似乎便是眼前这位“笑语追魂”字文秀；另外江湖有一性格刚烈的好手，叫做过之梗，有十种绝技，座下有十名弟子，一人只学得一技，在江湖上已大有名头，眼前这人，显然便是那“十绝追魂手”。当下四僧虽自视甚高，也十分恭敬地向字文秀及过之梗合十为礼。

过之梗只冷冷的一点头，道：“我跟你们来意不同，我是要到这鬼宅中找回我的三个逆徒处死，我们可以不必打交道。你们还婆婆妈妈不休，我自己可要进去。”

字文秀却恭恭敬敬还了一揖，向过之梗笑道：“过兄，此言差矣，要知道这所‘幽明山庄’里，奇案迭生，石幽明一家二十三口，也死得不明不白，继续下来，不管是寻访石庄主的还是偷入庄内盗物的，都一一暴毙，或下落不明，弟撰写‘沧海搜秘录’，正需亲自目睹这等题材，可是眼见连石庄主这等人也遭不测，弟也不敢贸然入庄，过兄若太急躁，不是自甘冒险么？再等武当三子来，咱们并肩入庄，纵对手再强大，咱们也可有个照应呀。”

过之梗的脾气最为躁烈，原来他收了十个徒弟，其中的老七、老八、老九是三个兄弟，学的是“开山斧”、“赤练鞭”与“穿云箭”，可是这三人却偷偷在师父背后，无恶不作，坏了过之梗的名头，过之梗为人刚烈，行事十分严正，怎让这“陕西三恶”横行江湖，于是下令杀之不赦，可是事前走露风声，“陕西三恶”连夜脱逃，一路上奸淫杀戮，无所不为，过之梗与座下七名弟子分头追踪，知道这三人乃逃往湘江一带，月前听说“幽明山庄”院墙上有一支箭及绳子，乃自己所制的独门箭及绳索，当下赶至“幽明山庄”意图看个究竟，若“陕西三恶”要是死了，那也罢了，若还生存，则非亲手毙之不可。可是途中，遇到了字文秀，字文秀闻说“幽明山庄”闹鬼，而过之梗又是赶去严惩恶徒的，于是字文秀便要去跟在后面，看个究竟，来到“幽明山庄”门口，却遇“铁拐”翁四先生，翁四也是为“幽明山庄”而来的，翁四要求字文秀与过之梗及少林、武当派高手齐至后，才一齐进入“幽明山庄”，字文秀当然遵从，过之梗虽然暴躁，但碍在翁四的面子，没敢发作，不等也得等。

要知道这“铁拐”翁四，不单止武功不弱，而且为人正义，素得侠名，又曾在少华山，巧遇过七大门派的掌门人，而且跟“风云镖局”局主，人尊称为“武林第一人”、“天下第一刀”的“九大关刀”龙放啸有甚好的交情，所以一般黑白道上的人，都敬翁四三分，惧翁四三分。不过“铁拐”翁四之所以力阻过之梗贸然入庄，也出自一番好意，因若敌人真能把“幽明山庄”庄主石幽明也放倒的话，只怕过之梗单人匹马闯入，也绝讨不了便宜。

翁四此番来，“幽明山庄”目的无他，他与“幽明山庄”庄主石幽明，有过数面之缘，石幽明为人冷傲，少有深交，但翁四乃重义之人，得知“幽明山庄”中的人死得不明不白，放前来“幽明山庄”看个究竟，可是他行事素来小心，先约好少林、武当二派的好手，一齐来查明真像。

九年前七大掌门人在少华山相聚，误饮山泉，泉里有毒物，七大掌门运

功逼毒，而“血衣派”的恶徒趁机偷袭，幸翁四先生路过少华，才解了七大掌门人之危。少林、武当二派，本来是武林宗主，“幽明山庄”凶案，不但惊动了衙门，也惊动了少林、武当，而今翁四有书相请，少林即派出达摩院内“龙”、“虎”、“彪”、“豹”四大弟子前往，武当一派也遣“武当三子”赶来湘江。这时忽听马蹄急驰之声，三名白衣中年道人，由远而近，“铁拐”翁四大笑道：“可是‘武当三子’大驾光临了？”

马上三人一勒马，徐徐步下，长揖笑道：“武当三子，见过翁先生。”

翁四颌首道：“好。我们这就入‘幽明山庄’，不管此庄内有何妖魔邪怪，咱们十人，也足以应付了。”当下哈哈大笑，当先大步入庄。

少林四僧、武当三子、及“十步追魂手”过之梗以及“笑语追魂”字文秀相继步人。

“幽明山庄”依然寂静一片。

没有声音。

忽然，隐约可听见庄院最深处，有人惨嚎、惊叫、哀号、痛呼之声，惨绝人环。而以这十名武林高手，就算遇上强敌埋伏，也绝不至如此恐慌和狂乱的。

一阵惊嚎过后，又寂静无声了。

第二次惊呼声响自庄院之中，显然那些武林高手已不求闯入，只求速退，但退至庄院之中，又发生了第二件可怖之事。

这一阵惨呼后，又是片刻的寂静无声，蓦然又是一阵惨叫、哀嚎，发自靠近庄院之外，显然这些武林高手已退至庄院围墙之前，又遭受到一次极大的恐慌。

“砰”！“幽明山庄”之大门猛地被劈开，一人披头散发，衣衫破碎，满衫鲜血，目光发赤，发了狂一般地冲了出来，十只手指，自第二关节起，竟都硬生生被折断了，碎骨刺破肌肉，满手是血，竟是字文秀！

这“笑语追魂”平京出冷静与镇定，尽皆不见，现在他状若疯狂，拼命狂奔离“幽明山庄”，他的颈项上隐然有两只牙印，一面狂奔，一面狂叫：“鬼……那声音……活不了！……放开我……我的功力……啊……鬼……龙吟秘笈……鬼！”

第五章 关东奔雷

三年后，一个风雪漫天的冬夜里。

“幽明山庄”三十里外，“小连环坞”，“枫林渡头”。

这里附近一带，三四十里内已无人家，有也早搬个干干净净，自从“幽明山庄”闹鬼一事传开来后，“幽明山庄”真的就成了名符其实的“幽冥山庄”，住在附近的人，搬之不迭；取道的人，不惜绕远道过“幽冥山庄”。

当然有些自视甚高，胆色过人的武林豪杰，不愿改道而行，或是一些赶路的人，以及不知“幽冥山庄”闹鬼的人，仍会打从此路经过，不过还是马不停蹄，不敢向“幽冥山庄”望上一望，仿佛望上一眼也会有大祸临头似的。

要经“幽冥山庄”出湘江，必经过这“小连环坞”，这小小连环坞里水路分十二道，综错迷离，不谙水道的人，很容易迷失，所以称为“小连环坞”。“小连环坞”只有一个渡头，叫做“枫林渡”。因为“幽冥山庄”闹鬼事件发生后，渡客奇少，不少船家都不干了，要渡船也相当不容易，过客不谙水路，难以过渡，也促成此道极少人经过的原因。可是到了冬天，水道结冰，反而易行；现在正是初冬时分，冰薄结，但仍未可通人。

“枫林渡头”之旁，有一个酒家，打着破烂的酒旗，在北风中，雪花中，像一个巍巍颤颤、满头白花的老翁在招招摇摇。“幽冥山庄”的过客都会在这小客店中打酒壮胆、小息提神及充饥解渴，以打足精神，过“幽冥山庄”。

这家小野店，叫做“枫林小栈”。

这日风大、雪大，卖酒的老头儿看着呼啸的北风、阴暗的天色，喃喃地道：“看来老大爷再下几天雪，渡头的冰儿就要坚了，便可以过人了。”一面拨着算盘，发出空洞的“得得”之声。忽听小伙阿福在门口大嚷道：“老爹，老爹，有客人来了，有客人来了。”

老爹一怔，心道今年的来客倒特别早，出门一看，只见风雪之中，走来了一对男女，没有坐骑，衣着单薄，但在风雪之中，两人飘飘若仙，毫不费力，已到了店前。老爹不禁张大了口，因为此地荒僻，向无人烟，常有雪狼等出没，一般妇孺，尚不敢出外，而今这两个年轻男女，不过二十儿岁，竟穿着这样单薄的衣服出门，老爹倒是向未见过。只见男的身段颀长而略瘦，但眉宇之间，十分精明锐利，犹如琼瑶玉树，丰神英朗；女的一身彩衣，垂发如瀑，腰上挽了一个小花结，结上两柄玲玖的小剑，更显得人娇如花，容光照人，那女的看了看发愣的老爹，抿嘴一笑道：“老爹好。”

这一笑，更是有倾国倾城之貌，老爹呆住，连大伙计阿笨小伙计阿福，也说不出话来，那青年笑道：“老爹，有没有吃的，先来一盘？”

老爹如梦初醒，招呼上座后，关切地道：“二位客官，要过‘枫林渡’啊？”

男的笑道：“不错。”

老爹呵着气道：“两位客官不嫌者爹唠叨，老爹要相告二位。这儿的‘幽冥山庄’，死了好多人哇——”

男的笑道：“我俩知道，不打紧的。”

老爹看看这对男女气宇非凡，显然是贵家子弟，背插长剑，可是又不放心，于是道：“二位不怕鬼呀？”

女的娇笑道：“哪会有鬼？”

老爹见女的尚且不畏惧，当下又道：“二位穿得那么单薄，敢情不怕寒

咧？”

女的笑道：“寒？我们不冷呀！”

老爹知道这两人定非常人，当下不再嚼舌，酒菜都送了上去，这对男女正在吃着时，忽然不知何时，店门已经站住了两人，这对男女连头也没抬，继续小声交谈，并挟着吃菜，老爹及两个伙计，都吓了一跳，老爹几以为自己老眼昏花了，竟没看见这两人是如何走进来的，当下趋前笑迎道：“二位客官，请坐，请坐。老朽老眼昏花怎没看见。二位大驾？”仔细一看，只见二人居然长得一模一样，冷静沉稳，不过一个是断了右臂，一个是断左臂罢了。

那老爹一问，两个汉子都没有说话，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，点了茶，那右边的汉子冷冷他说了一句：“雪花飘的时候，我们便进来了。”那老爹看见风吹挂帘，果然是有雪花飘进来，但也不怎么明白这人的话，忽见破帘飘起处，有七名大汉，已行近店门。老爹大叫道：“阿笨，阿福，迎客！”

只见那七名大汉，粗眉大眼，横步而入，神态却都十分沉静，与形象大力相异，奇的是这七人腰上各悬挂兵器，但却件件不同，为首的一人，挂的是一双流星锤，第二个人挂的是链子枪，第三个人拿的是丈二金枪，第四个人缠的是软索，第五个人执的是雷公轰，第六个人拿的是判官笔，第七个人抓的是一柄长铁锥，铁索不住地摇晃，更奇的是这些大汉在冬天赤敞着胸膛，胸膛上居然都用刀刻着两个字：“复仇”！这两个字不单是用刀刻的，而且想来刻的时候下刀必十分之深。这七人使的兵器，在武林中，并个多见，都属于奇门兵器。

这几个人也不发话。静静地坐着。忽然门帘又无风自荡，四名灰衣老僧，双掌合十，鱼贯而入，在一张桌子旁坐下，更不发话。那老爹、阿笨、阿福正错愕间，只听又是一阵急蹄声，马急上，几乎在马止长鸣之际，两名老道羽衣高冠，背悬长剑，飘然而入，几乎下盘不动，一入店门，见到四僧，长长一揖，四僧也连忙合什，唱了一个暗为礼。

这时候，店内又走入了一人，这人一身锦衣，态度雍容，叫一壶酒，迳自斟饮；这时店外老远就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一步一步的，既不快，也不慢，声音没有减弱，也绝不增强，慢慢走到店门，“飕”一声掀起了布帘，走了进来，在锦袍大汉的对面坐下，也是一言不发，自斟自饮。要知道这人脚步声如此沉重，内力必高，在数十丈外，脚步声便沉若行雷，已属难得，而来人不因行近而使步声叠增，仍保持一样，这份内力，就更加不可思议了。那对青年男女，男的抬头，向这重步而入的黑袍客深深地看了一眼，那女的却猛抬头，凝睇向锦袍大汉，同时间黑袍客与锦袍大汉也抬目，向这一男一女望来，四人眼睛里忽然神光暴长，各自低头喝酒。

那老爹、阿福及阿笨，几时看过在这样一个活见鬼的冬夜里，竟来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各人，心中正大呼诧异的时候，又有四名头陀，忽然闪入，来势之疾，无可形容，眼看四人就要撞上一面大桌，老爹正叫得一声，那四人却不知怎的，突然变得好端端的各占一席，那老爹才吁了一口气，只觉今晚真是邪门。

在这之后，客店内又来了四个金衣壮汉，六个武林豪客，又相继走入客店之中，一时之间，老爹和阿福、阿笨三人，忙得不可开交，而这唇来的十人，淡笑之间十分无拘无束，虽仍似各怀心事，但还不如最先入店的一男一女、断臂两人、七名胸雕“复仇”大汉、四名老悟、两名老道以及锦衣、黑

袍两人和那四名义陀神情凝肃。这十人大笑大闹，大饮大食，除那四名老僧、两名老道及那青年男女外，各人脸上都显厌烦之色。

这时店内的位置，已完全坐满了，忽又一阵喧哗。店外人声嘈杂，阿笨几时见过这种阵仗，不禁苦笑道：“我的妈呀。”阿福走前去跟老爹说：“老爹，今日生意过后，您老就多赏给阿福几个钱啦。”

老爹用于轻拍着阿福的头，催促而忧心地道：“去，去，去。快去干活儿，我老爹看这些人员怕都不是常客，得罪了只怕店部砸了，还要少给你串钱儿哩。”

说着时，门外的人已走近店门，两名大汉首先掀起布帘，一个打扮得一身华贵绸服的少年公子，笑嘻嘻的走了进来，一进来即掩鼻道：“这店儿好臭。”

那掀帘的大汉笑道：“公子就屈就一些，先歇歇，待冰结时好上路。”

另一名大汉则陪笑道：“咱公子乃京城第一才子，哪个地方没有去过？这等个店，能获公子光临，不知是几中修来的福了。”

那公子哥儿拿着玉瓷鼻壶，用手抹了一抹，在鼻子上吸了一吸，满不在乎的大模大样，走了进去，后面竟跟着十八个人，有老有少。脸上不是阿谀，便是乖戾，猥琐的神色。那为首的公子，样子还不难看，但十分女儿腔，又自以为样子清俊，装模作样，装腔作态，令人舌酸肉麻。

这二十来人，进了店内，见店里已坐满了人，这公子哥儿背后的一名背插虎头档的大汉便吼道：“咱们白帝城大公子常无天公子来了，你们还不回避，不知死么？”这大汉嗓门也挺大的，喊了几声，却无人抬头看他一眼，这大汉仔细一看，只见店中诸人神色肃穆，这狐假虎威之徒，竟吓得再也没敢出声。

只听见那身着彩衣的少女向那颀长朗俊的青年笑盈盈地道：“这公子打扮的人，是白帝城富豪之子，叫做常无天，他为富不仁的父亲替他请了几个有名的护院，也学了一身武功，但这种人从不好好下苦功学武，所以武功有限，倒是作恶累累……”那少女娓娓道来，那少年不住点首。

这一来，店中的老爹、阿福、阿笨都替这俩捏了一把汗，因为那少女旁若无人的谈话，那常无天已听到了，大怒回首，眼前一亮，竟是如此一位大仙化人的美女，当下见色心开，怒气顿消，嘻皮笑脸他说道：“小娘子，好哇，你说我功夫不济，来来来，回去给公子我练练功夫，你就知道公子我的‘功夫’，嘿嘿嘿，是好还是不好了……”

那青年猛向常无天一望，目光煞气毕露，那常无天倒是被唬了一跳，常无天身旁的五个身着紫衣的猛汉向常无天压低声音道：“常公子，这娘儿咱兄弟替你拿下，杀掉那男的，如何？”

常无天露齿笑道：“快去快去，重重有赏。”

那五名大汉一听有赏，争相步出，其他的人一听有赏，只恨自己错过了抢功的机会。

那五名紫衣大汉已走近那对青年男女的身后，其中一名脸颊长肖肉瘤的大汉喝问道：“小娘子，你跟不跟我家公子风流快活去……”

那彩衣少女依然情深款款，望向那青年，似完全未察觉到五人就在身后，仍侃侃而道：“那些人都是这常无天的食客，可惜个个都只会助纣为虐，奸淫抢掳，无所不为，助长常无天无法无天；像这五个穿紫衣的，便是‘江左五蚊’，当日专抢渔舟杀人，无恶不作——”

那脸长肉瘤的大汉听到这里，无名火起三千丈，当下“铮”地拔刀，一刀往那青年的头顶砍了下去，一面道：“好！俺就宰了你的人头再把你献给公子！”

那青年仍注视着那彩衣少女，像就算有天大的事，也不愿把目光离开了少女，对这一刀，竟是全然未觉。

正在那时，坐在东首的黑袍人突然站了起来，根本看不清他有何动作，忽然已到这长肉瘤的汉子前面，这长肉瘤的汉子只觉眼前人影一花，手脚竟似被人全部吸住，挣脱不得，那一刀再也砍不下去了。

那黑袍人面对面抓住了这长肉瘤的大汉，忽然冲出店外，这店里已坐了不少人，店门更有十多二十人，但这黑袍人一缕烟般闪了出去，连别人的衣角也不沾一下，店门的布帘也不多扬一下，外面的雪地上，便传来了一声短促的惨叫，那黑袍人倏地闪入店内，已坐在原地对着锦衣人的位置上，坐下来，用一双带血的手，气定神闲的喝酒，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。

适才这黑衣人入店时，步声沉重，可见内功之深厚，可是适才所露的一手轻功出手之快，更加不可思议。

只见那彩衣少女仍笑容可掬地向那青年道：“……这位黑袍先生，来自粤东，内力有极深的造诣，据说他十二岁时使用内力震死以内功称绝的河北‘金爪狮魔’戚威，刚才那一式是‘吸盘大法，中的‘寸步不移’，那大蛟如何能够接得下来！……这先生外号‘黑袍客’，姓巴，名天石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那黑袍人向彩衣少女望了惊奇的一瞥，他没料到自己一出手之下，竟会被这少女道出了来历，这彩衣少女向这“黑袍客”盈盈一笑，这时，那“江左五蛟”的四蛟，如梦初醒，情知大蛟已遭毒手，大喝一声，纷纷出刀，向这“黑袍客”巴天石劈去。

巴天石不闪不躲，那青年向彩衣少女微笑道：“适才这位巴先生出手救我，乃是为了咱们的事，而今这四人却往他身上招呼，我倒是该出手了一——”“出手”二字才出口，忽然起立，人仍站在原位，忽然手上多了一柄细长的薄剑，“嗤”地一声，剑光一敛，剑已还鞘。

那四名紫衣大汉，只见眼前剑光一敛，还不知如何是好，手上“噗”地一声，掌心已被剑尖穿过，手中刀锵然落地，四人尽皆如此，原来在“嗤”地一声中，这青年已刺出了四剑，四声急速的“嗤”连成一声较长的“嗤”声，那四名“江左五蛟”哪有见过这么快的剑法，被刺中后摹见手上流血，才知道疼痛，抚手痛呼不已。

那青年淡淡地坐了下去；那“黑袍客”巴天石惊异地望了那青年一眼，而他对面的锦衣大汉，却脱口道：“好剑法！”

但在突然间，奇变又生，那四个痛得在地上打滚的“江左五蛟”之四，忽然似被一股巨流吸得向后疾退，倒撞向店里大门。

这股大力吸得四人向后倒飞，众人大是诧异，抬头一望，不知何时，店内竟站了一个六十上下的银须老翁，赤脸通红，身高七尺，极是壮硕，一身着火红大袍，腰间悬着一面板斧，斧面亮黑，闪闪地发出乌光，少说也有五六十公斤。

这红袍老人吐气扬声，双手一翻，竟自掌心之中，卷出两道气流，把“江左四蛟”吸向自己，眼看三蛟和四蛟就要分别撞上他左右双掌时，这红袍老者忽然双手一分，自左右两桌的筷子筒中抽出二根筷子，握在手中，这时三蛟与四蛟已撞了上去，“嗤嗤”二声，那筷子竟自二人背后贯入；二蛟和五

蛟也撞了上来，红袍老者左右手食、拇二指一弹，又是“噗噗”二声，筷子竟从三蛟和四蛟的前胸带着血箭飞出，又刺入二蛟和五蛟的后胸，四人连惨叫也没有一声，齐齐倒地毙命。

这红袍老者露了这么一手，自是人人大大惊，因为这双掌竟能把人吸得倒飞，也够耸人听闻，而红袍老者竟以筷子杀人，每一丝、每一扣，无不捏得十分准确，而且下手狠辣，转眼杀了四人，脸不改色。

更奇的是，这红袍音昔看来笨重，但何时到了店门，连站在门前的常无天这干人也一无所觉。他拔筷子的那一手，坐在左右两边桌上的四名金衣壮汉与六名武林豪客，连看也看不清楚，更吃惊得张大了口，说不出话来。

只听那红袍老者做视全场，朗声道：“老夫屈奔雷，关东来客！”

屈奔雷这三个字一说，全场十个有九个莫不脸色大变，连黑袍客与锦衣大汉，也不觉微微变色，两名道人微微一震，四名老僧八目齐张，神光暴长。不变色的唯有那青年人，以及那老爹、阿福及阿笨，后者三人，根本不懂江湖中事，什么“屈奔雷”、“娶笨女”等的，他们可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。

彩衣少女一双妙目，亦注视了屈奔雷一会，才向那青年人悄声道：“这人呀，叫做屈奔雷，又叫‘斧镇关东’，行事于正邪之间，性格刚烈，脾气古怪，不过从不作伤天害理之事，只是明目张胆的抢劫烧杀，这人可干得多了；据说他武功很高，内功外功兼备，铁斧也使得出神入化，公子，你的快剑遇着他，可得小心了。他这个人，行事喜欢独往，不喜与人同行……”

那少女说话极其轻声，偏偏屈奔雷都好像听到了，突然转过头来，脸上乖戾之色竟也减了大半，向彩衣少女咧嘴一笑道：“小姑娘，倒没料着你也晓得大爷的名头。”

原来这“一斧镇关东”屈奔雷，年近六十，但豪气干云，行事的确独行独断，生平得罪的几乎一半是江湖上的人，可是武功高极，没有人能制得了他。

只听屈奔雷朗声道：“咱们明人不作暗事，诸位来的都是为了‘幽冥山庄’的事，大爷是力庄里的‘龙吟秘赏’而来的，跟大家同一目的的人，如果自认不是大爷的对手，知趣的先滚！免得大爷动手发落！”声音震得店内屋上的瓦，簌簌落下一些尘上来。

这时跟在常无天后面的十来个人，有四五个曾在屈奔雷手下吃过苦头的，再也不敢招惹，偷偷地开溜了；那常无天看见来人一出了店门，便杀了“江左五蛟”，这常无天性子十分凉薄，竟不图复仇，心忖：自己有财有势，不如引此人归为自己的属下，不是更可放心胡作非为？当下阿谀地笑道：“老丈的功夫，高明得很呀，少爷我……”

屈奔雷猛地双目一瞪，常无天竟吓得“腾。腾、腾”地退了三步，只听屈奔雷吼道：“你是狗，大爷没跟狗说话！”“砰”地一拳击出。

这一拳只是平平板板的击出，也不知怎的，常无天把头一偏，竟没避得开去，这一拳敲在他的牙板上，两排门牙，全都飞了出来，有三四枚，还和着血吞到肚子里去了，常无天哇哇叫道：“打！打！打！给我打！”

这时常无天身旁的食客，有四个人是常无天的护院，虽惧屈奔雷，但为了饭碗，更不敢开罪常无天，心忖这老家伙虽厉害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不如一齐去制住了他，于是四人同心一意，齐齐大喝一声，分四边向那屈奔雷扑来。

这四人刚刚扑近，尚未出手，屈奔雷哈哈一笑，脸对东面的大汉道：“打

你天灵盖！”

那大汉一呆，屈奔雷的拳已捶在他的脑门上，登时没了命；屈奔雷又是一转，面向南面的大汉道：“打你人中穴！”

那大汉的拳才伸出，只听对人要打自己，忙收手欲招架，但人中穴“碰”地一声，已被屈奔雷一拳打中，鲜血长流，哪还有命？

屈奔雷又是一转，面向第三名大汉，这大汉见连倒二人，早已吓呆了，只听屈奔雷道：“打你胸膛！”

那大汉忙手封胸前，但屈奔雷仍一拳擂了过去，只闻“格格”二声，那大汉遇上了屈奔雷的拳，不单封不住，连手也震折了，“蓬”地一声，那一拳仍打在胸上，喷了一口血，立时气绝！第四人看得手也软了，拔腿欲跑，屈奔雷道：“打你小腹！”

那大汉大叫道：“好汉饶——”“崩”地一声，小腹已着了一拳，飞出店外，再也没有一点儿声息。

屈奔雷自头部打到腹部，一拳一个，连杀四人，面不变色，常无天身旁的人，一下子吓得走个精光，只剩下了常无天迳自掩着血口，怔怔发愣。

那青年忽然长身而起，向彩衣少女道：“此人杀性太大，我去阻阻。”

那少女牵着他的衣角，要他坐下来，一边温婉地道：“公子勿躁，这四人也着实该死，助这常无天无法无天的，都是这四人，也不知污辱了多少妇孺，伤害了多少无辜了，而今死在这位屈大爷手下，算是不冤了。”

那青年道：“哦。”

屈奔雷耳目极灵，听那青年要与自己一决高下，倒是非常欣赏那青年的胆色。

转目望这一男一女，忽然若有所悟，笑着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大名鼎鼎之‘武林四大世家’‘南寨’少寨主殷乘风，这位想必是‘彩云飞’女侠了。”

那青年拱手道：“不敢不敢。”

这一起立，颀长的身影犹如玉树临风，神威凛凛，店中诸人不禁大是喝彩。

原来，武林中有“天下三大”，这三大乃“天下第一帮”：长笑帮；“天下第一庄”：试剑庄，及“天下第一局”：风云镖局。

“长笑帮”与“试剑庄”，多年前因互并尽亡，只剩下“风云镖局”。“风云镖局”座下高手无数，但最大的助力，乃得自“武林四大家”。“武林四大家”分“东堡”、“南寨”、“西镇”、“北城”。这殷乘风。虽年方二十一，但却是“南寨”新任寨主。

青年殷乘风，外号“急电”，乃形容他的身法、剑法及招数，自幼精学文武，心无旁骛，又潜修“快”一字，加上他悟性奇佳，又肯苦学，所以武功已大有所成，“南寨”之老寨主忽然暴毙，而殷乘风以二十之龄，接任寨主，武功才智，却不在前任寨主之下，也绝不逊于“东堡”堡主，“西镇”镇主及“北城”城主任何一人。

只是殷乘风专心习文学武，在未接任寨主之职前，对江湖中事，甚少阅历，这有好处坏处。好的是因而他的武功更专心苦习，精而奇绝；坏的是他对江湖中事，大多茫然无知；可幸的是“南寨”前任寨主，遗下一位孤女，这孤女便是武林中所谓的“彩云仙子”武功已得其父真传，虽不及殷乘风，但对江湖中事，因与其父及寨中高手常有接触，又广读群书，见识十分广博，

各家各派，各门各系，莫不了如指掌；而殷乘风是“南寨”前任寨主伍刚中的养子，与伍彩云自幼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殷乘风接任寨主后，伍彩云跟他出双入对，不断地教他认识武林中的事物，殷乘风一身颖悟，也几乎一学就会。

这伍彩云清丽脱俗，其父伍刚中有两大绝技，一是剑法，一是轻功，伍彩云毕竟是女孩儿家，不敢杀人，所以专心潜修轻功，已是出神入化，故江湖中人，素称之为“彩云飞”，或称之“彩云女侠”，便由此来。

各人一听原来这对青年男女竟是殷乘风与彩云飞，莫不报以惊讶或钦佩的眼光。

忽听屈奔雷一声怒吼道：“小杂种，还不走，真的要大爷再动手么！”

那常无天吓得脸无人色，给屈奔雷这么一喝，全身颤抖了起来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”便跌跌撞撞的冲出大门。

屈奔雷依然站在门门，大声道：“诸位听着，我屈奔雷是为‘幽冥山庄’之‘龙吟秘笈’而来的，凡与大爷我同谋一事者，快与大爷决一胜负，否则也要露一手，方可与大爷同行，否则就给大爷滚出去！”同样的话，说了三遍，震得各人耳朵轰轰地响，桌上的碗儿，竟被震破了。

那有六名武林豪客的一桌，有一大汉正盛酒碗中，碗忽破裂，溅得一口一鼻是酒，当下拍桌怒起而大喝道：“兀那老鬼，咱们就是为‘龙吟秘笈’而来的，你待如何？”其余几个武林豪客，纷纷站起，拔出兵器。

屈奔雷张着大口，大笑数声，道：“不如何，给你们瞧瞧！”

忽然一伸手，拔出了斧头，众人以为他要扑近动手，没料到屈奔雷只是把斧头随即一丢，又大咧咧地站在那里。并不动手。

那六名武林豪客一呆，忽然“呼”地一声，一斧已自后面飞出，众人要躲，已然不及！只见乌亮亮的斧闪一闪，这六名大汉各自往上一摸，只见头戴的帽了被切了一半，绑中的中儿被割了一截，什么东西也没有戴的，头发也被削了一片，那出声拍桌的大汉尤其脸无人色，原来他不单头发给刮去，连头皮也见了血。只要这一斧再下半分。他哪儿还有命在？当下作声不得，脸若死灰，呆立当堂。

这六个江湖豪客，毕竟在江湖闯出道儿来的，虽然粗俗不堪，却也知道服输，当下六人脸色灰败，互觑了一眼，一声不响的，相继走了出上。

“一斧镇关东”屈奔雷大笑三声，忽然神光一闪，瞪住那四名金衣壮汉，那阳个全衣人被瞧得心里一慌，忙不敢看屈奔雷，迳自低头喝酒。

屈奔雷笑道：“装聋作哑么，那也不行，接得大爷一招，才算好汉！”

说着大步走了过去，推出一掌，这一掌推出之势甚慢，这四名金衣人早已是惊弓之鸟，一见屈奔雷行近，纷纷跃起，没料到屈奔雷掌到半途，才突然加快；“砰！”地拍在桌子上。

那四名金衣人离桌极近，万没料到屈奔雷那一掌乃击于桌上，当下一呆；不料桌上的四大碗酒，忽然激射而出，四人纷纷逃避，但也淋了一身一脸，而且脸上还被时得辣辣生痛，好不狼狈。

桌上的酒，全部激射而出，而桌上的碗与酒壶，并无一丝破裂的痕迹，单足这身内功，已到了随发随收，纵控自如，甚至匪夷所思的地步了。

这四名金衣人互望了一眼，浑身湿透，心知若屈奔雷以内力激碎瓷碗，射向自己，哪还有命在？当下长叹一声，一名金衣人向屈奔雷拱手道：“青山依旧，绿水长流，屈爷今日阻了咱‘金衣帮’这单买卖，兄弟无话好说，

只望他日相见，恩偿仇报！”说罢一行四人，大步跨出店门，头也不回。

彩云飞向殷乘风悄声道：“刚才那六个武林中人，是湘北六个性格相投的异姓汉子，结为‘湘北六豪’，虽粗野不堪，但却甚少仗势欺人，也鲜有见义勇为的，那六个。算不了什么‘豪’。这四位穿金衣的，名头也不少，是湘江一带有名的‘金衣帮’四名分舵主，不过除了打家劫舍，平生也无大恶，看来这位屈大爷，下手有分轻重，不像江湖上一般传说得那么杀人不眨眼呢……”

这些话讲得极为小声，屈奔雷的内力深厚，还是给他听个清楚，又向彩云飞咧嘴一笑，走前去道：“小姑娘，大爷对你们小俩口子，觉得蛮有意思的，你们放心，不过俺是言出必行的，不然江湖上怎有我屈奔雷威名？且接我一招，记住，接不下时千万不要硬接。”

原来屈奔雷被彩云飞赞了一赞，心中大乐，对二人心生好感，可是这屈奔雷脾气固执，素来是说一句算一句的，所以他劝“接不下时千万莫要硬接”，也真是一番好意。

屈奔雷的那一番话，说得彩云飞粉脸飞红，原来彩云飞早就钟情于殷乘风，殷乘风也十分爱慕彩云飞，不过两人都未谈及婚嫁，屈奔雷称他们为“小俩口儿”，他俩也着实高兴，但听“接不下时千万莫要硬接”，以为讽刺自己武功不济，心中对屈奔雷虽无敌意，但有心较量一下，殷乘风昂然道：“屈兄请进招便是。”

屈奔雷哈哈一笑，突然间拔斧，乌光一闪，势如惊电，但不是劈向殷乘风或彩云飞，而是一斧劈在桌上。

这屈奔雷的功力，实是不可思议，猛烈时如翻江倒海，阴柔时如风卷云涌，这一斧力可摧山，劈在桌上，人人料必木片翻飞，不料桌子竟丝毫不倒，倒是桌上之筷子，瓷碗、瓷碟、酒壶，乒乒乓乓的，如二三十件暗器，向殷乘风及彩云飞身上砸了过去。

这一下，那七名胸刻“复仇”的大汉齐齐大吃一惊，脱口“啊”了一声。殷乘风与彩云飞却连眼也不眨，殷乘风双臂上下翻飞，把杯、碟、碗、筷一一接住，迅速置回桌上，彩云飞却一手抓住了壶耳，专心一致的倒了四杯酒，四杯酒倒满时，殷乘风把所有的东西都接住了，而且归回原位，与原先所摆置的不差厘毫。

殷乘风摆好这些杯碗筷碟，彩云飞水袖一卷，四杯酒连杯带酒，相逐撞向屈奔雷，只听彩云飞笑道：“屈爷，咱们也请你一杯……一杯不够，四杯！”

第一杯已迅如闪电，飞袭屈奔雷脸门！杯势奇速，但杯中的酒，一点也不倾出来，这和屈奔雷酒喷出而碗不破裂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却更精妙一些，只听屈奔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我干了。”

也不闪避，张口一咬，竟咬住杯沿，仰着于完了第一杯，板斧一送，其余三个杯子稳稳托在斧面上，屈奔雷一一取过干完，大笑道：“年纪轻轻的，功夫这么好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纵大爷不让你们同行，只怕也力有未逮了。”说着哈哈大笑，转身而去。

其实屈奔雷心中也是暗惊，而店里的人，也看得心里雪亮。

屈奔雷的板斧，入店以来，已挫众敌，但只有殷乘风能一一接下，从容不迫，若一对一战，屈、殷二人，胜负未可预知，但殷乘风再加彩云飞，只怕屈奔雷就要胜少败多了。

殷乘风、彩云飞二人小小年纪，就有此造就，又不做不惊，当下诸豪心

中都大为敬服。

屈奔雷现在提着板斧，瞪着眼睛向四僧，四僧忙唱了一个喏，其中一名双目精光闪闪的老僧缓缓起立道：“屈檀樾，老衲等此番自嵩山而来，是为了四个小徒，三年前在‘幽冥山庄’下落不明，特来查访，非为‘龙吟秘笈’而来，屈檀樾放心便是。”

少林僧人倒不是怕了屈奔雷，强忍一口乌气，是武林人所不屑为的，不过少林僧人毕竟是出家人，争强好胜之心早消，所以道明来意。

屈奔雷偏了偏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三年前，确然有四个少林和尚失踪在‘幽冥山庄’，大爷看你们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既不是冲着‘龙吟秘笈’来的，那无关我大爷的事。”当下便向那两名道士行去。

那两名老道十分沉得住气，本来见屈奔雷如此盛气凌人，也有心较量，但见少林四僧避而不战，当下二道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其中一名道人道：“屈施主，贫道二人，乃为二年前失陷于‘幽冥山庄’之‘武当三子’而来，与施主欲得之‘龙吟秘笈’，并无丝毫瓜葛。”

屈奔雷打量了二道几眼，漫声道：“武当乃名门正派，相信其弟子们都是老古董，不会撒谎的，既跟‘龙吟秘笈’无关，那自然是大爷走大爷的阳关道，杂毛走杂毛的独木桥。”

另一道士听得屈奔雷出言不逊，身形一晃，正欲掠出叫阵，另一道士却迅速把他按了下去，那道士也没有再逞强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这个看来既癫也狂，蛮不讲理的屈奔雷，武功却着实不好惹的。

另一方面，彩云飞却向殷乘风细声道：“那四位老僧是少林寺赫赫有名的达摩院护监。达摩院有龙、虎、豹、彪、蛇、熊、鹤、猿、马、猴十大高僧，据说‘龙、虎、彪、豹’四僧失陷于‘幽冥山庄’，这四位老僧，便是那四僧的师父了，武功自是了得。少林一脉，本都是苦学之士。而武当一派，一直以来，都是人才济济，这两位道长，是‘武当三子’的入关大师兄，号称‘武当双宿’，一个叫青松子，为人辛辣刚烈，另一个叫青灵子，为人和蔼沉着……”彩云飞娓娓道来，对武林中的人，竟都如数家珍，一一道出。

这时屈奔雷已行到那七名胸刻“复仇”的大汉身旁，那七名大汉只是暗握兵器，没有作声，屈奔雷道：“我大爷问你们的话，你们听见没有？”那七名大汉虽畏惧屈奔雷的武功，但这七人都十分刚毅，宁可硬接，也不愿向屈奔雷道明来历，让人以为他们在求饶。

屈奔雷见他们并不答话，当下冷冷一答，道：“那你们是为了‘龙吟秘笈’而来了？”

正要出手，只听彩云飞叫道：“慢着。”

屈奔雷对彩云飞本来便很有好感，当下停手道：“何事？”

彩云飞向那七名大汉道：“诸位大哥可是来自陕西？”

七人互觑一眼，不知彩云飞从何瞧破自己来历，只听彩云飞笑道：“诸位大哥尊师可是‘十绝迫魂手’过之梗前辈？”

那七名大汉见彩云飞如此尊敬自己及师承，乐意地答道：“不错，姑娘何以得知？”

彩云飞笑道：“我看七位身上兵器便知道了，七位兵器皆属奇门，但身法相同，显然同一师承。一身兼长十种不同的奇门兵器的，天下除尊师外，还有谁人？诸位大哥胸刻‘复仇’，敢情是来为过前辈复仇了，屈大爷，我看这几位大哥也不会是为了‘龙吟秘笈’来的。”

那七名大汉中使流星锤的大汉见彩云飞伶俐乖巧，于是笑道：“不错，我们是来替师父报仇的。”

忽然声音转而凄烈，七人一同拉开胸襟，露出强壮丽毛茸茸的胸膛，指着“复仇”二字道：“我们十个不成才的弟子全凭师父一手带大，没料到老七、老八、老九大逆不道，败坏门风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，致令师父因探‘幽冥山庄’而失踪，想必被那三个畜牲害了，师父尚且不能出来，以我们的武功，又有何指望替师父报仇！可是不报师仇，枉在人世，所以我们在三年前刻下‘复仇’二字，以志不忘，今日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语音大是激荡。

彩云飞幽幽道：“矢志报师仇，武林之中，又有哪位像你们如此重恩重义；据说七位为报师仇，三年来苦练，每位的武功，已不下当年的过老前辈，可喜可贺。”

殷乘风亦站立道：“更是可敬可佩，屈大爷，你出的招，让在下替这七位接便是。”

那名使雷公轰的汉子却一跃而起道：“咱们‘十绝追魂手’的弟子，虽然不才，但没有一个是贪生怕死之辈，现在咱们改为‘复仇七雄’愿领教屈先生高招！”

没料屈奔雷大声叹道：“似你们这等汉子，要大爷我动手，跪下来求我都不肯哩。要是大爷我收的徒弟，有你们一半的心意就好咯。你们又不是为了‘龙吟秘笈’，大爷我跟你们过招干什么？”当下走了开去。

“复仇七雄”见这极其难缠的老魔头竟不向自己动手，心中暗自庆幸。彩云飞等倒是觉得，此屈奔雷，倒非是非不分明的人。

这时店中的人里，殷乘风与彩云飞，已与屈奔雷交过手；少林四僧及武当双宿，因不是为“龙吟秘笈”而免交手；屈奔雷又不愿向“复仇七雄”动手，店里就只剩下黑袍客、锦衣汉及那四名头陀及两名断臂人。

那四名头陀，眼见屈奔雷盯向自己，心中大觉惶恐，但外表仍自镇定；黑袍客脸色铁青，锦衣人自斟自饮，毫不动容，断臂人神色冷然。一脸杀气。

屈奔雷哈哈一笑，大步向那四名头陀走过去。

那四名头陀神色冷肃的站起来，看得出是在全神戒备。

只听彩云飞向殷乘风细声解说道：“这四位头陀，本来是川中人，武功很高，是四名大盗，为首的叫‘三节棍’施铜，第二个叫‘方便铲’公冶肆，第三个叫‘夺魂铃’毕扁，第四个叫‘行千里’彭古建。他们在川中有一次劫了御用宝马，惊动了江湖四大名捕，追得他们走投无路，只好装扮成四名头陀，来到湘江，掩人耳目，暂避风头。”

那四名头陀，一听之下，心中不禁一惊，忖道：“怎么自己的行藏，竟也给这小小的姑娘瞧破了，这样怎瞒得过名震江湖的‘四大名捕’呢？”

没料到别人平常自看不出他们的身份，而今这四人已纷纷亮出了兵器，一个手执三节棍，一个手拿方便铲，一个手执有九个小铃的大刀，一个手抓用来点地而行的明杖，要想别人认不出他们，倒也不易。人尽可装扮，但手上的武器使用惯了，便任你怎样要装也装不来。

屈奔雷大笑道：“好哇，官府正在追捕你们，惊弓之鸟，看斧！”猛喝一声，一斧劈下。

施铜、公冶肆等见斧并不正面砍来，心料屈奔雷必是故技重施，提防屈奔雷又是震起桌上碗筷，射向自己。

“唰”地一声，斧破长空，忽然之间，桌面下陷！

这一下突变，十分意外，原来屈奔雷这“唰”地一斧，是一连四个变化，因为太快，所以连成一声，这四斧居然把桌面下的四条支柱，都在半中削断，桌面立即下陷，这样一来，施铜、公冶肆、毕扁、彭古建人在桌边，定必被酒水淋得一身都是。

屈奔雷这四斧之妙，比殷乘风的四剑穿掌，尤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也许是屈奔雷有意向殷乘风露这一手，表示：你可以做到，我也可以做到。

可是施铜等人毕竟非同凡响，见势不妙，四人冷哼一声，右手执持兵器，同时左手一翻，竟每人各占一角，以手托住桌面下的柱，这桌面立时稳稳托住。

同时间，屈奔雷手中斧，快若电光，乌光一闪。

就在施铜等四人托住桌面之际，屈奔雷的斧已到。

施铜、毕扁、公冶肆、彭古建等人大惊，拿起兵器要格，忽听“隆”的一声，手托的桌面忽分为二，自中间折倒了下去，乌光此时一敛。

原来屈行雷这一斧，乃是劈向桌面，把桌子中间劈断，这一来，在桌边的四人，仍是被酒水菜肴，淋了一身。

屈奔雷对时机的把握，内力的运用、斧招的快速，实令人心惊，施铜等脸色灰败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听屈奔雷哈哈大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你们四个人，能接得下我大爷的一招，就算是为‘龙吟秘笈’而来，也可与我同行。”

原来他适才见这四人处变不惊，沉手托桌的一招，也很喜欢，自己翻斧断桌，毕竟是属于第二招，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，对方既接得下第一招，他也不愿多作为难，于是又走向那两断臂人处。

那两个断臂人脸色一沉，翻身而起，左边的道：“‘勾魂’辛仇。”

右边的断臂人疾接道：“‘夺魄’辛杀。”

左边的断臂人继道：“乃是为‘龙吟秘笈’而来。”

右边的断臂人续道：“姓屈的出招便是。”

这两人一搭一配，说话神色冷峻，但配合得却十分巧妙，店中的人，都大为动容。原来这对“勾魂夺魄”兄弟，自幼残肢断臂，受人歧视，故苦练奇技，仇杀江湖，无人不畏之如神鬼也。

屈奔雷笑道：“好，痛快。”推出一掌，他也知道这兄弟俩并不好惹，所以这一掌，遥空劈出，也用了六成功力。

“勾魂”辛仇与“夺魄”辛杀冷笑一声，也拍出一掌！三道掌力半空相交，原本必发出蓬然巨响，但竟声息全无，屈奔雷只觉自己的掌力如泥牛入海声息全无，不禁一惊，这是他出道以来未见过的事。

同时间，辛仇与辛杀的断臂一扬，一股无匹的巨劲，向屈奔雷冲来。

屈奔雷是何许人也，立刻明白了过来，原来这“勾魂夺魄”兄弟，竟是用一种特异的掌功，把自己的劲力引了过去，再自两人的断臂中，加上两人的功力，激荡了过来。

这一来，等于是三道劲力，直袭屈奔雷。

好个屈奔雷，忽然暴喝一声，脸涨赤朱，胡虬根根耸起，运起十二成功力，硬接一掌。

“砰！”一声巨响过后，屈奔雷晃了一晃，屋顶上罩落滚滚尘沙，而辛氏兄弟，肩并庸的退了三步，勉强才把桩得住，又不禁“腾、腾、腾”地退了三步，脸色灰败。

只听殷乘风向彩云飞问道：“飞儿，这对兄弟的招法很怪异，是哪派的武功？”

彩云飞笑道：“这不是哪一门派的武功，乃是他们兄弟自创出来的，以一手去引对手的内劲，再自断臂上连带自己的功力一齐逼出去，很少人能接得下，他们叫做‘断臂奇功’，的确是一门奇异武功。”

屈奔雷虽力震辛氏兄弟，但是毕竟是第二掌，对方接下自己一掌后，居然还能反攻，而且自己的第二掌也用了全力，才把“勾魂夺魄”兄弟震退几步，心中也大为激赏，于是道：“好功夫，好功夫！”又向那黑袍客与锦衣人行去。

那黑袍客再也按捺不住，本来是背向屈奔雷的，现在忽然一翻身，站了起来，竟是面对屈奔雷。

要知道桌椅之间，距离极近，黑袍客他竟不用挪动桌椅，一刹那间便翻了过来，各人也看不清楚他用的是什么身法，但各人见他适才闪电的一瞬间，便抓住“江左五蛟”之首，在雪地上毙了又回来喝酒，身手之快，无可比拟，而今与屈奔雷对敌，人人都知道会有好戏看了。

谁知道彩云飞忽然叫道：“巴老前辈。”

黑袍客忽然一震，回首道：“你认识我？”

彩云飞盈盈笑道：“适才巴老前辈使的‘吸盘功’与‘泻千里’身法，我怎会不知道呢！武林中会‘吸盘功’又使得那么干净利落的，除巴老前辈外，还有谁呢？”

彩云飞说到这里，众人不觉大悟。

原来“吸盘功”是一门极其深奥的武功。练成的人，出手多为笨重不堪，打斗时虽然实用，可是纠缠得相当厉害，武林中只有一个人，能练得此技，而且绝不拖泥带水，出招时干净利落，那便是这个巴天石。

同样他的师弟，外号人称“笑语追魂”的字文秀，因是读书人，怕练这种“吸盘功”不雅，所以也就练不成，只练成“一泻千里”的身法，江湖上便大有名望，称之为“笑语追魂”

这巴天石更是两样兼备，适才无怪乎“江左五蛟”之首遇着了，半丝挣扎不得，便了帐了。

彩云飞向屈奔雷笑道：“屈大爷，这位既是巴前辈，想必是为了宇文前辈的事而来的。”

巴天石被彩云飞赞了一赞，虽性格乖戾，但终究马屁不穿，当下厉声道：“不错，宇文师弟自入‘幽冥山庄’后便疯了，老夫正要去庄里会会那干儿妖魔鬼怪！”

屈奔雷知道这个巴天石，武功可是不弱，自己要胜他，只怕也要力拼一场方行；巴天石接下他的一招，自无问题，屈奔雷本以为自己为求夺得“龙吟秘笈”，免得这些人碍手碍脚，趁早打发了事，没料到殷乘风、彩云飞、辛氏兄弟、巴天石这等人也在，还有施铜、公冶肆、毕扁、彭古建等也不弱，少林四僧与武当二宿，武功还深不可测，只怕这名锦衣人也是不好惹的，当下锐气大减，虽知以一战一，自己大既不会落败，若语伤众人，群起而攻之，只怕自己就要吃不了兜着走。

当下干笑几声道：“巴天石，嗯，好，好，你为那个疯书生，可不关大爷我的事。”当下向那锦衣人走去，手中倒蓄了十成功力，意图一招败之，否则同行者越来越多，对自己也不见得有利。

岂料那锦衣人笑容可掬地起立，拱手一揖，道：“屈兄请了，在下蔡玉丹，乃‘幽冥山庄’庄主石幽明至交，而今石庄主生死未明，在下忝为知交，亦应至庄里一行。”

蔡玉丹自报姓名；却把店中诸人，都吓了一跳，因为这蔡玉丹，绰号“缠丝大侠”，家财万贯，是丝绸商人，但仁侠异常，喜助人，义疏财，武功很高。

“幽冥山庄”庄主石幽明生平甚少知交，只有与这蔡玉丹是好友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。石幽明不幸，蔡玉丹查访，自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可是屈奔雷却不想多一人累事，当下道：“大爷我来是为了‘龙吟秘笈’，据说这秘笈乃在‘幽冥山庄’之中，不管那石幽明死了没有，大爷我到庄中取书，你是石幽明的朋友，只怕容不得我，还是接我一招吧！”心中暗运内力，只图一招败却这蔡玉丹，便可少了一名大敌。

蔡玉丹微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就领教屈兄高招了，尚要请屈兄多多包涵方好。”

屈奔雷大笑道：“那你就接吧！”奔雷闪电一般，手甩斧出。

这柄乌光闪闪的斧，并个直接甩向蔡玉丹，而是绕过一个圈，急风直劈蔡玉丹之脑门。

这柄飞斧的来势，比适才屈奔雷使的飞斧吓退“湘北六豪”的声势，又是大大的不同，这一斧至少比适才这一斧更猛烈十倍！飞速十倍！凄厉十倍！

在座众人不禁失惊，没料到屈奔雷一上来使用了全力，这一斧在半空呜呜作响，急旋而至，不管用哪门兵器去挡它，必先折而后断，仍挡不住飞斧的来势。

蔡玉丹仍微笑着，忽然微笑一敛，迅速除衣、把锦袍一卷间不容发之际，锦衣已套住了飞斧。

众人不禁喝了一声彩，蔡玉丹果然不凡，的确没有一样兵器，比一件衣服对付那旋转中的飞斧更有用了。

屈奔雷眼看对方一出手，便收去了自己的飞斧，心中大惊，左手一送右手一招，“呼”的一声，飞斧竟破衣飞出，不过再也无力飞旋，落了下來，屈奔雷一手接住。

众人这才定过神来，更是喝彩如雷。

原来屈奔雷的“飞斧神功”，已达到了随意飞行，伤人自回的境界，也就是说，飞斧出手命中后，余力会带动斧头，飞回屈奔雷的手里。

屈奔雷立刻用飞斧回力，竟仍能破了蔡玉丹的锦袍，这等功力，已是神乎其技了。

但屈奔雷本人，却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要知道若适才斧不能破衣，自己便算是一招败在蔡玉丹手里了，而现在总算斧裂衣而出，毕竟是蔡玉丹输了半筹，自己也有了面子，可是自己一发一收，已出了两招，再不好意思抢攻下去了，只听蔡玉丹瞧瞧破袍，笑道：“屈兄好功力，在下接得好险；这袍子破了。命是拾回来啦。”说着把锦袍随手一放，坐回原处，微笑喝酒。

各人见蔡玉丹如此有气度，不愧是位名侠，心中十分钦慕，屈奔雷心中也暗自惊愧。正欲说场面话，抬目一望，不禁“呀”了一声，众人随声望去，也不禁“咦”了一声。

原来在墙角的一张小桌上，竟有一个粗布衣的人，蒙头呼呼大睡，此人在何时进来，店里好手，竟一无所觉，对店中发生的事，一概不理。

众人一惊，怎么跑出一个如此之高明的人，后来又转念一想，安慰自己道，这人想必是店里的伙计，从里面走出来，自己当然没有注意。

屈奔雷向老爹瞪了一眼，道：“这是你的伙计？”

那老爹瞧了一眼，摸着头道：“啊？不……不……”

阿福却道：“奇了，这人几时走进来的呢？”

阿笨嗫嚅地道：“老……老爷，这家伙喝了三坛子酒，……我……我可是一坛子也没拿给他呀……这……这人偷酒喝……”

屈奔雷拖着斧头，悬在腰间，行近那人，喝道：“你是为什么来的？”连喝三声，宛若焦雷，震得屋瓦摇摇欲坠！

那人居然仍蒙头大睡，犹未醒来。

屈奔雷冷笑一声，一斧劈出，这斧只使三分力，怕这人躲不及，一斧便会送了命。

那人依然蒙头大睡，彩云飞不忍见那人血溅当堂，急叫道：“手下留情！”

屈奔雷大笑道：“我只要砍他一片耳朵罢了！”

那人依旧动也不动，忽然打了一个呵欠，桌上的碗、碟、杯、菜竟全部疾射向屈奔雷。

屈奔雷没料到有这一招，一惊之下，酒已先到，溅了一头，屈奔雷大吼一声，居然能硬生生收斧一抡，把壶杯碗碟等纷纷砸了下去。

屈奔雷怒骂道：“好家伙，看不出你是个会家子！”又是一斧劈出，这次运足七成功力，再不容情！

彩云飞与殷乘风及蔡玉丹，见那人深藏不露，也不出手抢救，静观其变。

这一斧，十分凄厉，眼看那人就要遭毒手，忽然眼前一花，那人坐到凳子的一侧去了，依旧蒙头大睡，那凳子却因重心不平衡，往上一翘，屈奔雷这一斧正好嵌入凳子之中！

屈奔雷大吃一惊，心知斧在凳中，若那人此时出手，只怕自己不得不弃斧身退，但那人仍然睡得正酣，屈奔雷哪有吃过这种莫名其妙的亏，吐气扬声，不抽斧反而用手一扳，那木凳自中裂成两片。

屈奔雷心忖：看你仍睡得下去否？谁知眼前一花，这人已坐在另一张凳子之上，依样大睡。

这桌子四面都有长凳，裂了一张，还有三张。

屈奔雷又惊又恐，又是一斧，那人身形一晃，又到了另一张凳子之上，原先的凳子又应手而裂。

这样一追一闪，屈奔雷已劈倒了第四张凳子，那人一晃，竟扒在桌上，仍然大睡。

屈奔雷额上青筋暴现，怒道：“看你逃到哪里？”一斧砸了去，哗啦一声，桌面裂为两半。

那人无地可容，一翻身而立起，居然仍闭着眼睛，发出鼾声。

屈奔雷忍无可忍，拿手绝技：“飞斧神功”又破空掷出。

这一次，屈奔雷是用了十一成功力，飞斧在半空嗡嗡作响，急砍那人。

那人忽然双目一睁，发出神光的，对这飞斧，显然也不敢轻视。

众人见过蔡玉丹以锦袍卷飞斧，都想着这人是否对付得了这柄飞斧。蔡玉丹与飞斧交过手，知道厉害，叫道：“朋友小心！”

殷乘风为人侠气极重，也不禁叫道：“快用衣卷！”

那人盯着飞斧，眼看就要劈到之际，忽然仰身倒下。

这一来，大出人意料之外，那飞斧似有灵性一般的，忽然下沉，仍向那人腹部砍去。

可是那人一倒了下去，怪招还在后头，忽然以足一举，众人“哗”了一声，原来这人竟敢用足趾拨飞斧！

那飞斧飞行得十分之快，又在旋转中，用手接也不可能，更莫要说用足趾去拨斧了。

可是那人双足一伸，竟是没有穿鞋了的，双足拇指，竟比手还运用自如，在斧背上轻轻一点，那斧头“噗”地一声，方向全失，反飞向屈奔雷！

要知道这一招不但挺而走险，而且施用得十分巧妙，要知道凡旋转极急的东西，几乎是势不可当，无坚不摧的，但若能制其旋转圆心，它自然便会失去准头及力量，这人的那一踢，刚好破了这飞斧，众人也是武学高手，哪会不明其道理，不禁大为喝彩。

屈奔雷也着实厉害，一扬手，已捞了斧头，正欲再击，那人已一个翻身跃起，与屈奔雷站着个面对面，彩云飞心中一动，忽然想起武林中一个人来。

只见那人把口一张“哇”地一声，竟喷出了一大口酒！

这些酒化作满天花雨，向屈奔雷电射过去。

屈奔雷一怔，幸好他是个临危不乱的人，把正欲扔出手的斧头一舞，舞得个密不透风，把酒箭都挡了开去。

那人喷完了酒，也不追击，屈奔雷知其非常之人，一收斧头，发觉自己衣袖之上仍中了几滴水酒，竟穿了几个小孔，若扫在身上，这还了得？

只听那人呃呃地道：“唔，吐了酒，比较清醒了。”

然后瞪住屈奔雷道：“你这人，怎么随手杀人，不知道王法么？”

屈奔雷没料到那人竟口口声声王法，猛地想起一人，道：

“你是——”

忽见桌上那四名头陀：毕扁、彭古建、公冶肆、施铜等正悄悄地起身，想夺门而出，那人忽道：“慢走！”飞起一脚，踢起一只坛子，飞向大门，“砰”地撞在门上，“呀”地一声，大门被撞得关闭了起来。

施铜等唬得脸无人色，屈奔雷终是更加肯定来人是誰了，于是哈哈笑道：“是追命么？难怪大爷我的飞斧在你脚下生不了效了。”

彩云飞笑道：“人说‘江湖四大名捕’，武功各有所长，但人人俱有两手绝技，追命前辈的喷酒、轻功及腿法，确是天下无双。”

殷乘风喜道：“是追命前辈么，年前白字兄蒙您三番四次相救，乘风尚未拜谢。”

原来这人，便是大名鼎鼎的“江湖四大名捕”之一：追命。

“江湖四大名捕”是：冷血，追命，铁手，无情四人。

这四人的名字，正如这四人的行事。这四人的武功各个不同，但各自有几手绝顶功夫。“四大名捕”中的冷血，是最年轻的，他的故事，笔者已在“凶手”一文中述及。

这位追命，长腿法，因为脚力无双，所以轻功也奇佳，追踪术一流；嗜酒如命，但酒也的确救了他几次命。笔者曾写“亡命”一文，追命曾助“北城”城主周白字吸“仙子女侠”白欣如，一招败“一剑夺命”施国清，杀无谓先生，并与数人联手，终于把名震天下的无敌公子也杀了，武功之高，可想而知。他杀无敌公子那一下子，就是全凭那一口酒，激喷而出，分了无敌公子的心，才能得手的，所以喝酒也的确曾经救了他的命。

因为追命办案，向无失手，无论凶手巨盗，最终仍给他追了命回来，所以人称之为“追命”，又因他腿法极好，也有人叫他为“神腿追命”，至于他原来是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的，大家就忘了。

这“南寨”寨主殷乘风，与“北城”，城主周白宇正是义结兄弟；追命曾救周白宇性命，殷乘风自然甚是感激。

只听追命笑道：“我是追命，周城主好么？”

殷乘风恭敬地道：“他好，谢谢追命前辈问候，晚辈乘风，与表妹彩云飞向您请安。”

追命大笑道：“啐，什么前辈不前辈的，我只不过大你一些儿，要改口叫大哥，否则不交你这朋友！”

殷乘风为难地道：“这，这怎么使得……”

彭古建、毕扁、公冶肆、施铜等，一时间脸色阵灰阵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时追命向公冶肆、彭古建、施铜、毕扁等笑道：“追捕你们的人是‘铁手’，不是我，我可不管，如果我替他抓了你们，他反而不高兴，纵我通风报讯，他也未必乐意；你们放心，我不会捕你们的，你们去你们的‘幽冥山庄’，不过你们放心，他迟早都会抓到你们的。我此番来为的是‘幽冥山庄’的案件，与你们无关；我说话算话，你们尽管放心便是。”

施铜、毕扁、彭古建，公冶肆等本来心里吊了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下，而今听追命这么一说，登时放了心。

屈奔雷衡量了一下局势，立时气馁了一半：追命的武功，看来只在自己之上；殷乘风、蔡玉丹的武功，自己欲要胜之，只怕也不易，巴天石、“勾魂夺魄”兄弟及彩云飞，自己纵能胜之，也得大费周章；“少林四僧”与“武当双宿”，只怕也不会比辛氏兄弟差多少；这一来，除了施、毕、彭、公冶四人与“复仇七雄”外，这些人都是难惹至极的。

追命向殷乘风笑问道：“你俩口子来‘幽冥山庄’干什么？”

殷乘风笑道：“抓鬼呀！”

追命皱眉道：“抓鬼？”

彩云飞笑着接道：“表哥升任‘南寨’寨主，自觉经验不足，故愿亲涉武林，增广阅历。”

殷乘风赧然接道：“后来听说这儿闹鬼，在下心中想：哪有什么鬼？既会伤人，多半是人扮的，所以想去抓他一二个，还望大哥多多指点。”

追命笑道：“这个鬼，可不容易抓哦。”

遂大声向店中诸人道：“‘幽冥山庄’在三年前，忽然全庄歿亡，庄主脸容，也因毒发而溃烂不堪，看来必为强仇所害；据抬尸出来的人说，‘幽冥山庄’的财富，仍在庄中，但这些进去过的人，一一都已离奇死亡。后来擅自进庄的不知情者，好奇者或宵小盗贼，也一入不返，‘陕西三恶’等听说也死在其中。”

听到这里，“复仇七雄”不禁一震，因为“陕西三恶”原本是他们的师兄弟。其他的人，都望向追命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

追命环顾四周，又道：“于是搜索者又成了失踪者，寻找的人越来越多，失踪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到后来，‘十绝追魂手’过之梗先生，也为了‘陕西三恶’而失踪了，‘铁拐’翁四先生为了查明庄内真相，也与‘龙、虎、彪、豹，及‘武当三子’，在‘幽冥山庄’之内没了声息，同行的人，只有‘笑语追魂’字文秀字文先生一人负重伤逃了出来，但十指都给人削去，变成疯

狂，终日胡言乱语，都离不开鬼怪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跟此事人物有关的“复仇七雄”、巴天石、“少林四僧”、“武当双宿”、石幽明知交蔡玉丹，及好奇心重的殷乘风与彩云飞，无一聚精会神的在听着。

店外风雪凄厉，似哀叫，似凄号，似天地间有某种力量，要阻止追命说下去似的。

追命稍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可是宇文先生的疯言中，也常常提到一本武学奇书：‘龙吟秘笈’，这本秘笈，关系重大，据说内有记载内功、剑法、指法、刀法、轻功、暗器、箫法等七种秘传；”追命一提起“龙吟秘笈”，毕扁、彭古建、公冶肆、施铜等立时聚精会神的在听，连屈奔雷、“勾魂夺魄”兄弟，无不凝神凝听。

“这部‘龙吟秘笈’，自是五百年前，武林第一奇人龙吟阶著，谁能获之，只怕在武林中，难逢敌手，称绝天下，只是‘龙吟秘笈’已经有三百多年未现武林，不知怎的，竟出现在这‘幽冥山庄’之中。宇文先生这一传，江湖中倒是起了不大不小的骚动，信之者都奔向‘幽冥山庄’，以求夺得宝书，一路上互相残杀，唯恐别人捷足先登，好不容易才入得‘幽冥山庄’，又一人而音讯全无。不管是复仇的还是夺书的，而今在‘幽冥山庄’里下落不明的，少说也有五六百人，在武林中有些名堂的，至少有三百人，三百人中至少也有一百人，已经可以算是高手了，可是仍一样下落全无，我，追命，就是奉命调查此事的，就算‘幽冥山庄’里是一群鬼的话，这群鬼，也做得太过分了，应该把他们绳之于法。”

屈奔雷沉声道：“我自关东来此，为的就是这部书，追命老兄，你可以追你的凶手，这本书我是要定了，人也杀定了。”说着向辛氏兄弟，毕扁等瞪了一眼。

“勾魂夺魄”辛仇冷笑道：“杀人说来容易。”

辛杀接道：“只怕你杀不了。”

辛仇又道：“有人只会口出狂言。”

辛杀再道：“也不见得他的武功有多高。”

彭古建等来湘江，本来就要进入“幽冥山庄”夺得“龙吟秘笈”，心想只要练成书内哪一门武功，便可以不怕“江湖四大名捕”了，而今看屈奔雷与辛氏兄弟同样为此书而来，心中都希望他们火并一场，自己才容易垂手而得，心里大是希望辛氏兄弟会与屈奔雷动武。

岂料蔡玉丹氏身而起，笑道：“追命、屈兄、辛氏二兄，既是如此，我们何不敌忾同仇，一起上‘幽冥山庄’去看个究竟呢？”

殷乘风也起身笑道：“蔡先生所言甚是，不如刻下我们同奔‘幽冥山庄’，察看究竟有无‘龙吟秘笈’，再作计议，也不急在一时。”殷乘风言下之意，是提醒屈奔雷与辛氏兄弟，“龙吟秘笈”是否虚传，也不一定，现下决斗，岂不操之过急了。

屈奔雷与辛氏兄弟互望一眼，也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强忍怒气，公冶肆等却是好生失望。

追命苦笑：“那么咱们这就去‘幽冥山庄’如何？”

众人都说“好”，那老爹听得分晓，忙道：“各位大爷，这‘枫林渡’船儿都走了，‘小连环坞’的冰还未实落，老爷们过不得河，不如等冰结后才走吧！”

追命笑道：“老爹莫要担心，如果连一条小小的河都过不了，这儿的人还是不要去‘幽冥山庄’的好。”

屈奔雷大笑道：“老爹，这儿打翻的东西，酒钱菜钱，都由我大爷付了吧，这够不够使？”

自怀里掏出一锭银元，丢给老爹，老爹顿时乐开了眼，连忙谢道：“够了……够了……太多了……”

忽然脸色大变，原来店门外，有人急速地敲着门，在门外的喘息声，如风雪一般凄厉而恐怖，似濒临死亡的呻吟，微弱的声音在叫着：“……开……门……开……门……”每个字的间隔都是一样，似是在天地间每一个角落，都回响这个声音。

老爹嗫嚅道：“鬼来了……鬼又来了……”

各人屏息以待，追命猛地一个箭步，飞脚踢开坛子，大门嘎然而开，门外风大雪大，原来那一面布帘，竟被换上一块白布，白布上用血字书着：

一入幽冥庄，

永远不还乡。

门前竟高悬一人，是用发绳上吊的，死状甚惨，舌头伸得长长的，双眼大大地瞪着，一口都是血，身上却无一丝伤痕，敢情真的是吊死的。

追命一纵身，双指一剪，发绳断落，那人落下，众人一看，更吃了一大惊，原来那人并非是谁，竟是常无天。

为什么常无天去而复返，而在这儿吊死了呢？

为什么常无天来到门前，店中众人仍然觉察不出呢？

若不是常无天的身子被北风吹得晃来晃去，撞在门上，只怕到现在还未发觉呢，只是那喊“开门”的怪声，却又是谁？

常无天的舌头伸得长长的，满眼都是惊惧，似要告诉大家什么似的。但他已是死人了，活人当然是无法听到死人要说的话。

那白帋上的字，又是谁写的呢？来人竟以这自筛换上布帘，而店中人高手如云，却尚未所觉？

那究竟是人，还是鬼？

“是鬼，是鬼！”阿笨心惊胆战地叫道。

众人脸卜掠过一片阴影，蔡玉丹勉强笑道：“莫要胡言乱语，世上哪儿有鬼？”

巴天石忽然绷着脸而起，道：“就是鬼，我也要会他一会！”话未说完，便如一缕黑烟，“飕”地冲入雪地中。瞬间只剩下茫茫天地间，一个小小的黑点。

追命皱眉道：“太莽撞了。”

殷乘风起身道：“追命老前……不，大哥，巴先生一人前去，只怕会落了单，我们这就跟去。”

屈奔雷只怕“龙吟秘笈”被人捷足先登，当下道：“正合我意！”谁知“呼呼”二声，辛氏兄弟已夺门而出，直追巴天石。

屈奔雷怎敢怠慢，也奔了出去，一时所有的人，都飞身而出，追命只有一声轻叹。

群豪一共二十五人，在白皑皑的雪地上，往“幽冥山庄”奔去。巴天石首先出来，以他的“一泻千里”轻功，遥遥领先，只远得像一小小的黑点。

辛氏兄弟比屈奔雷先行一步，可是屈奔雷提气急奔，仅落在辛氏兄弟五

步之遥。

殷乘风、彩云飞，则在屈奔雷之后，蔡玉丹始终不徐不疾，跟在殷乘风之后。

“少林四僧”、“武当双宿”六人，紧紧跟在蔡玉丹之后。

而“复仇七雄”，却又在少林四僧之后，更后的是施铜、毕扁、彭古建、公冶肆等人；追命却一直不即不离，跟在最后，一面游目四处观察。

大风大雪，对这群武林豪杰，均不为所动，风雪吹袭在追命的胸膛，追命猛吸一口气，猛地口中冰冰的塞入了几块东西，原来是雪花进入口腔，追命突然豪兴大发，猛地扒开衣襟，露出强壮的胸膛，任由雪花击打，哈哈大笑，与北风逆行而奔。

这一奔之下，便迅速地越过毕扁等四人，又越过“复仇七雄”，以及“少林四僧”、“武当双宿”，蔡玉丹见追命奔来，他生性谨慎，行事淡定，但今日在雪中奔行，也大发雄心，猛一提气，不让追命超越。

两人转眼已越过殷乘风与彩云飞，殷、彩二人，少年锐气，怎甘后人，而且他们是专修轻功，也提足猛奔，与蔡玉丹跑个并驾齐驱。

这时屈奔雷凭着一口真气，他轻功虽无特长，但内力极佳，所以跑得越久，对他越有利，屈奔雷更豪兴勃发，索性除去衣衫，在腰上打了一个结，大声呛喝，终于追过了辛氏兄弟。

屈奔雷正在高兴之际，忽然“飕”地一声，一人已越过自己头顶，在丈外飞奔，屈奔雷一呆，追命又把距离拉远了两丈。

屈奔雷心中有气，正欲急起直追，忽听自己左右后面都有脚步声，一看之下，只见大雪纷飞中，左边是殷乘风的白衣飘飞，右边是清秀的彩云飞彩衣纷飞，仅在一歩之后，蔡玉丹也微笑追了上来，辛氏兄弟也仅落在蔡玉丹之后，屈奔雷心中一凛，心忖道：天下英雄，尽非我屈奔雷一人耳！当下提气急奔，与殷乘风、彩云飞并肩而奔。

这一来，大家似成了竞跑。殷乘风轻功，剑法俱佳，屈奔雷则内力浑厚，彩云飞长于轻功，故三人不相上下，跑在一起。

蔡玉丹武功精妙，内力连绵阴柔，但不及屈奔雷威猛，故落后一步。

辛氏兄弟论轻功稍逊于殷乘风，论内功则不及屈奔雷、蔡玉丹，是故又落后一步。

追命一发足猛奔，只见白雪倒飞，人则犹如腾云驾雾，早已把众人抛在后头，但巴天石的“一泻千里”身法，也甚是高明，又跑在先，所以追命离之，尚有十丈余远。

追命正要提气追上，这时风雪更加猛烈，大雪随着冷冽的北风翻飞之下，一二丈内，竟看不见任何东西。

就在这时，前面遽尔响起了一声怒吼，接着便是一声闷哼。

追命心中一震，猛地醒悟，自己等拼命飞奔之中，自不免无及前后照应，而依适才店门前吊死常无大的情形来看，有人对自己等意图不利，而今各个分散，不是正中敌人之计？当下大叫道：“各位小心，放慢速度，有敌来犯？”

声音滚滚的传了开去，一面暗中戒备，向前掠去，猛地脚下踢到一人，那人呻吟一声，一手向自己的脚踝抓来，追命听出是巴天石的声音，立时高跃而起，厉声喝道：“是我，你怎么了？”

这时北风略减，只见巴天石倒在雪地上，雪地上染了一片剧烈惊心的红！

只听巴天石挣扎着道：“我……背后……有人用暗器……”

追命忙翻过他的身子一看，只见背后果真有三个小孔，血汨汨淌出，哪里还有暗器在？

这时屈奔雷、殷乘风、彩云飞已分别奔到，三人一看，偌大的雪地之中，除了后面的人外，连半个人影也没有，屈奔雷吼叫着道：“巴拉妈子，装神弄鬼的，算什么东西，快些儿滚出来，大爷我给你个了断！”

声音滚滚的传了开去，远处传来了雪崩之声。

追命一见巴天石血流不止，而且血水越流越黑，心中暗惊，问道：“天石兄，你把暗器拔了么？”

巴天石的情形越来越糟，双目无神地道：“拔了？……没……没有……我感觉得到……它，它就在我……体内……”

彩云飞掏出金创药，敷在巴天石的伤口上，蔡玉丹也已赶到，看见伤口微带暗青色，心知不妙，问道：“天石兄，你中的是什么暗器？那暗器？那暗器是否给人拔了？那伤你的是什么人？”

巴天石脸色苍白得无一血色，道：“不……知……道……狂风大作……有人……在我后颈吹……吹了一口凉气……哼了一声……我返身想擒……擒往来人……但后面无人……身后却是一麻……我便倒了下去，那暗器……谁也没机会……把它拔出来……我感觉到它仍在我体内，我体内……”说着声音慢慢微弱了下去。

这时辛氏兄弟也赶到了，脸色也不觉微变，因为适才在店中，巴天石捕杀“江左五蛟”之大蛟，又仗“吸盘神功”、“一泻千里”二技令人震惊，而今竟伤倒在地，且不明不白。

两人一看伤口，知道巴天石中的绝不是细针之类，有哪一种暗器还会随血液潜入体内呢？不禁暗自心惊。

这时巴天石的脸色忽转青暗，猛地跃起，竟把自己的一身黑袍撕得破碎，碎布在风雪中飞扬，一黑一白，布片雪花，煞是凄厉！

只听巴天石用一种极其恐怖的声音，指着众人，道：“鬼！鬼！你们也会跟我而去……桀桀……桀……鬼！鬼！”披头散发，双目发赤，嘴也笑裂出血，状若厉鬼，一时也无人敢于上前，巴天石叫到最后一个“鬼”字，忽然声嘶而倒，嘴里流下的血，再也不是红色，而是黑色的。

追命走过去一探鼻息，知道巴天石已经气绝身亡。

这时“少林四僧”、“武当双宿”也已赶至，见状莫不“阿弥陀佛”，低唱佛号，为巴天石超渡。

众人看见巴天石忽然惨死，不觉心中发毛，天地间隐隐约约似有什么东西在呼叫着，一声又一声。

夜色已经降临了。

追命看着巴天石的尸体，低头沉思，蔡玉丹没有说话，彩云飞受到了一些惊吓，殷乘风正在安慰几句，倏然，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自后方传来。

追命变色道：“不好！”

“少林四僧”、“武当双宿”身形甫一展现，“呼”的一声，追命已越过诸人头顶，似一根脱弩之矢，疾飞而去，边叫道：“屈兄、蔡兄、殷老弟，要大家并行一起，万勿再单独行事。”

殷乘风等当然不再全力急奔，每人相离不到三尺，殷乘风在前，蔡玉丹殿后，奔了二十丈远，只见雪地上，又有一滩惊心动魄的血渍，在雪地上更

显殷红。

只见“复仇七雄”，已各手执兵器，围在一起，追命正在中央，低头俯视地上卧倒的一人，地上的血，便是这人身上淌出来的。

这地上的人，手里还拿着三节棍，正是施铜。

他是怎么死的呢？

而公冶肆、彭古建及毕扁等，又去了哪里？只听“复仇七雄”中使铁锥的大汉道：“咱们功夫不好，追你们不上，但这四个头陀，也远远的落在咱们后面，后来我们忽听到一声惨叫，便停下了步，回头奔来……”

使金枪的大汉接道：“我们一来，便看到如此情景了，其余三个头陀，也影踪不见，后来你就来了。”

使金枪的大汉道：“按理说那三个头陀纵或怕鬼，也不会丢下朋友的尸体不管，而且我们回奔得极快，照理由以他们的脚程，我们是不会看不到他们的。”

使流星锤的大汉脱口接道：“他们就像凭空消失一般……”

风雪怒吼，昏沉一片，像有千万个声音，在阴恻恻地诉说着同一件冤情，各人不免脸色发青，只听一名使判官笔的颤声道：“是了，我们返回身来的时候，仿佛还听到，那三位……三位仁兄的惨叫……来自……来自天空中。”

追命一皱眉道：“什么？”

屈奔雷怒吼道：“巴拉个妈子，你少唬人好不好？”

那使判官笔的把胸一挺，念道：“老子也是大不怕地不怕的，干吗要唬你！我的确听到半空有惨叫，嘴是我的，你大可以不信！”

追命抬头望望天空，天色昏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到，连星星也没有。

一望无尽的雪地上，反映得刺目的白，追命叹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你们有没有听见有人用‘狮子吼’之类的武功？”

使雷公轰的汉子道：“没有，除了那一声惨叫，我们只听到半空中隐隐约约有些声音，但什么也看不见。”

另一名使软索的大汉道：“若是有人施用‘狮子吼’，你们也必会听到的。”

追命沉吟道：“不错。”

望了望诸人，苦笑道：“这施铜全身上下，没有伤口，连小孔也没有，倒是耳膜震破，直震伤了脑子与内脏，才酿成大量吐血而歿。施铜的死，除了有人用佛门‘狮子吼’功震死外，只怕没有别一种可能了；但‘狮子吼’一旦施用，只怕五里之内也清楚可闻，可是我们却这一点声音也听不到。”

追命又苦笑了一下，指了指雪地上一排零乱的足印，又道：“不可能，只有来的脚印，没有回的脚步，也没有别个方向的脚印，这儿又没有机关，毕扁、彭古建、公冶肆三人，像是……咳，真的是忽然间消失了……”

众人心里又是一寒，凭毕扁等四人的功力，在一刹那间被杀，已是不可能的事，而其余三人竟自空气中消失了，更令人心里不安，一时都不知如何说话是好，忽然在夜色里，风雪声中，传来一幽异而凄怆的女音：

“……月色昏，夜色沉，

幽冥府内，日月无光，

又添无数魂……”

那使判官笔的“复仇七雄”之一，全身颤抖了起来，道：“我我我……不想去去去了……”

突听屈奔雷一声暴喝：“滚出来！”“呜”地一声，飞斧脱手而出，竟凭声认位，飞斧闪电一般，直向东北方黑暗处旋斩而去。

歌声突止！

黑夜里乌光一闪，那飞斧划了一个圈，飞回屈奔雷手里。

屈奔雷一看利斧，果有血渍，但斧面上却是一只小鸟的头。

屈奔雷不禁苦笑了一声，自己骤然飞斧出手，只不过砍了一只栖息在寒桠上的小鸟的头。

使流星锤的大汉也全身“格格”地抖颤了起来，道：“我们是……人，还是……还是勿惹那些东西为妙……”

屈奔雷怒视了这使流星锤的汉子一眼道：“听说你们的武功，已练得跟你们的师父差不多，不过你们的师父‘十绝追魂手’可没有你们那么脓包！”

那使雷公轰的汉子向使流星锤的大汉怒喝道：“对，我们绝不能辱了师父的名声！”

使金枪的汉子也道：“我们是为了替师父报仇，你这么怕，三年来的苦练去了哪里？为了什么？”

使铁锥的大汉也道：“咱们一人一条命，七人七条命，先上了‘幽冥山庄’再说！”

忽然半空中又传来凄厉的歌声，比第一次的还要可怖得多。

“……月色昏，夜色沉

一入幽冥，永不超生

可怜无数魂……”

屈奔雷突然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“嗡”的一声，飞斧又脱手飞出，比第一次飞斧，又快了一倍。

蔡玉丹右手一抖一震，一条金丝被抖得笔直，向黑暗里闪电般刺去。

追命身形一闪，已闻声掠了过去。

一时之间，三大高手同时出击。

只听一声惨叫，便没有了声音。屈奔雷捞住飞斧，只见斧上赫然有血；蔡玉丹抽回金丝，追命抱着一人，自黑暗中飞了出来，沉痛的劈头第一句话便是：“你们杀错了人了。”

众人定睛一看，只见在追命怀里的竟是“行千里”彭古建；这彭古建颈部中了屈奔雷一斧，已几乎把他的头身切断，“气穴”上更中了蔡玉丹一刺，血涌如泉。

追命冷冷地道：“他是被人点了‘哑穴’和‘软穴’放在那儿的，鬼也会点穴，也便不是鬼了。”

追命这句话，也纯粹是安慰大家，没料到那使判官笔的仍颤声道：“鬼是无所不能呀，当然也会点穴了。”

屈奔雷瞪了蔡玉丹一眼，却是十分惊讶，蔡玉丹的武功，似比他想象中还好得多了，原来蔡玉丹和屈奔雷那一刺一砍，看来是同发同收，事实上，蔡玉丹仍是快了半步，先刺中彭古建的“气海穴”，所以当屈奔雷的斧砍中彭古建时，“气海穴”被刺便冲破了“哑穴”，彭古建中斧时，还叫得了一声就是这个原故。

蔡玉丹却因误杀了人，十分难过，追命沉声道：“从现在起，我们都要提高警觉，全神戒备，万勿分散。我们都不要奔驰太快，屈兄，你和我开路，蔡兄、殷老弟，你们殿后，辛氏兄弟，你们守在中央。”

在场的人，确是以追命的武功为最高，其次便是屈奔雷、殷乘风、蔡玉丹、彩云飞四人，再次是“勾魂夺魄”兄弟，追命都把他们安排在极重要的位置上，以俾守望相顾。

这一行剩下二十人，缓缓往“幽冥山庄”推进，再也没有急驰力奔；适才一阵狂奔之下，三十里的行程，也跑了几近二十里，剩下的也没多少路了。众人因施铜的惨叫声而回头走，而今再往前走，只见雪地上一路都是自己等刚才走过的步印。

这些步印当中，“少林四僧”及“武当双宿”的步印，如平常踏行一般，鞋印不大不小，但在急奔中及松软的雪地上，能印下这样的痕迹，已经是很不错了。

“勾魂夺魄”兄弟的步印，则只是有前趾与后跟留印，中间几乎全无痕迹，功力又是更深一筹。

蔡玉丹与屈奔雷的足印，只有前趾的一点痕迹，因为二人的轻功不算太高，乃凭一口内力奔行的，所以痕迹旁雪花只下陷少许。

而殷乘风与彩云飞的步子，则是连足印也没有，仔细看去只有一点点的雪花被压散了一些而已，煞是骇人听闻。

而追命呢？则根本连足印也无，已到了“踏雪无痕”的境界了。

相比起“复仇七雄”的足印，每一步都比他们的脚底还要大，踏得雪花粉碎，而毕扁等的足印，更是踏得雪面下陷数寸，几乎是等于一足踏下，雪面便下陷，每一步要拔足一次才能行走，实在是相距太远了。

这二十人越过巴天石的尸体继续向前跑去，忽听一阵马蹄之声，缓缓传来。追命打了一个手势，众人停下，只见有十多匹马，秩序井然的慢慢行近，马背上都驮着一个人，十多匹马被一条长长的绳索牵系着。所以不会走散。

追命看来怪异，大声道：“请问来者何人，烦请报上字号，免有误会。”

喝问了三次，来人依旧毫无动静，依旧策马向前缓行，追命一挥手，与屈奔雷双双如闪电般掠出。

屈奔雷一反手，已把第一匹马上的人抓了下来。

当屈奔雷抓住第一个人时，追命已扑到第二匹马上，把马上的人掀了下来，两人同时惊道：“死人！”

前面的两匹马一受牵制，后面的马都停止了下来，只见马上的人，都是苍白得无一丝血色的死人。这些人死得十分特异，都是双目暴瞪，全身软绵绵的，像全身的功力都忽然消失了似的，而已身上的血，都被吸干，使软索的大汉惊叫道：“吸血鬼！”

这十来个死人，大家都认得出，正是适才与常无天一齐入店的客人，连那名使虎头挡替常无天吹嘘的汉子也在内，无一幸免，看来不觉心寒。

这时，雪飘四处，又传着那凄厉的歌声，屈奔雷眉一扬，又想动手，追命脸色一沉。沉声说道：“切勿贸然动手！诱他出来再说！”

那怪声笑了几声，又不知去了何处。追命侧耳倾听了一会，忽然向屈奔雷道，“屈兄，可否借斧一用？”屈奔雷不明所以，相信追命并无恶意，于是便把斧头递了过去。

追命若有所思，突地把斧头一翻，映在雪面上，斧面反射出刺目的光芒，就在那一刹那，斧面上忽然呈出一黑影子，一闪而没！

追命心中已有了分数，忽向殷乘风问道：“殷老弟，昔日我助你那位周白字城主对抗无敌公子前，我方已死了几个人，都在极不可能的情形下遭突

击而殁的。那时候我们正走在一片荒漠上，根本看不见敌众，但只要自己的人一有疏忽，离开大伙儿远一些，便遭杀身之祸，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下的手么？”

殷乘风一怔，回想了一下，忽然恍然大悟一般地道：“我明白了，白字兄有告诉过我那段经历……”

追命微笑打断了殷乘风的话，道：“明白就好了。”

屈奔雷也道：“用不用得着我？”

蔡玉丹道：“追命兄力歼无敌公子，确已扬名天下，在下亦略有所闻，在下等若能有效劳之处，在下定必倾力相助。”

追命微笑道：“先谢谢诸位了，我、蔡兄、殷老弟合作把屈兄打上去，那要看屈兄的飞斧砍不砍得下他了！”

屈奔雷大笑道：“好！没问题！”

追命忽然沉声喝道：“他低飞了，起！”

蔡玉丹忽然金丝一抖，足有二十来尺长，已缠住殷乘风与屈奔雷的腰。

少林四僧、武当双宿、复仇七雄、辛氏兄弟等，俱是一呆，以为蔡玉丹要暗算屈、殷二人，不料蔡玉丹把金丝一甩，直往上抛去，把屈奔雷、殷乘风二人扔上半空四五丈高！

殷乘风与屈奔雷全无运力，眼看势将竭止时，殷乘风猛地用双手托住屈奔雷双脚，一吸中气，竟以绝世轻功，凭空再升起二丈，力将尽时，双掌用力一推，把屈奔雷再往上托起丈余。

屈奔雷的身子一直没有着力，眼看殷乘风掌力将尽时，凭着一口内力，猛一吸气，再升起一丈，大喝一声，飞斧脱手往上飞出。

这一柄飞斧，是屈奔雷全力施为下掷出的，足足飞了两三丈，“飕”地一声，已砍中了一飞行中的物体，“噗”地一声，跟着便是一声长鸣，半只巨翅和鲜血染着的羽毛，纷纷落下！

这只不过电光火石般的工夫，蔡玉丹、殷乘风、屈奔雷这三大高手的合作之下，这一柄飞斧，竟能在离地几乎十五丈高的半空，命中一只大鹏鸟！

“少林四僧”、“勾魂夺魄”兄弟、“复仇七雄”、“武当双宿”一时都明白了过来，不觉“啊”了一声。斧一命中，即飞回屈奔雷手中。殷乘风这时已跃落地面，因为离地太高，落地时仍不免往下蹲了一蹲，以卸去下坠的重力。

屈奔雷的轻功比殷乘风又是差了一截，但屈奔雷一接着飞斧，向下降了五六丈，蔡玉丹的金丝又“飕”地缠了上来，向后一送，使屈奔雷斜飞落地，等于消去了七八成下降力。

这三大高手的配合，真是快如闪电，天衣无缝！

追命呢？

屈奔雷的飞斧一击命中，追命便开始狂奔了。追命的狂奔是追着那头断翅的大鹏，这大鹏和滴落的血，一直滑翔出十多丈远，才终于挣扎而飞不起，落到雪地上来。

那大鹏鸟一落地，追命也就到了。

那大鹏鸟的左翅，几乎被砍去了一半，叫声十分凄厉，可是一见追命掠到，竟仍能转过身来，右翅飞扫而出，击向追命！这一扫，力逾千钧，追命心中暗惊，心忖：如适才殷乘风、屈奔雷、蔡玉丹的一击不是猝起发难，只怕仍伤下了这头大鹏的；纵然突施辣手，这大鹏仍避过了要害，但却伤了翅

膀，再也飞不起来了。单看它这一扫之力，俨然有武功的招式，受伤后仍英勇若此，只怕不比“勾魂夺魄”兄弟易缠多少。

但这头大鹏毕竟是受伤了，追命更提防的是鹏背上的人，一定更加厉害，所以十分小心，遂飞起避过一扫，猛地跃近，一脚向鹏背上的人踹去。

“砰”！那鹏背上的人居然给追命一脚就踢飞了下来，这连追命也没想到，不禁怔了一怔，那巨鹏鸟一翅扫来。

这一翅之力，何其之大，追命不闪不避，以左足钉在地上，有足一抬，向鹏翅踢了过去。

足翅碰在一起，巨鹏的翅被震得向后一荡，追命却像钉子一般，动也没动。就在这时，“勾魂夺魄”兄弟已欺了上来，闪电一般，在巨鹏的左右二目上印了一掌！这巨鹏哀嘶一声，终于命殁。

只听彩云飞惊叫道：“是他！”

原来彩云飞已扶起那自鹏背上踢落的人，这人不是谁，竟是那个“方便铲”公冶肆。追命趋前一看，只见公冶肆胸膛挨了一脚，肋骨断裂，已然气绝。

第六章 破不破得了阵？

追命冲近一看，不禁苦笑了一声，再仔细一看，才发觉这公冶肆全身苍白，颈上竟有两个齿印，全身的血都被吸干了似的，早在追命踢出一脚之前，已然毙命。

追命冷笑道：“这些‘幽冥山庄’的鬼，便是以这头大鹏鸟来追踪我们。它飞在半空，天色又那么昏暗，我们自然没有发觉。我适才想起对无敌公子一役中，对方也是以一头大鹏，翱翔在半空，伺机搏杀了我们不少人，于是我借用屈兄的斧面一照，果然映出了这大鹏鸟的影子。不过这只大鹏鸟的任务只怕不在杀人，杀人的是另有其人，否则以它的力量，要杀巴天石是不可能的；要杀公冶肆等，至少公冶肆等仍可以喊叫出来。我的猜测是，这巨鹏的责任是把已经被杀了的人，掳着而飞翔在半空，随意放在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地方，让我们扑朔迷离，而不敢前去‘幽冥山庄’。这分明都是人安排的，哪里是鬼的力量？”

追命指了指那头死去的大鹏，“就算是鬼，我们也可以叫它再死一次。”

那使软索的大汉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那么，为什么施铜等失踪时竟来不及呼喊一声？”

那使判官笔的大汉也战战兢兢道：“还有那听声不见影的歌声，为什么又那么飘忽不可寻？”

那使流星锤的大汉也大惑不解地道：“是呀，还有巴先生死得不明不白，每个人死的时候颈上都有两个齿印，难道……难道真是吸血鬼？”说到“吸血鬼”三字，他自己也打了一个冷颤。

追命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无法解释。要知道真相的，只有一条路，去‘幽冥山庄’。”

忽然在雪地上，不知何方，有一个凄厉的声音在呼啸着：“四师弟……四师弟……你们杀了我的四师弟……”

屈奔雷怒喝道：“你四师弟是大爷我杀的，你有种就滚出来，大爷我连你也杀了。”

二话刚毕，忽地自一棵枯树后，“虎”地飞来了一团大物，挟着厉风直撞屈奔雷！屈奔雷就在对方扔出此物时，已认清了方向，飞斧脱手“飕”地飞去，随后双手一托，抓住那撞来的事物。

就在屈奔雷双手抓物的一刹那，那枯树后又飞出二件事物，直插屈奔雷左右肋之下。

屈奔雷一抓住撞来的事物，一看，那竟是一个死去的人，身上全无一丝血色，颈上有齿印，便是“夺魂铃”毕扁！但来势力道极大，天生神力，功力深厚的屈奔雷也不禁被撞得倒退三步！就在这时，那件闪着白光的暗器，已接近屈奔雷的左右肋下。

屈奔雷手接毕扁，无法相接，飞斧又掷了出去，而身体被撞得倒退，无法及时挪动，眼看就要被那两件事物袭中时，“噗噗！”二声，那两件事物，分别被两只手，一左一右的抓住。

原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刹那，蔡玉丹与殷乘风已抓住了那两件暗器，只觉手上一凉，急把它抛开，“乒拍”一声，那两件东西一齐断裂，原来是两根尖利的冰条，冰条上闪耀着暗青，彩云飞心智灵敏，立时恍然道：“难怪巴先生会这样了！”

一时大家都为之恍悟，原来巴天石中的实在是这种冰条，冰条一刺入体内，遇到了热血，自然便会融化，所以追命等赶去之际，便已见不到暗器了，纵有，也是短短的一截，在雪地上，根本不会引人注目，最多以为巴天石挣扎时震碎冰块，血染雪地而已；而这冰条上又淬了剧毒，使到巴天石临死前神智丧失，胡言乱语，令大家心寒不已。

屈奔雷见殷乘风、蔡玉丹救了自己，心中好生感激，没料到他发出去的一斧，竟没有飞回来；就在那枯树后扔出了毕扁尸首的刹那间，追命已到了树后，只见树后雪雨纷飞，敢情是正激战得地上的雪激舞不已。

屈奔雷、殷乘风、彩云飞、蔡玉丹四人同时间跃到树后，便听见“砰！”地一声，一个蓬头披发，状若鬼魅的枯瘦的女人，倒飞了出来，勉强站定身形，仍摇摇欲坠，目露凶光，瞪着诸人，忽然一阵剧震，口里溢出了大口大口的鲜血，这女人的腿上，正嵌着屈奔雷的飞斧，鲜血汨汨而出。

只见追命缓缓自树后行出来，拍了拍身上的雪花，只见他脸上、发上、眉上，都尽是花白白的细雪，敢情适才短短的一战，却是十分剧烈。

追命看着那状若鬼魅的女人，缓缓地道：“辛十三，你完了。”

众人一听追命叫这个女人为“辛十三”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原来江湖上确有个辛十三娘，这辛十三娘武功不弱，已在“勾魂夺魄”辛氏兄弟之上，更厉害的是这辛十三娘竟具有动物的本能：护体色，如贴在树上动也不动，便像一张叶子一般，如坐在地上动也不动，便像一颗岩石一般；在黑夜里便像是夜色的一部分，在雪地上就变成了雪花，谁也认不出来。

这辛十三娘还以发射淬毒暗器称著，而且好杀成性，据说一天非杀一人不可，若十三天未杀一人，她的“护体色”功力便会自会减退。

这辛十三娘作恶无数，杀戮最重，是武林中有名的女魔，后来被“天下四大名捕”追捕，据说她逃往湘西一带，遇上了更恶名昭彰的女魔头“血霜妃”艳无忧后，便匿名灭声，再也不见她在江湖上行走了，没料到今日杀人的，竟是这个辛十三娘。

殷乘风道：“大哥，你击中她了？”

追命沉声道：“我踢中她胸膛一脚，只怕伤得不轻，如不是屈兄的一斧，分了她的心，只怕我还战她不下。”

屈奔雷赧然道：“要不是你与这妖女缠战着，我这一斧，又怎伤得了她？若不是蒙蔡兄、殷老弟出手相救，我早就没命了。”因他感激两人相救，言词也客气了许多。

追命忽然喝问道：“辛十三，你躲在这儿，扮鬼杀人，究竟为的是什么？”

辛十三娘盯着追命，眼睛发出疯狂的怒火，桀桀笑道：“你管不着！”

追命迳自问道：“‘催魂魔音’不是你所长，你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，‘血霜妃’又在哪儿？”

辛十三娘怪笑道：“我死了也不告诉你！”忽然身形一闪，往后疾退，“少林四僧”四人佛袍一展，所占的岗位正好是辛十三娘的后方，大喝一声，四掌击出，忽然不见了辛十三娘的影子，只见一团雪球滚来，雪球上隐然有血渍，“少林四僧”发现辛十三不见，只怕她从旁侧击，急忙收掌跃退。

只听追命大吼道：“小心！那雪团便是她！”只见那雪团忽然长起，竟成了辛十三娘，正欲标出，“飕”地一声，金丝疾闪，刺向辛十三娘身上“玄机”、“天枢”、“天池”三大要穴。

蔡玉丹这一出手，疾快无伦，但辛十三娘也非浪得虚名，身形在半空挪

动三次，避过三刺，飞跃过“复仇七雄”头顶，眼看就要冲出重围，忽然彩衣一闪，彩云飞两手双剑，玲珑闪灿，已截住了辛十三娘，两人在电光火石间，已交手了七招，只见半空中是一个状若厉鬼、披头散发的婆娘，一是彩衣翩翩、宛似仙子的姑娘，来来往往间，都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招式。

彩云飞这一阻，追命便已至，辛十三娘吃过追命的亏，掉头便走，追命大喝一声，一足踢出，辛十三娘竟长空跃起，翻了一个筋斗，到了追命的后头，追命冷哼一声，另一足竟也自后踢出，变成一前一后，两足半空左右平分踢。

辛十三娘吃了一惊，猛一吸小腹，避过一击，追命大喝一声，全身竟旋转起来，那一双腿，便像风车一般，向辛十三娘旋卷了过来。

辛十三娘几时见过如此精妙的腿法，这旋转腿法又疾又快，辛十三娘更不知从何抵挡，尖叫一声，手一扬，发出了十七八件暗器。

辛十三娘一手能发十七八样暗器，已属难得，更何况那是十七八件不同的暗器，都是淬毒的，有快有慢，但到了追命的身前，追命腿法急旋，竟把暗器全部都震落了下来。

毕竟这也阻了追命一下，辛十三娘趁机翻身，避过辛氏兄弟各一掌，正欲再度跃起，忽然心口一痛，原来她适才挨了追命一脚，受伤不轻，而今数度突围受阻，已用了全力，震动心脉，不禁痛苦刀绞，“武当双宿”呼啸一声，双剑左右刺到。

眼看就要刺到辛十三娘的身子时，只见辛十三娘已然不见，只剩下一棵枯树，不禁一呆，忙收剑住手，没料到树身一动，竟不是树而是辛十三娘，为时已晚，辛十三娘十指如钩，已抓入青灵子胸膛中。

青灵子痛极惨叫，撒剑一抱，抱住辛十三娘，青松子见师兄遇难，心中大震，猛然出剑，剑穿辛十三娘的背心。

辛十三娘尖嘶一声，竟挣破青灵子双臂，返身一口，咬在青松子的咽喉上，青松子出身名门正派，哪有见过这种拼命的打法，心里一慌，便被咬个正中。

众人离得太远，欲救已无从，青松子倒下地去，辛十三娘以手抓住贯身长剑，桀桀笑道：“你们……你们少得意……我二师妹……我大师兄……会找你们……报仇的……”猛地把剑一拔，鲜血飞溅，辛十三娘晃了一晃，终于倒地气绝。

众人见辛十三娘倒地死去，才吁了一口气，本来这干人都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哪阵仗没有见过，但辛十三娘这种狠命的打法，突出重围的血拼，杀“武当双宿”后拔剑身亡的场面，令众人包不禁心惊。

追命长叹一声，缓缓道：“只怕‘幽冥山庄’这一役，死伤更大了……”

屈奔雷以为追命颓丧了，于是奇道：“追命兄何有此言？”

追命沉重地道：“这辛十三成名绝技除了一身武功外，便是这‘变色大法’与淬毒暗器，而今她竟会‘吸血功’以及‘催魂魔音’显然都是‘血霜妃’所传的，这‘血霜妃’比这辛十三娘，更难惹数倍，所以这辛十三娘遇着‘血霜妃’，才会乖乖地服服帖帖，这辛十三临死前叫的‘大师兄’、‘二师妹’只怕那‘二师妹’便是‘血霜妃’，竟还有位‘大师兄’，恐怕更不易应付了。”

蔡玉丹也缓缓颌首道：“追命兄说得不错，‘催魂魔音’与‘吸血功’都是‘血霜妃’艳无忧的拿手绝技，这辛十二之所以会使，必是艳无忧所传

无疑……”

殷乘风问道：“敢问蔡兄，这‘血霜妃’艳无忧是何许人物？

‘吸血功’与‘催魂魔音’又是什么武功？”

蔡玉丹道：“我只知道艳无忧是江湖中一大魔头，而且年轻貌美，是因为她擅‘吸血功’，以别人之鲜血，保持她的青春与容貌，而‘催魂魔音’是一种奇异的功力，能把声音大小远近控制自如，像适才这辛十三娘的声音，便让人无法捉摸究竟藏身何处；但据说这‘催魂魔音’练到高处，可以令人发疯，导人致死，甚至可慑魂夺魄。令你做出对方所要你做的事，而不自觉，其他的事，我亦不甚分晓，尚望追命兄指教。”

追命道：“指教不敢，但我与我的三位兄弟，都曾于各地追捕过这女魔头，因她功夫着实厉害，到现在还未捕下她，实是惭愧。这艳无忧貌美如花，心如蛇蝎，曾勾引武林弟子，替她作那伤天害理的事，又为了使她自己练成‘化血魔功’，她不惜盗取‘元阳精气’，一夜间阉杀了汴城二十九名少年，可说是令人发指。这‘血霜妃’又擅奇门五行之法，常以阵势困人，咱四师兄弟无法捕她。有一次便是为这种阵势所阻，破解不得让她逃脱了。我现在才领悟，巴天石说背后有声音，他转过身去，以为敌人就在后面，结果把背后让给了敌人，遭淬毒冰条刺入而死，这显然是‘催魂魔音’的把戏，至于彭古建等忽然不见，连大喊一声也没有，显然是被‘催魂魔音’所摄后，再予杀害。

‘催魂魔音’既能控制声音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听到。辛十三杀害了施铜后，又吸干了毕扁等人的血，用大鹏鸟把他们的尸首载走，再放在我们看到的地方，吓唬我们，这些都是所谓‘幽冥山庄’的诡计……现刻‘幽冥山庄’有着这么残毒的人物，我们更应把他们除去方是。”

屈奔雷大笑道：“行侠仗义的事，我屈某人无此福份，但我要得的是‘龙吟秘笈’，少不免也要跑这一趟。”

忽然在风雪远处，一穿白衣但身上衣衫已千穿百孔的散发狂人，与风雪齐舞，一面哈哈大笑，走了过来：“……鬼……鬼……龙吟秘笈……歌声……幽冥山庄……咕咕咕……”居然行走得十分快速，刹那间，已来到追命等人的眼前，蔡玉丹对那人端详了一会，动容道：“宇文秀？”

追命长叹道：“想来正是。三年前翁先生等一役后，只有宇文秀一人逃得出来，但已成疯，整日徘徊在‘幽冥山庄’附近而下去，‘幽冥山庄’传有‘龙吟秘笈’一事，便是由他疯言疯语里得悉。”

这时宇文秀已走近众人，忽然瞪着彩云飞，面色大变，惊叫道：“艳无忧！……仙子……魔女……不！我不干……你杀了我好了……”

宇文秀如此疾言厉色，彩云飞为之花容失色，殷乘风抢身拦在彩云飞身前，暗自戒备，一面道：“宇文先生，她是在下表妹，并非女魔头艳无忧。”

宇文秀呆了一呆，怔怔地看着彩云飞，喃喃地道：“表妹？

你表妹？我表妹？表妹……哈哈……艳无忧……”

这时“复仇七雄”相逐走近，那使铁锥的大汉道：“敢问宇文先生，据传家师乃与先生同入‘幽冥山庄’后而失踪的，家师究竟如何？”“复仇七雄”都十分焦急，七口八舌的向“笑语追魂”宇文秀探问。

宇文秀呆呆地道：“家师？什么家……师？家师是谁？”

那使链子枪的大汉道：“家师便是‘十绝追魂手’过之梗，与你同入‘幽冥山庄’……”

宇文秀突然尖声狂笑道：“过之梗？十绝……追魂……哈哈……追魂……幽冥山庄……都死了……死了……宇文秀也死了……放过我……”竟一闪身，跃过“复仇七雄”头顶，落荒飞奔。

“复仇七雄”一愣，“辛氏兄弟”的辛仇冷哼一声，已拦住了宇文秀，冷冷地道：“慢走，‘龙吟秘笈’，是否真的在‘幽冥山庄’？”

辛杀也长身到了宇文秀身前道：“留下，你看见‘龙吟秘笈’是放在庄中何处？”

只见宇文秀恍若未闻，傻立当地，道：“……龙吟秘笈……龙吟秘笈？……几时听过？……龙……吟……秘……笈……。”

猛地目中神光一现，向“勾魂夺魄”兄弟怒叱道：“鬼！鬼来了！魔鬼来了！快走……快让我走！”辛氏兄弟仍旧一拦，宇文秀看也不看，一掌拍出。

辛氏兄弟冷笑一声，单手一翻，就要接这一掌。

殷乘风见过辛氏兄弟用“断臂奇功”接过屈奔雷的掌力，再加上他们的功力，自断臂中反击屈奔雷的奇功，要不是屈奔雷内力甚高，那一下只怕也得受伤不轻，现下见辛氏兄弟用来对付一个神智失常的人，不禁为之担心，当下叫道：“宇文秀先生，断臂奇功，小心！”

宇文秀听见叫声，竟回过首去，向殷乘风一笑，这时掌已相接，宇文秀的掌力如泥牛入海，皆被辛氏兄弟吸入，而自另一断臂中把掌力反撞过来，这一撞之力，乃集合了宇文秀，辛氏兄弟三人之力，掌未袭到，风声已然大作。

各人都以为宇文秀要糟了，“砰”！地一声，宇文秀反掌一推，与那股猛力拍在一起，竟向后翻飞出去，把宇文秀撞出七八丈远，只见宇文秀微微踉跄了几步，便即用“一泻千里”的身法，转眼消失在后头远处。

“勾魂夺魄”兄弟俱是一怔，没料到这疯疯癫癫的宇文秀，竟会借自己的力道，趁势窜出，并无实接，反而藉以掠出七八丈外，再加上“一泻千里”的轻功，转眼不见，辛氏兄弟大怒，怒瞪了殷乘风一眼，就想追去，猛听屈奔雷怒叱道：“好不要脸，两个人追打一个疯子，要‘龙吟秘笈’，跟大爷我到‘幽冥山庄’去打，逼问人家干什么？”

“勾魂夺魄”二人对屈奔雷怒视了一眼，因吃过屈奔雷的亏，知道对方乃神力惊人，也不敢造次。追命也冷冷地道：“二位如再继续胡缠下去，我们可不等二位了。”

辛氏兄弟对追命更心有所惧，强忍一口气，再也一言不发。

追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‘幽冥山庄’此行甚是危险，如果有人不愿去者，可以留下，请诸位三思。”

那使雷公轰的大汉胆子最大，当下叫道：“我们‘复仇七雄’绝无望之生畏的事！”

“复仇七雄”都嚷着要去，“少林四僧”的龙僧人也合十道：“老袖等远自嵩山而来，为的是查明三年前之凶案，自无半途而废之理。”

“勾魂夺魄”二人冷哼一声，辛仇道：“我们兄弟既然来了；”辛杀接道，“不达到目的是不回去的。”

殷乘风望了彩云飞一眼，彩云飞向殷乘风展颜一笑，笑靥如花，殷乘风正是所谓“初生之犊不畏虎”，意兴风发之际，又有彩云飞鼓励，遂向追命道：“在下正欲到‘幽冥山庄’见识见识。”

蔡玉丹却淡淡一笑道，“而在下却是‘舍命陪君子’了！”

屈奔雷哈哈大笑道：“我不是君子，但也专门喜欢跟小人作对。”说看他把斧头向辛氏兄弟比了一比，辛氏兄弟气得脸色发青。

追命见竟是无一人愿留下，当下叹了一口气，缓缓道：“好，我们出发。记住，不可奔驰太快，走在一起，尽量不要离群，也万勿率意出手攻击。”说完后当先奔行。

于是一行十八人，不徐不疾的，穿过“小连环坞”水道，在薄冰上施展轻功。到了“幽冥山庄”前的林子，穿过树林，“幽明山庄”赫然耸立在眼前。

“幽冥山庄”就耸立在追命、殷乘风、彩云飞、屈奔雷、蔡玉丹、辛氏兄弟、少林四僧、复仇七雄的面前，这山庄久已无人，大雪堆积在檐上、瓦上、梁上、廊上，隐隐有一股杀气透了出来，追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们进去吧。”

忽然彩云飞惊叫了一声道：“你们看。”

众人望了过去，只见庄墙外都是白雪，雪墙上有一生锈的铁箭，嵌在墙上，在那儿必定已相当时日，但那支箭居然还染满了鲜血，滴滴落在雪地上，雪地上被人用鲜血写了几个触目惊心大字：

“一入幽冥庄，
此生不还乡。”

屈奔雷大笑道：“我屈奔雷本就没有回关东的意思！”一掌击去，雪纷飞，被打出了一个大大凹洞，那些字也自然不见了。

那使铁锥的大汉指着那支箭道：“那不是鲍虎的箭吗？”

“复仇七雄”都道，“是呀，是呀。”

追命道：“据说三年前‘陕西三恶’便在此失踪了，这支箭想必是鲍虎的‘穿山箭’。”

屈奔雷大笑道：“管他箭不箭的，大爷我可要进去了。”一抬手，劈开了庄门，大步而入。

这时天色已黯，木门裂开，只见这破旧的庄院，深邃阔大，不知至何处终止。前面正有一条长长的甬道，已被白雪所覆盖，一路通往庄院。于是一行十八人小心翼翼的走去，除了黑漆一片里有北风怒啸之声外，什么也听不到。各人紧紧走在一起，屏息地戒备着。

殷乘风行着，只觉自己脚下格格作响，心中十分奇怪，又似踢到了什么东西，又似踩碎了什么东西似的，十分纳闷，于是点亮了一支火折子一看，彩云飞唬得惊叫了一声，原来一地都是白骨，更有些人似死去不久，全身无一丝血色，全身已腐烂了七七八八，极为恐怖，看这些人身旁的兵器，显然都是武林中人。

追命忽然看见假山石缝之中，插着一柄钢拐，有好几十斤重，被人插入石中，可见那人膂力之大。这钢拐旁有一堆白骨，骷髅头上的发色是银灰的，追命长叹道：“翁四先生果然是死在这里！”

这时庄院石阶已经到了，众人小心翼翼地走了上去，只见道上道旁，死尸更多，火折子燃照之下，只见四具僧人打扮的白骨，分倚在四个柱子上，少林四僧合十低叹道：“徒儿安息吧，为师自会替你们报仇。”

“复仇七雄”见翁四先生、少林达摩的尸体都寻获，为求急于找到师父，于是大声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，徒儿们来了。”叫了几遍，偌大的庄院内回

声不绝，就是没人回音“复仇七雄”热血沸腾，奔将追去，只见有七八十道长廊，长廊连接长廊，连绵不绝，每条长廊转弯处，都有一盏宛如若鬼火般摇晃不定的黄灯，“复仇七雄”当先走了进去，追命等怕他们有失，也跟了过去。

这些灯十分可怖，照在人的脸上，宛若死人一般，远远望去，这些黄火，像为酆都城的冤魂招引一般。“复仇七雄”等转了几个长廊，都找不到出头，猛地看见栏上伏着尸体，有一个穿着黑衣的，那使金枪的汉子失手碰落了一盏油灯，惨声道：“那不是……师父的……遗体吗？”

“复仇七雄”奔了过去，终于认出了是过之梗的尸体，悲愤若狂，纷纷抽出兵器，呐喊着要找人算帐，追命等尾随而奔，没料到在黑暗里跑了一个更次左右，仍是廊连廊，水连水，栏连栏的，一层又一层，永无尽时，追命心想糟了，果然走了不久后，便看到那使金枪的汉子刚才失手打翻的油灯，才知道大伙儿又是回到了原处。

各人心中暗暗吃惊，更加小心的跑了一遍，又半个更次，踢到了三个武当派道人的尸体，无疑便是三年前与翁四、宇文秀、过之梗，达摩四僧一齐入庄的“武当三子”。众人跑了又跑，又见到这三个道人的尸体，于是更加小心，凡行过处都划下记号，无奈七曲九回，还是回到那打翻油灯的地方。

众人奔跑了近两个更次，不禁有些累了，竟还没有走出这些长廊，追命沉声道：“这些长廊是阵势，乃按照七曲九回的奇数来安排的，可惜我也不懂此行阵之法，如果不懂这阵法的话，只怕闯一辈子也闯不出去。”

屈奔雷奔了好一会，额上隐然有汗，心中也有气，大声道：“格那妈子，装什么鬼，有种出来跟老子大战三百回合！”叫了七八声，震得回音不绝，但除了屈奔雷的声音外，根本没有人回应。

追命只见水潭在黄灯照射下，发出墨绿的异光，叫道：“诸位小心，只怕这水有毒。”

随手撕开一片衣襟，抛入水面，那衣襟竟马上转为黑色，立即下沉，追命苦笑道：“只怕我们只有困死在这长廊上，要渡水登萍也不可能了，好厉害的艳无忧。”

“复仇七雄”的使流星锤的大汉因见师父确是死在“幽冥山庄”之中，心中大恸，不管一切，挥舞着流星锤，叫道：“我才不信走不出这几块破木板，我再去走走！”竟然冲了出去。

追命喝道：“不可造次！”但那汉子已冲过了这长廊的弯角处，另两个使链子枪与判官笔的大汉，也相逐奔去，但见转弯处的黄火忽然一晃，“噗”地一声，忽然灭了，发出一股焦辣的黑烟，接着，转弯处的那个使流星锤的大汉，便发出一声惨嘶。

那使判官笔及链子枪的大汉，俱是一怔！追命、殷乘风、彩云飞、屈奔雷、蔡玉丹已跃过他们的头顶，抢入转弯处，扶持起那使流星锤的大汉，只见他双目翻白，全身肌肉怒张，咽喉上，正有两个小洞，使他毙命。

这时“复仇六雄”与“少林四僧”，“勾魂夺魄”兄弟也到了，复仇六雄自是人人悲愤，但心中又慑于对方在一转眼间便夺去了自己一名兄弟的性命，追命叱道：“六位，如果你们再不抑制自己，只怕在这‘幽冥山庄’之中，等于是自取灭亡而已。”

屈奔雷冷笑道：“如果你们真不要命了，你们尽管去了，看谁替你们报师仇！”复仇六雄互觑一眼，屈奔雷这句话正中他们心坎里，复仇六雄虽不

怕死，但他们死了以后，又有谁替他们雪此大仇呢？

蔡玉丹不愧为武林名侠，至此时此境，仍能气定神闲，向追命问道：“以追命兄之见，难道是暂就于此，等待天明再说吗？”

追命叹道：“这也不知，就算等到天明，我想这阵势依然是破不了的。如果这阵势怕光亮的话，也无须点上这么多灯光了。要是我们等到天明，只怕在我们一失神间，不知还会给对方掳去多少条性命。现下破不破得了阵，是要害。坐在这里等死，也确不是办法，可是善法我也未想到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？”

屈奔雷叹道：“如果连追命兄也没了办法，更休说我这老粗了。”

“勾魂夺魄”辛仇道：“你没有办法，我们就坐以待毙了！”

辛杀冷哼道：“有本领你找到那妖女出来，只懂大言不惭！”

屈奔雷一翻怪眼，粗声道：“我找不着，你们这两个阴阳怪气的又找得着了？”辛氏兄弟勃然大怒。

追命沉声道：“诸位在这生死关头，还要胡闹，那你们到远一点的地方胡闹去，别拖累了大家！”辛氏兄弟原来最恨别人说他们阴阳怪气的，但又慑于追命的威望，当下向屈奔雷怒瞪了一眼，辛仇道：“这笔帐，”辛杀道：“我们记下了。”屈奔雷也学他们的口气道：“下次我才找你们算帐。”

彩云飞忽然幽幽道：“追命前辈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不知可不可以行得通？”

追命随意道：“你说来听听。”

彩云飞道：“这廊阵我们既然闯不出，不如我们索性毁掉这个阵，这阵用的是木板木头，总不难毁去。”

追命跳起来道：“要得！要得！殷老弟，你这个媳妇儿真是要得。”

原来彩云飞自小冰雪聪明，她是女儿家，心性善良，不喜杀戮，故武功比不上殷乘风。她自小受南寨老寨主宠爱，南寨高手也十分敬重这位小姐，年幼时每次与高手比试，每次占下风时她撇一撇嘴，跺一跺嘴，干脆不打算了，别人也奈她不何，她也用不着苦思破对方武技之计。而今她被阵所困，便想到不如干脆毁去阵势算了，这原本是儿时的灵感，但却是破此“七曲九回廊”阵法的善计。

追命继续笑道：“小姑娘好计，我们苦思破阵之法，反而不求毁阵之道，真是枉活了几十年！这些木柱，因陈年累月，已经破旧不堪，以诸位功力，一个更次内大概可毁去大半，不过诸位万万小心，第一，这个阵势显然是‘七曲九回廊’的阵法，如果，这阵中灵枢便是这些油灯，既要毁阵便得先熄灭了它，也免得艳无忧看见我们。第二，我们把这些瓦顶、木柱、栏杆全都折了，便会有一条明确的路，但千万不要拆我们脚下的木板，这小池在此寒冬还不结冰，掉下去只怕是凶多吉少。”

众人大喜，纷纷动手，殷乘风专注地凝视着彩云飞道：“飞儿，你真了不起。”

彩云飞被自己意中人这么一赞，两边玉颊升起了两朵红霞，殷乘风看得痴了，在这样昏异的灯光下，彩云飞一点也不会变成诡异，反而有一种娇羞的美。

忽然又是一阵惨叫，殷乘风抬目一望，鼻子里便嗅到了一种焦辣的味道，只见那使链子枪的大汉，在吹灯时手打翻了一盏油灯，黑油溅在手上衣上，竟全身发了黑，殷乘风叫道：“不好，有毒！”

复仇五雄想扑过去扶持那链子枪的大汉，追命一长身拦住三人，蔡玉丹

也抓住二人，追命沉声道：“他身上有毒，无论如何碰不得。”

这时，那使链子枪的大汉，连脸色也成了灰黑色，只见他凸着双眼，向复仇五雄嘶声道：“不要碰我，我活……不了的，为找……报仇！”说着抓着枪头，反手一刺，刺往自己小腹里，倒地身亡。

复仇七雄只剩下五雄，自是大为悲愤，追命长叹道：“适才那使流星锤的大汉死时，有一盏油灯熄了，也发出这样的焦味，我怎的没想到有毒。”

屈奔雷道：“既是有毒，让我来送它下水。”

蔡玉丹道：“我助一臂。”

屈奔雷双掌遥臂，掌风过处，油灯尽灭，那盛油的小盘子，也被推得平飞而出，落在池里，毫无一丝滴在廊上；蔡玉丹金丝“飕飕”疾响，金丝一到，已刺灭灯火，再一刺，也把盛油小盘震出廊外，落入池中，滴油不漏。瞬间，全部油灯尽落池中，奇怪的是，油灯尽灭后，藉着微弱的雪光，那长廊反而不显得似适才那么深邃。

众人没有了油灯的威胁，又勤快地拆起廊上的东西，以这些人的功力，要拆起木建的东西，自然轻松至极，只见掌风过去，兵刃过处，长廊上的木栏大柱，纷纷坍塌，忽然又是惨叫一声，众人望去，原来是“复仇五雄”中那使软索的大汉，在拆栏杆时不小心，把廊下木板也掀开了，一足便踩下池去，即时全身麻木，挣扎了几下，便完全沉没，只剩下几个泡沫。过了一会，浮上来的是一团四肢腐烂了但头部仍完好无损，骇然之色仍尽在脸上的尸首。

追命与蔡玉丹阻止着那复仇四雄下去救人，半晌，追命道：“我们还是拆东西吧，不过都要小心了，要是枉送了性命，谁也报不了仇。”

半个更次之后，这廊上的东西都拆除了，放眼一望，便看见这廊的来路与出路，追命冷笑道：“这次艳无忧困不住我们了。”

忽听东厢有人“咕”地一笑，一人宛若凌波仙子，姗姗行来。雪花飘飞，但见这女子，二十出头，像是霜花一般皓洁，双眸如春水一般荡漾，不转目也有风情无数，发如垂瀑，穿着白色的罗纱，笑着行来。

“复仇四雄”本是悲愤填胸，正待发作，但见来的是这般荏弱与苍白的你了，不禁奇怪，彩云飞对她更是好感，笑着叫道：“姐姐。”

那苍白女子展齿一笑，更是柔媚，轻声道：“姑娘你好，过来，过来。”彩云飞在不知不觉，看看这女子的笑容，竟十分好感，想走过去。

众人都被这女子的笑容所吸引，也没有阻止，彩云飞走前了几步，那女子柔情地抚着自己的黑发，轻声道：“来啊，来啊。”

忽然一声暴喝，殷乘风全身如一柄厉剑，已到了彩云飞身前，“挣”地白芒一闪，长剑出手，“叮”地震落一枚飞针！

这一声暴喝及出剑，令大家都为之一震，立时醒觉，纷纷怒叱，殷乘风拔剑挑落这一针，也是险到了极点，别看小小的一根针，竟把殷乘风持剑手腕，震得隐隐发麻，心中也是暗惊不已。

彩云飞更是吓得粉脸如雪，她没料到这笑得如此亲切的女子，竟在抚发之际，已向自己下了毒手！要不是殷乘风醒悟得快，自己早就没命了。

要知道艳无忧的“慑魂大法”，只要人一分心，注意上艳无忧，“蹶魂大法”便可以使对方的精神完全受自己所制，连功力高深如追命、屈奔雷，因一时不察，也一时被“血霜妃”所镇住了魂；殷乘风的功力本不及追命，应无法幸免，但他的全心全意，都放在彩云飞身上，虽也为艳无忧的绝色吸

引，心神却仍只在彩云飞一颦一笑上，故在千钧一发时，抢身救了彩云飞一命，这都是用情专注的造化。

众人怒视艳无忧。艳无忧却自自然然妖妖媚媚笑道：“这位小姑娘破了我的‘七曲九回廊’阵势，我想尝尝她的血，究竟是甜的？还是酸的？是苦的？还是咸的？”

屈奔雷怒喝道：“妖女，你还有什么法宝，快使出来。”

艳无忧轻轻笑道：“我还有什么法宝呢？‘七曲九回廊’叫你们给破了，这‘化骨池’化下了你们的骨，‘炼狱油’也炸不开你们的皮，‘搜罗神针’又被你们接了，‘蹶魂大法’亦制不住你们，我还有什么，只好任凭你们宰杀了。”艳无忧把那几件杀人的武器说起来，竟说得轻描淡写，全不像极其凶残的毒物，甚至越说越楚楚可怜了。

要知道这个名震武林的“血霜妃”艳无忧，天质聪敏，而且练得一身好功夫，但被一西域王子骗了身子，开始时这王子对她还真情，故取名为“霜妃”，但后来始乱终弃。艳无忧对其倒是一往情深，故屡屡相求，求西域王子勿舍她而去，但西域王子心狠手辣，毁去其容，把她打落深崖。艳无忧却大难不死，矢志复仇，练成了“慑魂大法”与“医魂魔音”，并练成了“吸血功”以别人鲜血来回复自己的容貌，又炼成了见血封喉活不过一个对时的“搜罗神针”，千里追踪，终于找到了西域王子，以“医魂大法”镇住卫士，以“慑魂魔音”击败西域王子，更以“搜罗神针”刺其双目，以“吸血功”吸尽其血而去。

这之后，这“血霜妃”的名因而得来，她也人心大变，残害青年男女与孕妇无数，练成“化血魔功”，是以容貌越是艳美；这激起武林正义之士震怒，但都死于她手下，后来这“血霜妃”更练成以奇门阵法困人，就更加无可匹敌了。

所谓“化骨池”，“炼狱油”都是名震天下的“武林第三毒”是绝毒的物品，至于何以在艳无忧这儿出现，则不得而知了。

艳无忧说得凄然，少林四僧本就是佛门中人，慈悲为怀，当下“龙僧人”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来此，亦无加害女施主之意，女施主若能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老衲只求护送女施主至嵩山一行，向方丈大师忏行悔过，定可恩仇化解，女施主勿用担心。”

那使雷公轰的复仇大汉却吼道：“大和尚，你们能放过她，我们的师父，兄弟们，都死在她的手中，怎能放过！”

艳无忧微展樱唇，向少林四僧笑道：“你们看，你们四位肯放我，人家可不肯放过我哩。”

少林四僧垂首道：“阿弥陀佛。”

艳无忧俏笑道：“你们唱的佛号，不甚好听，还是让我唱首歌儿给大家消消闷。”

追命突然喝道：“不可给她唱——”

猛地住口，这时艳无忧已白纱旋了几旋儿，转了几转儿，柔荑玉手，如花瓣开，雪玉一般的脸蛋儿，如痴如醉般地唱道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……”追命正想喝止，猛觉心胸一荡，忙闭嘴以一股真气，护住心脉，才不致被慑去了魂。

追命心中知道，这便是艳无忧的“慑魂魔音”。只见屈奔雷的脸色，也柔和了下来，蔡玉丹也没有平时那么安详，竟是听歌后十分激动，辛氏兄弟

脸上也一片茫然之色，“复仇四雄”更是如痴如醉。

艳无忧再悠悠的舞了几舞，歌声旖旎，真的似是皇宫春光，杨玉环的雍华风姿，与唐明皇的风流艳史，历历都在眼前，各人心中更晃荡，只听艳无忧媚声唱道：“若非群玉山头见，曾向瑶台下逢……”众人都不觉痴迷不已。

追命大急，知道若再不制止，只怕诸人都要遭殃，于是强提一口真气，护住心胸，勉力一步步的向艳无忧走去，以求一出手便切断艳无忧的魔歌。

追命勉力走前了几步，只觉心情异样，爱慕之念顿生，情知不妙，忙又全神运起内力，压制绮念。以追命的内功尚且如此，其他的人，更不用说了。复仇四雄，定力最低，当艳无忧唱到：“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，……”时，楚襄王梦见巫山神女和他幽会而又毕竟只是一场梦，空想只令人断肠，唱到这里，哀凄迷艳，复仇四雄为之恻然而舞，“通”地一声，那使判官笔的大汉踏入池中，瞬间这“化骨池”又多了一具腐尸。

追命情知若不制止这魔歌，大家都危险至极矣，就在这时，忽听一人朗声吟诵，宛若龙啸昂宇……

“……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……”原来这是殷乘风引吭高吟，温柔而不艳靡，爱慕而不绮想。

本来这“慑魂魔音”能制住追命，自也能制住殷乘风、彩云飞。无奈在场中以男子居多，故艳无忧只好以绮艳之音，来诱导他们非非之想，藉以驱使他们一一投入“化骨池”中。这一来，对彩云飞是女子来说，只有缱绻爱慕，再加上彩云飞玉洁冰清，所以这魔音并不能控制了她的心魄，殷乘风是男性，理应为其所惑，但他情专于彩云飞，杨贵妃虽姿媚容丽，他也只不过是仰慕罢了，何况他眼前还有彩云飞。彩云飞看见情势不妙，忙用力捏了捏殷乘风之人中穴，殷乘风顿然醒悟，见众人如痴如醉，追命则大汗淋漓，忙引吭高诵李白的“清平调”。

殷乘风自幼熟读诗书，对诗词甚有所得，所以书卷气极浓，平日他又极其仰慕李白的作风，觉得这唐朝诗人不仅是位才子，而且还是位剑侠，所以吟来特别神气；艳无忧所施的是“慑魂魔音”，殷乘风的乃是正气之声，无奈功力不深，自敌不过“慑魂魔音”，可是艳无忧所唱的词也是“清平调”，要知道李白这首“清平调”，媚而不俗，秀而不艳，对贵妃明皇的爱情称羨，但绝不淫靡，甚至在颂扬中隐有讽喻之意，诗人李白为李谪仙，诗高妙清逸，为人甚得山岳之气，这首“清平调”使杨贵妃因高力士的破坏而心暗恨于李白，至后来李白被贬放江州，这股风骨，并非艳无忧这等艳唱靡调所能改变的。

故殷乘风歌声一起，艳无忧的“慑魂魔音”渐然转弱，当殷乘风唱至：“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常得君王带笑看……”艳无忧的歌声已颓不成声，连艳无忧都大吃一惊，没料到竟给一个少年人破了自己的魔音。

魔音一被扰，追命当先冲了过来，屈奔雷、蔡玉丹跟着也一左一右掩至，艳无忧花容失色，吓得连“清平调”最后的二句：“解识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”也无法唱下去了，歌声一转，宛若怨女自艾，喁喁自语，初动春情，追命、屈奔雷、蔡玉丹三人本已迫近，尚未出手，一听此音，心神一荡，忙运功护住心脉，再也顾不得出手伤艳无忧了。

殷乘风虽引吭高歌，但这次艳无忧所唱的“慑魂魔音”，再也不是任何一位诗词人所作，殷乘风音律再正义，毕竟内力不高，渐渐地声转微弱，竟

慢慢的同化进去。要知道，殷乘风虽心底纯洁，彩云飞虽洁玉未垢，但毕竟是血气少年，少不免情欲欲萌，终于也抵受不了这种淫靡之音，无法自控了。

各人只觉丹田内一股热流，跃跃欲喷射出来，自是心中大惊，要知道若任其体内真力游走，很容易会导致走火入魔，那时，就万劫不复了，忙全力压制心神，敛神集中，力抗魔音。众人满头大汗，衣衫尽湿，艳无忧继续自编歌词，半敞衣衫，露出雪玉般的肌肤，淫靡而舞，脸色却越来越苍白，这一场战斗，虽双方均无动手，但比真正动手，还要惊险十倍！

这一场人与欲之战，眼看诸人就要被欲所制，而致欲火焚身，“复仇三雄”中的使金枪的大汉，最无定力，自卸衣衫，喘息如牛，竟不慎失足，落入池中，又成了池中的一具腐尸。

忽听一声佛号，隐然带着龙吟之声，在魔音之中挑起，又是一声佛号，带着猛虎之刚锐，冲破了魔音；再是一声佛号，夹着彪之灵忻，镇压住魔音；更是一声佛号，如豹之威敏，击散了魔音。这四声佛号，便是“少林四僧”：龙、虎、彪、豹所发的。

少林僧人，戒律极严，这龙、虎、彪、豹四僧，自幼在寺中受戒，已无尘念，艳无忧的“慑魂魔音”，虽然犀利，但少林四僧，早无欲念，故四人运起内功，朗吟佛号，佛号不绝，魔音虽强，比之与出家人之清净无欲，则大为逊色了。

这一来宛若天外之音，追命、屈奔雷、蔡玉丹皆为佛号所惊醒；少林四僧更运起神功，以佛门之“狮子吼”神功，佛号源源不绝逼出。这狮子吼是昔年来自印度天竺之达摩所创，一声狮吼，不知惊醒多少孽障尘俗，而今这狮子吼吼出了佛音，那魔音终被震住。

追命、屈奔雷、蔡玉丹等大喜，正欲出手，只见艳无忧脸色发青，全身发抖，再也没有当前的清脱风姿了，忽又听魔音一变，宛若厉鬼呼啸，冤魂哭诉，在炼狱里不断地哀哀传来。少林四僧的“狮子吼”一抖再抖，竟渐微弱了下去。少林四僧虽心无俗念，但毕竟内力不高，修为不深，因出身佛门，自是相信十八炼狱之说，行善而得超升，为恶而入地狱，而今魔音仿佛是狱中冤鬼，不住地哭诉，要把这龙、虎、彪、豹四僧也拖入地府之中。僧人只求超度，若降为鬼魂，下十八层地狱，自是极其畏惧之事，于是乎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，少林四僧心萌恐惧，佛力顿减，魔音高涨，又压倒了佛音，少林四僧虽仍喃喃吟经，唯只求自保；未已，因艳无忧只求全力先毁这四僧的道行，故四僧已被震得口溢鲜血，十分危急。要是此番来的是少林方丈大师，功力深厚，修为精纯，那又完全不同了。

一方面因艳无忧把主力放在少林四僧身上，追命等虽为魔音所困，却仍能自保。追命眼见少林四僧就要一败涂地，性命难保，于是勉力走近，以图力击“血霜妃”，追使她分神。艳无忧是何许人物，焉有不知，魔音加厉，众人只觉群鬼掩至，魔邪猖狂，已无可抵制，不禁为之毛骨悚然，冷汗涔涔。而仅剩的“复仇二雄”，仿佛看见他们的师父过之梗，满身鲜血，甚为可怖，自廊上站起，口口声声厉言要他们报仇，而那五名已死的师兄弟，也冉冉自池中升起，状如鬼魅，都指着追命。“复仇二雄”定力已失，神智昏迷，只觉追命乃是大仇大恨之敌，竟挥动着雷公轰与长铁锥，向追命狠命攻了过去。

艳无忧这“慑魂魔音”，也是极耗内力的，若久攻不下，便得适可为止，否则大伤元气。而今艳无忧魔青二度受挫，神色已然大变，只求速把对手毁掉。追命本欲出手攻击艳无忧，但那复仇二雄这一来，大大扰了追命的心神，

追命一方面要把主力护住心神以防魔音的侵袭，一方面要抵挡复仇二雄近乎疯狂的攻势，又不忍杀伤复仇二雄，故此纵然他的武功比复仇二雄高出不可道里计，但也落尽下风，险象环生。

屈奔雷、蔡玉丹等人虽欲救助，但苦于力抗魔音，身子动弹不得。殷乘风与彩云飞，也濒临被魔音摧毁的边缘。辛氏兄弟，却已跃跃欲动，被魔音催促得欲杀向屈奔雷与蔡玉丹。至于少林四僧，佛号渐低，命近危垂。

忽然一阵尖声狂笑，十分痴憨，竟冲破了魔音，一白衣褴褛的人，手抱黑衫人，飞驰而入，一见艳无忧，大喝一声：“还我师兄命来！”冲近“血霜妃”，便一掌拍去。

原来这人不是谁，却是宇文秀。宇文秀在三年前，与翁四先生、过之梗等人这“幽冥山庄”时，便被这“慑魂魔音”慑去了魂，以致神智失控，虽能冲出“幽冥山庄”，但对它心存恐惧，再也不敢入内，从此浪荡江湖，胡言乱语，适才他曾遇上追命等，又与辛氏兄弟拼了一掌后，在来路上，竟看见“黑袍客”巴天石的尸体。巴天石与“笑语追魂”宇文秀名属同门，但情同手足，巴天石此上“幽冥山庄”，为的便是要查出是谁逼疯宇文秀，要为宇文秀复仇，惜出师未捷，便遭了辛十三娘的毒手。巴天石的武功，本来比宇文秀还要强一些，因他除了“一泻千里”轻功大有所成外，还练成了“吸盘神功”；宇文秀武功本不如他的师兄，巴天石既是不能拒抗“慑魂魔音”，因而被辛十三娘所乘惨死，宇文秀自不能与“慑魂魔音”相抗，不过宇文秀此刻心智全失，路见巴天石，激起一丝回忆，认定师兄乃艳无忧所杀，于是再度闯入“幽冥庄”，在这“七曲九回廊”上遇见艳无忧，艳无忧魔音冠绝，唯宇文秀已然痴狂，除了要杀艳无忧为巴天石报仇外，心中一无所惧，亦一无所欲，一如“慑魂魔音”对一个法力无边的得道高僧既生不了效用。但对一切生未懂事之婴孩，亦一无用处，所以宇文秀不为魔音所慑，反而狂笑划破魔音，发招直攻向艳无忧。

魔音一破，屈奔雷、蔡玉丹二人弹起足有丈余高；因为二人全力抗拒魔音，只觉压力沉重，而今压力顿消，收势不住，余力弹起丈余高，二人各自凝定心神，力求落地轻盈，以免踏碎木板，丧生池底。

那复仇二雄因魔音一失，顿时颓然无力，各自住手；少林四僧“噫”了一声，纷纷运气调息。殷乘风、彩云飞二人，互觑了一眼；氏兄弟犹如大梦初醒，心忖好险。

宇文秀的轻功“一泻千里”，乃是何等之快，因艳无忧专神于施展魔音，发觉他冲近时，为时已晚，眼看宇文秀一掌往自己的死穴“天灵盖”拍来，再也顾不得施用魔音，猛地一张口，竟已咬住宇文秀的咽喉，宇文秀喉咙“格格”两声，挣扎了几下，终因喉管被咬断，倒地毙命于巴天石尸首之旁。

宇文秀这一来把艳无忧阻了一阻，就在这时，只听追命大声疾呼：“快攻艳无忧，勿让她再施魔音！”追命一共说了十二个字，却已攻出了三十六腿，招招厉害，先缠上了艳无忧。艳无忧连退三十六步，正欲再施魔音，突地“唳”地一声，一条金丝向她的“人中穴”刺来，忙低头避开，蔡玉丹又冲了过来，艳无忧在长廊上以一敌二，已经无法再施展“慑魂魔音”了。其实艳无忧最擅长的，便是布置奇门阵势，加上“慑魂大法”与“慑魂魔音”，以及仗以成名的“吸血功”、“搜罗神针”。“化血大法”只是用以容貌永驻，并非武术，而今阵势已破，又不及施用“慑魂魔音”，现对手只狠命攻击，奋不顾身，“慑身大法”也施不出，而“吸血功”必须近身时方可见效，

追命腿长，蔡玉丹手有金丝，艳无忧根本靠不近去。艳无忧以武功论，尚逊追命一筹，现在再加上个蔡玉丹，一时被逼得手忙脚乱，又因为适才施展“慑魂魔音”，大伤元气，容貌已变得十分凄厉，更难施用“慑魂大法”了。

艳无忧在长廊上与追命、蔡玉丹打了几个回合，猛地张口，咬向蔡玉丹，蔡玉丹匆忙身退，艳无忧才来得及呼啸一声，又被追命的双腿所逼住。

但这一声呼啸，忽然在长廊两端，冲来了十人，竟是那“湘北六豪”及四个金衣人，披头散发，目光凶冽，提起兵器竟向追命等截击而至。

第七章 杀不杀得了朋友？

众人知道这些人已被魔音所慑，听命于艳无忧，屈奔雷见艳无忧如此歹毒，再也顾不得身份，只求速毙“血霜妃”，提斧围攻了上去，“勾魂夺魄”兄弟，虽生性孤僻，但知一旦被艳无忧突围，再施“慑魂魔音”，只怕自己就保不了命，故两人向那十人迎了上去，力拼起来。

少林四僧因体力耗损过度，只能调养。殷乘风知道事情非同小可，也偕彩云飞齐攻艳无忧，只是彩云飞一直对这“血霜妃”心存好感，不忍痛下杀手。

艳无忧在长廊上力战这五大高手，不消片刻，便衣衫尽湿，脸露哀色，众人毕竟出身于名门正派，只觉以众敌寡，亦不忍下杀手。那边的辛氏兄弟，本来生性狠毒，两人以“断臂奇功”迎战两名湘北豪客，一名金衣大汉。

屈奔雷生性暴烈，终于按捺不住，一斧砍向艳无忧后心，眼看艳无忧中斧之际，忽然金丝一闪，原来是蔡玉丹不忍见艳无忧命丧当堂，竟以金丝缠住屈奔雷的斧头。

就在这一刻，艳无忧竟拼出了狠功，如白影一抹，已咬向追命。追命急退，竟已退至廊边，脚一踏空，眼看就要往下坠去，好个追命，猛一提气，在空中一连三个筋斗，已落到对面长廊上，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只是追命落身于另一道氏廊上，一时掠不过来。艳无忧已一连七八招，招招攻向殷乘风要害；殷乘风被逼退七八步，彩云飞本不想与艳无忧交战，以放她一条生路，而今一见艳无忧如此拼命，也不禁赫然身退！

本来这一下正是“血霜妃”艳无忧突围的时候，而这机会，正是蔡玉丹以金丝缠住屈奔雷的斧头所造成的，可是这“血霜妃”因人经惨变后，性情狠毒，竟“咕咕”一笑，袖中射出三枚“搜罗神针”！

这三枚“搜罗神针”全都射向蔡玉丹，蔡玉丹金丝仍缠在斧上，抽手不及，只好左手一弹，弹落一枚针，头一偏，又避过了一枚针，第三枚针却“嗤”地一声，射入蔡玉丹之左臂中，蔡玉丹只觉臂上一麻，知是毒针，右手一紧，已抽回金丝，直卷向艳无忧。

艳无忧见已命中蔡玉丹，心中大喜，咕咕笑道：“搜罗神针，当世除我和大师兄无人可救，你还是等死罢！”飞身欲逃，跃过了“化骨池”，落在另一长廊上。

这时屈奔雷已抽回飞斧，见艳无忧伤了蔡玉丹，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妖女，看斧！”飞斧“霍”地脱手飞出，回旋着向艳无忧当头砍去。

艳无忧现下的落身长廊，正是“勾魂夺魄”兄弟与那十个迷失本性的人力战的地方，辛氏兄弟又诛杀了两名湘北豪客与一名金衣大汉。艳无忧眼见飞斧袭来，屈奔雷的飞斧不愧为“一斧镇关东”，艳无忧不知如何躲避，竟随手抓起一名金衣大汉，迎头一举，“噗”地一声，跟着一声惨呼，屈奔雷的飞斧便嵌在这大汉的胸上。

这时辛氏兄弟节节胜利，加上现在被“血霜妃”拿着当盾牌的那名金衣大汉，辛氏兄弟的对手只剩下两名湘北豪客及一名金衣大汉；辛氏兄弟攻势一转，两股掌力，拍向艳无忧。

艳无忧一声冷笑，把那金衣大汉的尸首一抛，架住这两掌，没料蔡玉丹的金丝却十分之长，竟越过“化骨池”，艳无忧因分神于屈奔雷的飞斧与辛氏兄弟的双掌，一不留神，双足已被金丝牢牢卷住。

艳无忧花容失色，强以腿钉在板上，蔡玉丹一抽未动，艳无忧也挣脱不出，追命已“标”的一声越过了“化骨池”，到了艳无忧的身前，一连八腿。

这八腿，有些是攻向艳无忧的前胸，有些是攻向艳无忧的左右双肋，有些甚至攻向艳无忧的后心，都是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，极不可能的角度下出击的，追命腿法之诡异，可见一斑。

艳无忧既不能退，又力不从心，勉力接下这八腿，已摇摇欲坠，忽然之间，两件兵器，一件是雷公轰，一件是长铁锥，向艳无忧身上打到。

艳无忧的身子本已因追命八腿而摇晃不停，这两件兵器，又怎接得住，当下“蓬蓬”两声，都打在艳无忧身上，艳无忧凄然吐了一口血，那使雷公轰及使长铁锥的大汉，见一招得手，大喜不过，又欲再打，追命喝道：“生擒她为蔡兄取药要紧！”

没料艳无忧已中两下重击，足被缠住，潜逃不得，自知绝无幸理，竟一跺足，返身投入池中，边厉声道：“你们都活不了，大师兄自会为我报仇的……”便沉入池中，没了声息，蔡玉丹大惊，忙运力于丝上，强把艳无忧提起，只见她已开始浑身腐烂，惨不忍睹，金丝浸在池中，也变了墨色，可见池水之毒！彩云飞见此惨状，大是不忍，失声惊叫，掩面不看。

艳无忧这一死，众人都沉重了起来。“勾魂夺魄”兄弟，把那剩下的两名湘北豪客与一名金衣大汉杀了，一时之间，都静寂了下来。少林四僧运功调息，也觉得恢复了一些，相继而起。

追命干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‘搜罗神针’歹毒无比，凡中此针的人，血液经脉，无不侵沾毒气，一个对时后便毒发身死，蔡兄，现下感觉如何？”

蔡玉丹苦笑道：“现下感觉有若虫啮全身，难受得很，都是我一念之仁，才遭致这妖女的毒手，也是活该！”

追命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应尽快寻到那‘大师兄’，替蔡兄寻求解药。”

殷乘风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便去。”

追命沉声道：“不过这‘幽冥山庄’中的人，是一个比一个高，适才那头大鹏是‘四师弟’已不易应付；辛十三娘是‘三师妹’，更难讨好；而今这‘血霜妃’为‘二师妹’，已如此了得，只怕那‘大师兄’，更是高强，诸位切切小心便是。”

屈奔雷道：“我也要问一问那‘大师兄’，所谓‘龙吟秘笈’，究竟在何处。”

辛仇冷笑道：“知道了你也未必有命去拿！”

辛杀道：“‘龙吟秘笈’岂是你能取得的！”

屈奔雷大怒道：“难道是你们这两个残废有能耐！”屈奔雷曾骂过辛氏兄弟“阴阳怪气”，而今再骂他们“残废”，两人勃然大怒，就要上前动手，追命下令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于是一行十三人，走尽了长廊，到了一个大厅堂前，只见那厅堂黯黑一片，厅堂里点着七盏七星灯。七星灯据说是替三生赎缘的，而今一晃一闪，犹如鬼影幢幢，前生后世的魂，都相聚于此一般。七星灯之后，有一人危然端坐，就像是神龛上的神像。

众人提高警戒，缓缓入厅，那人依然丝毫不动，诸人越走越近，只见厅内鬼气森森，黄火映照在那人的脸上，仍是一片无血色的苍白。那人宛若画里的文士员外，弯眉细目，神色和祥，整齐干净，颌下有长须，蔡玉丹定眼一看，还以为毒发眼花，再仔细的看，才吃惊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幽冥……”

幽明兄？”

那人平静地微笑道：“不错，我便是石幽明，我已等了你们四年了。”

屈奔雷也大为惊讶，道：“这便是‘幽明山庄’庄主石幽明么？”

殷乘风也道：“石庄主，这些日子以来，这庄里发生了许多事情，你究竟在哪里？”

石幽明笑道：“我么？我一直就在这里。”

辛仇冷冷地道：“‘龙吟秘笈’究竟在哪里？”

辛杀冷冷地道：“你最好还是快快说出来！”

石幽明淡淡地道：“‘龙吟秘笈’么？想你们必是听宇文秀之说，是我叫霜妃在逼疯宇文秀的时候，让他见到武林人士争夺‘龙吟秘笈’的血腥幻象，宇文秀自会在外去疯言疯语一番，其实根本没‘龙吟秘笈’那一回事。”

“勾魂夺魄”兄弟脸色大变，追命沉声问道：“石庄主，你谣传贵庄有‘龙吟秘笈’，那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石幽明倒是向追命打量了一会儿，才笑道：“骗那些想得到‘龙吟秘笈’的人来呀！”

辛氏兄弟板着脸孔道：“既是谣传，我们已化费了太多的时候，就此别过。”返身就走，忽然白影一长，石幽明不知何时已落在他们的身前，笑吟吟的看着他俩，辛氏兄弟只觉背脊一寒，辛仇怒道：“石庄主，你要怎地？”辛杀道：“咱们‘勾魂夺魄’，未必怕了你这个石庄主！”

石幽明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你们来了就走，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，我是好不容易才哄你们来的呀。”

追命只见眼前一花，石幽明便已不见，转眼已竟在门前拦住“勾魂夺魄”，心知石幽明的武功，只怕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当下不功声色，道：“石庄主行事，好叫我等大惑不解！”

石幽明笑道：“大惑不解么？说来简单，我们四个：大鹏爱吃人肉，辛十三娘十三天不喝人血便功力退减，霜妃每日需要吸血才能青春永驻，而我呢？我练成了一种功力，能专吸取别人的内功，收为己用，现在我已吸了好几百位武林同道的功力，差不多可算是武林内力第一高的人。我们需要这么多武林人，当然需要出点新花样哄骗他们来不可了。”

众人不禁为之齿冷，追命沉声道：“原来这些案件，都是你主使的，我要抓你归案。”

石幽明仰天大笑道：“归案么？你们根本就不是我的敌手，适才多谢你们替我杀了大鹏、十三娘和霜妃，免得我多费手脚。”

追命动容道：“什么，你难道也想杀他们？”

石幽明淡淡笑道：“当然呀，等我到功力已臻天下第一之时，总不能带着这几个恶名昭彰的女魔行走江湖的呀。所以我想杀了她们，再以大侠之名重出江湖：石幽明练成绝技为全庄报仇，杀尽武林魔头，你们想想，这种盛举，这般气派，‘大侠’二字，还不落在我石幽明头上来么？另一方面我杀了她们，谁又知道石庄主干过什么事来？哈哈……”

殷乘风本来甚是仰慕“幽明山庄”庄主石幽明之名，而今见他谈笑中竟道出了如此卑鄙，不禁为之鄙薄不已，怒道：“石庄主，你做的如此卑劣的行为，还配走什么江湖，称什么大侠？”

石幽明打量了殷乘风一会，并不震怒，只是有点惊讶地道：“哦？江湖上行走的人，不心狠手辣，怎能做出大事情来呢？其实武林中的大侠，大半

是这样，你不晓得吗？那你如何行走江湖？”殷乘风一时为之哑然，无词以对。

蔡玉丹愤恨得声音也变了，指着石幽明道：“你……你，往我四年来惦着你，特关了丝绸店，来为你追察真凶，没想到你竟作出如此兽行来！”

石幽明微笑道，“可不是吗？我也等了你四年，你的功力浑厚，吸取你的功力，化为我的，我必受益匪浅，朋友，尤其是好朋友，不止是用来杀的，还用来吸取功力，成全我大业功德的！”

蔡玉丹听石幽明原来等了自己四年，为的竟是骗自己来吸取功力，当下大怒，怒叱道：“石幽明，你不是人！别人赶来‘幽明庄’，为的是替你报仇，你竟下此毒手……那庄上二十五人，全是你亲人朋友，是不是全是你自己下手杀害的？……”

石幽明手抚长髯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找了个在庄上作客的，毁了他的容，作为我的替死鬼。需知日后我复出江湖，功力已然天下第一，既是再世为人，而且要当天下第一高手，庄里的人，留下反而累事，不如杀掉，多吸引点人来……至于你说我恩将仇报，来的人我也没杀他啊，我不过吸尽他们的功力，杀他们的人是要吸血和吃人肉的艳无忧、辛十三娘和大鹏呀……刚才你们杀她们时，我也不出手救助，这样多么公平，以后我重出江湖，便可说我石幽明练得奇技，为朋友报了仇了。”

屈奔雷“啐”地吐了一口唾液，怒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要大家来给你吸取功力，还装什么神弄什么鬼？”

石幽明轻笑道：“你真笨！武林中人，越是有神有鬼的地方，越令人好奇，而已来的人多是武林高人，方合我们的胃口。功力高的人，是越吓越想来的，就好像你们一样！”

众人都知道此番被骗，彩云飞仍不敢置信地问：“你就是她们所谓的……‘大师兄’……”

石幽明笑道：“当然，这庄上现在除了我，还会有谁？”

蔡玉丹听得此人便是大师兄，自己身中奇毒，剧痛如绞，而解药又落在这样一个佛口蛇心的人之手里，知道是求药也无用的了，当下怒道：“石幽明，你以为你自己武功有多高？当日之时，你只不过与我不分上下……”

石幽明打断了他的话道：“玉丹师弟，你怎么这么食古不化！我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武林高手来，一一吸去他们的功力，到了现在，只怕你连我三招都接不住呢……这位想必是名震天下的‘江湖四大名捕’之追命……这位腰问插着斧头，想必是关东的屈奔雷老兄……还有少林神僧，功力也高深……再加上玉丹弟你……哈哈……都很好……啧啧，都很好……吸取你们的功力后，只怕天下就没几人强得过我了……我石幽明再出江湖，成为天下第一人时，届时江湖上人人都会说我内力宏异，没料到是拜你们诸位所赐……哈哈……绝，绝，绝！”

殷乘风见这人杀亲灭朋，已无人性，怒道：“你以为你现在的功力有多高？你自信高得过‘九大关刀’龙放啸龙老英雄么？”

石幽明从容地笑道：“现在不能，不过等我今日吸取了你们的功力后，未必就会输给龙放啸、司徒十二或曾白水，何况还会有许许多多，继你们而送上门来的人呢！”

殷乘风大怒道：“此人贻害江湖，绝不可留！”“铮”地拔出宝剑，剑锋轻颤不已。

那使雷公轰的大汉忽然道：“石幽明，我问你，我师父是不是你杀的？”

石幽明笑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

使雷公轰的大汉道：“‘十绝追魂手’过之梗。”

石幽明想了一会儿，笑道：“哦，是过之梗么，不错，三年前我吸尽他的功力，他的功力还不错嘛，你的怎样？”

那使长铁锥的大汉悲声道：“我师父乃随翁四先生等入庄，翁四先生乃为你生死不明而来，你怎能杀死家师？”

石幽明摇首道：“凡入庄者，都得死，怎会有例外？连翁四先生的功力我也吸了，独独不吸你们师父，那也未免太看不起他了，太不当他是朋友了！”

那使雷公轰的大汉喃喃道：“他杀了师父……他杀了师父……”那使长锥的大汉猛地一声断喝，道：“我们给师父报仇啊！”挥动兵器，冲上前去，追命突地一拦，冷冷地看着石幽明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？”

石幽明笑道：“因为你们活不长久了呀。”

追命冷冷道：“你要杀人灭口？”

石幽明淡淡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殷乘风冷笑道：“你以为你一个人能杀得尽我们？”

石幽明反而讶然起来了：“当然呀，难道我会留一个活口，到处替我宣扬么？”然后又补充道：“或许你们都不知道，我在杀人前，都喜欢说个明白的，这点玉丹弟想必记得。”

蔡玉丹全身痛苦针刺，怒道：“记得个屁，我蔡玉丹有眼无珠，识错了你！”

石幽明向蔡玉丹端详了几眼，笑道：“你受了伤么？要先给我功力，才好去死呀。”

蔡玉丹怒道：“我宁愿死，也不让你吸去功力！”

石幽明微笑道：“那也由不得你。”

那使雷公轰的大汉怒叱道：“石幽明，你不要满口由不得谁，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。”

石幽明抬目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那只好你先死了。”忽然长身而起，全身轻飘飘的，一下子便到了那使雷公轰大汉的身前。

追命、屈奔雷本来对石幽明的动作，早有防备，一见有所异动，追命和屈奔雷已同时出手。

屈奔雷一斧当头劈下。

追命身形不动，脚已踢出。

只是石幽明实在是太快了，石幽明未动的时候，屈奔雷和追命已然出手，但是石幽明一动，已然越过众人，到了那使雷公轰的大汉身前，屈奔雷一斧劈空，收势不住。追命一脚不中，情知不妙，借脚力一翻身，兜截石幽明。

石幽明一扑近那使雷公轰的大汉，那大汉一呆，雷公轰当头劈下，石幽明一伸臂便握住了他的手，仍微微地向他笑着，另一名使长铁锥的大汉，见势不妙，铁锥“虎”地划了一个锥花，直取石幽明的后心，石幽明也没有回头，便握住了铁锥，向后一送，边漫声道：“还没有轮到你呀。”

那使铁锥的大汉便翻跌出丈远，一头撞在墙上，半晌爬不起来。

追命已扑至石幽明身后，猛见面对自己的那使雷公轰的大汉，脸色已由红转白，用力挣扎而渐发软，追命知道不妙，石幽明正吸着这大汉的功力，当下一声大吼，一脚踢向石幽明。

追命这一脚，踢出时是向石幽明的背脊，但他情知石幽明必能招架，所以脚势一转，踢的是足上的“跳环次”，但将要命中时，突然又转向，竟跳向石幽明的头部！这三下改变真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，石幽明武功再高，也非得松手回身应战不可。

没料到石幽明依然没有回头，左手仍握着那使雷公轰的大汉的手，右手一反，便拍开追命的腿，刚好是拍向颈部的那一下，还顺手把掌心一反，一股大力激涌而出，把追命撞跌四五尺远。

这时，“勾魂夺魄”知道这石幽明绝不好惹，又知道庄内并无“龙吟秘笈”，于是不管众人拼命，乘机跑出厅外，岂料未抵门口，石幽明似背后长了眼睛一般，道：“怎能让你们逃呢？”左手拇食二指一弹，竟把雷公轰弹飞，“飐”地一声，飞激而出，其余三个指，仍扣住那汉子的脉门，只见他五只手指，越来越红，红得像血一般！

那十七八斤重的雷公轰，被石幽明一弹之下，直袭辛氏兄弟，来势之快，无以形容，辛氏兄弟闪躲不及，只好硬着头皮，各自推出一掌硬接。

“蓬”地一声，雷公轰被震飞，钉入石墙内，而辛氏兄弟居然被震回厅之中心，踉跄不已，追命沉声喝道：“今日谁要生还，只有同心协力，一齐拼命！”

石幽明忽然放下左手，右手扶住那已软绵绵了的汉子，回身笑道：“对了，拼命就对了。”说着把汉子抡起，一面道：“可惜他的功力只这么多。”“呼”地把那汉子向辛氏兄弟掷出，辛氏兄弟向左右忽闪，“砰”地一声，那使雷公轰的大汉，身子撞在墙上，碎石滚滚而下，溅得一墙都是血，自然是没命了。石幽明竟也叹道：“可惜霜妃不在，这些血，多可惜呀。”

彩云飞凝注着石幽明一双似血一般通红的手，忽然惊叫道：“你练的是‘血手化功’魔法？”

殷乘风也讶然道：“相传练这‘血手化功’的人，都会死得极惨的，你……”

石幽明冷笑一声，有点落寞，“那时我已是天下名侠，虽死得惨一些，但受后人敬仰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屈奔雷怒极反笑，道：“敬仰？敬你妈的仰！”“虎”地一声，飞斧脱手向石幽明飞去，殷乘风与彩云飞也分一左一右，剑光晃动，急取石幽明。

石幽明仰天长笑，忽然一错步，已搭住了那使铁锥的大汉之手腕，空出来血一般的右手，一爪竟已把那旋转中的飞斧硬生生抓住，吐气扬声，一连两斧，封住殷乘风、彩云飞的剑！

殷乘风、彩云飞二人急退，只见剑上已被击出了缺口，追命眼见那使长铁锥的大汉又要遭毒手，大喝一声，连人带腿，以一个飞侧踢，凭空飞起，直奔石幽明。

屈奔雷也大喝一声，宛若雷鸣，虎扑向石幽明！石幽明眼见二人来势汹汹，倒也不敢轻敌，一扬手，飞斧“噗”地飞出，旋向屈奔雷，有手一招，便凭空一推，一股极大的掌风，撞向追命。

屈奔雷前冲之势，等于是向飞斧扑来，好个屈奔雷，百忙中已抓住斧柄，但仍被飞斧余力撞出四五尺远，差点把桩不住。追命人在半空，狂飚突起，追命不敢硬碰，只好一提气，全身有若一片树叶般，随劲风飘出丈远，方才落地。

那使铁锥的大汉渐渐脸色已由红转白，而石幽明的手更加透红了，辛氏兄弟相顾一眼，忽然长身而起，以图破瓦而逃！

石幽明冷哼一声，右手夺过长铁锥，“噙”地一声，飞扔而出！只见这支铁锥凭空竟裂为二，分袭辛氏兄弟，辛仇、辛杀眼见来势奇快，闪躲不及，唯有以独臂硬接，这一接之下，两人飞出丈远，虎口俱被震裂！

石幽明居然能把铁锥震断，飞袭两大高手，不但把他们逼了下来，还几乎要了他们的命，这份内力，已到了耸人听闻的境界了。追命心知不妙，只怕这一次，大家都难以逃得过石幽明的一双血手了。

“勾魂夺魄”兄弟，两次逃遁不成，又受了微伤，这回真个动了真火，两人怪叫一声，各自发出一掌，追命在野店内见过辛氏兄弟的“断臂奇功”，能借人之力反击对方；石幽明内力高强，辛氏兄弟的“断臂奇功”可能就是他的克星，当下大喜，凝目以观其变。

辛氏兄弟双掌拍出，石幽明微微一笑，一掌推了出去，没料到自己的掌力居然如泥牛入海，而突然之间，自己的掌力与对方二人的掌力，自那两条断臂上反袭了过去，石幽明恍然珍而惜之地笑道：“辛氏兄弟，断臂奇功，名不虚传！”

跟着又拍出一掌。

这一掌与石幽明本身的掌力，以及辛氏兄弟的掌力相碰，这次轮到辛氏兄弟大惊失色，原来掌力相接时，不但没有发出蓬然巨响，而且了无声息，反而紧紧粘在一起，甩也甩不去，这时那石幽明原先的掌力已然消失，反而是辛氏兄弟的内力被源源导出，两人心里一慌，知道这石幽明的功力，竟已到了能遥空施展“血手化功”魔法的境界了。

这时少林四僧纷纷大吼一声，以“龙”、“虎”、“彪”、“豹”四种不同的掌力，直袭石幽明，石幽明笑道：“这个人已没用了。”把那使铁锥的大汉随手一抛，竟撞向这四掌，可惜这大汉早已功力全失，怎堪少林四僧一击，肝脑涂地，毙命当场。

同时间，“嗤”地一声，蔡玉丹忍痛出手，金丝直袭石幽明的“曲池穴”。石幽明用抛出那使铁锥的大汉之左手，拇食二指一弹，把金丝弹开。追命大喝一声，双脚凌空踢至，石幽明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可惜我没有第三只手。”把吸辛氏兄弟的功力之手一收，还掌一奇，掌力一吐，又把追命送出丈余远。

如果石幽明已扣住辛仇或辛杀的身上任何一处，那辛氏兄弟这回是神仙难救了。幸亏的是石幽明只是遥吸二人功力，不得不撒手逼走追命，辛仇、辛杀趁饥连忙抽手，只觉血气浮动，身上的功力，竟去了一小半，更是惊骇莫名！

石幽明看着追命苦笑道：“看来你的武功最好，你是唯一能使我有点头痛的。”

追命人已落地，给掌风撞得心头发闷，亦不答话，取出腰间葫芦，一连灌了半葫芦的酒。石幽明笑道：“喝喝酒壮壮胆也是好的。”忽然对少林四僧道：“到你们了。”忽然飞扑而起。

追命大喝一声道：“小心！”少林四僧已摆开攻势，“龙”、“虎”、“彪”、“豹”四路拳法已袭向石幽明，石幽明衣袖卷飞“龙僧人”，一脚踢飞“虎僧人”，掌力一吐，迫走“豹僧人”，一反手，已拿住了“彪僧人”，“彪僧人”只觉体内真气源源而出，竟全身酥麻，挣扎不得。

石幽明飞身夺人，不过是刹那间的工夫，同时间，屈奔雷、追命、殷乘风、彩云飞、辛仇、辛杀六人，俱一掌劈出，石幽明另一只手掌力一催，以一敌六，“崩”地一声，六人被逼退七八步，石幽明只晃了一晃，仍拿住“彪

僧人”不放。

众人入“幽冥山庄”以来，所遇的敌人纵或高强，但绝不似这个石幽明，完全是真凭实技，以纯厚的内力，击退众人，而且每次应敌时，另一只手还擒住一人吸取功力，其武功之高，可想而知。追命知道自己几人，难以与石幽明为敌，心忖道：“总得要人冲出这里，把石幽明的劣行公诸于世啊，于是喊道：“能冲出去就冲，大家犯不着一齐送死，我来断后！”

石幽明大笑，“彪僧人”脸色已然煞白，有气无力。石幽明掌力一吐，又把第三次欲逃跑的辛氏兄弟，迫了下来。

蔡玉丹身中剧毒，全身犹如虫行蚁走，十分痛苦，既想助群雄一臂之力，但又力不从心，看见“彪僧人”已双眼翻白，凶多吉少，心里对石幽明深痛恶绝，猛喝一声，强提真气，金丝又“嗤”地刺出。

石幽明真似背后长了眼睛似的，随手一抓，已抓住金丝，另一手已放开了“彪僧人”，笑道：“你已没用了。”竟抓住蔡玉丹的金丝，直插“彪僧人”的胸里，蔡玉丹自然想抽回金丝，但怎及石幽明力道？“彪僧人”惨叫一声，立时惨死！

“龙僧人”、“虎僧人”、“豹僧人”剧怒非常，纷纷袭向石幽明，石幽明大袍一卷，三僧几乎闭过气去，石幽明伸手一探，眼看又要掳住“虎僧人”之际，两道剑光一闪，齐击向石幽明，来势奇快，石幽明只得一缩手，袖口仍被划破了一道口子，正是殷乘风与彩云飞。石幽明冷笑道：“好快的剑！”殷乘风、彩云飞一招得手后，又要再攻，石幽明一掌拍出，又把两人击飞！以石幽明的一身高深无比的内力，只要他掌力一吐，任谁也近不了身，除非是先把他的双手毁了，可是又有谁能毁得了石幽明的一双血手呢！

追命又咕噜地把所剩下葫芦酒，全都喝完了，石幽明不知道，这“江湖四大名捕”之一的追命，愈是喝酒，胆子愈大，拼劲愈狠，武功愈高！

石幽明擒“虎僧人”不着，忽觉手心一痛，原来他手中仍握着蔡玉丹的金丝，握着的掌肉竟都像被的焦了，一阵焦辣之味，石幽明怒道：“你在丝上涂了什么？”因石幽明知道蔡玉丹为人光明磊落，绝不会在兵器上淬毒，因此才抓住金丝，没料到这金丝适才因绑在“血霜妃”的双足，曾浸入“化骨池”内，毒力犹存，把石幽明的左手的焦了。

石幽明大怒，竟把蔡玉丹扯了过来，因左手奇痛，只好用右手，抵住蔡玉丹的胸膛，一面怒道：“我本来想等最后才吸你的功力，你自己要来送死，怨不得我也！”

蔡玉丹本想避开，但全身又痒又痛，哪里还避得开，石幽明一掌印上了他的胸膛，只觉浑身混混沛沛的，所有的功力，都脱窍而出。

屈奔雷虎吼一声，又奔了过来，石幽明以受伤的左手一推，屈奔雷击出一拳，想要硬接。追命、殷乘风、彩云飞等怕屈奔雷吃亏，及时出掌，辛氏兄弟见大家都已出手，也备以一掌推出，六大高手与石幽明第二度对掌。

“蓬！”六大高手依然退出七八步，石幽明这次竟摇了摇，也退出了三步。原来他左手被“化骨池”池水的伤，一时恢复不过来，功力大减，可是他右手依然抵在蔡玉丹的胸膛，源源吸取内力，毫不放松。

就在这时，递变忽然而来，石幽明忽然松开了吸取蔡玉丹功力的手，脸色大变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体内中的是什么？”众人立时明白过来，原来蔡玉丹中了“搜罗神针”，剧毒无比，在血液里、真力内潜伏，全身游走，痛苦无比，而今石幽明吸取蔡玉丹的功力，竟把他体内的毒，也吸入了

一半，石幽明发觉时，已然迟了，全身如蛇噬兽啮，知道中的是“搜罗神针”的毒，忙放开蔡玉丹，伸手去掏解药。

众人听艳无忧濒死前说过，解药“大师兄”也有，这石幽明便是“大师兄”，众人怎能让他掏得到解药！另一方面，石幽明功力高深，中的虽是蔡玉丹体内已发作了开来的毒，但分量不多，仍能挨上一个时辰，可是若无解药，全身上下，难受到了顶点。

蔡玉丹被石幽明吸去了大部分功力，反而舒服了一些，见石幽明放开了自己，心中明白了七八分，他离石幽明最近，猛地一翻，双掌向石幽明胸膛击出。

石幽明正急忙把右手伸到怀里掏解药，左手又受了伤，冷不防蔡玉丹反攻，左手一圈，封住蔡玉丹两掌，但蔡玉丹使用的是有名的“缠丝手”，一封一兜之下，双掌“砰砰”二声，击在石幽明胸膛上！

石幽明的内力，是何等充沛，因一时不察，才被击中，但蔡玉丹的武功，十已去其七，这两掌，只令石幽明退了三步，石幽明勃然大怒，左掌一吐，已击在蔡玉丹胸上，蔡玉丹惨叫一声，立时便吐血身亡！

石幽明这一退，却无疑是向少林三僧撞来，“龙僧人”、“虎僧人”、“豹僧人”恨石幽明已极，三掌同时向其背后击来。石幽明因分心于蔡玉丹，左手应敌，右手尚在怀里，身子致逼得往后泻退以卸蔡玉丹之掌力，少林三僧这三掌，他是再也躲不开去了，“蓬蓬蓬”着了三掌。

少林三僧一击得手，但觉如中朽木，原来石幽明虽躲不过去，但力贯背后，硬挨三掌，只觉血气翻腾，五内冲击，“搜罗神针”之毒力又蔓延了开来，再也顾不得掏药，怒吼一声，身形一转，左右双掌拍出。

“龙僧人”与“虎僧人”硬接了石幽明一记左掌，被震得向后退出丈二远，而“豹僧人”根本接不下石幽明的那一记右掌，被击得喷血而歿。

这时的石幽明，再也顾不得吸取功力，只求取得解药，并把对方一一除去，追命等焉有不知此时乃最佳攻击的机会？但六人才退出七八步，都是电光石火的事，石幽明已着蔡玉丹两掌，杀了蔡玉丹，又中了少林三僧三掌，更杀了“豹僧人”，这时六人方才冲近。

六人一齐冲近，突然四散，追命在石幽明正面，屈奔雷在石幽明后方，殷乘风与彩云飞二人在石幽明右侧，辛氏兄弟在石幽明的左侧，这六大高手虽事前并无配合过，但不是身经百战，便是天资聪敏之人，所以在这生死关头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石幽明这时杀了“豹僧人”，心胸又一阵难受，三年来他杀了无数，没一次这么狼狈，所着的五掌并不算轻，虽有内力护着，仍使他血气翻涌，突见眼前衣袖一闪，追命已在身前，石幽明知道这个人乃首号敌，当下双手一扬，欲求力取追命之命！

石幽明双手甫扬，突觉左边袭来两道掌力，右边掠起两道剑风！

右边的两道剑风，直刺自己掌心穴与脉门。这乃是练穴之人的要穴，一被刺中，掌劲立破。石幽明是何许人也，血手如铁，劲达五指，竟反手一抓，把两把剑都尽抓住，但这一来，他的右手便无法攻击追命！

左边的两道掌风，若石幽明手臂一起，左肋必被打中，石幽明只得把手臂一沉，硬接一掌，心料定可把敌人逼了出去。这一来，左臂也不及攻击追命。

就在这时，追命忽然一抬脚，石幽明以为追命又要出腿，急一闪，但追

命并不出腿，忽然张口一喷，千万点酒雨，如暗器一般地射向石幽明的脸门。

这一招，当日追命对付无敌公子时也用过，如今是临急生智，故技重施。石幽明左右双手，正应付着殷乘风、彩云飞及辛氏兄弟，闪躲不及，正欲往后退去，猛地觉得背后响起一道急风，竟是屈奔雷的斧头，石幽明情知再退，必等于自动撞向飞斧，只好运起全力，硬受追命的千万点酒雨！

一阵“噗噗噗噗”之声，酒雨喷射在石幽明脸上，追命曾在野店内露过一手，以喷洒射穿屈奔雷的衣袖，而今石幽明聚力于脸上，并且及时闭着眼睛的，酒雨打在他的脸上，泛起了千百个红点，虽没有出血，却也十分疼痛！

就在石幽明闭目之际，仍防着追命出手，追命两脚突然踢出，却不是攻向石幽明那里，而是踢在石幽明脚胫骨之上。石幽明因双目一闭，已看不见追命出腿，“格格”二声，小腿骨乃人最脆弱的骨头之一，立时折断，痛人心脾。

就在石幽明一痛之际，几件事同时发生了！

石幽明知道此事非用双手不可，于是右手狠命一捏，可是这时屈奔雷的斧头，已“噗”地劈入了石幽明的背上！

这时石幽明的双腿已折，“格格”一声，向下仆倒，但他的右手，已松开殷乘风。彩云飞的剑，向后再一拍，“砰”地击在屈奔雷的小腹之上。

而在这时，石幽明因慌乱之中，不知左边的敌人是谁，故早已出掌对付，但这两人却是辛氏兄弟，他俩用的正是“断臂奇功”，石幽明的掌力，以及辛仇、辛杀的掌力，这时由辛氏兄弟的断臂上反撞了回来。

石幽明因毒性发作，血气翻撞，目不能睁，双足折断，背中一斧，所以不明就里，只觉又有劲风撞来，左掌一翻，便待硬接，以为一定能把对方震得开去。

“轰”地一声，这一来，石幽明便吃了大亏，他的左手因是受的伤，威力已然大减，而今等于是与自己的掌力相碰，互相消卸，但对辛仇、辛杀二人的掌力，却已无力抵抗，“砰砰”一齐击在左臂，石幽明的臂骨，便立时震断！

石幽明一连断了双足一臂，痛得奇惨，而在这时，殷乘风、彩云飞因石幽明右手一松，双剑已抽了出来，可是石幽明在未松手前的用力一捏，已把彩云飞的长剑捏得寸寸碎裂，殷乘风的功力虽比不上屈奔雷，却在彩云飞之上，石幽明用力一捏时，他也力贯剑身，这长剑虽已被捏得扭曲不堪，但毕竟仍没有折断，殷乘风顺势一剑，全插入了石幽明的右臂上。

石幽明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，一刹那间，他已不知受了多少处伤，加上双手双足全伤，他猛睁开双眼，没料到追命又是一张口，又是一股酒泉喷出。

任何人口里含着一口酒，一口喷完了，便没有了，谁知道追命因嗜酒如命，却因喝酒而练成绝技，把所有的酒，都贮藏在喉里，可以一喷再喷，这一下，石幽明因急痛攻心，骤不及防，双目甫睁，来不及闭上，只来得及力贯脸部，双目登时被射盲！而脸上也变得像麻子一般，腥红点点。

石幽明苦心设计“幽冥山庄”，为的只是称霸武林，吸尽别人内力，成为武林第一高人，而今双目俱盲，满脸伤痕，怎么见人？石幽明又急又怒，一声虎吼，震落屋瓦，竟豁出了性命，向后疾撞而去。

石幽明因手足俱重伤，竟聚集所有的劲力，以身子撞入，而在他背后的，正是“一斧镇关东”屈奔雷！

屈奔雷接了石幽明那一掌，五脏俱裂，正欲吐血，若不是他内力高强，早已毙命，而今石幽明这下疾撞，他哪里能避得开，而在屈奔雷身旁，正是辛氏兄弟，这“勾魂夺魄”兄弟皆无受伤，理应可以出掌救屈奔雷，屈奔雷向辛氏兄弟看时，只见辛氏兄弟，脸色冷峻，竟幸灾乐祸的作壁上观，并不拟出手相救。

原来这辛氏兄弟，脾气甚是孤僻，因废了一臂，平生最恨别人讥笑他们，在几场语言的冲突里，屈奔雷曾骂过辛氏兄弟“阴阳怪气”、“残废”，辛氏兄弟心胸极窄，立志报仇，因忌于屈奔雷功力，及追命神威，才不敢出手，而今见屈奔雷就要被石幽明所杀，正是求之不得，又怎会出手相助？

屈奔雷眼见石幽明已近，来势奇速，闪避不及，把心一横，索性学追命的奇招，猛地张口一喷，把胸中所积瘀血，都喷了在辛氏兄弟的脸上。

辛氏兄弟万未料及屈奔雷竟以血喷向自己，闪避无及，被屈奔雷喷个正中！屈奔雷的内力虽远不及追命，但也非同小可，辛仇和辛杀冷不防中了这一下，眼睛也痛得睁不开来，展奔雷在这时忽然冲了过去，双掌往二人的背心一推。

这一推，变成是辛仇和辛杀，迎向石幽明！

辛仇和辛杀，一听风声不对，已来不及摔开屈奔雷，只好用尽全力，两掌推出，反撞石幽明。

辛氏兄弟的“断臂奇功”虽然了得，但这次石幽明并非出掌，而是全身撞来，辛氏兄弟无从借取别人功力，只得硬接。

石幽明双目已盲，不知背后的屈奔雷已换了辛氏兄弟的双掌，仍旧向后全力撞出！

“蓬蓬”两声，辛仇、辛杀的两只手，全击在石幽明的背上。

石幽明的来势不止，“格格”二声，辛氏兄弟的独臂一齐被撞断！石幽明的背后已“砰”地击中辛杀，辛杀惨叫，往后倒飞，两人倒退的余劲，使屈奔雷推向二人背心的双臂齐折，“砰”地辛氏兄弟又撞中屈奔雷，三人骨骼尽裂，一齐倒地而亡。

石幽明挨了四掌，哇地吐了一大口鲜血，但硬生生撞毙三人，内力之高，可想而知。但他撞在辛氏兄弟的身上，也不好过，因他背后正嵌了一柄利斧，这一撞之下，这柄斧头几乎大半都没入了他的背肌中。

石幽明痛极惨呼，忽然两道掌风迎头压下，正是少林寺的“龙僧人”与“虎僧人”。

“龙僧人”与“虎僧人”因接了石幽明的一记有掌，翻飞而出，而且“豹僧人”才给石幽明左掌一掌击毙，这少林二僧十分痛心。同门情谊，使他们目眦尽裂，只求格毙石幽明，并无丝毫恐惧，因吃过石幽明的亏，这次出手，再也不打石幽明全身，而劈向石幽明之天灵盖要穴！

石幽明身受重伤，但仍耳听八方，知道有两股掌力压下，偏偏手足全伤，无法应战，也闪不开去，知道已无法幸免，把心一横，全力一聚真气，竟似一枚弹丸似的，横身而起，撞向少林二僧的头部。

这种以身体作为武器的打法，众人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“拍拍”二声，少林二僧，“龙僧人”的掌已拍在石幽明的脸上，“虎僧人”的掌也击在石幽明的腹上。

但石幽明弹起之势极强，二僧无法阻遏来势，“格格”二声，两僧手臂俱断，石幽明的头撞中“龙僧人”的头部，“龙僧人”登时头骨碎裂，立时

惨死！石幽明的双膝，也同时顶中“虎僧人”的脸，“虎僧人”的脸部立时鲜血长流，也马上毙命！

“砰！”石幽明跌回地上，又一连猛喷了三口血。

这几场惊心动魄的血拼，不过是片刻的事，石幽明竟已搏杀了复仇二雄、少林四憎、蔡玉丹、辛仇、辛杀、屈奔雷等十大高手，若不是石幽明手足俱伤，或还有一手或一足，就不用以身子去撞杀诸人，以致受伤奇重，只怕就连追命、殷乘风、彩云飞都得赔上性命。

现在大厅上只剩下追命、殷乘风、彩云飞三人，屏息地看着地上的石幽明。

这一场残酷而恐怖的血拼，彩云飞哪曾见过？只吓得紧闭双目，再也不敢多看一眼。连殷乘风也觉得触目惊心，就算是身经数百场大小战役的追命，也觉得有点动魄惊心。

这时大厅都静了下来，血，染遍了大厅，那七盏七星灯仍不住地摇晃。

石幽明的全身，如他的一双手一般，已分不清哪里是五官，哪里是血浆。

半晌，只听石幽明喉咙格格作响，好一会才挣扎出这样的话来：“追命……还有那对青年……男女……我知道你们仍在那里……追命……若不是你的酒……和那两……腿你们才……才杀不……不了我……要不是那‘搜罗……神针’的毒……你们……我……唉！”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
追命这才长吁了一口气，喃喃地道：“石幽明啊石幽明，你也怪不得人，‘血霜妃’与你如此之好，但她有难你尚且不救，她的‘搜罗神针’毒害了你的命也是天理循环而已。”

殷乘风也道：“石庄主啊石庄主，这都是你多作孽之故，蔡先生是你的好友，对你如此之好，你尚且要吸他的功力，所以给他体内毒力所伤，也是报应不爽。”

果然传说不错，学“血手化功”魔法的人，死时都是奇惨的，石幽明以为自己可争得赫赫功名，届时虽然死得惨一些，也必令人追念，不料恶有恶报，自己尚未出庄，一身功力，尚未为天下得知，便已身死，也可算造化弄人。

殷乘风更加知道，适才一战中，若非追命以喷酒使石幽明闭目分神，自己的剑必难以插中石幽明的右臂，辛氏兄弟只怕也震不断石幽明的左臂；若非追命踢断石幽明双足，又射盲他双眼，屈奔雷那一斧，也绝劈他不中，那此刻陈尸于地的，是他们而不是石幽明了。

追命一声长叹，只觉适才离店时一行二十人，而今连同那些先行离去的武林中人，一共死了近四十人，只剩下自己三人，彩云飞更觉得宛如一场噩梦，连想也不敢再想。

不过无论如何，这“幽冥山庄”的案件毕竟是破了，庄内相传的“鬼”，也已经“死”了。

追命拿起七星灯，把油倾尽，把灯凑点，不消一刻，便放了一把熊熊大火，在雪夜里，把这邪恶的山庄烧个干净。

雪越下越大，雪花越来越白，似是以它的纯净，来洗尽刷尽这世间上的一切罪恶。

雪地上有无数零乱的足印，通向现已火光熊熊的“幽冥山庄”，但只有三行六只足印，往来路行去，追命、殷乘风、彩云飞三人，不住往回望，雪花飘扬，火光冲天，一红一白，成了这雪夜中的奇景。

第三部 毒手

第八章 血牢逃龙

沧州“铁血大牢”。

时正冬，风雪漫天。

沧州之“铁血大牢”乃当今三大死牢之一；凡是被关入“铁血大牢”的犯人，莫不是罪大恶极，十恶不赦。一旦抓获杀人放火的歹徒，在未处决之前，为防有逃狱或劫狱之类的事情，多送至“铁血大牢”，因为“铁血大牢”比一般的监牢防备，更为森严。

而今正是风雪会沧州的时刻，遍地是雪，白皑皑的一片，地上积雪，至少也有几尺厚。枯枝上凝着雪花，常因负载不起而折落，无声无息地落在厚厚如地毯的雪地上。

这是“铁血大牢”的大门，除了七八名守卫铜人一般屹立在门前外，四周都只有风雪之声，出奇的萧杀，也出奇的宁静。

北风狂吼。

镇守“沧州铁血大牢”的军官，共有两名，每月轮值，一旦有任何闪失，这两名军官，即时撤职查办，直至追回犯人，才能将功赎罪，重返司职。

所以作为“铁血大牢”的镇守军官，不但饷粮极优，且因要随时奔命江湖，所冒风险也极大。沧州“铁血大牢”里，共有十二位军官，这十二个军官，每半年轮值一次，一次为期一月。那一个月对他们来说，都是小心翼翼，提心吊胆的日子。

可是这一个月辛劳过后，他们便有五个月的太平安宁而且舒适的生活了。

所以这十二名将领，不但是个个武功高强，而且在武林中，也是大有名头，交游广阔的人；要是交游不够广阔，一旦有犯人逃狱，浩浩武林，岂不是直如海底捞针，如何追捕？

这个月轮值的军官是两个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武林高手，总将领“神枪”时震东，副统领为“三手神猿”周冷龙。这两人的武功高绝，若联手应敌，天下能走出其三十招的人，已寥寥可数。

况且这两人出身是绿林义盗，经验丰富，正所谓“贼也做过了，如今当起官儿来”，江湖上，黑白二道，无不赏几分脸。

这“铁血大牢”中，除两名将官外，还有四名狱官，同样是轮值的，与将官相同，但身份比将官微低，比狱中其他司职都高，他们跟将官的职务不同的仅是：将官是幕后主管，他们则亲力执行押送收监等，这四人便是狱监：一旦狱中有所闪失，便与将官同罪。

所以这些狱官，自当也是武林高手。

这个月当值的四名狱监是：“铁胆”胜一彪、“长刀”沈云山、“分金手”田大错、“飞燕”柳雁平等四人。

“铁胆”胜一彪是长江胜家堡后裔年纪最长的一个，一双飞胆，可称摧人心魄；长江胜家本重于刀法，独有这名长子，弃刀不用，改练飞胆，竟有大成，别的不说，单是胆识创意，便令人侧目。胜一彪自吃公门饭以来，手刃无数江湖败类，歹徒们一提“铁胆”二字，可谓吓破了胆。

“长刀”沈云山，机智绝顶，狡猾轻灵，善使七尺一寸“长刀”，一套

“落马斩”刀法，所向披靡，遇上他的江湖恶徒，一见“长刀”，便不敢战，弃械而降。

“分金手”田大错，双手就是武器，练得犹如兵刃，其硬如铁，曾赤手空拳，上“十狼山”把山上“十狼九虎”，尽皆擒下，声名于是大噪，为人却鲁直而急公好义。

“飞燕”柳雁平，轻功冠绝，天下飞盗，遇着了，等于蚊子遇着了燕子，再生多双翅膀，也逃不掉；为人聪明机灵，四人当中，数他最为年轻。

而这四人的武功，比起“神枪”时震东及“三手神猿”周冷龙来，武功又有段差距了。

所以“铁血大牢”有这些人在，等于是铁桶一般，连一只麻雀也休想飞得人，连一只苍蝇也休想飞得出。

可是——

竟然有东西自“铁血大牢”闯了出来，既不是苍蝇，也不是麻雀，而是人。

犯人。

不单是犯人，而且几乎是全“铁血大牢”里，首号重犯。

“铁血大牢”。

大牢门前。

那八名守卫，正在闲聊之际，忽听一阵急促但整齐之脚步声传来，抬头只见一行九人，向前而来，为首的一人，身着黑缎滚血红绒边披风，年约三十，细眉窄眼，显然足智多谋，背后倒挂一架又长又薄的长刀，不是沈云山是谁！

那八名守卫，纷纷拜礼，其中把守牢门的守卫毕恭毕敬地向沈云山道：“沈统领，您……您要进去？……”

风雪狂吼，沈云山冷笑道：“我不进去难道要呆在这儿挨风熬雪？”

那守卫忙道：“是是是……”

遂用大把锁匙，开了铁门，沈云山回首向身后八人说道：“跟我进去。”

走到一半，忽又向那守卫问道：“此刻在狱的统领，有几个人在？”

那守卫笑道：“两位将军都不在，但田统领、胜统领、柳统领等，都在狱中各部巡察。”

沈云山沉吟了一阵，忽然道：“你知道胜统领在哪里？”

那守卫搔了搔头，道：“好像是在第三号牢中巡视。”

沈云山没有再作声，点点头便带那八个人走进狱中，那守卫见那八人木然自身侧穿过，不禁随意望了一眼，这一望之下，几乎吓得他一大跳，这八个人，不是吵左目，便是瞎右目，有的断了左手，有的断了左脚，有个人有手臂衣袖飘飞，有个人右脚装了根铁筒，也有个人脸上一记刀疤，几乎划断了他的半张脸，还有一个，竟然两只耳朵，都不见了。这竟是八个残废不全的人。

最令这守卫头皮发炸的是，这八人虽作衙门中人的打扮，但披发及肩，又脏又臭，凸眼撩牙，状似魔鬼，活像行尸，最奇怪的是，八人脸色木然，一点表情也没有，那守卫直至八人消失于狱中后，才叫得出声：“我的妈呀！”

那一名守卫也看到了，咋舌道：“这八位不知那一门的部下，敢情又是抓一些武林大恶出去砍首的了。”

另一守卫也犹有余悸，道：“只怕那被抓的人，再也用不着砍首了。”

还有一名守卫听不明白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那守卫道：“唬也被唬死了，还砍首来做什么！”

众人笑了起来，边说边笑，不觉又把话题扯远了，直至狱门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的时候。

这一声惨叫，在他们来说，是极之熟捻的，这声音本来是极之威严凌厉的，但如今已因痛苦而扭曲了。

这是胜统领的惨嚎。

这八名守卫纷纷对望了一眼，正是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忽然闸门里的栓子已打开了，可是这闸门因求万无一失之故，最后的一道铁栓，是扣在铁门外的，若铁门外的人不肯打开，里面的人一样无法出来。

其中一名守卫打开闸门上的一扇小孔，问道：“令牌！”

那小孔里面递出一面金青色的小令，这令牌若在手，才可出此大门，而这些令牌，必须是“铁血大牢”的值月将军才能赐给的。

另一守卫道：“暗号。”

里面的人答道：“日长夜短，不是冬天。”

守卫应道：“在家靠朋友。”

里面的人即道：“出门是敌人。”然后不耐烦地喝道：“快开门，我是沈统领！”那守卫慌忙掏出锁匙，打开了门，只见里面鱼贯走出了十二个人，为首的一个，正是沈云山，神色略略有点仓皇。

在沈云山身旁的一人，却一点也不张皇，发披肩，约莫五十岁，十分沉着，眉宇高耸，但双目不但煞气奇大，而且有一种令人瞧了也心惊的异芒。

在沈云山身后的两人，约四十余岁，十分精干，双目炯炯有神，左边的稍为痴肥，右边的略为高瘦。他们这三人的相同点，皆是额上有暗青烙印，显然是“铁血大牢”中的死囚。

他们不断的在搓揉手腕，而且足踝之间都有痕迹，显然是因长久被枷锁及链子所扣，而今一旦松脱，还未能适应过来。

在这四人的身后，仍是那八个残废人，神色木然，纹风不动地走着。

那几名守卫，看了倒抽一口凉气；但见犯人脱枷，又不得不问，于是，其中一名守卫，硬着头皮道：“沈统领……你们在同时间，只见沈云山似闪电般的双目，已盯在他身上，而沈云山背后两人，一个目光似剑，一个目光如刀，直刺得他双目发痛。唯独是沈云山身旁的那人，却似无动于衷。

那名守卫下面的问话，薄也吐不出来，期期艾艾地道：“你们……嘿嘿……你们……风雪这么大，你们要……出……出去啊？……”

沈云山冷冷“嗯”了一声，扫了他一眼，领着十一人，迅速地在雪地上消失。

守卫们亲眼看见这十二人消失得如斯之快，一时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，忽有一人“啊”了一声，指着地上的积雪，叫道：“你们来看！”

原来这些人走过的雪地上，都有两个一列整齐的足迹，留在雪地上，不过都很浅，可见这些人内功修为之高；但最惊人的是，在沈云山身旁的，竟连足迹也没有；而沈云山身后的那两人，也只留在雪上轻轻一点，因霏雪下降极密，又迅速变成连一点痕迹也没有了。

这岂不是武林中极具盛名的“踏雪无痕”神功么？听说只有“四大名捕”中的追命，才有这等绝世轻功。

难道这些人的武功，竟比他们所佩服的沈云山统领还要高么？

这八名守卫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时不知怎么说话才好。

忽然自未关的闸门里跃出一人，一身淡青绿衣，在雪地上一闪而灭！

这八名守卫惊叫道：“柳统领！”

却听牢中一声大吼，又一身形粗壮的金衣大汉虎跃而出，雪花降在他身上，立蒸发成水雾，轻烟般的自他身上源源升起，只听这人吼道：“你们看见沈云山那活王八去了哪儿？！”

其中一名守卫，失声呼叫道：“田统领！”

“分金手”田大错吼道：“他们去了哪里？！”

这一声大吼，震得这几名守卫金星直冒，因田大错是站在铁闸门口的，这一声吼，滚滚地传了开去，宏壮的声音不断回荡。

他们深知这位田统领正如胜统领一般，脾气极为暴躁，但却也从未见他发那么大的脾气，吓得呆了，其中一名守卫壮着胆道：“……沈统领他们往那边去了。”

一语未毕，金风一闪，逼得那守卫连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再看时，那魁梧的金衫已在数丈之外，急奔而去，所走过的地方，积雪都被踏得四分五裂；这虽不是“踏雪无痕”的轻功，却是“落地分金”的内功修为，已令人可羨可惊了。

那八名守卫惊疑不定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听人声沸腾，从闸门里冲出三四十名侍卫，拔刀提枪，持枷携锁，向这八名守卫问道：“他们逃去哪里了？”

其中一名守卫叫道：“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呀？”

一名提刀的侍卫叱道：“混帐，你们把守在这儿，难道没瞧见么？”

八名守卫的其中一名，诉苦道：“看见是看见了，可是，我们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呀？”

一名抓着铁爪的侍卫没好气地道：“我们也不大清楚，只知道胜统领死了，‘天剑绝刀，岭南双恶’时家兄弟及‘绝灭王’楚相玉都逃了出来，听说竟是沈统领放的，还杀了十来个兄弟那八名守卫惊得震呆当堂！

什么？

“天剑绝刀、岭南双恶”时家兄弟，居然出狱了！

“绝灭王”楚相玉也逃狱了！

这些守卫们对“绝灭王”楚相玉的身份，还不大了解，但毕竟也是武林中人，曾听说过那“天剑绝刀、岭南双恶”时家兄弟。

这时家兄弟，一个叫时正冲，一个叫时正锋，本来还有一个年长的，不过，听说已失散于江湖。

这时家兄弟，长的称为“天剑”，幼的称为“绝刀”，其恶名之昭彰，纵非武林中人，甚至三岁幼童，也听说过，尤其是岭南一带的人，大人们常常教训小孩子说：“你长大以后，切不可像时大恶、时小恶。”

每个幼童，都答得出，而所谓“时大恶、时小恶”者，正是时正冲、时正锋二人。

这两人作恶事，是杀人不眨眼，无所不为，甚至自己的爹娘，也给他们两人杀了，令人发指。

这两人在岭南横行霸道多时，官府从未放弃过追捕，一般武林中人，也恨绝这二人，乐意为官家所效劳，官方虽然悬赏极高，可是八九年来，死在这两人手下的官兵，至少也上四十，武林中人也折了七八十人，而这两人仍

逍遥法外，自由自在。

直至三个月前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智者”的诸葛先生门下誉满江湖的四大名捕中“冷血”、“追命”二人，于沧州道上巧遇“岭南双恶”，联手击败双恶，擒下至“铁血大牢”，本拟于三日后处斩，而今竟教人给救走了。

这两人居然重入江湖，天下焉有安宁之日？

况且这件事，居然还和“长刀”沈云山有关呢！

这八名守卫再不敢迟疑，指明道路，那一群捕快，在雪地上急急出发而追。

风，吹着；雪，下着。

风雪如神，大地如砧，人如蚂蚁，在一片自皑皑中匆匆忙忙，奔驰而去。

那八名守卫纷纷提高警觉，关紧铁牢大门，仗立于门前。

沧州“铁血大牢”，在风雪中，又恢复了巍峨和它的宁静。

辉煌雄伟的大殿上，一个雪袍中年人在来回踱着步，颀长的身形，两颊与下颌长须，右手中指一枚玉戒指，脸如铁色，不怒而威。

这人额顶布满汗珠，显然是十分焦虑，像正等候什么人来的似的。

忽然大殿人影一闪，一穿宝蓝锦袍的大汉，已出现在大殿上，雪袍人一见蓝衫人出现，立即道：“铁血大牢的事你知道了？”

那蓝衫人一面揩汗一面回答，语音有些微喘息，显然是经长途跋涉而来的。

“知道了。我本来是往金沙镇途中，特讯使来报，我即刻赶返，因怕马慢，弃马而驰，如是赶来。”

敢情这人嫌马匹的脚力慢，居然凭了双腿奔驰而来。”

雪袍人沉声道：“兄弟，咱管辖的地方，出了这种事，看来咱兄弟头上的盔帽是戴不下去了。”

蓝衫人蹙眉道：“将军，愚弟即率众入中原追捕，天涯海角，也要抓他们回来归案。”

雪袍人长叹道：“出了这等事，为兄自也不能闲着；走了‘岭南双恶’，还不打紧，连‘绝灭王’也逃走了，只怕决不好追。而且据说劫狱的还有‘天残八废’，这件事实在不好办。”

那蓝衫人语音有点惶急道：“但若不把楚相玉追回来，只怕咱们的脑袋也保不住了。”

那雪袍人仰天长叹道：“只是天下那么大，楚相玉是何许人也，又教咱们如何去追？看来而今只有一个办法了……”

蓝衫人目光闪动，立即问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那雪袍人一字一句地道：“去找诸葛先生，诸葛先生是武林之贤，皇上之友，文林之仙，侠道之友，若有他相助，肯指点咱们迷津，追捕楚相玉，则有望矣。”

那蓝衫人跳起来道：“对！找诸葛先生帮忙！我怎么没有想到？”

雪袍人沉声道：“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去！”

蓝衫人返首叫道：“来人，准备快马二匹；周福，你快回‘湘碧阁’，取我珍藏古画十六幅，快！”

沧州官道，风雪交加忽起快马二三十匹，马上人身着急风披肩，皆是将官捕快打扮，像迅雷一般，急驰而过。

全沧州府的人都知道，必定是沧州府内出了大事，因为为首二人；身着

雪袍的，乃是朝廷重将，官位极高，江湖上人称“神枪”的时震东将军，在他身侧，身着蓝袍的，便是沧州府镇边大将军“三手神猿”周冷龙将军。

他们紧贴身后的两人：一个是金衣宽袍，魁梧大汉，显然便是“铁血大牢”之“分金手”田大错总管，另一青衣劲装，年青俊秀，显然是江湖上以轻功称著的“飞燕”柳雁平。

这几人居然在风雪中的沧州府官道上急驰，显示出所发生的，绝不是寻常的事。

白玉一般精致厅阁，在白玉一般的桌上，淡黄的烛光下，十六卷古画，已摆在桌上。在桌子的前端上，一老者微笑立着，端详着这些出自名家手笔的古画，抚着银白的胡须，神态十分悠闲，又似是人已融入画里，浑然忘我。

这老人历经风霜的脸上已有了许许多多的皱纹，但却仍然具有一张孩子般俊朗的脸容，因年纪大了的关系，却显得清癯了起来，可见在他的少年时光里，是何等的惬意激越，何等壮志豪情，何等神风俊朗。

这老人穿着白色的长袍，黑色的边子自领部一直镶至腹部，令黑色更显著，白衣更夺目，他一生人也是这样，虽然足智多谋。位高权重，武功之高，据说已不在天下三大高手：“长笑帮”帮主曾白水，“试剑山庄”庄主司徒十二、“风云镖局”局主龙放啸三人之下，但他却黑白分明，一生人做事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侠者的信念，正义的主张，从来就没有动摇过。

这个人就是诸葛先生。

诸葛先生最爱的是：琴、棋、诗、书、画，江湖中人都知道，于是这十六卷古画，便置放在诸葛先生的面前。

诸葛先生微笑着，用他保养得如玉修长的手，抚着长髯，在他身旁一名未届卅青年，也在旁微微的在笑。

任何人与诸葛先生站在一起，都像在古人飞越的劲笔下，高山流水，高人隐士出现在瀑布流泉之旁，但却把现实俗人加了进去一般，俗不可耐，唯有这名青年，身着淡蓝色长袍，站在这老人的身旁，无论在气势上、气度上、气质上、气派、气魄上，都能与诸葛先生配合，绝不因而相形见绌。

这人不是谁，这人是诸葛先生亲手训练的四大名捕：无情、冷血、铁手、追命中的第二门徒：铁手。这四人，以冷血年纪最轻，无情次之，铁手比冷血还要大一些，年纪最大的，要算是追命了。

诸葛先生亲手训练的名捕，三十年来，只有六人，六个都曾名震天下，但其中两人却英年早逝。

剩下的四人当中，无情以计略及使暗器冠绝天下；冷血则是坚忍的性格，及迅急的剑法狠辣无比；铁手是铁拳无敌，再加上无匹的浑厚内力；追命则是轻功奇高，以及脚法无双。

这个故事，正是写铁手亲出江湖，与武林枭雄作一番险死还生恶斗的故事。

诸葛先生微笑道：“这是名画。”

铁手笑道：“这种激越的手法，并非当朝画者所能有之胸襟：画是古画。”

时震东在一旁陪着笑脸道：“人是名人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哦？”

时震东笑道：“如果不是名人，又如何能欣赏名画？”

周冷龙紧接着道：“先生要是喜欢，这些画乃是我周家珍藏，都相赠与先生好了。”

诸葛先生似出神了一会儿，忽然笑道：“请用茶。”

“神枪”时震东及“三手神猿”周冷龙都是见过大场面，上过大阵仗，沙场杀敌的名将，但如今一见诸葛先生，竟都由衷佩服，有点不自然起来；周冷龙之送画，没料到诸葛先生言而顾他，不禁呆了一下，在一旁的铁手举杯笑道：“二位将军请用茶。”

二人慌忙举杯，稍沾一口茶，作个意思，没料茶一进口，香得入心入肺，竟不自禁的一口饮尽，二人对视一眼，时震东微微一笑道：“先生原来还是茶道高手；我时某人一生吃茶，从未呷过如此香妙的茶品。”

诸葛先生淡淡笑道：“这茶是潮洲‘湘妃’名茶，煮这茶的炉是泉州‘红泥小火炉’，这茶烧的水是第一泉，用的薪是桐州‘红杉神木’，所以人只不过是个搜集者而已，这茶所以好，所以香，所以高，都是自然妙品，并非人功。”

时震东笑道：“先生高见。”

诸葛先生扬手道：“二位请坐。”随意在一檀木椅上坐下，微笑道：“二位自沧州赶来，又正是风雪漫天，这位周将军，携画而来，必当育事，二位直言即可，否则，二位将军沙场奔命，为国奔驱，老夫阻碍了二位时间，心怎生安呢！”

“神枪”时震东与“三手神猿”周冷龙对望了一眼，不禁脸上一红，原来自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诸葛先生一看就看出来了。

“神枪”时震东愧然道：“先生目光如炬，明察秋毫，在下等，确是有事而来求教先生的。”

诸葛先生笑道：“求教则不敢当，老夫愿闻其详，能惊动两位将军的，想必非同小可。”

时震东叹了一口气道：“‘天剑绝刀’时家兄弟逃狱了。”

铁手在旁，微微一震，说道：“将军说的，是‘岭南双恶’时正冲、时正锋兄弟？”

时震东叹道：“不错。”

诸葛先生“噫”了一声，抚髯道：“这时家兄弟，作恶多端，当日冷血、迫命合力追捕之时，也确花了不少精力，大家正为这二人被捕额手称庆，没料到还是让他逃了出来。”

时震东黯然叹道：“这都是在下失职之故，使先生及先生门下诸多费神，在下也不知如何说是好……问题是，这次逃出去的人，还有楚相玉。”

诸葛先生本来银眉低垂，沉思不语，忽听“楚相玉”此名，猛扬眉抬目，目光如电，看得身经百战的时震东及周冷龙二人俱为一震，请葛先生疾道：“你说的是‘绝灭王’楚相玉？”

时震东惭然道：“正是。”

诸葛先生跌足长叹道：“此人若逃出大牢，江湖岂有宁日！”

周冷龙在一旁禁不住问道：“我也听说过‘绝灭王’楚相玉一记‘冰魄寒光、赤焰烈火功’，冠绝天下，而且足智多谋，作恶多端，但不知……为何……”好像很难说下去一般的，只瞧了瞧诸葛先生。

诸葛先生一笑道：“周将军说得对，若楚相玉不过是一名武林恶徒而已，并不足畏；但他却是朝廷钦犯，曾三次行刺皇上不成，而且有野心独霸天下，

曾联络绿林道上七十二把分舵，长江三峡二十七水道道主，与贼寇等企图进军皇城，……此人虽已有把年纪，但脸色如玉，无论在如何龌龊的环境之下，仍如玉树临风，修养保养俱极周到，并且具有领导才干，皇上之所以下旨暂时收押此人，乃想收为己用，而今一旦逃脱，只怕此人必不干休，再扰乱民心，威胁诸侯，那时候……唉。”

时震东将军长叹道：“正是。昔日这‘绝灭王’楚相玉引发叛乱之际，幸得诸葛先生独下二十七水道，说服诸人，弃离叛军；又技服绿林群豪，给予适当之安抚，始平息了楚相玉之作乱。楚相玉见事不成，曾三度行刺皇上，第一次被禁军所发现，在千数人的围攻下而逃；第二次行刺已接近皇上身前，但被皇上座下高手所阻，死力相护，楚相玉方未得逞；第三次行刺，恰好诸葛先生，亦在紫禁城中，力战‘绝灭王’，于是，楚相玉终于被擒下。”

周冷龙动容道：“这么说……若此事为皇上得知……咱们岂不罪无赦……脑袋……脑袋搬家了么？”

诸葛先生正色道：“这事严重，楚相玉此人，老夫绝不让他逍遥法外的……两位将军，请把详情一一相告，以俾从详计议，追捕恶徒。”

时震东喜道：“是。正望先生指点迷津，拔刀相助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不用客气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这个月‘沧州铁血大牢’乃由在下及周兄弟执管，还有四位执行官，他们是‘铁胆’胜一彪、‘长刀’沈云山、‘飞燕’柳雁平及‘分金手’田大错……”

诸葛先生点点头道：“铁血大牢是稳固的大牢，素来严密，现有二位将军亲驰，又有胜、柳、田、沈四家所协助，理应无失才对。”

时震东叹道：“对。本理应不失才对。但就今日清晨，风雪密集之际，沈云山那厮竟带了八个卫门中人打扮的人回来，杀了镇守第二牢的胜一彪，并伤了数名狱卒，夺得钥匙，救走了楚相玉及时家兄弟。”

诸葛先生沉吟道：“沈云山平日是否在将军麾下？”

时震东颌首道：“他是在下军队中相当出色的一人，原属兵部尚书郎左将军的麾下，后因沧州配发，军备不足，故调入我部属中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他平日行为如何？”

时震东有条不紊地道：“刀法凌厉、迅急，为人机灵，但略嫌险诈，曾立了三次大功，唯在我部下，曾犯两次小案；但在下并没给予严重之处罚，一因他并未真个犯下大案；二因在下需要这种人手。”

“神枪”时震东身为大将军，居然对身边的一名部属了解得如此之深，而且记得如此之熟，确有过人之能；他明知沈云山奸诈，但不得不容他，这点诸葛先生是十分明白的，因为作为领袖，是极需要这种部属，却又心存顾忌的。

诸葛先生问道：“他犯下的，是什么案？”

时震东道：“第一次是盗用军饷，被我发现，鞭苔六十下，苦刑三日；第二次是企图调戏良家妇女，被发现，被我掴了两记耳光，杖击十二下。”

诸葛先生忽然说道：“慢！他第二次企图调戏良家妇女一案，是不是你将军发现的？”

时震东望向周冷龙，周冷龙忙道：“当时乃在下带他们去徐州，时兄并不在场，在下乃归队后才报告时兄知道的，当时撞破他好事的是‘铁胆’胜一彪统领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哦？”

时震东道：“所以在下觉得，沈云山这趟劫走犯人，不仅为了与犯人的交情，而且也可能是公报私仇，这可从他独独杀死胜一彪便可看出。”

诸葛先生抬目道：“你说他独独杀死胜一彪呢？”

时震东道：“他们一行九人冲入‘铁血大牢’时，经由一号大牢，转入二号大牢，那时田统领在那里，一时不察，被沈云山制住了穴道，然后他们冲入第三牢，救出楚相玉，杀了胜一彪。”

诸葛先生缓缓道：“这么说，‘铁血大牢’是先经过第一牢，再至第二牢，经过第二牢，才能到第三、第四牢……”

时震东道：“不错。”

诸葛先生继续道：“那么那位穴道被制的田统领呢？”

时震东道：“他只是被点了‘软穴’及‘哑穴’而已，眼睁睁的看着沈云山杀了狱卒，救出时家兄弟，却奈不了何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这么说，时家兄弟是关在第二牢里，由胜统领看守。”

然后问道：“胜一彪平日为人如何？”

周冷龙接道：“这胜一彪么，无论如何，也是顶呱呱的好汉，一双铁胆，几乎是百发百中，又一身是胆，勇武非常，我很欣赏。”

时震东也道：“胜一彪确是好汉，亦非常尽职，他唯一不好的是，非常鲁莽，这几人中，除田大错与他交情较好之外，其他的人，都与他相骂过，所以，不会有感情，想不到他因而遭了沈云山的毒手，唉……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这田大错在不在？”

时震东道：“这件事既然发生了，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，我已把他带来了，先生要不要一见？”

诸葛先生沉声说道：“我有话要问问他。”

时震东朗声叫道：“好，传田统领进来。”

一个身形魁梧的金衣大汉，威风八面地步入大厅，先向时震东、周冷龙二人一拱手，再向诸葛先生一抱拳，请葛先生微笑道：“果是好汉，田勇士请坐。”

田大错声音浑宏：“谢了。”

便大咧咧的在一张檀木椅上坐了下来，差些儿没把椅子压碎，自己也给唬了一跳。

诸葛先生仍然微笑道：“案发时，你正在二号大牢中，是吧？”

田大错朗声道，“正是。”

请葛先生道：“可否请你把案发时的经过说一遍？”

田大错扬声道：“好的。今日清晨，我正在二号大牢中醒来，十分无聊，正练着功夫，这时那王八就跟八个王八走了进来，妈的——俺没料到那王八是这种人，我就问他有没有酒，他就忽然乘我不备时，出手点了我的‘软穴’——”

诸葛先生截道：“你说的‘那个王八’，是不是沈云山。”

田大错越想越气，吼道：“他不是王八是谁？他是乌龟孙子时震东忽然一声断喝：“老田，怎可对诸葛先辈如此说话——”转首对诸葛先生一揖道：“大错本是武夫，不懂礼节，请先生及铁兄弟恕罪则个。”

诸葛先生笑道：“没有关系，老夫倒是极为欣赏这烈性汉子；说下去。”

田大错缓和了一点口气，继续道：“那厮点了俺‘软穴’，不能动弹，

俺守牢那几个弟子走过来，没料到那八个残废王八，出手狠辣，一下子便要了他们的命；那王八取了俺的钥匙去放那对姓时的活宝，俺看不过眼，就恁自在地上破口大骂，那八个残废王八还想要上前杀俺，那王八总算还有点人性，喝住了；然后就与那姓时的兄弟闯入第三大牢，俺气得肺都要炸了——”

诸葛先生忽然道：“等等，是沈云山喝止那些人杀你是吗？”

田大错昂然道：“不错。俺虽恨煞那小子，但仍记着这情分。”

诸葛先生又道：“你跟沈云山的感情本来很好？”

田大错怒道：“大家同是一个牢里干活儿的人，本来是好好的，偏就是那王八欺负人，三个月前俺与他打了一场后，就没招呼过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哦？你们打过架？”

周冷龙接道：“不错，当时沈云山在欺凌一名狱卒，踢翻了他的饭盘子，老田与胜一彪当时都在，就要沈云山把地上的饭吞下去，沈云山哪里肯，就二对一打了起来，后来小柳赶来通报我，我才赶去制止他们的打——”

时震东瞪着周冷龙，沉声道：“狱里有这样的事，你怎不告诉我？”

周冷龙“喔”了一声，一时答不出来，诸葛先生道：“后来怎样了？”

田大错气忿地道：“隔了一会儿，我便见到那王八等又出来，还带了那姓楚的家伙，夺门而出了，约莫半盏茶时分，小柳来到，却解了俺的穴道，便去三牢，俺舒动了一下身子，也赶出去了。”

诸葛先生沉吟道：“你在穴道被制时有无听到任何异声？”

田大错颌首道：“有。里面先有一个人跌倒，然后是小于们拔刀声，随即是惨叫声，还有，最后一声惨叫，似是老胜的声音。”

诸葛先生紧接着问：“最后一声惨叫是什么时候？”

田大错想了一会儿道：“记不清楚了，俺那时正在破口大骂，也听不清楚。”

诸葛先生忽然问道：“你所提的小柳，是不是以轻功称绝的‘飞燕子’？”

田大错尚未回答，时震东即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他，这几个人，以他最为年轻，也最得人缘，诸葛先生要不要一见？”

诸葛先生抚髯道：“为了使案情清晰，是必需一见的。”

柳雁平有一副年轻而敏捷的身段，年轻而略轻浮的脸上，充满倔强的勇悍，他身着青衣，站在诸葛先生身前数尺之遥，诸葛先生眯着眼，细细的打量了一番，笑道：“你就是‘飞燕子’，呵呵呵，好，很好。”

柳雁平向诸葛先生及铁手毕恭毕敬地道：“拜见诸葛先生，铁兄。”随后坐了下来，时震东一颌首，周冷龙便知不应太过耗费诸葛先生的时间，当下道：“柳统领，你把大牢遇劫的事情，原本始末说一说。”

柳雁平道：“是。案发时我本来在一号大牢里，可是因肚子不舒服，走去如厕，出来时，只见七八个兄弟都被点倒了。我看看牢里犯人没有跑，想必是一牢三牢卫出了乱子，所以冲进去以作照应，就看见田二哥倒在地上，我解开他的穴道，他大吼一声便冲出去了，我怕三牢有事，赶过去一看，看见胜大哥已倒在血泊中，我也跟着赶出去追杀敌人了；那时，我还不晓得原来下毒手的是沈三哥，而且逃掉的竟是钦犯楚相玉！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你进入第三牢的时候，胜统领已经死了？”

柳雁平沉吟了一阵子，道：“他倒在血泊中，一地都是血，我想他是很难活命的了。”

铁手忽然插嘴道：“他是如何致死的呢？”

柳雁平道：“当时我匆匆追敌，没有细看。”

周冷龙接道：“胜二一彪是先被封了穴道，再被人一刀刳在胸里的。”

铁手沉吟道：“看来沈云山对胜统领真有深仇大恨，既制服了他，还要他的命才甘心。”

时震东向诸葛先生道：“据说那八个由沈云山那逆徒所带来的人是。‘天残八废’，那八个人，无恶不作，出手歹毒，相当难惹，何况还有‘岭南双恶’！实不敢相瞒，在下等来此，是恳求先生，指示一条明路。”

诸葛先生俯首沉吟良久，终于说道：“指示则不敢当。既然是‘天残八废’，也参与劫狱，只怕与赤练峰的那伙贼党，不无关系。”

时震东击掌而道：“先生猜得甚是。据各路探子相报，都发现他们一行十二人，奔向西南，正是赤练峰之所在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那可糟了，他们护着楚相玉至赤练峰，必联合赤练峰那群匪党，再去徐州、西京、扬州等地，结合这几个地方跃跃欲动的土匪又谋动乱了。”

时震东、周冷龙相觑一眼，心中都大为骇然；若楚相玉此次脱险，真的是招兵买马，密谋动乱，那么自己几人，让楚相玉脱狱而出的罪名，不单自己脑袋要搬家，就连一家大小也免不了罪，当下心中暗慌，时震东向诸葛先生长揖道：“请教先生，指示我们一条活路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你们派去的人，有没有与他们交过手？”

时震东赧然道：“楚相玉等武功高强，行动又快，去追的人，不是追不上，便是分批给他们杀了个干净。”

诸葛先生起立，银眉深锁，背负双手，来回在厅中踱步了几回，道：“时将军、周副将军，现在事情逼急，万一楚相玉离了沧州，与其他各州贼党联络上，那么，连二位将军的全军队出动，也绝打他不下来；唯一的办法，是在他仍在沧州，未及召集众人之前——甚至最好他还没有与赤练峰‘连云寨’联络上之前，先捕住他，才能望平息这次大乱；你们二位，可以拨出一支你们精选的军士前往，而且事不宜迟，应立刻就去。……不过，这些画，我已看过了，请收回。”时、周二人还待劝收，见诸葛先生神色冷然，只好把话打住。

只好忙道：“谢谢先生指点。”时震东又尴尬地笑道：“先生，我和周兄弟一世都在沙场上冲锋陷阵，当然也不曾怕过什么人来，可是这楚相玉，加上‘岭南双恶’与‘天残八废’，确实不好对付，而我军中，精锐的四位统领，已去其二，只剩下田、柳二位统领，而军中可用之人，也不上四十个，还望先生拔刀相助。”

诸葛先生叹道：“我也想助你一臂，以捉拿这叛贼，只是，楚相玉这一逃，我赶往皇城护驾，更属要事；万一你们捕不着楚相玉，我已在圣上身边，比较安全，我知道，你们抓拿楚相玉，确非易事，……铁手，你随二位将军去一趟，或许有些帮助……”

时震东、周冷龙二将军开始听得诸葛先生无法助他们追擒“绝灭王”，心中不禁大为沮丧；但后来一听，诸葛先生乃往皇城保护圣上，二人一想，觉得大有道理，楚相玉此番逃出，极可能会再行刺皇上，皇上的龙体，万一有什么差池，只怕他们二人六亲九族，也脱不了罪，还是不如诸葛先生在皇帝身边，自己豁了性命也要去把楚相玉追回来。后来又听说诸葛先生将遣铁手随自己去，这铁手名列“武林四大名捕”，武功在无情之上，掌功在追命

之上，内功又在冷血之上，有他相助，如虎添翼，时震东将军当下大喜道：“圣上面前，尚望先生代为在下等担待，在下等誓必诛擒逃犯，不让楚相玉稍有骚扰圣上龙安。”

周冷龙亦同向铁手拱手道：“多多有劳铁兄了。”

铁手虽然年纪方轻，貌不奇特，但自有令人感到一种谦和、开朗、从容的气度，与他的名字，以及江湖上黑道人谈虎色变的名头，大不相同，只听他缓缓地道：“追拿凶徒，乃在下之职，怎能说有劳？”又转向诸葛先生道：“先生放心就是，我不会让楚相玉这恶徒得逞。”

诸葛先生抚髯叹道：“我对你很放心，不过楚相玉实在是武艺高强，足智多谋，只怕你还不是他的对手，你要小心行事铁手对诸葛先生似甚尊敬，道：“是。”

诸葛先生皱盾又道：“其实这‘绝灭王’，除了心狠手辣，也是罕见的武林奇才，江湖异人，这可从他被捕入牢后，三番四次有人不顾性命，意图救他出狱可以看出……对了，此时‘北城’城主周白字及其夫人‘仙子女侠’白欣如，以及‘南寨’老寨主伍刚中也在附近，我修书一封，急请他们来助二位将军一臂之力，二位意下如何？”

时震东、周冷龙大喜忙道：“那自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
原来武林中本有三大实力，那便是“风云镖局”、“长笑帮”及“试剑山庄”，后来“长笑帮”帮主曾白水与“试剑山庄”庄主司徒十二率众互拼而歿。江湖上第一大局：“风云镖局”就成了众目所矚，最强的力量，“风云镖局”局主“九大关刀”龙放啸，也是诸葛先生的好友。这“风云镖局”自是高手如云，但最鼎力的，便是“武林四大世家”之助力。这“武林四大世家”，是“东堡南寨西镇北城”，都是四个身怀绝技的武学宗师开宗立派的。其中“南寨”寨主伍刚中，年事已高，把“南寨”事务，多交其子侄殷乘风之手，他自己却雄心大发，一柄单力，邀游天下，这些日子来，正与诸葛先生住处勾留；而“北城”城主，年少有为，始二十方出，与其年轻貌美的未婚妻“仙子女侠”白欣如，已在江湖上赫赫有名。而这数日间也恰好在沧州，正好赶上这一场劫杀。

因为“南寨”老寨主伍刚中、“北城”新任城主周白字、“仙子女侠”白欣如，武功都极高，又很仰慕诸葛先生，只要诸葛先生有话下来，他们必义不容辞；时震东、周冷龙眼见了这么几个武功高强的助手，心中怎不窃喜，对诸葛先生就更是感激了。

诸葛先生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就事不宜迟了，二位将军应该备马整军，我会派人送信给伍寨主、周城主，料想他们一接到讯息后，当会赶至将军府，铁手，你现在可以跟时、周二位将军去了。”

时震东、周冷龙唯唯诺诺，铁手却道：“二位将军先去配备人手，在下想趁这一点时候，到‘铁血大牢’一行，再查明一下案发经过。”

时震东见那青年人十分练达沉着，不像一般少年心高气躁，正是大好帮手，喜道：“好，一切偏劳铁兄了。”

周冷龙见铁手如此年轻，不见得有何惊人处，竟名列“武林四大名捕”之内，心下以为铁手乃仗诸葛先生之名，而今见如此紧急关头，还要查明案情经过，心中大不以为然，道：“反正‘岭南双恶’与楚相玉是逃狱了，铁兄弟再去查查也是好的。”言下之意是说：你查不查都是一样，干事无补。

诸葛先生是什么人，哪里会听不出，于是笑道：“我这个弟子，对人对

事的看法别有一套，诸位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倒是十分听取他的意见。”众人听诸葛先生对铁手如此推荐，不禁都大为动容。

铁手站在云停渊峙的“铁血大牢”之前，风雪依然下着，两排足印，在铁手的身后，这大牢四处，一望无尽的都是白雪，偶尔有一棵枯树，铁手怔怔的望着这大牢，心中感触良多。这一座大牢，他也不知来过多少次，有许多的罪犯，都是他亲手押入牢中的。可是一入此门，能再出来的，已是双鬓全白，或行将就木，甚至永不复出了；而犯罪的人往往一念之差，便永不超生，铁手想到被擒在自己手下的武林高手，心中不禁暗暗叹息。

“铁血大牢”刚刚才发生了件大案，现在驻守的人是特别多，但狱卒们人人都认得铁手，知道他是捕快之首，差役之王，当然不敢骚扰。铁手走近“铁血大牢”，东看看，西看看，那几个守在“铁血大牢”的狱卒也觉纳闷，跟着东看看，西看看，铁手忽然向一名狱卒问道：“那天沈云山劫走犯人时，你在不在场？老刘。”

那老刘是个小差役，铁手几次捕得要犯后通知衙门，这个老刘去押解过几次，当然识得铁手厉害，不敢不答，道：“铁大爷，您好……那天事发时，我老刘也正在这儿把守，一切都清楚得很哪。”

铁手对他一笑，道：“那你快快给我说一说。”

老刘口沫横飞，把那天如何见到沈云山带了八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进了牢里，然后又带走了“岭南双恶”和楚相玉，又说到柳统领的轻功何等之快，田统领追出时义何等威势，绘影绘声，说的十分得意：“……柳统领的武功好俊，就这样‘飏’地一声，便从我们耳边飞过，再看时，哇，到了那边去了……可是田统领更俊啦。哪哪哪，就这样跨出了一步，便雪都碎了哩。”原来他觉得那两位统领的武功已神乎其技了，只怕铁手不相信，于是还比手划脚，做了出来，又补充道：“我们那时都想，要不是田统领大概先去看老婆……才不会比柳统领慢呢。”敢情那老刘也是山东老乡，对田大错，显然比柳雁平还有好感。

铁手忽然目光一振，道：“田统领先去看老婆了么？你们怎么知道？”心中大疑，因田大错并未道及此点。

老刘笑道：“铁大人有所不知啦，田统领的老婆就是我妹妹……嘻嘻……以前田统领对我倒没有什么的，后来我妹妹到这里来做狱务之后，他看上啦，还说要娶我妹妹，虽然说娶，娶了两年还没娶过来，不过他对我这个大舅子，倒是着实不同了……”说着甚是得意，铁手看在眼里，明白是田大错常给他好处，这时，只听老刘大叫道：“妹子，妹子，你快过来，见过铁大人。”

只见牢里一个捧着饭桶木勺的妇人走了过来，铁手一看，不觉哑然失笑。开始他不免狐疑：这田统领的“老婆”是不是在内应合的人，以阻了田大错追敌，而今得知这妇人是老刘的妹妹，而且皮粗肤糙，嗓门又大，一双眼睛居然还蛮有风情的，只怕田大错喜欢的就只是这点，不过眼睛足有铜铃般大，腰粗得像水桶，绝不是个会家子，连机敏也谈不上。这妇人走了过来，张着嗓子道：“铁大人您早，哎呀，不得了啦，昨天那逃出去的几个人，害得大错又要跟将军打仗去啦！”这妇人居然叫田大错叫得十分亲呢，铁手不觉好笑。忽然想起一事，向老刘问道：“你说你听到统领的一声惨叫后，沈统领就紧接着带逃犯出来了？”

老刘道：“是啊。”

铁手道：“时间先后你会不会记错？你再想一下。”

老刘想了一想道：“没有记错呀！你可以问问他们。”

旁边的几个狱卒都说是，老刘唉声叹道：“其实沈统领与胜统领的交情还算蛮不错的，胜统领脾气大些，打打闹闹在所难免，以前胜统领也不是跟柳统领打得死去活来吗？沈统领也跟田统领打过，从牢里一直打到这儿的雪地上，但都在要紧的关头收了手，怎会像这次……沈统领也做得太绝了。”

铁手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他们常常打斗么？”

老刘叹道：“这几位统领，脾气都不太好，有时我们也挨了一拳头，躺了一头半个月，多半都是胜统领打的，现在总算……”他本来想说“现在总算胜统领死了”，但是一想便知不该说，铁手哪有看不出的道理，可是跟老刘这番谈话，他心中有了几个疑团，一时解不开，总觉得田大错和柳雁平，都有些话不尽不实，当下也不再说什么，要老刘打开了“铁血大牢”，他逞自踱进去细加察看。

第九章 分金拜佛

从沧州府往赤练峰，约莫四五百里的路程，自不是三五天的工夫能走得完的。所以不但要带银两、粮食、水袋、马匹，甚至连营帐、照明、雨具等，都要齐备。

现在沧州时将军府面前，有四十个威武英扬的汉子，齐集于时震东、周冷龙二位将军的面前。这四十个人壮硕有神，不是曾与时、周二将在沙场中出生入死的部将，便是时、周二将军亲手调教的高手，可以说是时震东、周冷龙二人麾下的精锐军士，而且也可算是全沧州最勇悍的一队兵官。这些人至少都有一二种特长，有一二种特别的武技，时震东、周冷龙为求捕捉楚相玉，自然不便军士打扮，以免打草惊蛇，于是命令一律民装，这四十人里，扮成书生、樵夫、担夫、乞丐、渔夫等都有。

铁手看了这四十人，心中都大为赞叹，时震东是沧州鼎鼎大名的镇府将军，果然调教有方，座下无虚士。而周冷龙虽是副将，但泱泱大度，也不会比时将军差去多少。

时、周二人把军队分成三组，二十个保镖装扮的人，为主队；时震东、周冷龙虽扮成商贾模样，伍刚中扮成镖头模样，而周白宇与白欣如，却扮成公子小姐，金枝玉叶一般。副队的装扮是：三个叫化子、两个江湖卖药者、一个算命先生、四个抬轿的，一共十人，轿子里面坐的是田大错，他是这一小队的指挥，按定这一批走在主队的后面不出七里，若即若高，以俾首尾相应。

另一小队是：两个文士、两个樵夫。一个担夫、一个渔夫、两个道士、一个郎中。一个老仆，老仆扛着一个病人，这个病人便是这一队的指挥，正是柳雁平。行在主队之前，不出七里，功用正如行军行军时的探哨一般。

这时“南寨”老寨主伍刚中，“北城”少城主周白宇以及“仙子女侠”白欣如等，已和铁手见过面。铁手见这人你“三绝一声雷”伍刚中，年逾七十，可老当益壮，赤脸透红，银须自发，好不威武，一看便知是内外兼修的武林高手。伍刚中这趟出门，只带了“南寨”中两名子弟，这两个人在武林中也算是小有名头，一个叫“黑煞神”薛丈二，一个叫“地趟刀”原混天。一个牛高马大，使丈二丧门棍，神力惊人：一个是生得獐头鼠目，但短小精悍，一双柳叶刀，专攻人下盘。

至于“北城”城主周白宇，却年纪甚轻，但气定神闲，目光锐利而不凌人，面貌俊朗而不恃才自傲，显然已在江湖上久历风浪，但并不因而失去壮志凌霄的少年英侠。“仙子女侠”白欣如穿着一身白衣劲装，与黑乌乌的头发，及乌亮亮的眼珠，正好成了对比。白欣如姣好清秀，肤色欺霜胜雪，身材婀娜多姿，眉宇间隐隐英气，更怪不得江湖人都说，周白宇与白欣如是武林中的一对璧人。

而伍刚中、周白宇、白欣如等人，初会铁手，更觉吃惊。只觉这年轻人，渊亭岳峙，竟隐然武林宗主气度，举止悠闲淡雅，人人以为外号人称“铁手”者，必绷脸怒目，没料到是一个谦恭有礼，随和风雅的年轻人。

大家见过后，寒暄几句，因追敌要紧，于是三批人各自出发。铁平等见队伍出发，有条不紊，心中对时震东、周冷龙二将军都大力叹服。

众人一路马不停蹄，追了四天，已有三四百里路，探子来报，一天前楚相玉等还在这儿附近露过行踪，众人知道已靠近“赤练峰”，而且已快要追

及楚相玉，所以更加不敢怠慢，小心翼翼，全速推进。这日追到虎尾溪附近，离赤练峰“连云寨”，仅有七十里开外，“飞燕子”柳雁平与那十名军士，先行抵达。这十二人因长途跋涉，十分疲劳，加上时震东将军有命，一旦将近“连云寨”五十里内，即候三队聚合，以免被敌人所乘，逐个击破，所以柳雁平觉得也无须那么急切赶路。虎尾溪是一个仅有二三百人口的小村落，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，柳雁平便吩咐大家多加小心，只因风雪漫天，冷冽侵人，于是命大家进入一所小酒家，歇息一下。

这地方虽然也有骡车马车，可是一般来说，都是富贵人家才有福乘坐的，其他的贩夫走卒，从一座城去另一座城，无不是靠一双腿来走路的；但是人逢乱世，行到半途，遇着盗贼，被劫被抢是常有的事，有时甚至连性命也丢了，所以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行业的人，结伴而行，也是常有的事。

现在柳雁平看来就像一个病人，由一个老仆扶着，一个郎中，侍在身边，还有一个担夫，两个文士，两个樵夫，两个渔夫，两个道士，偶尔稍有交谈外，看来就活脱脱的结伴而行才相识的陌路人，有谁知道他们是沧州军中一等一的头条好汉？

柳雁平暗中吩咐大家叫了点酒，以求暖暖身子，切勿酗饮过度，时震东麾下的军士是何等人物，每在野店荒栈，食用酒菜时，无不以银针沾过，确知酒菜无毒后，方才食用的。这下店里的掌柜与伙计，见一下子来了十二个客人，都忙得不可开交，那五十出头的掌柜看出来柳雁平是个富贵子弟，更是悉心照料。

只见那脸色焦黄的掌柜，叫那三个年轻力壮的伙计拿出几坛水酒，往各人的桌上一放，柳雁平使了个眼色，各人手心抓了把银针，沾了一沾，知道没有毒，都大为放心。

这些军中的人，都是嗜酒如命的，现在将领也赞同他们喝酒暖身，自是大喜，一个樵夫装扮的军士，随手拿过了酒坛，长吸了一口，只觉得香极了，又叫另一个渔夫闻闻酒香。

柳雁平是身经百战的将领，忽然觉得心血来潮，似有事将要发生一般，又仿佛有点蹊跷，而他又找不出蹊跷在哪里。“飞燕”柳雁平是个精细狠角色，当下不动声色，依然端坐，但却耳听八方。小心防备。

那掌柜的又满脸笑容，捧了一坛子酒过来，众人也嗅了一些酒味，体内酒虫大动，试过酒菜都没有毒，已大为放心，一个担夫装扮的军士，接过酒坛一看，见封泥尚未卸除，那掌柜笑道：“大爷请饮用，这是本号珍藏之竹叶青，喝过包令大爷满意，”那担夫打扮的军士大喜。

柳雁平忽然心下一动，看出端倪，正想阻上，那担夫已随手拍开封泥，那掌柜已退了开去，只听酒坛里发出一声“噗噗噗噗”弹簧之声，那担夫惨叫一声抡起担挑，便已倒下，剑上、身上，中了至少二十根短箭。

原来这酒坛子是箭箱，拍开封泥等于发动弹簧，可惜这名担夫打扮的军士哪里躲得开去？在这担夫同座的两名道士，因离得远，也见机得快，一阵拍打，打落了七八支箭，一名道士出手稍慢，肩上也挨了一支短箭！

众人一时大乱，纷纷拔出刀剑，因为这些人为了免露身份，所以刀剑都贴身而藏，一旦要拿，也得解开衣衫才行，而在这时，那三个伙计，早已控刀在手，一刀便砍了下去！

一名渔夫打扮的军士，立时脑袋分开。另一名文士，百忙中用手一格，“噗”的一声一只左手被砍了下来。另一个郎中，十分机警，闪开了一刀，

已拔剑存手。与那名伙计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。

一名樵大打扮的军士，已抡起斧头，正待反击，忽然觉得头晕眼花，站立不稳。另一渔夫也拔出了刀，却咕噜一声倒下地去。那掌柜忽然自袖中抽出两柄短刀，一人一刀了结了二人性命。

刹那间，柳雁平这组人猝不及防，已死了四人，伤了一人，那被掌柜所杀的樵夫和渔夫，显然是适才深深吸了那酒香才中毒的；原来酒里无毒，酒香却有迷药，这干伏击者绝非寻常之辈！

那掌柜双刃翻飞，又向断臂的文士猛攻，想连他也一并杀了，柳雁平人如轻燕，已拦在那掌柜的面前，“呛”一声，已自腰间拔出厂緬刀，一连向那掌柜攻出了一十八刀！

那掌柜吃了一惊，一连退了十八步，才封架得了这十八刀，那掌柜才知道遇到了正点子，那敢分神，双刃一展，竟然反攻了三十六刃！

柳雁平见刃拆刃，见招拆招，拆完了三十六招，心中了然，喝道：“你是‘连云寨’的什么人？”刀势一变，一刀削去，刀风破空，“察”地一声，竟还有“嗡嗡”的余音，敢情这一刀削出后，力道竟能使这柄刀不住轻颤！

那掌柜一看，知道这种刀法又快又凌厉，绝不易闪，但见他双刃一架，竟封住了柳雁平的一刀，一面狞笑道：“好眼力，‘连云寨’八寨主就是我！”

这时单刀双刃已接实，“铮”地一声，那掌柜被这一刀震得险些双刃脱手，柳雁平也觉虎口发麻，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‘双刃搜魂’马掌柜？”

那掌柜的冷笑一声：“不错！”提起双刃又猛攻了过去。原来“连云寨”是沧州一带极其厉害的上匪，有四五百之众，一共有九个寨主，排第八的便是这“双刃搜魂”；他姓马，原本是干掌柜的，从不做赔本生意，所以江湖上的人，都称他为“马掌柜”，便连真实名字，也给忘了。“连云寨”寨主的武功；自是一人比一人高，这马掌柜的武功，已是十分不俗了。

这边的那五个没有受伤的军士，十分勇猛，已缠着那三名“伙计”打了起来，这三个“伙计”想必是“连云寨”的头目之类，武功也不弱，打了半盏茶工夫，那断臂的文士已加入战团，在一名头目的背后捅进一刀，那头目当堂身死。另一名头目勃然大怒，一刀向那文士左胸刺去，那文士因左手已断，闪动不便，挨实一刀，但右手的刀也送入那头目的小腹，两人两败俱亡。还留下一名头目，心慌意乱，一名军士用脚一绊，那头目往地一扑，另四名军士便已刺杀了他。

“双刃搜魂”马掌柜与“飞燕”柳雁平战了七八十招，只觉对方身法轻忽飘灵，自己的双刃，使得再凶也沾不到他的衣角，心中大惊，柳雁平这时，猛听见外面有急奔之声，知道这马掌柜的帮手来了，于是，大喊道：“坚守此店，各自拒敌，快！”

那五名军士，本是一当十的英雄豪杰，临危而不乱，绑了那名头目，各个在窗边，门边埋伏，果然“砰蓬”一声，大门外冲入了三个山贼，那守在大门旁的军士武功非常了得，突施辣手，把三人都杀了。接着又有四个山贼冲了进来，那两名军士又把这四个了结。

这干山贼见正门冲不入，又想自窗户那边冲进来，这店里一共有三个窗户，那些山贼刚踏进来，那蹲在窗下的军士便一齐动手，一个不剩，又死了五人。这时山贼一时不敢冲进来，只在外面的呐喊，少说也有三十多个。

马掌柜见自己的人屡攻不下，心中大慌，心忖：自己岂不成困兽斗！柳雁平骤然遇袭，但他十分沉着，镇定应付；看来那几个军士也绝非易惹之辈。

马掌柜心慌意乱，一失手把右手短刃插入木梁，连忙想拔，柳雁平左手以“鹰爪”扣住马掌柜的左手，右手拦腰一砍，“双刃搜魂”鲜血飞喷，惨呼道：“你……你休得意……我九弟……来了时……你们一个都逃不了……”终于倒地身亡。

柳雁平吃了一惊，外面三四十人，如果一齐冲进来，那五个军士是难以幸免的，现在那几十人无法冲进来，是因为不懂兵法，而头目都被杀了，他们不知如何是好，一旦“连云寨”九寨主“霸王棍”游天龙到了，指挥行阵，一方面由他缠斗自己，那五名军士则必死无疑，那五名军士一死，对方群攻自己，只怕也凶多吉少，柳雁平知此时是千钧一发，不突围尚待何时？

柳雁平正欲发令冲出，猛听外面又是一阵喧哗，柳雁平在门缝一看，不禁暗暗叫苦，原来又来了十多个山贼，为首的人手执丈二熟铜棍，生得一副张飞模样，不是游天龙是谁？

柳雁平心中大是焦急，个人生死，尚为事小，自己本负责探路的，万一尽殁于此，而敌方又拿自己等人尸体作幌子，暗算时震东将军等，岂不全军覆没？柳雁平心中暗惊，叫道：“咱们冲出去，逃得一个是一个，报告主队知道！”

那五名军士一声呐喊，打开门就冲了出去，那游天龙刚到这里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一见有人冲出，些微乱了些阵脚，但那些喽啰见有寨主在此，个个奋勇讨功，缠住那五名军士。柳雁平舞刀如风，杀了四五个喽啰，仍未遇上“霸王棍”游天龙。游天龙也一棍打死了一名军士，返过身来，跟柳雁平大打出手。柳雁平刀法轻灵，但游天龙棍势沉猛，一时相持不下，又有七八名喽啰，随时偷袭柳雁平，柳雁平勉力占了上风，但要杀他们，又谈何容易！

那四名军士战三十余山贼，却是发发可危，四名军士纵奋力作战，也杀不了几人，终于一名军士又惨遭毒手。柳雁平眼见大家都冲不出，这样打下去，必一败涂地，一声号令，与三名军士冲回店内，准备死守；柳雁平单刀断后，砍杀了三个喽啰，别的一时不敢上来，游天龙内力极厚，但轻功甚差，等他冲上来时，柳雁平已与那三名军士退到野店去了。

游天龙等哪肯放过，率众力攻，柳雁平心忖，此番性命休矣，强振精神，独守大门，游天龙也攻不入；另那三个窗户，山贼喽啰也不断抢攻，但三名军士大躲在暗处，窗窄只容一人挤入，所以一旦探首入窗，定必遭殃，“连云寨”的人一时也攻不下这店子，反而死了七八个喽啰。

本来缠战了那么久，柳雁平以为大队总该来到，只要他们一来，这二三十个山贼还不早作鸟兽散？但撑了半个时辰，大队还没来，柳雁平猛地一惊，想起“连云寨”高手如云，而今只派九寨主与九寨主截杀自己这队，想来主队必遇上更厉害的敌手了，想到这里，不觉汗如雨下，只求能支持得多一刻，便得支持下去。

猛听“轰隆子”一声，店子已坍了半截，原来“霸王棍”游天龙久攻不下，心急气躁，竟用熟铜棍扫倒了支店大柱。店子一坍，山贼拥入，柳雁平把心一横，只有拼了，一人截住游天龙与十一二个喽啰，厮杀起来。刀。边的三名军士，也被十七八个喽啰围住，作困兽之斗。

柳雁平这一边打得不可开交，田大错那一边也不闲着。田大错为主队的后卫，一共统领十名精军，他们的装扮是三个叫化子，两个江湖卖药者，一个算命先生，四个抬轿子，而田大错就端坐在轿里。

因为时震东的意思本是：到了离“连云寨”五十里之处，大家便得聚集，所以田大错倒是快马如鞭，想赶上大队去。这时正经过一座林子，田大错看到雪地上有好一些凌乱脚印犹新，田大错哈哈笑道：“你们看这些脚印，时将军他们才经过不久，看来很快可以追上去了。”

田大错这十名军士中，有一个是算命打扮的，叫做“日上三竿”岑其藏，本来是浙江一带的飞贼，后来给时震东将军逮住了，姑念他尚无恶迹，又颇为赏识岑其藏的精细聪明，所以调配他成贴身护卫，这次时震东安排岑其藏跟田大错在一队，也有参谋作用，因为田大错的鲁莽是人所共知的。这岑其藏之所以被江湖人称“日上三竿”，是有四个用意的，第一，这岑其藏的武功以轻功最好，高去低来，据说可以一跃过三根连起来的长竹竿。第二，这岑其藏用的武器，正是竹竿，他现在扮着算命先生，手里执着“神算子”的名号，它正系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。第三，这岑其藏最爱睡觉，常常不愿起床，真没辱及“日上三竿”这个含意。第四，这岑其藏的名字，谐音有点像“起床”，与“日上三竿”这名字，配起来挺有异趣，这岑其藏在江湖上小有名头，试功也不弱，很得时震东将军看重。

这岑其藏看了雪地的足印，皱眉道：“田大统领，时将军所带的人马，不过二十，再加上铁大人、伍寨主、周城主、白女侠等，也不过是二十余人，怎会有这么多足印呢？而且这些足印又分二类。第一类痕迹已淡，像被大风雪填去的；第二类足迹犹新，似刚刚印上的，难道是大队后面，已插了另一批人吗？”

田大错为人鲁莽，最不喜寻思，当下没耐烦地道：“去去去，有几个小毛贼，还难得倒咱们吗？”

岑其藏道，“小毛贼倒是不怕，只怕……”

一名扮作仆人的军士，外号人称“九尾狐”卜鲁直的笑道：“老岑，你恁地多疑，你想，凭几个小毛贼，遇着时将军，还不是给毙了！”

岑其藏仍愁眉不展地道：“只怕时将军也被缠住了……”

田大错怒道：“怕就回娘那儿好了。”快马加鞭，领大家进厂树林于里，一面道，“我们下去找贼，贼找上我们来，那倒好岑其藏苦着脸道：“还是小心一些的好，‘连云寨，不比普通的匪帮……”

倏地“嗖嗖嗖”，箭如飞蝗射来，田大错首当其冲，又完全不备，眼看将被射成刺猬，岑其藏蓦地用长竿一阵拍打，拍落了十七八支箭！田大错大吼一声，已运起“分金神功”，须发如翰，其余的箭射在他身上，反而支支倒拗，反弹出去，伤不了他。

这一轮暗箭，大部分都招呼向田大错，小部分射向那十名军士，这几名军士猝不及防，不过都是临危不乱，一面闪躲相接，一面拔出兵刃，但一名装扮成轿夫的军士已中箭身亡。

田大错心知再这样撑下去，敌暗我明，敌攻我守，总会被射成刺猬的，于是大吼一声，双掌翻飞，直向射箭最多的地方冲去，这田大错外号“分金手”，武功丝毫不含糊，他双掌发出淡金色的光芒，护着脸门，没有一箭能射得进去，而射在他身上的箭都被反弹出来，一点也伤害不了他。

田大错一冲入丛林去，林里的人立刻弃弓拔刀，但闻惨叫连连，四五个喽啰已被田大错的“分金手”震死！

田大错一逼住箭的主力，那九名军士也分头一面挡箭一面冲近，找到发箭的人，杀将起来，忽然，“籁籁”声响，在几棵树下，纷纷跃下数名大汉，

居高临下，举刀就砍。一名轿夫打扮的军士不备，立时身首异处。另一名扮作叫化子的，也挨一刀，血流如注。

田大错人虽鲁莽，但十分重义，而且身经百战，哪种阵仗没有见过，当下运起，‘分金手’，硬生生击毙了四五名喽啰，大喝道：“大家都到俺身边来，一齐作战！”因为田大错眼见敌人加上那被自己所杀的数十人，至少也有五六十个人，自己只有不到十人，一旦分散，只怕甚易被逐个击毁，所以召集大家并肩作战。

正在这时，忽有人“哈哈”一笑，自一棵大树上跃了下来，一身红袍，头发暗绿，十分硕壮，满脸白须，手里拿着的竟是两个犯人身上的铁枷锁，沉甸甸的至少也有二三十斤重，两个铁枷合起来，怕总有六十斤！只见他若手执无物，双枷一挥，道：“看‘连云寨’的勾老爷了来收拾你们！”

田大错心中一震，“连云寨”九个当家，一个比一个厉害，这个六寨主外号人称“铁枷”，又叫“红袍绿发”，叫做勾青峰，武功走刚猛的路子，手上两个铁枷，江湖上是闻名丧胆的，任何兵器教他碰上了，不飞也要折，如果是给他锁上了，那么连命也丢定了。只见这勾青峰，一连两个沉重的铁枷便把一名扮作叫化子的军士打得脑浆迸裂。心中大怒，要知道田大错好勇斗狠，遇见敌手，总喜欢去痛痛快快的打上一场，大吼一声，震飞了两名喽啰，已缠上了“铁枷”勾青峰，大喝道：“照打！”

“分金手”田大错一掌如刀，由上至下劈落，勾青峰一听厉风陡起，知道来人决非庸手，顾不得杀那叫化子，冷哼一声，回首一招左手铁枷，向田大错的手砸了过去。

“蓬”！田大错的手与勾青峰的铁枷一碰，两人都不禁大为吃惊。田大错只觉手腕发麻，他数十年苦修之“分金手”已到了刀枪不入的境界，而今居然劈不破这块大铁。勾青峰却更是吃惊，他这一双铁枷，任何武器见了它都遭殃，而今对方用的是手，本以为这一砸之下，可毁了对方的一只手，没料到那手居然还好端端的，自己的虎口却被震得发麻，接得这一下，竟连双足也被打陷于地下寸几深，可见对手臂力之强，那一击下来，少说也有三四百斤的力道！勾青峰一看，只见来人又运力于臂，更待攻击，双臂隐隐有淡金色的光芒，勾青峰冷哼：“‘分金手’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田大错冷冷地道：“你也不差！”田大错为人十分古板，见一招砸不飞勾青峰的铁枷，双掌一合，一招“童子拜佛”，又由上而下的砸了下来。

谁知道勾青峰也生得一副牛脾气，怎么也不敢相信田大错的手能硬得过自己的铁枷，“呼”地一声抡起左右铁枷，撞了过去。

“蓬”地一声，田大错的双手被勾青峰这一格，震得庞大的身子，也要离地飞起三尺余，而勾青峰却硬生生被打得双足陷下地去两三寸。

田大错人才震起，双手又是一招“童子拜佛”由上劈下，心忖：我不相信砸不烂你的铁枷。

勾青峰也双枷向上猛封，心忖：我才不相信震不断你的手。

这种气力相拼，众人哪里见过，不管是那七名军士，还是那五六十名山贼，都纷纷停下了手，目不瞬眼的看自己头领这场拼牛，都不相信对方的人能强得过自己的头领的神力！

“崩！”又是一声巨响，田大错被震飞七尺高，而勾青峰又被打入地卜半尺，土已及膝。田大错眼见三招砸不飞对方的武器，好胜心更高，大吼一声，又是一招“童子拜佛”，勾青峰见田大错一招比一招力道还要猛烈，双

手却似丝毫无损，而越跃越高，下压之力更大，勾青峰哪敢怠慢，又是枷一举，迎了过去。

“轰”这一声更是震耳欲聋，田大错被震起丈高，勾青峰却陷下地去已近小腹，勾青峰大惊，本不敢再接田大错的“分金手”，但敌上己下，除了硬接一途，简直无法反击敌人的其他部位。勾青峰正待裂土而出，但田大错又是一记“童子拜佛”压下来，勾青峰心惊胆震，铁枷一扬，运足十二成功力推了上去，一面大叫道：“你们还不打！”那些喽啰如梦初醒，又与那七名军士杀将起来。

“砰！”一声大响，田大错再飞起丈余高，这次勾青峰只往下陷一二寸，可是双枷之上，竟被打下了一双手臂的痕印，整个拗了下去，要是这一下扫中身子，哪有不肝脑涂地？勾青峰要跑又跑不掉，明知这样砸下去，自己双枷不烂，也得被打下地底去，唯有希望自己的人杀了那些军士，赶来相助。自己才有望逃脱。想到这里，田大错又是一招“童子拜佛”砸下，勾青峰魂飞魄散，一举双枷，又得硬接，这“铁枷”勾青峰，横行江湖数十年，难逢敌手，自以为膂力无双，这回，真教他吓破了胆，像栓子似的被扫到地底下去了。

两人“乒乓碰碰”再打了四五记，勾青峰向下陷得更惨，土已及胸，手也转动不灵了，眼看再打下去就得遭殃，可是一声惨叫，其中一名扮作叫化子的军士，在寡不敌众的情形下被杀了，那六名军士虽也杀了五六名山贼，却也负伤累累，情形十分危急。

田大错虽人急性直，但对部下十分爱护，而区这次中伏，皆因自己而起，当下在半空一翻身，不再劈击勾青峰，而撞向剧斗中的那群山贼的头上，双臂左右一分，正是他成名的招式“左有分金”，由上而下击来，是何等威势！要知道田大错在十二岁时已神力惊人，双指一扯，足可把一锭金子扯断为二，故江湖上称之为“分金手”，而今再加上数十年的内功修为，那两名山贼哪卫抵挡得了，当时刀折人亡，余力还撞向另两个伙伴。这一撞之力，也把那两个了了账！

田大错双脚一踢，“砰蓬”两声，两名山贼又呜呼哀哉，田大错顺势庄这两人的头顶一蹬，飞回勾青峰那儿去。

田大错这一来，威势夺人，连杀六人，剩下的四十八名喽啰，吓得阵脚大乱，那六名军士，一见统领出手相助，声势不同，义务展神勇，以一战八，杀了起来。

田大错这一走，勾青峰透了口凉气，忙运力一挤，冲出了土半尺，再用力一摆，又出了两尺，心中大喜，猛见日头被遮去了一半，心中一慌，只见田大错又如一只大鹏鸟般掠了回来，一起一落间，是何等之快，勾青峰不及冲出，只好双枷向顶上一封！这一封是以枷沿切向田大错那一招“童子拜佛”的手腕，只要田大错一撒招，自己就有望破土而出，再想办法对付田大错了。

岂料田大错大性纯直，一来一回间，只知道一心一意要把勾青峰打入上去，因为着他红袍绿发，十分不顺眼，但一时想不起刚才用的是什么招式，人已到了勾青峰的头上，只好用“分金手”中的最犀利霸道的一招：“五雷轰顶”砸去。

勾青峰万没料到田大错骤然变招，那一招“五雷轰顶”虽仍给封注了，但接个正中，“隆”地一声，勾青峰又入土三尺，比挣出来的还多了半尺，双臂已不易展动，铁枷也被打得向后拗了一大片，勾青峰暗叫：此命休矣！

眼看田大错又是一招“五雷轰顶”砸下来时，忽然树林里“一声冷哼：“六哥，我来了。”刷地一道金光，直刺田大错之胸门。

这一下突袭来势不但快，而且攻其不备，田大错的一招“五雷轰顶”，本是胸门大开，本来对手要接这一招都来不及，怎会有时间去攻对方的胸襟？田大错的招式本就是凌厉而不够伶俐，无法变招，百忙间发出一声大吼，“五雷轰顶”转向那金光砸来。

那偷袭的人不是谁，正是“连云寨”七寨主“金蛇枪”孟有威，这人名“金蛇枪”乃因他善使金枪，而且枪法如蛇，急疾而狠毒，原本是“连云寨”大寨主有命，八寨主“双刃搜魂”马掌柜处理柳雁平那一伙人，六寨主“红袍绿发”勾青峰料理田大错这一干人，而七寨主“金蛇枪”孟有威及九寨主“霸王棍”游天龙则分别协助六寨主与八寨主。“金蛇枪”孟有威这人十分刁钻，认准田大错的要穴，在他不防时，便一枪刺了过去。

孟有威这一枪直夺田大错心胸的“心窝穴”，这一下不要说是被刺中，就算是被人使力点着，也非毙命不可，孟有威眼看就要得手时，猛地听得一声大喝，宛若焦雷，震得眼前一花，双手一抖，竟刺歪了三寸。

这一枪“嗤”地刺入了田大错的左肋，田大错以一声“狮子吼”，分了孟有威的心神，又以数十年苦修之“铁布衫”，运于左肋，硬接一枪，这一枪只能刺入四分，便再也刺不入了。孟有威见自己锋利无比的金枪竟如刺铁块，急欲抽出，但田大错的一记“五雷轰顶”，已砸在枪身上，“锵”的一声，枪断为二。

孟有威大惊失色，其实要不是孟有威那金枪锋利十分，还直刺不入用大错体内，田大错黄衣殷红了一片，大吼一声，向孟有威扑了过来，因心中愤恨此人偷袭，所以出手招招狠辣！

孟有威眼见田大错威猛如此，心头大慌，五招之后，便险象环生，猛见田大错血沾衣衫，才知道他毕竟也受了伤，心头大宽，便以蛇一般的身法挪动闪避，以闪躲田大错凌厉的攻势。孟有威武功虽不如田大错，但毕竟是“连云寨”的七寨主，自是不弱，田大错一时也拿他不下。

再打了十几回合，孟有威已落尽下风，猛听一声大吼：“老七，我来助你！”原来勾青峰已脱土而出，手执双枷又加入战团！勾青峰这一加入战团与孟有威合战田大错，田大错就有些力不从心了。若以一敌一，田大错武功高出二人中任何一人甚多，但二人合击田大错，田大错则略逊一筹，况勾青峰神力惊人，对田大错大有威胁，而孟有威又灵巧阴毒，田大错难保不败，再加上负伤在先更加不宜久战了。

所幸的是孟有威所惯用的“金蛇枪”已被田大错砸断，不能使用，只好用一双肉掌进招，他对田大错心有所惧，不敢抢攻，勾青峰吃过田大错的大亏，也怕了三分，不敢力攻近身，又因虎口被震得隐隐生痛，双枷又扁得不成样子，挥舞起来甚不称手，所以二人，一时也伤不了田大错，只使田大错落了下风。

那边的六名军士，以一敌八，也十分危险，落尽下风，田大错的这一组不像柳雁平的那一队，柳雁平先杀八寨主“双刃搜魂”马掌柜，但中伏在先，士卒死伤甚众，军士只剩三人，对方兵卒甚众，无法力敌，险象环生；这边的田大错，因有岑其藏这等军士在，使大家略有警惕。故伤亡没那么重，尚有六名军士，苦苦抵御。但田大错却未及杀死六寨主“铁枷”勾青峰，故致勾青峰与孟有威联手，致使田大错落尽下风，命在旦夕。两边的情形，都是

在作困兽斗，好不了多少。

他们既无法突围，唯一的希望是主队过来相救了，可是副队也被人缠住了，主队又怎会闲着呢！

第十章 苦斗狼人

这一行男女，冒充镖客，穿过树林，又来到了一片雪原上，时震东和周冷龙扮作商贾模样，但耳听八方，眼看四方，十分警醒，这时周冷龙对时震东道：“将军，再过七八里便是‘虎尾溪’了，这儿已经十分接近‘连云寨’的势力范围之内，要是还追不到楚相玉他们，得要三队联合，直捣‘连云寨’了。”

时震东点点头道：“好，大伙儿就在前面‘虎尾溪’聚合。”忽闻腥风扑鼻，四处一看，雪地上白皑皑一片，哪有什么事物？但时震东是什么人，何等机警，心中一惊，正待相询，那扮作镖头的“南寨”老寨主伍刚中银眉一蹙，道：“什么味道？”

众人一时议论纷纷，这时耳力好的人都听见一些细碎繁沓的蹄声，自四面八方拥近，而且腥味更浓了。周白宇一直没有作声，忽然白衣一闪，在雪地上一起一落，一落再落，再落又起，瞬间三个纵身，已到了数十丈外的一棵枯树之上，一手攀树，一手平置眉上，远眺了一下，脸色一变。

众人更不知发生何事，更暗暗惊羨这人年纪轻轻，轻功却如此的好！猛见他自树上一跃而下，足尖一点再点，已扑回队中，沉声向时震东道：“时将军，请列队成环，亮出兵器，万勿慌乱！”

时震东是沙场高手，又是爱才之士，一见周白宇渊停岳峙之气派，便知事非小可，周白宇断非无理发令之人，当下也不追问，大声道：“列队成环，拔出兵器，慌张器乱古，杀无赦！”

时震东的话一发出去，那二十名军士，拔刀，肩并肩，围成圆圈，把时震东、周冷龙、伍刚中、周白宇、白欣如及铁手围在中央，反身向外凝神以待，绝不畏惧。时震东麾下的精兵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时震东令才发完，在四周的雪地上，忽然出现了点点青绿色的星火，腥风更浓，片刻间，那些星火都是亮绿的眼睛，众人可以听见他们爪子刮过冰雪大地的声音，伍刚中的一名助手“地趟刀”原混天惊道：“狼！”，另一名助手“黑煞神”薛丈二叫道：“狼群！”

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好手，可以说是胆大包天，不要说是见过狼，甚至杀过狼的，也大有人在，可是这当儿冲过来的狼，怕有六七百只，每只碧眼长牙，盯着这二十余人，似看见它们有生以来最丰富的食物似的。那杀也杀不完的狼，众人虽越看越心寒，手心发冷，毕竟无人骚动，也无人奔逃。

时震东、周冷龙二人在沙场中曾与千军万马作战，什么仗阵没有见过，可是这狼群攻击的事，却从未遇过。他们几人虽武功绝顶，但狼多势汹，只怕极难冲得出去，那二十名军士，更加不用说了，而且那面死的是野兽狼，这面死的是自己人，敌人的影踪，还压根儿没有见到。

众人都隐隐觉得在黑暗里，有一阵一阵动人心魄的木鱼声传来，那几百头狼，慢慢地向前逼来，毗牙露齿，恨不得马上过来把他们撕成碎片，众人看着也不觉心悸。

铁手忽趋近时震东、周冷龙二人，道：“将军，恕在下斗胆暂代发令如何？”

时震东这人豁达开明，森然道：“好，由你发令！”

铁手朗声道：“弓箭手！”

此行的二十名军士中，届时两兵相交，短距离用刀，长距离用箭，故特

地派了十个箭术较好的高手同行，可是这十人有两个人派给柳雁平带去先锋队，另二人被田大错带去殿后队，这一队里用箭的，只剩下六人，当下这六人马上站出听令，铁手道：“把所有的箭都拿出来，弯弓搭箭！”

那六人已搬出所有的箭，铁手道：“往西边发射，时将军、周将军，你们两位，镇守东边，伍寨主、原兄弟、薛兄弟，你们三位守南面，周城主、白女侠，你俩守住北面。”

众人一听，立时明白过来，因为狼多如此，纵武功再好，也难免有闪失，而狼不似人，不懂阵仗，只要伤他数十头，自然锐气大减，铁手要放箭射倒四面的狼，以作后退之路，而在射箭支时又怕另三面的野狼趁势来袭，所以要时震东。周冷龙、周白宇、白欣如、伍刚中、原混天、薛丈二等出手防范把阵。

这时隐隐传来这木鱼声更急了，狼群都张牙舞爪，跃跃欲动，铁手沉声道：“发射！”

那六名箭手一齐放箭，一时狼鸣惨嘶。别说这些箭手是神射手，纵胡乱发射，狼只密布，不懂闪躲，也非中不可，一时倒下十多头狼，有些狼中箭未死，疯狂而噬，与其他的狼只打了起来，血染雪地。

西面的狼，一时大乱，木鱼不止，那些狼竟无退意，有四五只竟侥幸穿过箭雨，噬扑向那六名箭手，铁手喝道：“勿慌！”左手一扬，那拔刀严阵以待的十四名军士，纷纷出手，把那些冲过来的狼都宰了。

那六名箭手见有人护卫，更是放心射箭，一时中箭的已超过三十头狼，狼群稍有混乱互噬的情形，甚至有了退意，忽然木鱼声更急，那些狼又不顾死活地向前扑来，前仆后继，极其凶狠，在箭雨下冲过来的数目增多了两三倍，幸亏那十四名军士训练有素，临危而不乱，来一头便杀一头，虽然手忙脚乱，但一时尚无伤亡。

那边的东面狼群，已有三四头特别硕壮的，冲过未试探，时震东、周冷龙冷冷地盯着，都没有动，那三头狼看着没有动静，以为人吓呆了，跑过去又走开。要知道雪狼都是十分狡猾的，走近去又忽然跑开是想试试人有没有装死，看见时震东、周冷龙二人仍未动，以为真的是吓呆了，这次真的跑上去，张口就咬。

时震东、周冷龙二人是沙场猛将，要以静制动时怎会沉不着气呢？这时时震东一颌首，“三手神猿”周冷龙忽然一抬手。“呛”地一声，腰间钢刀已出手。

刀光一闪，刀收回鞘，三头雪狼的头都“呼”地飞到半空中，而三只身子仍在急退。

群狼长鸣惊啸，木鱼声又急了起来，四头恶狼，三头飞扑向周冷龙，一头咬向时震乐的咽喉。

周冷龙欲动，时震东一摆手，周冷龙仍停在原地，眼看狼要咬着，时震东忽然一伸手，打出一拳，“碰”，这一拳打在咬向自己的那头雪狼腹上，那雪狼五脏俱裂，连叫也没有一声便飞了出去，撞在那三头飞扑向周冷龙身k的其中一头上，“砰”地撞一个正中。

这一撞之下，这头狼已倒撞出去，撞另一头狼身上，余力未消，“拍”又撞身在第三头狼上，刹那间，扑向周冷龙身上三头狼，都被撞飞出去。

第一头咬向时震东的狼，以及第二头、第三头噬向周冷龙的狼，竟给这一撞之下，叫也没叫一声的毙命，第四头扑向周冷龙的雪狼，跌在地上，才

伸了伸爪子，鸣叫了几声，也一样死去。时震东这一拳力道之大，运功之巧，弹力之妙，实在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。

周冷龙、时震东一出手杀了七头狼，其它的狼，纵木鱼敲得极急，一时仍不敢冲近。其实，时震东、周冷龙二人是沉得着气，否则狼群均是群起而同时攻击，时震东、周冷龙武功再好，只怕也绝难应付。

而这边南面的狼，也纷纷欲前扑噬人，但伍刚中的两名寨中头领，虽然是天不怕，地不怕的武者，但面对这么多的狼，不禁倒抽一口凉气。“黑煞神”薛丈二道：“我长得最高，肉也最多，它们一定先来吃我的了。”脸色又青又白，煞是难看；那“地趟刀”原混天也道：“我人长得矮，它们一定先咬着我的喉头！”双腿不觉微微发抖。

伍刚中不愧为“武林四大世家”之“南寨”老寨主，外号人称“三绝一声雷”，右手一柄长剑，横剑于胸，大笑道：“好哇，我是‘南寨’老寨主，狼啊狼，你们若从这南面攻我，便知道‘南寨’的厉害！”说着纵声大笑，眉扬须动，好不威武，薛丈二、原混天二人互望一眼，心中有愧，立时鼓起勇气，分别立在伍刚中左右。

南面狼群，有十数只突然同时冲近，原混天单刀一震，往地一滚，刀光疾闪，已把上头狼寸二脚削了下来，三狼痛得在地上翻翻滚滚，哀鸣不已。原混天果然不愧在江湖上人称“地趟刀”，申就这几刀，确是令人难以应对至极。

薛丈二大吼，一声，长臂一舒，左手已箍住一头狼，右手也箍住一头狼，左仑手一摆，向中间的头狼砸去。“啪”地一声，三头狼被夹得脑浆迸裂。薛丈二脸孔黝黑，神力惊人，难怪外号人称“黑煞神”。

伍刚中长笑三声，长剑一展，竟杀入狼群中去，伍刚中所至之处，狼尽倒毙，竟被开出一条血路来！这时木鱼奇急，狼群虽屡屡受挫，但还是紧逼不舍，伍刚中杀出了半丈远，来路已被狼群封闭。薛丈二和原混天，看见群狼汹汹，哪里还有伍刚中的影子，当下大急，正欲冒死杀入救主时，忽然眼前的几头狼平空飞起，伍刚中长剑连斩，从容而出，道：“这些狼厉害，我杀了四五十头，还是冲不出，只好回来。”他说得容易，但单剑杀入狼群中，又杀将出来，格毙了四五十头，岂是稀松平常的事？薛丈二与原混天更是敬佩不已。

那边北面的北城城主周白宇、“仙子女侠”白欣如也与狼群交上了手。“仙子女侠”白欣如本来喜以白色劲装打扮，但因乔装富家小姐，不得不换上水袖长裙的闺秀衣饰，只觉打起来很是不方便，周白宇笑道：“袖子如果太曳长，卷起来会好一些。”

白欣如望一望周白宇，只见他剑横当胸，但却温情地望住自己，群狼饥极舐舌，他根本就没把他们看在眼里。白欣如见心上人如此英风飒飒，不禁脸上一红，道：“没关系……”

周白宇忽然跃身而起，疾道：“小心！”原来十头狼已飞扑过来，周白宇这一弹身而起，眼看就要给攫着之际，忽然周白宇手中剑光一闪，一闪再闪，只听空中微微几道：“唰唰”之声，那十头狼已了无声息的掉下，周白宇仗以成名的“闪电剑法”，当真快如闪电！

周白宇这一跃空出剑，又有三头狼自下窜来，对白欣如的足踝开口便噬。白欣如穿着的是宽袖阔裾，所以根本看不清她剑在哪里，如何出剑，只见她的袖衣一连三震，连剑风也没有，那三头狼额上各中一剑，立时没命。

那些狼一上来便死了十三头，其它的狼围着不去，一时也不敢上来，但有些狼嗅到血腥味，竟抢食起那些狼尸，吃得格格有声，连骨也吞了。自欣如哪有见过这等惨事，不禁花容失色，连手也软了。

木鱼声愈急，狼愈来愈多，攻击一次比一次凶猛，这二十八人至少已宰了百余头狼，但仍有八百余只，毫无退意，而且数量渐增。

这时正是时震东一拳毙四狼，伍刚中冲杀人狼群，周白宇连杀十狼，而正西面的狼，死伤最多。这时候弓箭手的箭已用完了。狼群一见来箭减少，竟谄人性似的，猛冲过来，铁手知道一旦让这群狼冲入，阵脚定必大乱，那时候各自为政，死伤必大，于是疾道：“用暗器招呼！”

那二十名军士，对铁手很是膺服，忙掏暗器发射。若说射箭，只有六人是箭手，但发放暗器，却是人人皆会，二十只手连扬，野狼又倒下二三十头，只是铁手心里知道：各人身上能带多少暗器，不消片刻，暗器一完，只得与狼肉搏了。

正在这时，“三绝一声雷”伍刚中伍老英雄正杀了四五十头狼，仍突围不出，但此人虽年纪老迈，却豪气飒然，凛然不惧，横剑纵声大笑。这一阵笑声，响如洪钟，竟一时遮盖过那木鱼声，狼群中立刻攻势稍减，有几头狼往来路逃跑了。

伍刚中笑声一过，木鱼声又急响，狼群恢复狂攻，铁手心中一亮，知道狼群是受木鱼声驱使来袭的，猛想起“连云寨”有九个寨主，个个武功各成一家，一个比一个高强，九寨主“霸王棍”游犬龙臂力惊人，八寨主“双刃搜魂”马掌柜最会乔装下毒，七寨主“金蛇枪”孟有威刁钻狠辣，六寨主“红袍绿发”内力宏厚，五寨主“千狼魔僧”管仲一，……是了，这“千狼魔僧”的驱狼本领，是江湖上闻名丧胆的，武功倒没什么，但手上木鱼，能使万狼听命……铁手忽然大声道：“各位，这是管仲一的驱狼法，唯有用声音压过木鱼之声。”

众人俱是武林高手，一听之下，吃了一惊，立刻明白了过来，只听铁手的声音，绵延不绝，不见得如何震耳，却能把木鱼声压了下来。周白宇马上领会，长声道：“铁兄说得甚是，我们正好可以趁此聊聊。”话说得很慢，但句无中断，沛如长吟，甚是有力，木鱼声又被掩盖了，群狼稍有骚动。

各人都是武术名家，都知道铁手的意思是用内家真力运聚说话声来压制木鱼之音，可是各人也知道，以声御敌，对自己体力消耗必大，而对方用的仅是木鱼，人物相争，物无生命，而入的无气必大伤，所以藉各人轮流说话，来压抑木鱼声，一方面可以免得独力而为，力耗太巨。

大家心中均已了然，铁手又道：“不错，正要诸位大哥相助。”声音连绵不绝，竟又比刚才说话时的功力强了许多，木鱼声完全被淹没。周白宇说了那几句话，内力大耗，挥剑扑杀了几头狼，一时未及说得出话来。白欣如自知内力不及，无法相助。只听伍刚中道：“铁兄、周兄，你俩的内力都很好哇。”声音有若焦雷，轰隆轰隆的响着，也把木鱼声掩盖。

这时狼群已有一阵于没听到木鱼声，竟阵脚大乱，似不知如何是好；木鱼声勉力响起，但屡屡被压，数度强自提起仍未果。只听铁手又道：“伍老英雄对铁某是过奖了，周兄才是神技过人哩，伍寨主的‘一声雷’，晚生今日才开眼界。”

伍刚中外号“三绝一声雷”，是称他快剑一绝，别人使快剑，多数是用轻而薄的剑，但伍老英雄的快剑，却能以一柄沉甸甸的厚剑施展，天下使快

剑的高手，无不服膺；只是后来他世侄殷乘风，也是使快剑，本得自他所传，可是殷乘风此人大资聪悟，武功自创一格，认为剑既求快，便无需炫耀自己把一柄厚剑也使得如此之快，因为这样反自会使到本来可以使得更快的剑术因而慢了，因此殷乘风日后当了“南寨”寨主，剑走偏锋，又薄又利，剑术自创一格。殷乘风自是自成一家，但他也不了解伍刚中用厚剑的用意：伍刚中以厚剑使快招，为求凌厉中带刚健，用薄得之于快，便失之于浮，一旦为别的武器所挡，剑身不够分量，则必因快而剑折，反成缺失，所以伍刚中宁舍更快而取较稳。这是老少两人武功的异同，两人均是武学大家，武功自不拘泥一隅，但殷乘风与本故事无关，故暂按下不表。

伍刚中剑快为一绝，轻功为一绝，内力高深，有时在交战中，大吼一声，也能令人震得心胆俱裂，弃甲而逃，是以号称“三绝一声雷”。

可是伍刚中听得铁手那一番话，心中更是大大吃惊，心中暗忖：我说了这番话，难免也要暗自运气调息一会，而铁手一连说了三次话，居然一次比一次宏亮，难道这小子的内力竟比自己还高不成？伍刚中心中纳闷，又是佩服，又是惊疑。

这时忽听另一个宛若鼓击钟鸣沉凝肃重的声音道：“来人可是‘连云寨’高人？为何不现身相见，却教走兽相迎，未免太看不起这干江湖高人和时某了。”说话的正是“十二飞环”时震东，居然内力十分浑厚，众人本来以为时震东只是个武官，却不一定真有什么骇人的功夫，不料他这几句话，说得大气飒然，而且内力不在众人之下，众人心中不禁暗暗钦羨。周冷龙也想说几句话，但自知内力不足，也只好打消念头了。

众人虽然一面杀狼，但毕竟是武林高手，眼观四方，耳听八方，一面能关照全场，各人斗狼的技巧武功，都历历在目，各自心里佩服；现下运内功以声音压制木鱼之音，各人的内功各有不同，时震东的声音犹如金鼓交鸣，伍刚中的声音如焦雷殛电，周白宇的声音如龙吟不绝，铁手的声音则像长河一般连绵不断，众人更是互钦不已。

铁手又道：“敲木鱼的可是‘连云寨’五寨主‘千狼魔僧，管大师么？”

周白宇提声道：“管大师只敲木鱼不现身，莫非只管念经不要庙了么？”

铁手道：“管大师，木鱼本是法器，你却光敲出杀气来，了不起！”

伍刚中道：“管仲一，你剃光了头，为何不改俗名呢？莫非是有什么看不透的，要老夫来超渡超渡？”

铁手道：“青灯古佛，木鱼声声，管大师，你当真是心中有佛么？”

时震东也接口说道：“管仲一，你若弃暗投明，我可禀奏圣上，恳求赦免你重罪。”

要知道这种以内力发语制敌之法，十分耗损元气，众人故意要逗管仲一出声，只要他一出声，必被各人语意所冲击；管仲一一旦全力相抗，木鱼声必不集中，便有机可乘。但是管仲一也似深知这点，不言不语，只把木鱼声敲得更大，更急。

这时四面狼群，因不闻木鱼声，已散去一半有余，只剩下的一半，也萌退意，铁手自然不想功亏一篑，这时那二十名军士暗器已射完，狼群俱被时震东等四人语音震住，不敢攻击。

铁手道：“奇哉怪也，木鱼是佛门之物，本是善物，但落在管五寨主之手，竟成了魔器，确乎神技！”众人一听大惊，原来铁手的语音又比先前宏亮绵密了许多，功力不但似没有丝毫耗损，反似增加。

周白宇道：“本来是神技，但已沦入魔道，管仲一，你再不自拔，后悔莫及！”周白宇自幼练“龙象合击大法”与嵩山“仙人指”，需要极强的内劲，加上“北城”的“九弧震日神功”，力道阴柔持久，天下闻名，且又曾得“西镇”镇主蓝元山指导下学得“无相神功”与“先天无上罡气”，天下少壮之年的武林高手，已鲜有人能在内力上能与之并驾齐驱，而今他扬声漫语，果然仍是修为深厚。

这时群狼已逃遁十之八九，伍刚中强吸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哇，管仲一，看你能支持多久！”这番话说得极短，虽然雷轰之力不衰，但人事已高，后劲不足，无法再说下去了。再看时震东，只苦笑了一下，无法再运功说话，因为再这样强自说下去，纵不自伤元气，也会被强者语音所震伤。

铁手厉声道：“管仲一，你还有最后的机会，住手投降，否则自身难保！”这一喝，忽然乍若春雷，只听西面一阵咳声，一棵树下坐着一个僧人，不断地敲着木鱼，咯得一地都是血。其实管仲一何尝不是想投降，但此时已是欲罢不能了，他只怕自己一手离木鱼，对方即会用语音把自己震死，可是他又怎么知道，若他手不离木鱼，众人又怎能不用语音相抗呢？

周白宇道：“这种人冥顽不灵，实在该杀。”

铁手道：“我们为的是捉拿朝廷钦犯，不是要对付你们‘连云寨’的人！”

伍刚中忽然“哈！哈！哈！”大笑三声，原来他也难以聚运内力，心血浮动，情知不能再说，但又生性执拗，硬是要笑上三声才甘心。

伍刚中每笑一声，那管仲一便全身震了一震，笑得三声，管仲一已全身支持不住，巍巍颤颤，但伍刚中也力尽而竭，再也笑不下去了。铁手道：“伍老英雄免怒，此等宵小，让晚辈来料理即可。”铁手是全场说最多话的，但毫无元气滞窒之象，这时木鱼声已越来越微弱，狼群只剩下数十头仍徘徊不去，想必是饿了几天，见了食物便死赖不走。

周白宇道：“还是铁兄好内力，小弟甘拜……下风……”说到“下风”二字，已微弱不可闻矣，敢情是一口真气飞散，也支持不住了。可是周白宇年纪轻轻，有如此修为，已十分可敬可佩了！

铁手眼见群狼又走了数十头，只剩十几头，知道绝不能功败垂成，当下双手一抓，抓了两团雪花，叱道：“还不给我倒下！”这一叱，犹如万人齐呼，惊天动地，虽非冲着众人，那二十名军士，竟无人把桩得住，纷纷震倒！铁手同时双手一撒，雪花激射而出，雪片本不算极硬，更何况是刚飘落的雪花，但击在群狼的身上，那十几只狼各自惨叫一声纷纷后退，这一下满天雪花竟无一不中，是武林中极高的暗器手法：“漫天风雨”！

铁手这一声大吼，忽然“噗”的一声，管仲一的木鱼震得四下碎裂，人也是一个倒栽葱式地栽下去，挣扎道：“……好……功……力！”便咯血不止，似是被震伤了内脏，挣不起来。

这时狼群已走清，众人却犹自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伍刚中这人十分豪爽，见铁手功力如此之好，心中大为赏识，正要趋前去说几句出自肺腑赞美之言，忽见铁手神色凝重，倏地伏下贴耳于地，细细倾听，这时众人也听到了，四面八方，隐隐雷动，火光冲天，恐怕有三四百匹的马，同时冲近。周冷龙也不禁脸色为之一变，赫然道：“难怪他们要以狼群来诱我们射完暗器，没有暗器，我们那‘黑煞神’薛丈一却道：‘没名暗器，我们用兵器打啊。’‘地趟刀’原混大也道，‘若没有了兵器，我们用拳头呀。’”这伍刚中座下的两名头领，脾气极大，在“南寨”中地位也不

小，生平最看不起人临阵畏缩，又最爱打架，刚才因来的是狼而不是人，平生首遇，未免有些惊慌，但而今来的是人，纵千军万马，也大不了一条性命，凛然不惧，又以为周冷龙的话带惧意，所以反言相激。其实周冷龙大小战经历了没有五百，也有三百，要怕也不会在时震东面前胆惧起来，刚才他只是说心中所顾忌的而已，听了薛、原二人的话，当下冷笑道：“二位说得好，只不过周某几时怕过人来了，刚才群狼攻击，周某也没有说狼一定会先吃自己，也没喊叫过妈。”

周冷龙语中当然带刺。因为刚才薛、原二人在协助伍刚中抗狼时，一时恐慌，确有说过类似的话，但原、薛二人被伍刚中豪情所动，依；日奋战不休，并未退缩一步，一听周冷龙如此讽刺自己，当下大怒，正磨拳擦掌，想要挑战，伍刚中怒喝道：“丈二、混天，我带你们出‘南寨’时的话，不准惹事、严守寨规，都忘了吗？”

时震东也叱道：“冷龙，此时此境，不求联手，反而惹事，像个榜样吗？”

薛丈二、原混天二人对伍刚中本又敬又服，当下低下头去，不敢造次；周冷龙本就听命于时震东，也无话好说。这时铁手忽道：“来人只怕有四百之众，想必是‘连云寨，四寨主。阵前风’穆鸿平亲率的。”

周白宇双眉一振，随即深锁，道：“若是由他率领，则十分难以对付，只怕‘连云寨’三寨主‘赛诸葛’阮明正也在这里，那就更难办了。”

伍刚中道：“不错，穆鸿平与阮明正素来是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，而今‘连云寨’七百余之众来了四百，这个穆鸿平与赛孔明，哪有不出阵的道理。”

当下各人心中大是忧虑。原来“连二寨”本来只有八位寨主，是除“南寨”伍刚中的那一股人外，可说是仅居其次的，这八位寨主，武功个个了得，有计无穷、力无尽、文无双、武无敌的人，可是后来来一个人，名字叫做戚少商，单身独闯“连云寨”，据说自绑右手，以左手逐一挫败“连云寨”八个寨主，八个寨主输得心服口服，故奉他为总寨主。传说这位戚少商随手在“连云寨”练武厅上抓了件兵器便打起来，斗八人便换了八件武器，从流金铛到虎牙铲，甚至三尖两刃刀、牛角刀都莫不一一用得挥洒自如，仿佛是自家的兵器，已练得极为趁手一般。

此人的武功，十分复杂，各人也看不出他的师承，他的武功，他的来历，所以外号称之为“九现神龙”。

这“九现神龙”戚少商一旦任为“连云寨”寨主之后，“连云寨”连连得利，正邪邪间，也做了几件大事，轰动了武林，名声直追“南寨”，颇有后来居上之势。更听说这戚少商天资敏悟，每与人打一次架，便能创一套新招，只不过他极为自恃，野心极大，也因胸怀大志，对琴、棋、诗、书、画、兵法等等，无一不精，并不只专于武学修为而已。

戚少商的人难以捉摸，已够头痛，况且二寨主“虎啸鹰飞灵蛇剑”劳穴光，也是江湖上一等一的武林高手，且亦是铁铮铮的好汉。

这劳穴光，本来就是“连云寨”的总寨主，因戚少商加入之后，才甘心诚服，屈就为二寨主的。劳穴光外号“虎啸鹰飞灵蛇剑”，不是他自己取的，也不是替他取绰号的人胡扯，而是劳穴光此人内力充沛，大吼一声，可摧心魄，故称“虎啸”；轻功极佳，几乎是无翅能翔，故称“鹰飞”；剑法又迅又毒，宛若灵蛇，故称“灵蛇剑”，实非虚传。

戚少商与劳穴光二人的武功，比其他七个寨主的武功，高出不可以道里计，可是三寨主“赛诸葛”阮明正工于心计，武功虽不高，但熟读兵书，“连

云寨”的一切行事调划，都是他一手调派的；四寨主“阵前风”穆鸪平，武功也不算太高，但勇猛不屈，阵前杀敌，只进不退，是一名悍将，亦是“连云寨”的总领。五寨主“千狼魔僧”管仲一，异音驱狼，天下一绝，适才狼群攻击，其魔力可见一斑，但终于作法自毙，被铁手等用内家高力震伤。

“连云寨”的大寨主，比起二寨主是高强得多了，而二寨主又比三寨主、四寨主、五寨主武功高强何止十倍！这三寨主、四寨主、五寨主却又比六、七、八、九寨主强得多了，这是“连云寨”良莠不齐之处，但周白字等得知“连云寨”的三寨主、四寨主、五寨主均已出动，那么大寨主和二寨主又怎会闲着？看来与“连云寨”这一场血拼，是在所难免的了。

这时四方八面，出现不下于四百头的马匹，马上各有一名劲衣大汉，看来勇猛异常，人马都十分剽悍，那些山贼都一手持刀，一手勒马，有些只执火把，冲杀过来，更无一人有惧退之意。众人又惊又佩，“连云寨”的人，果然勇悍过人。

这一下来势汹汹，人多势众，这一冲将过来，这二十八人死伤必大，时震东提声道：“在下沧州时震东，与朋友路过虎尾，并非冲着贵寨而来，请高抬贵手，借路而行！”这武官果然泱泱大度，声音如锣钹齐鸣，十分响亮，语气又不卑不亢。

只见对方来势不减，东面一人全身黑盔黑甲，黑头黑脸，身高七尺，手执长矛，一面冲杀一面喊道：“王八羔子，伤我五弟，还说什么？快给我杀！”他这一声呼喝，众徒便一齐呐喊，人人不惧而猛冲，铁手便知这人一定“阵前风”穆鸪平无疑了。

“黑煞神”薛丈二大笑道：“我以为我最黑，原来天下还有比我更黑的人！不知谁的力大，接我一记试试！”转身竟连根拔起一棵枯树，“呼”地掷向穆鸪平，穆鸪平呼喝一声：“好！”长矛一架，枯树倒飞，而他来势不减！枯树倒撞回薛丈二，薛丈二双手一抱，抱住枯树，“蹬蹬蹬”地被震退三步！

“地趟刀”原混天大笑道：“你不成，我来！”竟冲了出去，化为一片刀光，在地上一滚，直削穆鸪平的黑马四蹄，穆鸪平怒喝一声，黑马极其骠悍，一跃而起，竟跳过原混天的头上，避过这一砍！

后面赶上的三名土匪，一见原混天，举刀当头劈来。原混天见一击不中，回刀一拖，又化为一片刀光，竟把那三个土匪的坐骑四蹄削断，三人怪叫摔下。

这时眼见大队已冲近众人，忽一玄衣人掠起，犹若大鹏，已欺近穆鸪平头上；穆鸪平见来人如此之快，不禁一怔，长矛向来人直刺过去！

那人正是铁手，铁手情知此时危急，擒贼擒王，若不先制住这主将，那四百喽啰一齐动起手来，可不是好玩的，于是立心要先挫穆鸪平。

穆鸪平这一矛刺来，呼呼有声，铁手心头一震，知道这贼的宵力不弱，若然闪避，必要数招后方有望成擒，那时众贼一冲，局势便不易挽回了，当下有意力挫这“阵前风”，杀杀他的威风，于是双手猛地执住长矛！

穆鸪平绝不料自己这一刺，对手竟能接得住，只见铁手双手一拗，那镇铁长矛，竟给拗弯了下来，不禁大惊，没料到天下竟有此神力之人。其实铁手也以为这一拗能折其矛，没料到一拗之下，对方臂力惊人，居然只弯不折，心中也佩服穆鸪平之勇武，不禁起了惺惺相惜之心。

两人一交手间，心中各有所思，手底下可不慢，铁手一拗对方长矛，已

欺身而上，猛然向下一沉，穆鸪平手执矛端，只觉一股大力涌来，竟给扳离马鞍，悬在半空！

第十一章 两释英杰

穆鸿平眼见受制，可不慌不乱，立即撒矛，回手拔剑，穆鸿平这一撒矛，身子便得以落下，铁手怎让其得逞，手执矛尖，以矛使一招“寒鸦点点”，一刹那间，矛头已撞中穆鸿平的身上“中枢”、“少冲”、“沉香”三大要穴。穆鸿平在半空无力，便“咕噜”一声倒栽下来，一面还运力以图冲穴，铁手攥前抓住了他，一矮身“刷刷刷”已避过三刀。这时大军已至，穆鸿平也只不过较众恶徒冲前十余丈，可是待山贼冲近时，铁手已制住穆鸿平，还顺手再封他“中灵”、“气海”二穴，教穆鸿平连喘气也不能，一闪身，已挟人回到时震东那边，众人大是喝彩不已。

铁手大呼道：“‘连云寨’的听住：你们再冲过来，我先杀了你们四寨主！”众贼一听，全部勒马止住，一时火光熊熊，但鸦雀无声，火光映照在雪地上，如同白昼。铁手“铮”地拔出穆鸿平的佩剑，精光四射，已抵住穆鸿平的咽喉，冷冷地道：“穆寨主！你要命不？”穆鸿平怪眼一翻道：“要。”铁手见他答得那么爽快，又道：“叫他们退兵，我不伤你一分一毫。”

穆鸿平就说：“不要。”

铁手没听清楚，问道：“什么不要？”

穆鸿平冷笑道：“要我穆鸿平一命使‘连云寨’退兵，没有的事，我宁可不要命了，你要杀就杀，要刚就刚，老子不皱一皱眉毛！”忽然大声道。“兄弟们听着：我的命就丧在这干人手里，你们要为我报仇！”竟然引颈撞向剑锋！

铁手一呆，猛然撤剑，剑锋已捺下一道血痕。时震东驰骋沙场，见此好汉，不禁道：“好汉！”伍刚中大叫道：“有种！”薛丈二却喃喃自语道：“难怪会长得比我黑，原来脾气比我大！”只听穆鸿平大喊道：“你们怎么不冲过来，怕我死得了啊！”众贼竟呆在马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敢情这“阵前风”平日待属下极好，众人明知寨规难容，但仍不敢冲近，怕害了穆鸿平一命。

穆鸿平暴跳如雷，忽觉身上一松，原来穴道已尽解，解的人正是铁手，穆鸿平倒是一呆。铁手向他长揖道：“穆兄弟，适才猝然偷袭阁下，是在下不是，敬请原谅。”其实铁手适才那一下，是千军中擒将，并非“偷袭”，只不过他见此威武不屈，而“连云寨”的人居然也有情有义，忙以礼相待。

穆鸿平怔了怔，没敢相信那是事实，竟然不走，铁手笑道：“穆将军请回，咱们再来阵中拼过死活。”

穆鸿平板着脸孔走了几步，见铁手真不追来，知是诚意相释，竟是不走了，道：“好小子，刚才你那一下，我穆鸿平是输得心服口服，无话好说。”忽然扬声道：“兄弟们，这一仗，遇着仁义之师，我不打了，你们要打，你们打吧！”

这一下连铁手也没料着，此语一出，众徒议论纷纷，互观而不知如何是好。众人见铁手义释自己这方的主将，已是大为感激，又见对方一出手便擒下所向无敌的穆鸿平，知道来人武功已是神乎其技，不免都有些恐惧，本不欲战，但又怕大寨主责怪下来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铁手拱手谢道：“穆兄弟，感谢不战之恩，你那位五弟，只是震伤内脏，若然不弃，兄弟我可以代为治理。”众人一听，又是欢欣不已；穆鸿平大喜过望，道：“真的？那太好了。”铁手正待答话，忽听北面一人冷冷地道：

“四弟，你阵前不斗，又唆使军士不战，知不知罪？”

穆鸪平听了震一震道：“四弟知罪。”

那声音又道：“你知什么罪？”

穆鸪平接过铁手刚刚才双手奉回的长剑，“哈哈”一笑，无限苍凉，道：“三师兄，小弟自刎当堂便是。”

铁手既知那人是三师兄，也就是“赛诸葛”阮明正了，当下也不插手，料想怎么样阮明正也不会让穆鸪平自刎的，果见穆鸪平把剑一横，那冷峻的声音又道：“若你杀了这干人，可以将功赎罪。”

穆鸪平惨然一笑道：“第一我穆鸪平向不杀朋友，第二我穆鸪平也非其敌手，求阮师兄成全！”当下引颈自刎！

铁手见此人竟把自己当成朋友，不惜自刎也不愿与自己为敌，心中大受感动，对“连云寨”也敌意全消。穆鸪平把剑一横，只听一声冷哼，一柄飞刀激射而来，“哨”地震歪长剑，穆鸪平变色道：“阮师兄你……”

只听阮明正道：“你不但临阵退缩，而且唆使军士不战，尚当敌为友，岂是自刎能了事，当知寨规否？”

铁手见阮明正以飞刀射歪长剑，以为果然料中，阮明正不会让穆鸪平自刎的，没料到阮明正竟说出那番话来，罪加一等，仿佛自刎也不能补过一般；铁手大怒，抬目望去，只见一雪衣中年汉子，下颌三络长髯，脸白如玉，神色十分冷峻，这就是“赛诸葛”阮明正。

只听穆鸪平向西南方半跪道：“弟子领受寨规处死。”

阮明正冷冷地道：“还有人不战否？”那四百个山贼见四寨主尚受此罚，那敢说“不”字，齐声道：“为寨杀敌，人人争先。”阮明正向铁手等人冷冷的横了一眼，道：“教人看看我们‘连云寨’，有没有卖友求荣之辈！”忽然自袖中射出两柄飞刀，直夺穆鸪平双目。

铁手没料到他忽施辣手，对自己的四师弟亦如此狠毒，怒喝一声，这时阮明正的刀已及穆鸪平的双目，只见刀锋青蓝，必含剧毒，原来这寨规是先毁双目，再令其毒发身死，十分残酷。穆鸪平也不闪躲，睁目受死。忽然疾风突至，“噗噗噗”几声，原来铁手已飞身过去，及时双手捉住双刀，因为怒极，所以双刀被他一抓下，被他捏个粉碎。

正在铁手捏住双刀之际，一条美妙的白影忽然长身而起，修扑向阮明正。七八名喽啰意图相拦，但见白影凌空一跃，已飞过诸人头顶，直攻阮明正身前的七八名护卫，显然武功也不差，七八根长矛同时攻向这道白影；这白影正是白欣如，只见她在半空双手一阵连抓，已把长矛统统接住，但也被逼落下地来。阮明正大为放心，因为只要白欣如不能一击便中，自己的手下便可以立即围住她碎尸万段了。

阮明正正待喝令攻击之时，忽又见白影一闪，已至眼前。阮明正一惊，正待拔刀，已然太迟，那人出剑如电，一柄剑已抵在他咽喉上，才听到“唰”地一下破空之声，抬头一看，正是“北城”城主周白宇。

阮明正登时大悟：原来白欣如的攻击是声东击西之法，掩耳盗铃而已，真正的攻击来自周白宇，而且迅雷不及掩耳，出手之快，令人叹为观止。阮明正发觉时，已经受制了，心中勃然大怒，没料到自己以智称绝。竟一下子被几个毛头所制，当下铁青着脸，冷视周白宇。

这时周遭的众匪已纷纷拔刀冲了出来，周白宇粗声喝道：“你们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你们的三寨主！”众匪立时停住，没料阮明正喝道：“无胆小

子，你们冲来便是，个人生死，何足道也，你们不过来，都要受寨规重罚！”

周白宇本想喝问他为何对自己拜把兄弟也不放过，没料到这人性子也恁是刚烈，仰头一撞，向剑锋撞杀，周白宇是何许人也，忙把剑一抽，阮明正虽得不死，但颊上已是血流如注，阮明正毫不畏惧，又撞了过来。周白宇再一缩手，阮明正再撞，周白宇再缩手，三撞三缩，剑仍抵住阮明正的咽喉，阮明正既求死不得，也逃不开去。

只听穆鸪平怒道：“辱我三哥，便是我敌！”

阮明正大笑三声，朗声道：“老四，我和你一同死了便是！”

周白宇见他刚强，并非只工心计而已，心中也暗暗敬佩，问道：“看你也是条好汉，为何对那位穆兄弟如此狠毒？”

阮明正瞪了他一眼，大笑说：“若‘连云寨’上上下下都因敌人小施仁义，便感激不尽，弃械不斗，‘连云寨’还像不像个山寨？四师弟身为将领，尚且如此，不加倍处罚，何有颜见大哥？就是因为他是四师弟，更该处死，我和他相交最深，我处死了他，最多与你们力拼而亡，以报他待我兄弟之情！纵他向你们投诚，也应处于极刑，否则寨众哪会心眼！你劝我也没有用，大丈夫行事，自当干脆一些，快快取我性命吧！”

周白宇、铁手听得这一番话，不觉对这阮明正的以身作则，大公无私而肃然起敬，只听穆鸪平叫道：“是，是，三师兄说得对，小弟毁了寨规，糊涂之至，真是该死之极！”

阮明正闭目待毙，大义凛然，周白宇倏地收剑施礼道：“阮先生，在下适才不识二位君子，多有得罪，尚请勿怪。”阮明正气愤愤的说了一番话，以为必激起周白宇之怒，一剑刺来，没料他对自己更为恭敬，并向自己赔罪，当下双目一睁，道：“你少施仁德，你饶我不死，我还是要以你为敌！”

周白宇剑入长鞘，漫声道：“阮先生尽管出手便是，我放先生，只因心仪，别无图谋；在下适才碎然偷袭，否则未必能制得住先生。”

阮明正见周白宇如此谦逊，一时呆立当堂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忽听一人漫声而道：“明正，你平常好聪明，怎的今日固执成见，喋喋不休，倒教客人笑话了，咱们‘连云寨’的寨规是活的，你怎么拿它作死的用呢？”声音柔和风雅，但隐然有侠客之洒脱谦恭。

铁手等人霍然回身，只见北方的“连云寨”的人，纷纷相避，让出一条路来，一个青年含笑步出，另一个黑衣人脸无表情的跟着，只听那些“连云寨”的人都七嘴八舌地道：“啊，大寨主也来了。”、“二寨主也出动了。”、“大寨主、二寨主、您们好。”那年轻人一一含笑作答，连一点架子也没有，敢情与寨徒的感情极好，这么年纪轻轻的，便是“连云寨”的大寨主，众人心里也不觉骤减敌意。这两人出场，反没有三寨主、四寨主等出来时那么严肃，寨众都如释重负，对这两个寨主都极为放心似的。

那青年既无架子，亦不傲慢，走近来向铁手等一揖道：“在下戚少商，诸位路过，‘连云寨’有失远迎，在下失职，适才多蒙二位对三弟、四弟不杀之恩；我这三弟，向来执法如山，请诸位勿怪。”众人大吃一惊，只见那青年穿着的是一件褪色得厉害的青衫，已缝上几个补了，都舍不得换上一件新衣，十足个落魄书生模样，以为充其量也只不过“连云寨”的小头目，没料到他便是“九现神龙”戚少商！

时震东见大家都比较缓和下来，轻咳一声道：“戚寨主，咱们路过此地，本待过寨时投帖拜见，没料到却与贵寨子弟交起手来了，实在是……”

戚少商笑道：“是我们，多有得罪。这位想必是名震沧州的时将军了，但白说，在下等以为来的是那些欺压百姓的官僚，像对付这些乱臣贼子，咱们‘连云寨’是素不容情的。适才见诸位以气功退狼，又义释我三师弟、四师弟，想非常人，特高攀结交，未知诸位赏不赏脸？”语言中隐有王者之气，暗示你们若是那些狗官，早已下令一网打尽了。要知道地方百姓，常被贪官污吏压榨，简直民不聊生，唯时震东将军管辖沧州一带，虽铁脸无情，但从不欺压良民，深得清誉，据戚少商竟在言语间，透露了极大的抱负与气派，大有替天行道之意，心下不觉暗惊，难道这人想造反不成？

这时那神色冷漠的黑衣人，缓缓走到那枯树下，到了管仲一的身前，看了一眼地上被震碎的木鱼，猛然抬目，向铁手瞪了一眼，神光暴射，好一会才转移目光，扶起管仲一，以内力输入管仲一体内，以保住他的性命。穆鸠平兄弟情深，问道：“二哥，五弟能活否？”那劳穴光并不答话，戚少商问道：“二弟，五弟的性命全仗你了。”劳穴光即答道：“大哥放心，五弟能活。”

果然不消一刻，管仲一苍白的脸色转为红润，众人见管仲一未死，暗中庆幸与“连云寨”便结仇不深，一方面也惊诧于劳穴光深厚之内力。

戚少商向铁手等笑道：“诸位既然路过此地，又惹起一场误会，都是敝寨的不是，几位若肯赏光，随兄弟至寨里喝几杯水酒如何？”

时震东脸有难色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在下等邀得这几位助手，为的是抓拿钦犯而来的，匆忙间不及拜山，戚寨主可否待在下擒得钦犯，回京交差后，再偕大家来饮几杯如何？”

戚少商忽然脸色大变道：“你要抓拿钦犯？”

时震东见明明局势缓和，戚少商又忽然转变态度，心下暗暗防范，道：“正是。”

戚少商神目如电，盯在时震东脸上，冷冷地道：“是‘绝灭王’？”

时震东视情察势，知道瞒也瞒不下来，当下但然道：“不错。”

戚少商厉声道：“不许！”

局势当时又紧张了起来，时震东苦笑道：“戚寨主也是明理人，当知我们这些吃公家饭的不易。”

戚少商摇首道：“我们待在这里，为的便是截击这一道上追击主公的人。”

铁手听得戚少商称楚相玉为“主公”，知道他们关系非浅，当下拱手道：“戚兄，你艺高无比，智夸三军，何不为国家出力做事，不枉时正年少！”言下之意是说，你才智武功都高，只奈何甘为贼寇？

戚少商笑道：“这位想必是‘天下四大名捕’之铁手兄，果言之有理，不过请循其本：朝廷乃求国泰民安，朝廷若不会做事，只会压榨欺侮良民，那我为百姓做事，推翻朝廷，另立明主，不也是替国家、替人民做了大事么？”

铁手等都吃了一惊，当时的确是贪官当道，民不聊生，外侵内乱，天子又昏庸无能，各地军民，都已怨载连天，各人听得心下一动，戚少商字字铿锵，竟令人反驳不得，时震东见众人默然，便苦笑道：“我只是一介武官，朝廷的事，我怎管得了？戚寨主，尚请你高抬贵手，让下官过山，去抓楚相玉后，再来谢罪。”

戚少商也苦笑道：“时将军赤胆忠肝，不叛朝廷，在下也无话好说，不过行有行规，帮有帮规，在下曾敬奉过绝灭王，便有责替他截阻追兵，况且，楚公志向图谋，与本寨相近，冲着这点，敝寨也不能袖手不理。”

铁手忽然问道：“戚兄既有大志，为何还留在寨里？”

戚少商笑道：“时机未到，只求养志，不求闻达；况且，我奉义军之命，在此恭候一侠名天下、义举无双的大哥到来。”

铁手心头一震，道：“那位大侠，姓甚名谁？”

戚少商竟不隐瞒，恭然道：“神州大侠，萧秋水是也。”

铁手道：“萧秋水是前辈名侠，自是不错，但萧大侠怎会应允加入叛军？”

戚少商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义军才是真正的王师，谁不加入？武林中人一呼百诺，报效必多。”

铁手道：“若他不肯加入呢？”

戚少商肃然道，“再三相求，晓以大义。”

铁手仍道：“若他仍不加入呢？”

戚少商脸色凝肃，手掌作势往下一切道：“若不加入武林人士必效之，只好杀了！”

铁手等心下一寒。

铁手忽道：“戚兄，咱们乃外人，甚至是吃公门饭的，戚兄为何要告诉我们这些？”

戚少商笑道：“我见各位义胆忠肝，当非小人，况且事无不可对人言也。”

铁手道：“若我们回沧州府后，传出此事，不是对贵寨大大不利？”

戚少商大笑道：“铁兄说笑了，现在大家只不过是撞钟和尚，但求尽力而已，各位是武林好汉，焉不知天下叛变四起？多我一个‘连云寨’，诸位也不至为求封赏而传扬出去。”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况且，事若传了出去，天下英雄，也不会饶了你们的！”众人又是一惊。

要知道戚少商这一番话，是软中带硬，硬中带软的。其时天下动乱，义军频起，若在朝廷当官，秉公行事，无人会说不妥；若为求名禄而出卖义军，则为天下所不容，不但被出卖者要报仇，连旁人也不会饶了那告密的人。就算是时震东与周冷龙等，虽是大将，毕竟是武林出身，又怎会不知？怎会甘冒大不韪而密奏朝廷？况且朝廷昏庸无能，很可能遭奸人所妒，一个弹劾下来，说上奏者结交叛匪，弄至全家抄斩充军，自取其祸，也不一定。

各人不禁都惊出一身冷汗，时震东苦笑道：“在下乃寨边小将，朝廷的事，下官都管不了，戚寨主放心便是；但这楚相玉乃逃自我狱中，若不能抓回归案，以将功赎罪，只怕下官一家大小，都受重刑，下官朋友，亦受牵连，无论如何，但请戚寨主网开一面，他日再拜寨相谢！”时震东的话，说得极其委婉，只求捉拿钦犯而已，绝不计较“连云寨”的事。

戚少商沉吟道：“时将军的难处，在下亦知。在下亦有难处，楚主公是在下义主，本当竭力相助，但诸位是在下义友，又不能不顾，不过无论如何，诸位欲过山抓人，‘连云寨’是不会袖手的！”众人听得心下一沉，因“连云寨”的这几个寨主，已难应付，何况还有七百余众？戚少商又道：“这样好了，既是朋友，寨里弟子，绝不能以多欺少，现下我们双方，各派出三人，抽签决定谁与谁战，哪一方三胜其二者，便是赢方。如是敝寨败了，当拱手相让诸位过山，敝寨也算尽了救助之力，只不过技不如人而已。万一诸位败了，只好请回沧州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铁手本就忌于“连云寨”群起而攻，那自己等就伤亡必巨，而今竟听戚少商要以一对一，连打三局，不占外人的便宜，知道他有意卖个交情，心中大是感激，时震东当下道：“谢过戚寨主，不知比试方法如何？”

戚少商笑道：“并不如何，切磋武功，点到为止，各位乃英雄好汉，当必心照，又何需在下多言？只请将军选出三人，再抽签应战便了。”说着就拖阮明正，穆鸠平走向劳穴光与管仲一喁喁细语，似是选拔谁出手较技。

这边的时震东向大家道：“待会三战中，我出一战，不知另二战哪位愿一陪老夫？”

铁手道：“不可。”

时震东奇道：“铁兄何出此言？莫非见我老头儿武功不行么？”

铁手道：“不敢，只是时将军乃此行主将，万一有所闪失，如何领队？还请将军保留元气，自珍是好。在下愿代出一战。”

周白字道：“铁兄所言甚是，时将军乃主将，不宜出战，我也愿代战一场。”

伍刚中听得哈哈大笑道：“还有我这老头子，只要不嫌我老，也可以打它一场！”

时震东知道现下诸人，当以铁手、周白宇、伍刚中三人的武功为最高，见三人肯出手，当下大喜过望，竟欲谢拜，边道：“诸位相助之恩，下官没齿难忘。”

铁手、周白宇忙左右扶搀，不让他下拜，铁手边道：“还有一件事。”

时震东道：“何事？”

铁手道：“我们三人出战，对方三人中必派出戚公子和劳二寨主，这两人武功相当可怕，但愿我能缠上一人。不过‘连云寨’十大寨主只出了五人，其他四位寨主，只怕是去伏击田统领、柳统领等，现下必十分危急，待会儿我们第一场交战时，时将军请派人溜出救援。那时大家观战，势必分心，若人数少，能溜走的希望极大。”

周白字也道：“正是，派出的人一多，必被发现，戚少商料我们不会偷出援助，因数里内，并无官兵驻扎，所以防范不严，料想我们也逃不出去，我们且派出二三人，前后救援。欣儿，你轻功好，就劳你去一趟好了！”

时震东见白欣如出剑杀狼，武功极高，轻功又好，当下喜道：“若白女侠肯去，那就最好不过了！”

周冷龙忽道：“将军，请派末将前往救柳统领。”

时震东知道这周冷龙武功也极高，一直在自己手下，甚为倚重，对他极为放心，当下道：“甚好。”

“黑煞神”薛丈二，“地趟刀”原混天也想要去，铁手道：“人多反而不好，这儿山贼更多，尚望二位替伍寨主等掠阵为重。”薛丈二，原混天二人见没有任务指派，心中已是老大不悦，但闻铁手说这儿要人掠阵，而且这儿贼多，又担心寨主伍刚中应战之役，于是皆无异议。

那边的戚少商向劳穴光、阮明正、穆鸠平、管仲一问道：“若我们以多欺少，纵打败他们，也不会心服，待会我们以一对一，一敌一，败了他们，他们既不敢回京师，又重信义不能前去抓楚主公等，说不定咱‘连云寨’因而多了几位得力的高手。”

阮明正道：“大哥果然妙计，以大哥二哥身手，必可稳胜他们两场了。”

戚少商道：“但愿如此，这三场之中，你也打它一场。你武功虽不及铁手、周白宇、伍刚中、时震东等人，但智计无双，能胜一局，也不一定，如我们能连胜三局。看他们还心悦诚服不？”

阮明正道：“是，三弟武艺粗疏，但所幸脑筋清醒，必尽力而为。”

这时铁手、周白宇、伍刚中三人从容步出，戚少商也率劳穴光、阮明正走了上来六人三对，昂然而立，各人议论纷纷，“连云寨”中的人，素知这三位寨主智技过人，但绝少见过他们真正出手过，平常的敌人，多被四寨主“阵前风”穆鸠平如砍瓜切菜一般，根本非其敌手，更知这三位寨主了得，今日万幸得一见神技，至于对铁手他们，眼见他们以音拒狼，轻易擒下三寨主与四寨主，也知非常之人，每人都渴望一见这场拼斗，当下七嘴八舌，甚至赌起谁赢谁输起来了，当然，赌徒们还是对自己的寨主们比较有信心，以一赔十也赌，至于赌铁手这方面赢的，则寥寥无几了。

这混乱的当儿，白欣如在周白宇身旁说一声：“公子，我去了，你小心些。”

周白宇道：“我当谨慎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也小心一些。”白欣如几个闪身，已潜了出去，无人觉察；这时周冷龙也向时震东告辞一声，与白欣如分头去救柳雁平与田大错去了。

这时铁手笑道：“戚兄，咱们如何交手是好，总不能各人任挑。”

戚少商也笑道：“说得正是，我们写上‘戚’，‘劳’、‘阮’三姓，放在箱子，各位任挑一张好了。”

铁手笑道：“该是主人挑客，写上‘铁’、‘伍’、‘周’，三姓方是，怎么挑起主子来了！”

戚少商笑道：“不行不行，有道是宾者为上，三位挑选才对。”铁手见戚少商有意坚持，也同意了。于是戚少商写下三人姓名，让铁手等三人抽签，这一下，由准对谁，是决定胜负的关键，各人无不急欲知道，而周、白二人也趁机闪出重围了。

话分两头，周冷龙和白欣如一离了大队，周冷龙道：“我要向前去救柳统领。”

“白欣如道：“我救的是田统领，那就此别过啦。”

周冷龙道：“白姑娘你多加小心。”便远去了，白欣如也提起轻功，向西北奔去！这一阵提气急奔，如燕子一般，已半掠带翔的赶了七八里路，到了一村子里，猛听一声暴喝。

白欣如忙绕过去一看，那六名仍在苦战的军士，只剩四名，仍力战四十五名山贼；而田大错双掌力敌“红袍绿发”勾青峰及“金蛇枪”孟有威二人，已左支右继，十分危急，除左肋鲜红了一大片外，小腹也渗出了血渍，敢情受伤得不轻，犹在苦战。

白欣如知道犹豫不得，只得用快刀斩乱麻之法，白影一闪，已然冲近，“唰唰唰”已刺倒三名山贼，那些军士见白欣如既到，无不大喜，军心陡振，又酣斗起来，绝无倦意。

四名山贼挥刀，往白欣如斩来，白欣如连闪三下，用剑一架，封住一刀，那人一抽，竟抽不回来，要知道雪山“素女剑法”，阴柔之劲，天下甚少人破得了，那山贼又怎有能耐？白欣如借刀一抽，那人一个踉跄，白欣如已顺手封了他的穴道。

另外三人一刀斩来，白欣如拿那汉子一推，三人怕斩着自己人，忙一抽刀，白欣如趁机欺近，剑愕封了一人穴道，左手点了一人穴道，一脚踢了一人穴道。四人尽被点倒。

白欣如一来便已解决了七名山贼，又有四名冲来，白欣如一连以“素女剑法”中的“琴鸣四响”的四剑，剑伤了二人，只剩二人，已无斗志，白欣

如水袖一拂，又封了一人的穴道，剩下一人，再也不敢与白欣如交手，跑回去缠战那四名军士。

这时一共已倒下七名山贼，只剩下三十五名，一时也伤不了那四名勇猛的军士，白欣如一闪身，如飞燕一般，已加入田大错、孟有威、勾青峰三人的战团，一时间“嗤嗤”之声不绝，竟已刺出了七七四十九剑，剑剑刺向“金蛇枪”孟有威，孟有威万未料到对方一年轻女子，剑法竟如此了得！他凭着一双肉掌，屡次想夺剑，但都被一股阴柔之力撞了回来，不能得逞。七七四十九剑一过，已被逼得退了十余步，脸红耳赤起来。

白欣如的武功，本就比田大错高出许多，田大错的武功，却又比这孟有威高出不少，所以白欣如片刻问便占了上风，田大错大叫道：“要得！”一面又瞪着勾青峰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小子适才二对一，不算！再接你爷爷的掌力瞧瞧！”

勾青峰曾被田大错打得陷入地中去，出不得来，幸而孟有威施暗算，才好不容易占了田大错的上风，并用铁枷扫中了田大错的小腹一下，眼看可以得手，没料到半途杀出个程咬金，而今要他独战田大错，不由得他不心惊。

田大错抢近身去，一招“落地分金”；“落地分金”乃“分金手”田大错之成名绝技，勾青峰哪有不惊，不惊犹可，一惊脚步稍滞，田大错便已扑到，大喝一声：“‘童子拜佛’！”

勾青峰已避无可避，听见又是“童子拜佛”，真个吓得魂飞魄散，自动举起铁枷，硬接了下来！

要知道高手相对，绝不能胆怯，胆怯便逊了半筹，勾青峰本也内力高深，但在惊怕之下，也大大打个折扣，他武功本就不如田大错，这一招接实了，勾青峰竟似桩子一般，被打得下陷及膝，田大错恨这人以二敌一，下手不再容情，大喝一声，双手以“五雷轰顶”击下。

这一下，勾青峰接着正如“五雷轰顶”，“隆”地一声，被打下地去，陷及脐部。勾青峰本想大叫饶命，没料到田大错一扬声，喝道：“‘如雷贯耳’！”

勾青峰以为田大错最仗以成名的只是“落地分金”、“童子拜佛”、“五雷轰顶”三式，没料到这一记“如雷贯耳”，更是犀利，勾青峰这一下接下来，已被打入地下至胸部，挣扎不得，简直就是桩子。

田大错哈哈笑道：“这才是跟刚才一样了，再接我一记‘雷行电闪’！”勾青峰自忖必死，没料到田大错还有这招，再接之下，铁枷一齐震飞，落在数丈的地上，已活像一块破铜烂铁；原来田大错这“五雷轰顶”、“如雷贯耳”、“雷行电闪”是一连三式，招名为“雷硕三式”，是田大错近年来最得意自创的新招！

田大错见这三下只能把这勾青峰打入地下及胸，双枷震飞而已，心中大是不悦，忽然飞起丈余高，运足力量，双手握拳，打将下去，一面喝道：“看我的‘大种蕃薯式’！”

勾青峰吓得三魂去了七魄，只得用双掌硬接，“轰”地一声，勾青峰真的被种入地心去，只剩下几只手指头，在些微挣动着。

田大错大喜雀跃道：“好哇！我又创了一招啦！这招实够力道，叫什么来着？对了，地瓜就是蕃薯，就叫‘大种蕃薯式’吧！”

这时一名山贼不知死活，一刀向他砍去，田大错这招“霸王拉弓”，抓住他的头一扯，那人昏了八成！又有三人，挥刀砍来，田大错这招“左支右

绌”，两人一声闷哼，各自喷出一口血，还有一人逃之不迭。

那四名军士大发神威，也杀倒了四名山贼，剩下的二十七名山贼，人人自危，反给那四名军士迫住了。那边“咕咯”一声，“金蛇枪”孟有威已给白欣如的“素女剑”逼得手忙脚乱，白欣如趁机出手封了他的穴道，田大错趋前，本就恨这孟有威暗算于他，正欲一掌毙之，白欣如摆手道：“万万不可。这‘连云寨’对咱们并无恶意。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需留点情面才好。”

田大错点头道：“好，那我把这两个小子押回去见将军。”

田大错走近那封在地下的勾青峰，双手挟住他的手指，用力一拔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勾青峰脱上而出，但一口一鼻都是泥土，竟已焯晕过去了，田大错笑道：“你这老小子还未死哇！”

白欣如以剑抵着孟有威的颈项，大声道：“‘连云寨’的听着，你们的两个寨主，都给我们擒住了，还不回寨报讯，耽在这里送死么？”

那二十名山贼，一见两个头儿被擒，吓得忙不迭脚底加油，走个干净。那四名军士死里逃生，无不暗自捏了一把冷汗。

于是白欣如、田大错与那四名军士，背了那勾青峰、孟有威，直赶时震东那儿去。

田大错一到，只见黑压压的都是人，围在一个圆圈，圈内二丈余空出雪地，两人正在打得飞砂走石，好不骇人！

只见这两人，一个银发银须，矍烁威武，正是伍刚中；另一人黑脸黑衫，精悍沉着，不知是谁。

田大错一见有人与自己人交手，即不顾一切，大喝一声：“看我‘大种蕾薯式’！”金衣一闪，一招新创绝招，直盖向那黑衫人！

第十二章 三阵决胜

原来在白欣如与周冷龙分头去救援田大错、柳雁平二队的时候，铁手等抽签，结果是：

第一场：铁手战阮明正。

第二场：伍刚中战劳穴光。

第三场：周白字战臧少商。

这一下来，时震东等都知道，除了铁手对阮明正那一场较有把握，其他二场，都是胜负未卜；末一场的臧少商，尤其难斗，就算是铁手战阮明正，阮明正足智多谋，诡计多端，一不小心，也极易落败。

虽云是比武，但武功中又分内功、外功，内功又分吐纳法、静坐法、修行法、破敌法等等，外功又有指功、掌功、腿功、轻功等，何况十八般武器，外加三十二类奇门兵器，哪一样不是武功？于是又决定选出由谁“划出道儿来”。划出道儿来的意思是说，决定如何比试，当然最公平的方法仍是抽签。

这次抽签的结果是：第一场由阮明正决定，第二场由伍刚中决定，第三场由周白宇决定。

一切决定后，两方再不打话，铁手向阮明正拱手道：“有僭了。下知先生要如何比试？”原来铁手见阮明正十分重义，心忖：此人虽无孔明之智，却有武侯之义，这“赛诸葛”三字，还担当得上，心中很不想伤他。要知道三国时孔明，不单智略无双，而且也义薄云天，为刘备出生入死，不知赢了多少战役，创出多少举世震惊的智略阵法，而且鞠躬尽瘁，明知阿斗无用仍苦心培植，一生从未负过刘备，真是智、勇、信、义俱全的伟人。

阮明正长叹道：“铁兄，在下自知不是你之对手，但为敝寨，亦只好献丑一战了。”

铁手没料他如此自挫锐气，当下道：“这倒未必，在下能不败于先生手下，当属万幸。”

阮明正道：“技不如人，夫复何言？铁兄顾全在下面子，才如此说而已！”说着缓缓拔出一柄又厚又大的刀，道：“铁兄既要顾全我，二十招之内，夺下我的刀便是赢了。”

铁手心下暗忖道：敢情他明知不是我的对手，有言在先，只夺他的兵器，不致伤了他。当下道：“好，我们只是比试，在下斗胆试夺先生兵器便是了，如有未逮，尚望先生手下留情是好。”

铁手一来也愿意成全，二来这场划出道儿的是阮明正，阮明正现在要求的光是以夺兵刃为准，也不过分，铁手愿意成全，便一口答允，没料阮明正喜道：“铁兄答应在二十招之内，以夺得在下兵刃为胜败，多谢铁兄相让了！”

铁手一怔，情知中计，对方说的是二十招之内夺下兵刃，自己一口答应，虽然没说是二十招之内尚夺不下来也输了，但也等于是同意了，铁手已知中计，但此时反口，敌众人多，本就不满自己满口狂言能二十招内夺得阮明正兵器，而今反悔，必遭口齿之辱，当下不动声色，心中暗忖：阮明正武功不高，二十招内，要取其兵器亦不难，也不见得如何中计。阮明正大刀一横，道：“请了。”

时震东等听了那番话，知道铁手乃中阮明正之圈套，心中暗骂阮明正果是老狐狸，一面担心铁手不能在二十招内夺得兵器，这第一场输了，第二场第三场便更不易赢。

众人看见阮明正人轻体灵，竟执大刀，不知他是善于何种刀法，不禁都有些担心起来。

铁手不再答话，忽然抢前一步，右手直扣阮明正脉门，阮明正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天下怎会有出手如此快之人！”连忙一缩手，仓促间身子不十分平衡，跌退三步，戚少商已然大叫道：“第一招！”

众人见铁手一招便逼退了阮明正三步，心中无不骇。

阮明正才退得三步，铁手已在他身前，又扣向阮明正之脉门！阮明正又慌忙身退，这次一退便是七八步。

戚少商大叫：“第二招！”声中也有错愕之意。

铁手攻到第七招，阮明正已退无及，忽然一个时锤，反撞向铁手的胸膛！

铁手易指为掌，一掌反拍过去，原料后发先中，阮明正不得不收招自救，自己便可在第九招里把阮明正的大刀夺下。

殊不知阮明正根本不理睬铁手那一掌，仍一肘撞来，铁手猛地心中一动：自己答应过只能夺他兵刃，不能伤他，若伤了他，反而是自己背信，所以阮明正根本不闪不躲；铁手大吃一惊，及时收掌，仍险险封住了阮明正那一肘。

这时戚少商大叫道：“第八招，第九招！”要知道铁手出掌半招，也算一招，反掌封时，又是一招，无疑是等于白费了两招！

铁手这一封，阮明正便得以反攻，大刀一抡，别看他身材，瘦小，竟舞得“呼呼”有声，一连三刀，砍向铁手上盘、中盘、下盘！

这三刀方位不变，竟一连夺人上、中、下三盘，单止这手。刀法，已属难见，众人叫了一声好。要知道阮明正不像铁手，出手时有多少招的限制，只要能攻，便可以尽力抢攻！

众人才喝了半个“好”字，忽然刀光一灭，铁手竟以五指紧箝住刀身，这三刀疾快无伦，铁手仍一手拿住，更是难得，众人又为铁手喝起彩来。

戚少商的声音仍穿过众人的大呼，清清晰地传了出来：“第十招！”

阮明正忽然左拳一掌，向铁手击去！

铁手右掌陡起，正切在阮明正左臂上，忽然，又是心中一动：如他这一掌切伤阮明正的左臂。阮明正的左掌自无力击出，但却是自己言而无信，伤了阮明正，纵夺得兵刃，也算不上赢了，只好收掌闪身，让过这一掌，但他左手仍扣住阮明正的大刀不放。

戚少商这时大叫道：“第十一招、十二招！”这时二人已打到酣处，众人无不凝神以视。

铁手既扣住阮明正大刀，便不轻易放弃，正欲一扯，把刀夺到手来，阮明正却忽然连人带刀，向铁手冲了过去！

铁手既不能伤他，又不能缠战下去，阮明正这一冲来，若撞不中铁手，少不免也会被手中大刀割伤，铁手长叹一声，知道无法僵持，只好撒手身退，让过来势！

这时众人都看得出，阮明正是有恃无恐的打法，铁手却是诸多避忌。戚少商已然叫道：“第十三招！”

铁手身形甫退，突又如脱弦之箭，飞了上来，一把手又扣住了刀身，阮明正没料到铁手一进一退之间，是如此之快，方才稳定了前冲的步伐，刀未举起，便又被铁手拿住，当下急中生智，忙用力旋转刀身。

这时铁手正以手抓刀身，只要阮明正一旋转刀身，只怕铁手右手便得废了。

阮明正用力一旋，刀竟丝毫不动，原来铁手的手，真如铁箝一般，紧紧握住刀身，丝毫旋动不得。

铁手吐气扬声，猛喝道：“撒手！”用力一抽，“铮”地一声，那柄大刀便被他劈手夺到。这时只听戚少商已算到第十五招了。

铁手一夺刀，忽觉刀风袭脸，以为阮明正不守信义，再取刀攻击，吸了一口气，倒飞七尺，猛地一呆，自己手上所拿的，只是一柄空心大刀，没有刀柄，而阮明正手上却是一柄小型薄刀，显然是先前已置入大刀套中的。

铁手又惊又怒，戚少商已算至第十六招了。也就是说，还有四招，铁手还夺不下阮明正的刀来，铁手便算是输了。

阮明正刀中藏刀，铁手始料不及，但原先的比试说明是“二十招之内夺得手上兵器”，而阮明正此刻手上仍有刀，虽是使诈，但绝不是输了。

铁手知道这阮明正狡诈多端，刀中只怕仍有藏刀，唯一办法，是在这四招之内，逼其撒刀。

时震东等眼见铁手明明得手，却夺了柄刀壳，又浪费了一招，不禁大为惋惜，不由自主都“啊”了一声。

寨众见铁手手中已抢得一刀，以为三寨主败了，定眼看时，三寨主刀仍在手，不禁一齐欢呼。

阮明正一刀不中，知道铁手只剩下四招，而又不能毁约伤害自己，心想，就算你武功再好，我只把刀藏在身后，硬是不给你抓到，四招之内，你又奈得了我何？甚至用一己身拦截，你也不敢伤我，一旦伤我，那便是你输了，不是我输了，说什么也得给“连云寨”赢得这一仗。

阮明正把心一横，刀横背后，看铁手如何来攻。猛地铁手发出一声大吼，阮明正被震得神荡魂飞，目瞪口呆，观看的众人也是一震，“连云寨”帮众无不“蹬，蹬，蹬”退了三步，前排的三四十人，竟被这一声大喝，震得咕咚倒地。

众人见过铁手以内力震伤“连云寨”五寨主“千狼魔僧”管仲一，仍未料到他的内力如此充沛，但在吼声中，隐约传来戚少商的声音：“第十七招！”戚少商把这一声大吼，也列为一招，实是无理至极；但在这一声宛若雷声的大吼里，戚少商的声音依然不减，其内力亦可想而知，何等雄长了。

铁手大喝了这一声，阮明正一震，如五雷轰顶，一时心智暂失，铁手一闪身，已至其身后，出手如电，已扣住了阮明正右手脉门！

这窜身出招，捷若游龙，分明是同一招，换作平时，铁手用这一招忽然转到敌人背后出击。纵使戚少商再狡猾，也只得把这一招算成一招：第十八招！

铁手一扣住阮明正手腕，内力一逼，意图震开阮明正五指，使他单刀锵然落地，岂料他内力一催，阮明正的五指果然陡地震开，但刀却并未落地，铁手一看，勃然大怒，原来刀柄有五个铁环，扣在阮明正的五指间，除非把阮明正的五指都削去，刀才会离手，但这样一来，又等于是伤了阮明正，也等于是输了。

这时众人也看清楚了阮明正指上铁环，惊叹一声，铁手知道自己仅有两招，机会无多，阮明正这时也已恢复过神智，毫不理会脉门被扣，左手一拳向铁手门顶撞来！

铁手此时只要稍加运力，即可伤了阮明正，截住这一拳，但他苦于不能伤阮明正，只好一仰身，避过一拳，戚少商大叫道：“还有一招！”本来江

湖人指明多少招败人，指的是攻招而不是守招，而今戚少商把招架闪避也算在内，无疑这是铁手事先未说明之误，众人明知戚少商使诈，但也难作指责。

铁手这时忽然松开阮明正的左臂，阮明正一反手，刀向上削铁手之臂，铁手并不避开，五指一弹！

“扑”刀砍在铁手的左臂上。

“格格格格格”，一阵连响，跟着“锵”一声，阮明正的刀已然落地，半途已给铁手接住。

阮明正的脸色一阵红，一阵白，说不出话来。

铁手的左臂没有流血，手臂的衣衫被削开了一大片，但铁手的肌肉，全无损伤，戚少商长叹道：“第二十招！佩服！佩服！”

原来铁手一松阮明正的脉门，是诱他撩刀上削，这时必握柄不实，铁手五指一弹，竟把阮明正指上五环弹断，并聚力于臂上，阮明正这一刀砍中铁手，如劈铁条，阮明正因五指有环，本就无全力握刀，又因反刀上撩，所以握得极其不稳，这一震之下，刀松脱，锵然落地。

铁手在第二十招里夺去了阮明正手中之刀。

但铁手以指断铁环，以血肉之躯，硬挨一刀并震飞一刀，敢情他的手，竟比铁还硬？

时震东等见铁手获胜，欢呼一声。“连云寨”的人也是敬重英雄的，眼看铁手在绝不可能的情形下获胜，也不禁替他喝彩起来。

铁手突然拱手道：“承让，承让。”

阮明正脸上阵红阵白，好一会才颓然叹道：“铁兄好说，我阮明正遇战没一千也有五百，这一仗，输得最心服口服。”因为他以话套得铁手以二十招内递夺他兵刃，又利用铁手不伤他的允诺，狠命反攻，而且力尽其事，不让铁手夺得兵器，不惜刀中藏刀，刀柄镌环，除非是五指俱断，才能被脱去兵器，不过这一来也等于是伤了他。

可是最后仍是在二十招之内，兵刃脱手，阮明正实输得无话可说。

伍刚中这时大笑步出，朗声道：“该我出场领教‘连云寨’绝技了！”

那二寨主劳穴光沉着脸沉着气地走出来，双脚一张，站得云停岳峙，杀气大盛，只向伍刚中一拱手，淡淡地道：“伍寨主，有僭了。”

伍刚中端详了劳穴光一下，大笑道：“你是寨主，我也是寨主，哈哈，这一仗，有意思得很呀。”要知道这“虎啸鹰飞灵蛇剑”劳穴光，在“九现神龙”戚少商未登山寨之前，便是这“连云寨”的大寨主，“连云寨”那时便声望直追“南寨”，大有并驾齐驱之势。后来这戚少商来了，“连云寨”的大寨主，声望便在“南寨”之上。可见这劳穴光，说什么也非好惹之辈，伍刚中虽上了年纪，但性情刚烈喜动，最喜欢遇上敌手，见到劳穴光，心中跃跃欲试已久。

劳穴光冷冷地一晒，道：“请伍寨主划道。”

伍刚中大笑道：“你外号‘虎啸鹰飞灵蛇剑’，是内力深，轻功高、剑法快，咱们就来比比内功、轻功、剑功如何？”

劳穴光正中下怀，因他也深知伍刚中外号“三绝一声雷”第一绝是内力，第二绝是轻功，第三绝是剑术，刚好与自己三样擅长的相同，但心中暗付：伍刚中年事已高，只怕不宜久战，自己体力旺盛，内力持久，高去低来，绝不会气喘心跳，运起蛇剑，以快打快，胜算在握，当下沉声道：“好。”

伍刚中“哈、哈、哈”笑了三声，说：“说打就打了！”一掌拍出。

伍刚中在江湖上，是以快剑出名的，他的弟子，尚且在江湖外号已叫做“电剑”，他本人出手快不快，可想而知。但伍刚中这拳击出，却十分缓慢，气势凝重，隐有风雷之声，与快剑截然不同。

劳穴光也没有闪躲，冷哼一击，一掌反拍过去，他这一掌，看来只是随手一声，但隐有虎啸龙吟、山雨欲来之声势。他外号中有“虎啸”二字，真个没有叫错。

“拍！”二掌相击，伍刚中连退三步。劳穴光脸色大变，身体摇摆不已。同时间，伍刚中又击出一掌，劳穴光也一掌迎去。

“砰！”地上陡地升起一柱飞雪，震起足有七尺高，才飞溅落地！伍刚中脸色大变，摇摆不已，大声地喘了几口气，而劳穴光却一连退了七步。

劳穴光七步一止，竟又冲前，一掌劈出，不容片刻缓息，这一掌击出，虎啸之声大作，十倍于第一掌。伍刚中大喝一声，犹如雷击半空，也是一掌击出，声势更是凌厉！

“隆！”这一掌相击，劳穴光与伍刚中二人僵立当堂，竟以各人体内功力互拼不休，而两人身后三已之遥，各自拔起一柱雪泥，足有丈余高。

这二人掌力之猛，由此可见。

伍刚中和劳穴光，两人的掌力都同走刚猛的一路，所以上来就想以本身内力摧倒对方，但棋逢敌手，一时高下未分。

伍刚中觉得劳穴光比自己年轻，内力火候可能不够深厚，故接掌之后，更图以内力逼之，但觉对方内力源源不绝，心中大惊。

劳穴光本以为伍刚中掌力咸猛，但必年老力衰，故也图以内力催之，不料对方内力连绵不断，不住涌来，不觉也为之失惊。

这一来，就变成两人以内力相拼，一时相持不下。

两方掌力一旦相交，就难再撤掌身退，一旦有一方贸然撤掌，不但对方掌力乘虚而入，自己的掌力也极可能被对方掌力反侵之下，伤了经脉。

所以这种拼内力，除非是双方同时撤掌，否则就得等另一方力尽而亡了。

所以一般人，绝少一上来就用这种大伤真元的拼掌，而伍刚中与劳穴光，都是同一条硬性子，所以上来就拼个不休，如要撤掌，便跟认输也差不了多少，只好硬着头皮拼斗下去。

群雄待要阻止，但胜负未分，这一出手，只伯会引起诸多误会，伍、劳二人也必然不悦，而出手也未必能分得开他们，倒是极可能会反被二人的内力所震伤；一时只得作壁上观，心中很是焦急。

只见两人头顶升起袅袅白烟，二人周围十尺之内，冬雪尽融，二人竟愈来愈下陷，双掌却分不开来。

这时大雪纷飞，落在他们二人的身上，纷纷自碎成雪片，漫天激飞，好不惊人！

这时田大错恰好回来，看见二人打得飞砂走石，不明就里，半空大喝一声，一招“大种蕃薯式”便砸了下去。

众人吃得一惊，陡听一声大喝：“你也接我一记‘小拔蕃薯式’！”只见一个穿黑盔甲长相极其威武的黑脸大汉，虎地扑了出来，双拳握在膝间，认准田大错落下之势，“虎”地划了半个圈，倒抛了上去。

这人正是天生神力，“连云寨”的四寨主“阵前风”穆鸿平。

原来伍刚中与劳穴光这一场舍死忘生的决斗，人人屏息静观：但这一场战斗，够剧烈表面却不精彩，许多武功轻微的寨徒们，都不知伍、劳二人在

干什么？穆鸪平当然知道这两人拼内力了，不过他天性好动，无耐心久看，所以东张西望，一见田大错奔来便已留上了心，即时出手，反而戚少商、铁手等来不及他快。

穆鸪平见田大错这一招“大种蓄蓄式”，声势惊人，他自恃神力，从不服输，当下倒反了田大错的招式，自下向上迎了上去，称之为“小拔蓄蓄式”，有心跟田大错过不去。

“碰！”二人四拳上下相击，这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，田大错飞得半天高，落在三丈外，穆鸪平也像勾青峰一样，被打入雪地中，没及前胸，呆在当地！

只不过田大错落得下身时，被震得头昏眼花，一交摔在地上，不像原先对付那勾青峰一样，可以使对方无喘息的机会一般打下去。而穆鸪平一时也出不了土，两人这一击，可以说是旗鼓相当。

不过田大错这一击，却解了伍刚中与劳穴光互拼殆尽的危，因为田大错这一击，势若奔雷，劳穴光自知无法幸免，宁可被伍刚中掌力撞中，还有生机，若给这家伙在门顶一轰，则是死定了所以急急收掌。

没料伍刚中见有人偷袭劳穴光，伍刚中为人刚正，又与劳穴光拼掌一阵，暗暗赏识对方的内力浑厚，不想捡这个便宜，也马上撤掌。

两人同时撤掌，收势不住，一连退出七步，不过都没有受伤；内力这一场，算是拼个势均力敌。

只是劳穴光心中知道，若不是伍刚中及时撤掌，自己非受重伤不可，心中大是感激。

这时白欣如急跃出场外，“千狼魔僧”管仲一冷笑道：“想三打一么？只怕够不着咱们人多！”

白欣如抱拳笑道：“管大师哪里话，只是这位田爷刚刚赶至，不知道二寨主与伍老英雄在一对一比试，才贸然出手，实在对不起，请诸位恕罪。”

这时时震东已喝令田大错归队。众人见白欣如乃女子，既然劳穴光丝毫无损，戚少商也看得出是伍刚中手下留情，不讨这个便宜，也不便发作，只好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不知者不罪。”

那边的穆鸪平也用力自土中拔身而出，瞪着田大错，喃喃地道：“好大的膂力啊！”田大错也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好大的膂力，好汉！”两人竟有些不打不相识，惺惺相惜了起来。

白欣如招呼一声，那仅剩的四名军士把“红袍绿发”勾青峰和“金蛇枪”孟有威背来，白欣如道：“适才这两位寨主有些误会，杀了我们六人，不得已只好相擒，请戚寨主原谅。”

戚少商知道白欣如这番话乃指勾、孟二人偷施暗袭，又杀了人，所以怪不得人家会自卫伤人，一时无话好说，阮明正却命人扶过勾青峰、孟有威二人，佯怒骂道：“你们二人，就只知道惹事生非，白姑娘等是我们寨里的朋友，怎得无礼！”

时震东明知阮明正是在做戏，不过也只得留给对方一个面子，免得对方恼羞成怒，坏了大事，道：“这也难怪，是咱们行动太莽撞了一些，事前未送拜帖，实感歉意。”

阮明正也趁势骂了孟有威。勾青峰几句，便不了了之。

勾、孟二人有口难言，明知是大寨主派他们偷袭的，但又难以分辩，不过带了七八十人，还擒不住十一个人，也自知罪，不敢反驳。

“连云寨”众徒见白欣如这么一个纤小秀姿的女孩儿家，居然把六寨主、七寨主手到擒来，本来桃挞的神色，一下子成了仰慕。

那边的劳穴光和伍刚中已比到第二阵了，只见劳穴光伸手入怀，掏出一枚铜钱，冷冷地道：“谁拿到这铜钱，谁的轻功最高！”猛地一抛，竟抛了三丈高，正在二人之间。

劳穴光长身而起，伍刚中也同时跃起，只听虎啸龙吟，两人同时升起！”

伍刚中以拇食二指，急扣铜钱，劳穴光怕给他扣住了，猛地中指凸出，把铜钱又顶出丈高！中指是比拇食二指长了一小截，所以劳穴光先弹中铜钱，伍刚中这一扣便落空了。

伍刚中怒吼一声，居然猛一吸气，凭空再升一丈；劳穴光也一样不弱，一提真气，居然跃过铜钱，回手一抓！

这时伍刚中也正出手抓铜钱，见劳穴光的手已伸到，见他居高临下，怎让他夺得铜钱，当下即易爪为切，一掌削向劳穴光的五指！

劳穴光情知这一下若是给伍刚中切中，非五指齐断不可，当下顾不得抓住铜钱，只好一缩，伍刚中一切不中，又易掌为抓，数易之间，变化极快，又无迹可寻，似本来就是一抓而已。众人心中，大是喝彩。

眼看伍刚中就要抓到铜钱的时候，劳穴光身子已下沉，一足踢向伍刚中的手，而且后发先至，伍刚中大吃一惊，情知若给他踢中，这只手便没了，只好急缩手。铜钱已上升到顶峰，余力全尽，向下落了下来。

劳穴光已先下沉，见铜钱落下，伸手一捞；伍刚中急运“千斤坠”之力，使下坠加快，一脚踩向劳穴光的脉门，劳穴光又只好抽手，伍刚中下落之势更快，已沉到劳穴光腿下，劳穴光急运起“地虎功”，向下猛沉！

伍刚中本来准备先落到地下，夺得铜钱，脚尖沾地，正仰接铜钱；劳穴光急一脚踹出，那铜钱被踢斜飞出丈外！伍刚中身子一震，斜飞而出，劳穴光同时贴地飞去。

两人一上一下，齐平掠扑，都是电光石火间的工夫，已交换数招，而今两人一齐斜飞，十分好看，众人大喝起彩来。

眼看铜钱势尽，劳穴光和伍刚中同时出手，伍刚中左手一抓，正要沾到铜钱，劳穴光的右手已闪电般扣住他的脉门！劳穴光嘿嘿一笑，左手一伸，眼看就要抓住铜钱，伍刚中右手一扳，也同时扣住了劳穴光的左手脉门，两人一时相持不下，铜钱终于落地。

众人迄此，不觉同时发出一声轻嘘，十分惋惜；伍刚中与劳穴光互相狠狠地瞪视着，好一会才一只手指一只手指地松了开来。

伍刚中“哈哈”一笑，劳穴光冷冷地道：“好轻功！”伍刚中笑道：“你也好！我们再来比第三场！”语音浑壮，他年纪虽大，但经一连两场剧烈的比试，居然还元气丰足。

劳穴光心念一转：自己毕竟是年青力壮，毋论伍刚中武功再好，再打这第三场，只怕要真气不继，自己便有机可趁了，无论如何，这胜负之决，都在第三场。

伍刚中的想法也是一样，不过他觉得对方内力和轻功都极佳，可是比剑不同，要凭应敌经验，伍刚中自恃剑法比劳穴光有更丰富的经验。

当下反手拔出厚剑，竟“嗡”的一声，本来拔剑有兵刃破空之声，是每个剑术名家都能做到的，不过伍刚中使的是一柄两寸余阔，几乎半寸厚的大剑，居然也如急电劈空，可见其剑法之神乎其技。

劳穴光冷哼一声，“呼”地拔出长剑，只见金虹一抹，仍迳自震动着，剑身竟是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蛇的身子，伍刚中脱口道：“好！灵蛇剑！”

劳穴光冷哼道：“还有‘灵蛇剑法’！”“嗤”地一剑，竟快若迅雷，已刺向伍刚中。

伍刚中一掣腕，长剑一横“铮”地星花四射，劳穴光的剑已刺在伍刚中的厚剑剑身上。

伍刚中一面挡过这一剑，“嗤嗤嗤”反刺了三剑！伍刚中的剑虽然沉厚，但是剑法之快，令人连看也看不清楚！

劳穴光反剑一挑，剑尖挑在伍刚中的厚剑剑身上，厚剑又快又沉重，可是劳穴光这儿剑，竟似击中蛇之三寸，被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拨了出去，伍刚中的三剑都被挑去，劳穴光立时还了五剑，这五剑刺得十分奇怪，似蛇一般，开始是弯弯曲曲的，一旦攻击，却歹毒无比！

伍刚中一连横剑五次，这五剑都被挡了回去，又反刺七剑！

劳穴光蛇剑连闪，一连挑了七挑，这七挑都把伍刚中的剑挑了回去，即刻又反攻十剑。两人越打越快，剑法越来越精，出剑越来越多，到后来连剑光也看不到了，漫空都是“嗤嗤”的剑风之声，连人影也看不见。

众人看得惊心动魄，而这两人打到后来，也不知发了多少剑，挡了多少剑，铁手暗暗心惊，心道不妙，只怕伍刚中年老力迈，战久必惫，只怕不如劳穴光持久。

戚少商也是心中暗惊，因为人斗之下，伍刚中与劳穴光二入本功力相当，但伍刚中行走江湖四十余年，也不知身经多少战阵，久战下去，伍刚中的经验，要在劳穴光之上，只要劳穴光万一不防，就得输招。

忽然二人身影骤然止歇！

大家定睛望去，只见劳穴光、伍刚中二人气喘呼呼，脸色阵红阵白，伍刚中的厚剑正指着劳穴光的胸膛，只离半寸；而劳穴光的“灵蛇剑”也指着伍刚中的眉心穴，也只离半寸。

原来这两人斗到最后，伍刚中有些力不从心，只好假意气力不继，正要绊倒，劳穴光以为得手，不防伍刚中的剑已刺着他的胸膛，可是毕竟气力不继，出手一慢，劳穴光的剑也指着了伍刚中的眉心穴、两人一时僵住。

戚少商呆了一呆，疾声叫道：“点到为止就好了！”他怕二人发狠，提剑刺了下去。

时震东朗声道：“这一战应是和局。”他倒是因为铁手既已赢了第一场，第二场若是和局，只要第三场不败，便算己方胜了；万一败了，也只不过是斗个平分秋色而已，对自己仍是大大有利。

伍刚中与劳穴光二人缓缓收剑，喘息渐平。

伍刚中道：“好剑法。”

劳穴光道：“你也是。”

两人深深地对望一眼，均有些英雄相重起来。

要知道二人三样擅长的武功：轻功，剑法，内力，都斗得个旗鼓相当，都不由自主的有些钦佩对方。

这时“北城”城主周白宇与“九现神龙”戚少商却已缓步入场，这决定胜负的一战，也即将开始。

话分两头，柳雁平杀了“双刃搜魂”马掌柜后，力战“霸王棍”游天龙与十几名喽啰，那边的军士，又倒毙了一名，只剩下两名军士，对十五名强

盗，展开困兽斗。

柳雁平一人对十几人，凭着一柄快刀，与轻灵的身法，那十几人也奈不了他的何，久而久之，他砍倒了一人，再劈倒了一人，剩下游天龙和九名喽啰，仍对他苦缠不休。

他知道再这样打下去，他要杀了这九名喽啰，也得是半个时辰以后的事，可是那两名军士，随时都支持不住，一旦那两人倒下了，那十几个强盗又围了过来，那时就算有三头六臂，只怕也得筋疲力尽，寡不敌众，束手就擒了。

正在这时只听一声怒叱，一人掠来。

围困那两名军士的其中三名喽啰，忽然看见前面多了一个相貌威武的人，竟然似有三只手，一呆之间，三个人已被摔了出去。这三个人当然是会家子，虽然摔出去，半空中仍竭力企图翻转过来，以脚先落地，没料这摔出去的力量十分怪异，手法又奇准，三个人对准三块铺着雪花的石头撞去，头壳破裂，登时毙命！

只听柳雁平喜呼：“周副将军！”

这来人便是周冷龙。

周冷龙外号“三手神猿”，是指他与人对敌时，宛若有三条尹臂，一齐出手时，十分怪异，像千手观音，连看也看不清楚。

至于“神猿”二字，也正合乎他武功的路子，他这套武功是从猿猴相搏时悟出来的，近乎长拳，擅摔交相扑，身法灵巧，像这摔那三名喽啰的这一招，那三名喽啰想半空翻身，又谈何容易。要知道猿猴是最擅于翻筋斗，猿猴相搏时，早料及对方能安然落地，所以力量用得出奇的巧妙，否则摔交便无效，那三名喽啰纵是猿猴，只怕也跌得个屁股开花，这三人半空一翻动，便成了肝脑涂地。

周冷龙一闪身，又拦住了三名山贼，其中一名山贼见周冷龙一个照面便杀了三个同伴，大惊闪开，另二人不知死活，举刀就砍，“呼呼”二声，又被摔出丈外，筋骨断裂，立时身死！

第十三章 十一剑战

周冷龙又一长身，再拦住了三个山贼，那三人中两人都见过周冷龙的厉害，马上闪开，另一人一呆之间，只见三只大手在眼前一晃，被提了起来，直向另一名喽啰掷去。

这喽啰的刀，“噗”地刺入另一名喽啰的身子里，那喽啰怒叫一声，濒死前也一刀砍了下去，同归于尽。

周冷龙这时连发神威，瞬间已杀七盗，其他想围向周冷龙的人都纷纷走避。周冷龙舒臂连抓，已抓不到，猛地呛然出剑，三道剑光，同时长空划过，三名山贼，惨叫倒地。

周冷龙冷哼一声，赶向柳雁平那边的战围里去。

这时周冷龙一出现，便杀了十名强盗，只剩下五名强盗，气势大减，那两名军士见周副将军到来，不禁大喜，抖擞精神，反而困住了那五名强盗。

周冷龙一到，三道剑光一闪，两名喽啰又惨叫仰身倒下，一转身，又刺出三剑，“叮叮叮”三响，这三剑竟给人硬生生挡了回来，周冷龙一看，这人正是“霸王棍”游天龙。

游天龙眼见好不容易才占到了先机，竟给周冷龙破坏殆尽，狂怒攻心。举棍就打。

周冷龙“唰唰唰”一连数剑，逼住游天龙，一面道：“柳统领，你收拾那干小兔崽子便可。”转过来向游天龙道：“你名字里有龙，我名字里也有龙，看我这条龙来收拾你这条龙。”

这边的柳雁平，只觉压力大减，快刀连攻，又倒下三名喽啰，只剩下三名喽啰，哪敢恋战，吓得转身就跑，但又怎快得过柳雁平的轻功，终于全数被歼。

柳雁平又提刀加入那两名军士战团中，不消片刻，全数的贼尽灭，只剩下游大龙，正左支右绌的苦战“三手神猿”周冷龙。

周冷龙的武功，本在柳雁平之上，柳雁平的武功，却又在游天龙之上，游天龙的武功与周冷龙相比，自是相去一大截。

战到酣处，周冷龙忽然道：“照打！”游天龙以为是放暗器，匆忙闪避，谁知并无暗器，周冷龙的长剑却逼将上来，又杀了几招，周冷龙又是一声：“照扫！”

游天龙匆忙闪躲，但又是全无暗器，又杀了几回合，周冷龙随便一提手道：“照打！”

游天龙以为又是虚幌，不再上当，没料到十七八种暗器同时飞来，游天龙一来不知对方这回真的放暗器，二来做梦也没想到能有人一手放十多种各式各样的暗器，匆忙间舞棍力挡，十一、十二件暗器被震落地上，但有五六件暗器仍打在游天龙的腿上、腕上、臂上、踝上、肩上、膝上。游天龙痛入心脾，再也握棍不住，痛倒在地，柳雁平提刀要来杀，周冷龙用剑一拦，顺手点了“霸王棍”游天龙的四处穴道，叫他动弹不得。

周冷龙柳雁平等久战疲乏，故叫两名军士歇息了一阵，然后才回到那群狼攻击主队的地方，只见戚少商和周白宇两人正打得惊心动魄，剑气横飞。

原来这时戚少商已和周白宇打了起来，两人比的是剑法，周白宇的“闪电剑法”，真是闪电惊虹，戚少商也不敢轻敌，手执一柄淡青色的氏剑，宛若一条青龙，漫天游走，与周白宇手中电掣般的白光，斗得煞是好看！

斗了约五十回合，戚少商的剑法诡异多变，出击角度令人意想不到，剑意轻灵；可是周白宇的剑法委实是太快了，戚少商往往能找到对方的破绽，但一瞬即过，戚少商根本攻不及，就算攻得及，周白宇的剑也后发先至，自己不得不先封架后出击，那时破绽早已不存在了。

斗到七十招，戚少商哈哈一笑，道：“‘闪电剑法’，果然厉害，瞧我的‘一字剑法’！”剑招忽然一变，招招都是直刺急戳，迎向周白宇的剑势。

原来这戚少商，确是天禀过人，每逢一见厉害的武功，就能想出一套破敌之法。平素他接人一招，下一招便可自创剑法毁之，但周白宇的剑术实在太快太精，戚少商与他斗了七十招，才创出一套“一字剑法”来破他！

周白宇的“闪电剑法”，主要在快，以最快的速度，最准的角度，最短的距离，刺中敌人。所谓“一字剑法”，乃是集所有以“一”字为名的剑招，这些剑招或许并无什么奇特之处，但凡以“一”字为名的招法却多数走直刺横戳的路子，横迅直急，正好与“闪电剑法”相生相克。

周白宇一剑“电闪星飞”直刺来，来势之急，无可比拟，正像长空一转急电，戚少商却把剑横拖，正是“一苇渡江”把周白宇的剑引开。

好个周白宇，猛地把剑势一侧，回刺过去，便是“闪电剑法”、中的“金蛇游走”，漫空剑光，方才一剑，又是一剑，戚少商却一招“一指中原”，在周白宇长剑转侧未刺出之际，“叮”一声已顶中其剑身，周白宇的“金蛇游走”便被使不出来。

戚少商一剑得手，更不饶人，“唰唰唰”一连三剑，“一决雌雄”、“一念之差”、“一触即发”，这三招把周白宇逼退了三步，果然“闪电剑法”善攻不善守，戚少商心胸了然，使“一触即发”的末势凝立不动。周白宇一怔，回剑便是一招“星光点点”，这一招宛若干点万点星光，直向戚少商头上罩落。

戚少商大喝一声，忽然冲天而起，破尽星光而出，正是“一飞冲天”，剑往下一刺，“一点灵犀”，向周白宇头部刺落，周白宇的“闪电剑法”，往往以快打快，攻得人自救不及，那能反攻？

可是“闪电剑法”既极难自守，戚少商反处处抢攻，周白宇及时一低头，顶上头巾，竟被挑去。

周白宇连看也不看，身子往后疾退，剑反击刺出，向戚少商落脚处戳去，正是“倒射金龙”。

戚少商大吃一惊，没料到周白宇反攻得如此之快，一招“一拍两散”，剑尖及时在周白宇剑上一点，借势跃起，避过一击。

这一下，间不容发，各人“啊”了一声，戚少商已居高临下，一招“一落千丈”，刺了下去。

周白宇借后冲之势，一步滑出，险险避过一刺。戚少商喝道：“好！”竟一招“一泻千里”，追刺了过去。

周白宇剑尖向后，不及回剑，但他毕竟是使剑名家，一抖长剑，竟手执剑尖，以剑柄一招“长龙入海”反刺戚少商的小腹。

这招后发而先至，正是攻其所必救，戚少商也不禁为之动容，但他潇洒利落之至，一回长剑，便是一招“一见如故”。“叮”一声，一剑抵在剑锷上。

这一抵，因周白宇手执剑尖，若然不放，剑尖必伤及甚至削去双指，周白宇只得一松手，戚少商这一招“一见如故”以巧劲迫周白宇长剑脱手。

周白宇乃何许人，剑一脱手，双手翻飞，正欲以“九弧震日神功”力斗戚少商。没料戚少商忽然收剑一笑，周白宇一怔，心道：“难道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脱手便算是败了？这可没有的事，比斗之前，也没有明文规定，况且就算剑法不如人，但自己的内功未必就输给他了。”于是道：“得罪了。”双掌一招“日照东升”攻出。

戚少商就在周白宇一怔之间，忽然敛起笑容，一剑便刺了出去，原来这一招是左道旁门的“一笑倾城”，在一笑之间，令人防不胜防，猝然出剑，若是漂亮的女孩子使这一招，更能收效。

戚少商这一招刺出，竟对周白宇的双掌不闪不避。

周白宇的“闪电剑法”，自是能后发而先至，但他手中已无剑，掌法有奇功，但不及剑快剑长，果然周白宇掌劲离戚少商还有一寸余时，喉咙便被戚少商的一招“一笑倾城”顶住了。

其实戚少商心中也是大惊，他本是趁周白宇一怔之间争取主动，预料能在周白宇双掌尚离自己身上半尺时剑尖已顶住对方，可是周白宇出掌奇快，只离自己身上一寸余，掌劲已侵肌骨，若自己出剑再慢一些，那么这场输的，不再是周白宇而是他自己了。

众人看得屏住了呼吸，迄此才透了一口大气。

戚少商缓缓收剑，说道：“侥幸，侥幸。”

周白宇收掌长叹道：“戚先生应变之法，是在下平生仅见。”

戚少商恭敬地道：“在下也赢得万幸，若是真正的搏斗，在下这一剑纵杀得你，但你双掌只怕也一样要了我的命哩！”

这三场比武下来的结果是：

第一场：铁手胜阮明正

第二场：伍刚中和劳穴光

第三场：戚少商胜周白宇

第三场比试无论胜者、败者抑或和者，都非常凶险。铁手在最后一招里始夺得下阮明正手中之刀。劳穴光与伍刚中三场力拼，飞砂走石，结果三和。而戚少商胜周白宇的那一场，也只是一发之差，戚少商险胜半招而已。

铁手忽然压低声音对时震东道：“将军，下一场由在下出场一拼戚少商如何？”

时震东深知三场比试算和，必再比一场，对方必派出武功最高的“九现神龙”，时震东自忖武功胜不过周白宇，己方只有铁手能与之一斗，再者戚少商先前曾力斗周自宇，而铁手也挫败阮明正，两人都出力斗过，都没有占上便宜，若自己派出一个没战过的，就算胜了，也胜得并不光采。

时震东当下大喜道：“此战全仗阁下了。”

铁手闪身而出，道：“适才三战，一和一负一胜，贵寨再派一人。与在下交手一场，以决胜负如何？”

戚少商大步而出，哈哈笑道：“看来在下不免还是要一会铁大捕头了。”

铁手抱拳道：“适才在下眼见戚先生剑法，十分仰慕！”俯身捡起周白宇地上光芒闪动的利剑，向周白宇道：“借用。”周白宇道：“不妨。”

铁手又向戚少商继续道：“在下想以剑来讨教先生的剑术。

先生使的是‘一字剑法’，出招多少并无限制，在下则要在十招之内，取胜先生，若胜不了，便作负论。”

众人一听大惊，铁手答应在二十招之内取阮明正兵器几乎中计大败，而

今铁手竟不知前车可鉴，大言不惭，竟要在十招之内，取胜戚少商！

时震东等都知道，这“四大名捕”中的铁手，只擅于空手功夫，使剑只怕未必比得上冷血，而今他竟要用剑法来挫败另一剑术大家，且自限在十招之内，着实未免太看不起戚少商了。

铁手继续道：“戚先生既用的是‘一字剑法’，那么我用的十招，也该设个限制，这十招第一招必需有个‘一’字其中，譬如‘如意门’的招法‘一潭泓水’。第二招必需有个‘二’字，如‘飞鹰门’的招法‘二度交锋’。第三招必需有个‘三’字，如‘神鞭帮’的招法‘凤凰三点头’。余此类推，如戚兄用的不是‘一字剑法’，便算是败了。如在下不按照秩序，或不用依序排列的招式，也算是输了，戚先生意下如何？”

戚少商出道以来，从未被人如此轻视过，心想，我戚少商今日不教训你这家伙都不行了。但他为人精明，只怕是计，不怒反笑道：“铁兄，你要在十招之内取胜我，不胜便作负论，不是太便宜我姓戚的吗？”

铁手笑道：“戚先生，在下也不敢取笑先生，实因在下剑斗先生，全无把握，若十招不成，再打下去，只是自取其辱而已，所以找一个遁词罢了。”

言下之意是说：他自知打不过戚少商，但十招总能支持的，十招过后，便算败了，也败得不算难看，是要戚少商留个面子给他。戚少商知道铁手畏惧自己的厉害，不禁有些踌躇满志，笑道：“好，好，那也行。”言下之意是说，你不想败得难看，我也成全你。

伍刚中、时震东等见铁手先行示弱，心中极为不满，时震东更后悔指派铁手去打这一场。

白欣如一蹙眉心，想问周白宇，周白宇一摆手，满怀信心地道：“我相信铁兄定有深意。”

阮明正双目一转，他为人极为小心，问道：“铁兄，你是说十招之内，要胜大哥？”

铁手道：“不错。”

阮明正道：“不胜如何？”

铁手道：“便作输论。”

阮明正道：“输了如何？”

铁手道：“在下与大家立刻便退回沧州。”

阮明正道：“若时将军等不答允又如何？”

时震东心中暗道：“自己是誓不相允的了；铁手只向他望了一眼，道：“他们不走，我先走。”

阮明正心中想，只要铁手走了，时震东等如失右臂，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，只要这煞星走了，那便好办，于是又道：“大哥只准用‘一字剑法’，是不是？”

铁手道：“正是。”

阮明正道：“用多少招并没有制限？”

铁手道：“是。”

阮明正道：“但你也必需用第几招招式内便得有那招的数字，而且那招还得是人所皆知不得自行创招，对不对？”

铁手昂然道：“对。”

阮明止侧着头问：“若你不用或用错了呢？”

铁手道：“亦作负论。”

阮明正望了一望戚少商，戚少商一颌首，道：“君子一言。”

铁手即道：“驷马难追。”

戚少商缓缓行出场来，笑道：“兄弟我可占了你的便宜了。”

铁手道：“先生先请。”戚少商心中暗忖：从一到十，当然是攻招，守的招数就不能算在内了，不过铁手总不能只守不攻呀，若是这样，也迟早必败在他手下，当下笑道：“铁兄仅有十招，自当珍惜，只好由我先抛砖，期以引玉了。”呛然出剑，剑落游龙，长空一闪，直夺铁手双眉之间，这一招叫“一剑光寒”。

铁手猛退了一步，让过剑势，剑一横，劈了过去，戚少商一看这剑法吃了一惊，因为这已不是剑法，而是以剑作刀，那一招正是“一刀断头”，当头砍来。

戚少商一回剑，向左右拨了两拨，正是“一心无二”，以一剑两式把铁手的剑劲拨了回去，顺势便是一招“一意孤行”。

本来“一心无二”是“天心派”的剑招，“一意孤行”是天山派的剑招，戚少商竟似对天下剑招都了然于胸，这两招本就意气相投，戚少商两招一道使了出来，更是天衣无缝，无懈可击。众人不禁喝一声彩。

铁手竟不退避，一吸小腹，硬生生挪移半尺，避过一剑，手中长剑一震，一招“两不相忘”，竟以剑面分左右拍击而来。

这招“两不相忘”本是“铁板门”的武功，一旦被拍中，耳膜震破，不死也癫狂，更厉害的是铁手不退让戚少商的“一意孤行”，马上反击，更令人自救无及。众人又是如雷般喝了一声彩，已不分敌我两方，只见高招，浑然忘我了。

戚少商脸不改容，“刷刷”两剑，已挑开化解铁手的两招横折，正是“一石二鸟”！

铁手冷哼一声，一反手又是一招“三人同行”，戚少商竟被他逼退三步，正待反击，忽然心中一动，自己何不装作败退，诱铁手把十招使完，不是赢定了吗？何需苦苦反攻，万一失手，不是败得极为不值？不禁出手稍后。

果然铁手见逼退戚少商，便乘虚而入，第四招：“四面八方”，只见千万剑光，竟自前后左右，齐刺戚少商！

各人心中又惊又佩，平常人出招，只能从正面出击，若能闪身左右侧而出击，已然十分了不起，铁手居然能把剑使得转弯划向敌人的背门，叫人无法招架，防不胜防！

但见一道剑光，破剑网而出，正是“雪山派”的绝招“一泻千里”！

铁手更不容情，第五招：“五度梅开”，第六招：“六丁开山”一齐刺出。

只见“五度梅开”，使得如五瓣梅花，高雅绮丽，分五个方向刺来，在雪光上，更显清艳，换作旁人，早看得目眩不已，无法对应了，戚少商却一招“一剑穿心”向五朵梅花之中刺去，立破去这一招。

可是“六丁开山”一出，犹如巨斧劈面，戚少商剑方划出，招架不及，一连退七步，才避得过这一剑。

铁手更不留情，一招“七夕银河”，长空划去，白芒一片，十分好看，比起“五度梅开”的清脱，“六丁开山”的威猛，又是另一番境界。

只有周白宇、伍刚中这等使剑的高手才晓得：那白芒芒的一片，宛若银河，便是剑术之巅：剑气。他们心中大为佩服铁手的剑法，但惋惜的是，铁

手只剩下三招了。

戚少商一见这一招“七夕银河”，便知招架不过，一招“一见钟情”，又一剑“一箭双雕”，再一剑“一发千钧”；第一剑正合乎“七夕银河”剑路，所以让戚少商的剑攻得了进去，第二剑“一箭双雕”，使“七夕银河”浑宏无间的剑气分裂为二，第三剑“一发千钧”才破得了这一招“七夕银河”；若戚少商第一招不用“一见钟情”，融入不了“七夕银河”的剑势，戚少商就破不了这一剑。

铁手怒叱一声：“好！”第八招：“八方风雨”击出！这“八方风雨”比“四面八方”又所不同，甚至更精妙了许多，“四面八方”是前后左右，尽是剑刺，这“八方风雨”，也是四面八方都有剑招，但刺、点、劈、捺、招招不同，更难对付十倍！

戚少商回身一剑“一败涂地”。这招“一败涂地”，本是邪派剑术，听来十分不雅，但却是杀退背后敌人，好让自己逃走的绝招，先行格开了铁手从后而来的攻势，对方左右的攻势，戚少商却不招架，一连退了十步，避过所有的剑招。

戚少商心中暗喜，这铁手果然急攻求功，竟十招里已用了八招，只要再多二招，自己便……猛觉背后触及一物，已不能再退，心中大惊，铁手已扑了上来，一招“九子连环”！

原来戚少商被铁手的第三招“三人同行”逼退了三步，又被第六招“六了开山”逼退了七步，再被这第八招“八方风雨”逼退了十步，群豪已让出地方来，而戚少商却已退到一棵枯树干前。

戚少商一怔之间，铁手的“九子连环”已至！这“九子连环”虽然只是一剑招，也有九个变化，接得了一剑，接不了第二个变化，接得了第三个变化，便接不了第四个变化，每个变化，虚虚实实，可虚可实，非虚非实，能虚能实，是武当派的名招，戚少商哪有不知？但他已无路可退，只有硬接，不过戚少商确是聪敏至极，有这样的招来，他便即刻能想出破招，即不接铁手任何一似真非真的剑招，却一连九剑：“一马当先”、“一针见血”、“一气呵成”、“一鸣惊人”、“一劳永逸”、“一意孤行”、“一剑穿心”、“一落千丈”、“一指中原”，每剑迎铁手的“九子连环”的一个变化，只听一连“叮叮叮叮叮叮叮叮”连响，九剑全破！

戚少商一破引剑，知道已无退路，便绝不让铁手再攻，第十招“一夫当关”便反刺了过去。

这一剑，可说是十分凌厉，铁手一震长剑，最后一招“十面埋伏”攻出。

众人一生之中，只怕未曾见过如此剧烈的斗剑，瞬息百变，令人目瞪口呆，大家都知道，铁手这一招攻出，若不成功，便算败了。

铁手这招“十面埋伏”，正是戚少商的“一夫当关”的大克星，确实一夫当关也最忌被十面埋伏，既然是被十面埋伏了，一夫便当不了关，戚少商哪有不知，即时收剑眼看千百剑刺来，猛一招“一飞冲天”，意图脱围而出。

本来这招“一飞冲天”，是可以脱“十面埋伏”的剑网而出的，只要这一招得手，铁手便算败了，戚少商便曾用这一招来破去周白宇极其厉害的“闪电剑法”中的“星光点点”。

可是戚少商忽觉铁手的这一招“十面埋伏”，竟比别人都使低一点，也就是说，宁愿不刺敌人的头部，而改刺敌人的胸部，不过这还是“十面埋伏”的剑招，只不过像一个足不够高的人，对比他高大得多的人使出来的招法，

可是，这一下，却是足使戚少商使不出“一飞冲天”来，因为，一旦使出，只怕人未冲天，双足便被削去了。

可是戚少商的临危不乱，处变不惊，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他第一招“一夫当头”不成，立时转第二招“一飞冲天”，第二招“一飞冲天”不成，及时转第三招“一成不变”！

这一招“一成不变”，若先发而至，本来可以守得个铁桶般密，不惧那一招“十面埋伏”，但如今救急，只好改作刺向铁手的手腕，顺势架住铁手的来剑，一来可使铁手收招自保，就算铁手因后一招而拼命，戚少商也自料能伤铁手的手腕后再架住来剑。

“拍拍”二声，铁手来势不变，却真的被戚少商双剑刺中，铁手长剑落地。

戚少商一喜，陡然色变，因为剑尖并无没入铁手腕内，而已“拍拍”二声并不似剑刺入内之“噗噗”之声，反而有点像是刺在硬物或铁块之上，戚少商猛地一震，顺剑一架，铁手的“十面埋伏”已在眼前，若铁下手中有剑，戚少商这顺势的一招“一成不变”定能架住对方剑招，但对方手中无剑，戚少商剑锋捺在铁手的臂上，反被弹了回来。

铁手竟是以手作剑，使出了“十面埋伏”！

这一次戚少商本绝是无法接得住的了，但好个戚少商，危急间竟一招“天罗地网”，掌不及收回，竟用双肘撞出，“拍拍”封住铁手双掌。

铁手这招，第十招，也就是最后一招，“十面埋伏”，终于落空。

这时候铁手已凝掌，戚少商也住手，两人峙立不动。

柳雁平、田大错、岑其藏、卜鲁直等人见十招已过，戚少商仍不倒下，铁手便算败了，心中大是颓丧。

管仲一、穆鸿平、勾青峰、孟有威等人见戚少商居然在临危中一招“天罗地网”，封住了对方，自是胜了，莫不又佩服又欣喜。

戚少商看看铁手，铁手也正看着戚少商。

戚少商和铁下二人，终于缓缓的松开了手。

铁手道：“十招了。”

戚少商道：“你胜了。”

忽然回身，厉声道：“回寨！”“连云寨”众徒不明所以，莫不大奇，但平时训练有素，即时整队归去，数百人不到半盏茶工夫便走得个干干净净。

穆鸿平是领队，走在最先，未走前向田大错遥拱了拱手，敢情他和田大错对过一招，大是佩服。

劳穴光临走前，也深深向伍刚中望了一眼，两人拼斗三场，互相钦服，都有了识英雄重英雄之心。

阮明正临走时，也望了铁手几眼，戚少商留在最后，举步向铁手一笑，“佩服、佩服。”

铁手愧然道：“在下胜的不是武功，实在汗颜。”

戚少商笑道：“铁兄过谦了，斗智高于斗力，我败得无话可说，后会有期。”

“连云寨”的人，便完全消失无踪了，这本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血战，但而今只留下一地白雪，连一滴血也未曾染在这雪白大地上。

田大错却是十分不解，呆在雪地上一会，向柳雁平问道：“小柳，干吗他们胜了反而要走？”

柳雁平也怔怔地道：“我不清楚，大概是铁大侠胜了吧？”

周冷龙耳灵，听到了他们二人的谈话，看见一千军士，都有点莫名其妙，于是笑道：“铁兄的最后一招‘十面埋伏’，戚少商在最后关头用别的招式，不是败了吗？其实他不用那招‘天罗地网’，也绝接不下铁兄的第十招，也等于是败了。”

柳雁平、田大错二人“哦，哦”了几声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戚、铁二人战到最后，根本已看不见人影，一招九式，一式数变，连看也看不清，只见最后二人凝住，戚少商仍封住铁手的攻势，才知道戚少商未倒。

时震东向铁手道：“铁兄，我有一事请教。”

铁手道：“不敢，请说。”

时震东道：“我见铁兄贸然答允以十招败戚少商，戚少商此子武功高强，十招之胜，当世只怕绝无仅有，似诸葛先生、龙放啸龙老前辈，或可胜之，铁手高明，只怕仍……我见铁兄答允得如此之快，故不敢阻拦，但迄今还想不明白……”

铁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时将军好眼力，在下胜得好险，原本根本胜不了。我除了一双铁手与较浑宏的内力，其他无论指、掌、剑、拳、脚都逊他半筹，长战下去，只怕他还稍胜我一些，可惜他还是犯了一个无人不犯的小毛病：“喜逸恶劳，贪爱便宜……”

伍刚中道：“钦兄若非戚少商之敌，那么全场高手，连老夫和周才弟，时、周二位将军在内，也绝非戚少商之敌了，只不知铁兄何以说他爱贪便宜？”

铁手正色道：“爱贪便宜乃人所难免之恶习，况且是我引君入瓮，此语绝非讥讽戚少商之意；我与戚少商一战，对他甚是折服，此人沉着镇定，才智双全，应变之快，绝非我所能及。我既知久战必败于他之手，只得用计，说必需在十招之内败他，条件是他必需以‘一字剑法，以对我。”

周白宇在旁插嘴道：“铁兄，戚少商的武功确实厉害，我与他交过手，我以剑成名，他以剑败我，我自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只是，他用‘一字剑法’，你也规定用一到十字剑法呀，那并不算是占了他的便宜……”

铁手摇首笑道：“其实他用‘一字剑法’，比我用一到十字剑法，拘束得多了，所失更惨重得多了。比如说，第七招，我大可以用‘七星伴月’，而不用“七夕银河”，第八招我除了‘八方风雨’外，还可以用‘八面威风’、‘八仙过海’、‘八方夜战’等招……而他的‘一字剑法’呢？可不同了，他必须要用各家各派的‘一’字为首的剑法，又不能自创新招，自创新招便无人承认他用的是‘一字剑法’了。他本是剑术大师，这无疑是先约束了他创招应变的能力……他牺牲这么大，只是乍听我十招之内不胜他便算败的这个便宜所换来的，看来那个允诺是我吃亏，其实他比我吃亏又何止五倍！”

田大错笑道：“占了便宜是不错，但也没有五倍那么多呀。”

铁手笑道：“要他不能以剑招的氏处来战我，是一倍；因为他认定挨过十招便算胜我，所以只守不攻，我则全力抢攻，是一倍；因为抢攻得逞，我才能逼他到树前，以致他后退无路，心神大分，是一倍；我要他允诺使‘一字剑法’，但我先前已在他和周城主一战之役，把他的使剑方法、出手方式牢记，他用“一字剑法’，连斗两场，未免会有招式相同，他那一招‘一飞冲天’，我原先已料到他会用，才把‘十面埋伏’使低一点，否则他早可破围而出了，他剑法重复，我了然于胸，又是一倍；还有他最后仍以一招‘天

罗地网’接上我的“十面埋伏”，并没有输给我，却因允诺而败了，更是一倍。此为五倍，并无虚言。”

众人才大悟道：“哦——”

铁手又道：“不过最后一式，也拼的着是险。我之所以大胆诺下十招胜他，因这十招中我已占尽便宜，还胜不了他的话，那么纵再打下去，我也绝非其敌手，不如速战速决，故我请求他以十招赌约，也非为设陷阱，实亦衷心之言。戚少商居然能接到最后一招，实非同小可，而且他本败得十分不值，但一诺千金，毫无怨隙，马上退兵，我对他十分敬佩……”

周白宇忽然道：“铁兄，你虽占了五大便宜，可是戚少商那一剑‘一成个变’，一共刺中你两下，拍中你两下，但你一只铁手，完全无事，这一下是真才实学，绝不是便宜。”

众人听周白宇说起，都讶然望向铁手的双手，只见铁手的双手与常人无异，只不过筋肉均匀，十分粗壮有力而已。

时震东笑道：“难怪铁兄叫‘铁手’了，简直是‘神手’。”

周冷龙忽道：“哎哟不好。”

时震东道：“什么不好？”

周冷龙道：“我们打伤了‘连云寨’的九当家‘霸王棍’游天龙，擒下了还未交回给‘连云寨’。”

柳雁平接道：“我还杀了他八寨主‘双刃搜魂’马掌柜。”

时震东跺足道：“这个大大不好。”

伍刚中道：“‘连云寨’纵再大量，也会报这个杀弟之仇的。”众人商议后，用金创药为游天龙治伤，然后解开他的穴道，即刻打马离开那儿。

大家情知已被人识破身份，所以不再乔装，一面点数人手：柳雁平那一组十人，已折损八人，田大错那一组十人，亦折损了六名军干，卜鲁直、岑其藏都侥幸保命。

众人来到一小镇，仔细打听，得知楚相玉等人曾在两个时辰前来过。

其时天已昏暗，众人拼斗一日，也已累了，想找个地方打尖，走到一家客栈前，只见两个人抱了一大堆粮食，蔬菜之类的东西，一闪而过，走入了客栈。

时震东等人何等眼尖，只见一人独臂，一人独脚，形象甚是狞恶丑怪，不是那恶名昭彰的“天残八废”，又是谁来？

众人心中雪亮，忙叫了四名军士埋伏左右钉梢，各人却在另一小客店落脚。这小客店本不租房，但时震东亮出沧州大将军的印鉴，谁敢不让方便？

各人一旦落脚，即决定于今夜行动，天色已黯，谅楚相玉等人不致在黑夜赶路，歇息恢复体力精神为重，各人约定各自回房休息一会，吃过晚点，沐浴调息之后，个个精神奕奕，体力充沛，一齐聚集在小房中，共商应敌大计。

这时四名军士已然回报，又换上四名军士当值。

这四名军士的报告：果然是一行十二人，他们认识沈统领，看到沈去山在其中，而且没有什么动静，似乎那“天残八废”住在头房，“绝灭王”楚相玉独占一间房子，“岭南双恶”和沈云山三人住在后房。

众人听后，纷纷商议起来。这些人，不是沙场悍将，阵前猛将，便是六扇门中的第一把好手，或是一寨之主，一城之王，军中指挥，狱中监察，自是对剿匪攻敌等阵仗，十分了然，虽然要对付的是“绝灭王”楚相玉此等大

敌，也有条不紊，进退有方。

周白宇道：“楚相玉等一路来此，绝不会不加警惕的，咱们人手虽多于他，但若不施计，只怕也难以擒得住他。”

伍刚中道：“据说那‘天残八废’，一个个都是残废的，可是武功怪异，出手狠辣，用毒的本领极高，是‘天残帮’中最难惹的八个人，惊动了他们，可十分头痛。”

铁手道：“那‘天剑绝刀、岭南双恶’时正冲、时正锋兄弟，更是难惹，昔日我的两位同门，三弟和四弟，为了要逮住他们俩，几乎拼上了两条性命，最后四弟以剑法破去天剑，三弟以腿法破绝刀，千辛万苦，才把他们生擒于手。这两人一刀一剑，一旦给他们联上了手，只怕任是谁也敌不过来……”

时震东一拍桌子，怒道：“这双恶魔，该死至极！”

众人没料到时震东会生那么大气，一时呆住，铁手忽然道：“时将军，可容在下请教一事？”

时震东怒气未息，但对铁手十分恭敬地道：“何事？铁兄请说便是，我知无不言。”

铁手笑道：“若关系到将军隐私，却请将军自为斟酌。”

时震东道：“铁兄说来听听。”

铁手道：“在二十年前，时家有三兄弟，叫做‘岭南三侠’，行事正派，行侠仗义，后来据说这三人中的大哥，极不满其二弟三弟的作为，因其二弟三弟，不但渐渐武功走人魔道，连人也变得乖戾阴狠，伤人无数，他们的父母双亲，力斥其非，竟被这两个人杀了，连对师父也下了迷药，为两人所杀。那大哥一气之下，与这两个弟弟起了冲突，以一敌二，终于惨败，差点丧命在那两个弟弟的手下。终于那大哥到了沧州，以后也不见他再出江湖，想是灰心至极。这大哥叫做时正冬，本来在‘大剑、绝刀’之上，还有‘神枪’，后来这时正冬也不知所踪了。”铁手一面说，一面看着时震东，又说：“我是捕快，犯人的来历。自然不得不记个清楚了……”

时震东怔怔地道：“你都知道了……你都知道了……”

铁手道：“在下只是妄自测度而已，若有所误，请将军勿怪。”

时震东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，道：“你猜得不错，我便是日正冬！”

各人大吃一惊，万未料及而今时震东带领诸人来追缉的，便是他的弟弟，一时不知如何说是好，只听时震东喃喃地道：“就因为他们俩是我的弟弟，我越发不能任他们胡作非为，所以待会儿在捉拿人犯时，请各位毋须赏面给我时某，能擒即擒，若不能擒，杀了干净，免得他们再作伤天害理之事，辱了时家声名！”

铁手正色道：“这样就好了，将军，在下指出这点，就是怕待会儿动起手来，刀枪无眼……”

时正冬厉声道：“万勿如此，公事公办，绝不能循私。我身为朝廷命官，若然如此，叫人何以归服，我也知道铁兄是想探听我那两个无法无天弟弟的武功……”

铁手脸上一红，道：“探听不敢，只是……”

时正冬大笑道：“铁兄明察秋毫，一丝不苟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乃真英雄也，未将怎敢相怪……二十年前我丈二长枪挑不下那两个弑父母的人，二十年后的今日，我已练成破他们‘天剑绝刀’之法，待会儿我便挑他们的场，请诸位放心……诸位是碍在我和周老弟的面子，天大赏光，千里迢

迢来助我俩追缉钦犯，小将没齿难忘，铭感终生，怎敢作出丝毫袒护私情之事……”

众人听得时正冬将军大义凛然，全无私心，不禁大是钦佩，伍刚中首先道：“将军万勿如此说，替朝廷执法效力，为江湖正义出力，自义不容辞，何况还有诸葛先生所托，此行纵双肋插刀，亦义不容辞！”

周白宇道：“将军的为人，我们都十分敬佩，这一行我们在座的都已豁出了性命，将军尽管放心便是。”

白欣如最是细心，道：“我想铁兄的话，只在查明真相，绝无误解将军您的意思。”

时正冬蓦然起立，力握铁手的手道：“铁兄，你一番心意，若对你有误会，实是小人不如……”

铁手也紧握着时正冬的手，只觉得这位大将，比一般的武官，都没有架子，热诚、刚正，而且有绿林好汉的脾气，一时为之语塞。

伍刚中豪气干云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再来谈谈如何逮捕楚相玉。”

周白宇沉吟道：“正是。这‘绝灭王’，武功高强，野心大，人缘好，才智双全，其实戚少商让我们来抓楚相玉，只怕也因他觉得凭我们的武功，仍不是这行人的敌手之故。”

田大错忍不住问道：“楚相玉的武功如何？”

周白宇长叹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当日天下最令人头痛的‘无敌公子’，也曾在两百招之内，败在他手下；而‘无敌公子’若单打独斗，我接不了他三招。”

周白宇本来就曾与‘无敌公子’交过手，白欣如也是，那一战是他俩毕生最惨烈，最难忘的一战，同去的武林高手，都死亡殆尽，他们也几乎命丧斯役。

这一役中，连“四大名捕”中的追命，也被打得半死不活，终于杀了“无敌公子”，但每次提起，仍不禁惊然。铁手也曾听追命说过，连追命也视此役为早年最令他心悸的一役。

而“绝灭王”的武功，竟比“无敌公子”还高！

每个人都知道“绝灭王”楚相玉的武功极高，但周白宇等仍愿意挺身而出，追捕楚相玉，义不容辞。这是为了什么？

也许这就是侠义之上之所谓称得上侠义二字，是看到真正要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时，不顾性命、钱财，甚至名誉、成败，也得要去放手一干，至死方休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生称不上一个“侠”字。

铁手是个捕快，他本可以只管职份以内的事，缉拿罪犯便可，可是他侠义气概，比谁都烈，许多不是他管的事，他都要管上一管。他生平捕获大好大恶之人固然多，但也释救侠义之士，“武林四大名捕”所以会如此得人敬仰，实非侥幸。

铁手道：“时、周二位将军是阵前勇将；田、柳统领是军中勇士；伍老先生是寨中群龙之首；周、白二位统率北城，英明有方；但若说到抓人，在下倒是比较内行。”

时震东笑道：“正要听听铁兄高见。”

铁手漫声道：“攻敌不如攻心，制敌不如制机。”

那客栈的老板，莫名其妙被店里来的两个客人，抓住就拖了儿条街，来到另一家店前，那两人猛推开了门，只见这客店里没有顾客，却有二三十个

劲装打扮的人，有几个是差役打扮，有几个甚至是身着胄甲将军，那老板双腿一软，便立刻跪了下去，叫道：“大人饶命，青天大老爷饶命，小人孙天方安分守己，从不——”

“住嘴。”那老板一看，原来县太爷也在其中，吓得连头也不敢抬起来。他哪里知道，这处于穷乡僻巷的一个小小县官，在官街上，其实远逊于那端坐中央的大将军。

县太爷道：“你不要大呼小叫的，让人听到，你有没有犯错，我们不知道，可是目下你店中却有罪犯于此。”

那老板吓得脸色阵青阵黄，嗫嚅道：“那……那小人并不知情，求青天大老爷明……明察……”说着全身颤抖起来。

那县太爷不过四十左右，脸红髯垂，十分威武，他本来能在这儿当县官，就是时震东一手提拔的，可以说是时震东麾下的一名得意弟子，深谙技击，叫做帅风旗。

帅风旗忽接时震东的密召，黑夜赶至这客栈中相会，得知内情，商量好擒敌之法，便使人召了“高升客栈”的孙掌柜来，时震东当然知道，在这儿由县官来行事，是方便多了。

县官帅风旗沉声喝道：“这没你的事！我们要捉拿钦犯，不得不烧了你们的客栈，待三日后，衙里自会发给你两百两银子，足以赔偿你那间破店，再另起一家新的……”

那孙掌柜说道：“全凭大人吩咐，反正，那鬼店子也害我赔了好些日子，烧了也好。”

那县官帅风旗向时震东瞧了一眼，时震东点了点头，帅风旗道：“孙天方，本官告诉你这些，是要你预告店中的伙计、家人、住客们，收拾贵重的细软，先行避了，店中伙计，自有本官的人充当。但你预知大家的时候，不要张皇，免给那十二个人得知，如是，本官要拿你是问！”

帅风旗这一喝，吓得那孙老板不住叩头，颤声道：“是……是，小人定必十分……十分小心，不让那钦犯……知道。”

周白宇、白欣如不禁互望一眼，发出会心的微笑，看来县官在人民心中果是十分威重，而帅风旗也深知子民畏忌，三言两语便吓住了他们，更难怪当百姓遇到贪官污吏时，叫苦连天，苦不堪言了。

帅风旗见时震东干了杯中的酒，于是道：“好了！马上去干，在一更以前，一定要把全部无关人等撤出店内，不许惊动。”

那孙老板叩了几个头，便匆匆要走，帅风旗忽然喝道：“那十二个钦犯，是住在上房哪三间，十二个人一齐投店，八个残废，两个长像相似，还有两个人，也同一伙，便是这十二人，不可弄错！”

孙老板给帅风旗这一喝，又跪倒了下去，忙不迭地叩头，道：“小人记得了，小人记得了，……那十二人，凶神恶煞，小人一看便知他们不是好人了……”

帅风旗没耐烦的一挥手，左右差役便把孙老板扶出店外去。

帅风旗又向时震东恭敬地道：“时将军，下官衙里还有数百名差役，要不要一齐调来，协助将军？”

时震东以手轻拍了拍帅风旗的手背道：“不必，人太多，反而累事，挑七十名最干练的官兵来便可。风旗，这一番兄弟我来这里，没有叙叙便如此叨扰你，心中很是过意不去……就没料到兄弟我手上出了这样的事。”

帅风旗笑道：“我的命是将军捡来的，我的官是将军保来的，今夜若能相助一二，则不胜喜矣，我当亲力指挥兵团，矢死为将军效劳。”

时震东也笑道：“旗弟万勿如此说，你屡次立功，自当应犒赏升官，如你自个儿不争气，兄弟我也相助不了。旗弟昔日江湖上称你是‘追风剑’，有你出马，兄弟我放心得很就是。”

各人见时震东待部下如此和蔼庄重，更难怪手下将士，都矢死为他效力了，朝廷权官显要，甚少如此，心中不禁对时震东肃然起敬。

帅风旗道：“我这就去调整兵队，搬运箭矢、火器等。”

时震东道：“好。”

铁手忽然道：“帅先生。”

帅风旗因时震东之引见，已知铁手大名，当下回揖道：“铁先生有何见教？”

铁手道：“那孙老板叫什么名字，你可知道？他是否土生土长在这儿？”

帅风旗道：“这厮倒是三个月前才搬来的，好像是京城里的人，没什么家属，那几个伙计就像似他的亲人，他叫孙天方。”

帅风旗果然不愧是时震东座下得意子弟，就连一个小小的掌柜，都打听得那么清楚，记得如此详细。

铁手沉吟道：“孙天方？他在这儿还有没有别业？”

帅风旗道：“没有。他就是经营那一间店子。”

铁手道：“哦。”

周冷龙忽道：“帅老弟，待会你兵马来时，一律手系红巾，免得火起时刀枪无眼，不易辨认。”

帅风旗点头道：“周将军提点得是。如铁先生没有什么要问的活，下官要去办事了。”

铁手笑道：“骚扰了，先生自便。”

帅风旗向诸人一揖，匆匆去了，烛火被劲风扫得摇曳不定。

周白宇忽然沉声说道：“计划可能要改变。”

铁手点头道：“周兄高见，与我不谋而合。”

周白宇道：“铁兄高见？”

铁手道：“以彼之矛，攻彼之盾！”

一更甫过，打更人疏落的脚步，消失在巷子的转弯处。

这打更人年年打更，月月打更，夜夜打更，已经够厌倦了，那些走了一遍又一遍的路，闭着眼睛也可以走，所以他根本没有张望，因为这齷齪的街道没有什么值得他张望的事物。

只是他没有料到，今夜这街道两旁，竟伏着五十名全县最精悍的差役。

打更人昏黄的灯笼远去后，帅风旗一跃而出，右肩挂了一条血红的布条，一挥长剑，那五十名差役，立刻跃出，也是右肩挂红布，跃进墙里，八方埋伏，围住客栈，了无声息。

帅风旗隐隐约约可以望见，全店悄无人声，想必都已撤走一空，但楼上三间小房，仍灯火荧然。

第一间房里有八个人，竟团团围在桌前，桌上点一盏昏暗的小灯，不言不语，没有动作；第二间房里灯火明亮，不见有人。第三间房里有两个人，正打坐练功，另外一个，正在抚拭着锋利的长刀，想必是沈云山——沧州“铁血大牢”的十二统领之一。

帅风旗也是身经百战的武官，在此刻竟不知为什么，手心隐隐出汗。

大家伏着，没有声张。

帅风旗缓缓拔出长剑，长剑在夜色中发出森然的厉芒。

十五名差役在弓上装上了火箭，十五名差役弓上装了麻药，二十名差役潜伏在每一处出路，拔刀布网，静静等待。

只要火箭一发出去，全店即时燃起，凡是企图冲出来的人，都用箭射他们的手足，一旦中箭，全身便会发麻，束手就擒。

忧算能避过暗箭的，埋伏在所有出路的差役都会一拥而上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

他们都知道“绝灭王”楚相玉，不是好惹的。而“岭南双恶、天剑绝刀”也不是易牛之辈，至于“天残八废”，单看到他们的样子就没有人胆敢去碰，何况还有沧州知名的刀手“长刀”沈云山？

第十四章 伏道奇袭

这一役是敌明我暗，的确是占了上风，这点帅风旗是知道的。

可是这只许成功、不许失败的一击，一旦失败，这种优势便没有了。谁要是与“绝灭王”正面交锋难免会心惊胆战，难有胜算的。

“一到两更，马上出击”，这是时震东的命令。

两更了。

没有人能想象得到，这宁静无声的客店，一下子变成了火海！

除了火烧的声音就只有发箭的声响。奇怪的是，楼上那三盏不同的灯，一直没有熄灭，那些人，也似无所觉。

帅风旗甚为吃惊。火已烧近楼上，梯级，那十三人，仍没有作出冲出火海的打算，就算是不会武功的人，也早已惊醒了：

“绝灭王”竟会如此烂睡如泥么？

帅风旗毕竟是黑白二道上少见的英杰，一发现不对劲，打了个手势，先行纵身而入窗内，赫然只见那八个端坐的人，已死去多时，而且正是帅风旗布伏在镇守各要道，以防“绝灭王”等仍冲出重围的二十名差役中之八人！

这八人被人格杀了以后，被换上那“天残八废”的衣服，安置在这里，地上还有八名差役的尸首，帅风旗可以肯定“绝灭王”以及沈云山那两间房中的人也一样调包。

加上那四人，刚好是二十人。二十名差役，无一幸免。

帅风旗手心发冷，全身冒汗，正欲冲出，忽然听得几声惨叫，飞入几名放火箭的差役，跌在火堆中，惨呼哀号！

帅风旗“唰唰唰”地舞了几个剑花，把身前后左右护住，喝道：“小心来敌！”

忽听“嘿嘿”一笑，火海中一人像烟一般地冒出，竟是一个少了一根左腿的丑汉，手上拿着一条黑色的铁线蛇。

一个人只剩下一条腿仍那么快，如果他双腿俱全，轻功纵不是天下第一，也相差不远。

帅风旗知道这不是说话的时候，而是用剑之际。他一剑刺了出去，剑势用尽的时候，才发出“唰”地一声，难怪他外号叫做“追风剑”。

那人却没有闪避，就算闪避，也不见得能快得过他的“追风剑”。

那独腿人只是一拂，那条蛇立即窜了出去，一卷卷住了剑身，伸出蛇头，“噙”地向帅风旗握剑的手腕噬去！

帅风旗知道不能迟疑，马上弃剑，那蛇一噬不中，帅风旗的拇食二指趁它缩回之时，用力一弹，叩在它三寸之上，那蛇“霍”地缩了回去，松开了剑，剑往地上落去，帅风旗立时抄住了长剑，摆了一个“追风剑法”里可攻可守的架式。

这下交手，不过是电光石火间的事，出现、剑刺、蛇卷、飞噬、撒手、弹指、震开、捞剑、转式，都是一连串的展开，独脚怪人没料到帅风旗出剑如此之快，帅风旗没料到独脚怪人一招便要自己撒剑，独脚怪人更没料到帅风旗先撒剑而又夺了回来，帅风旗亦没料到那全力的一弹只震开蛇身，蛇没有死，手指却隐隐作痛。

帅风旗忍不住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独脚人阴阴地道：“铁线蛇。”

忽然间，浓烟中又出现一人，竟是断了右腿的丑汉，手中拿着一条青色的蛇，笑道：“还有我，青竹蛇。”

帅风旗一惊，只听惨叫连连，又有几名差役，惨叫着被投入火海中。只见那些惨叫哀号的差役们，莫不是腕上、颈上、腿上、身上被噬了两个黑色的血洞，那被扮成围坐着但早已死去的差役，也是如此，帅风旗道：“‘天残八废’？”

只听一人怪笑道：“正是。我是四脚蛇。”只见一没有左眼的怪人，在火光中出现，手里拿着一条丑恶庞大的四脚蛇。惨叫连连，又有几名差役被投入火海，四面的路都被封死。

帅风旗一抹额头，满手是汗，也不知是因这里太热，还是什么？他只知道他已不是猎人，而成了猎物。

帅风旗慢慢向后挪移，忽然后面一人冷冷地道：“没有用的，我是赤练蛇，在你后面。”帅风旗猛回头，只见一缺右目的怪人，手中拿着一条朱红色的蛇，正在翻腾挪动着。

惨叫迭起，显然又有几个差役送了命。

敌方的来人显然愈来愈多，而帅风旗知道，这“天残八废”中任何一人，他最多可以与之打个平手，但以一敌四，必死无疑。

可是不止四个，忽又响起一个怪声：“天残之首，金蛇子，是我。”帅风旗没有回首，忽然冲天而起想撞破层楼而逃。

帅风旗方才跃起，前后左右四人同时跃起，四条蛇封向他的冲势。

帅风旗当然不想撞入蛇口，他“唰唰唰唰”，四剑连环，刺向那四废的腰部。

他出剑之快，匪夷所思，因为他已认准四人抬手封住他的出路，胸腰之间，必门户大开，这四剑正是攻其所必救。

果然那四人倒落了下去，帅风旗眼看要撞中屋瓦，突觉手中一紧，被拉了下来，只见剑身缠了一条金蛇，金蛇握在一名断左臂的怪人的手上，那怪人正咧嘴对他笑。

又有几名差役惨呼！只听又一人道：“我是大蟒蛇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帅风旗脑中轰地一声，暗叫：我命休矣。

忽然外面的声音一止，除了焚烧之声外，就只剩下一种特殊的搏斗声，激烈的掌风和蛇身划空的“飕飕”之声。

那断左臂的金蛇子“咦”了一声。

那断右臂手持大蟒蛇的道：“嘿嘿，看来外面来了对手。”

另外一个瞎左目的四脚蛇道：“咱们先料理了这个小子，再去照应。”

另一名断右腿的青竹蛇道：“对，主子要用人，我们要快些。”

同时间，五蛇齐袭向帅风旗，帅风旗欲用剑守，但手中剑被那金蛇卷住，竟扯不脱，只得把目一闭，束手待毙，忽然“呼呼”二声，两个人扑了进来，极其仓皇，又急剧的“霍”地一声，一铁衣人闪电掠入，宛如大鹏鸟一般，刹那间已拍出三掌，击出两拳。

帅风旗只觉腥风忽去，只听有人惊讶的叫了一声，猛睁开双眼，只见一人铁衣神风，正站在自己身前，不是那“天下四大名捕”之铁手是谁？

只见楼上又多了两个人，一人脸上一道疤痕，一人双耳不见，前者手执银蛇，后者手执花蛇，喘着气而怒瞪铁手，显然是力斗不支，而被铁手赶上楼来的。

再看那围着自己的六个人，除金蛇子仍缠着自己的长剑外，青竹蛇和赤练蛇的头，竟被铁手一拳打扁，尾部仍迳自抖动不已尚未完全死去。至于铁线蛇、四脚蛇及大蟒蛇，都被铁手一掌震开。

帅风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用剑也刺这些蛇儿不入，铁手却把它们一拳打死，莫非他的手，比剑还利？比铁还硬？

想到这里，一失神间，金蛇一卷，把剑拉脱了手，锵然落地。金蛇子冷冷地道：“铁手？”

铁手冷笑道：“正是。你们预先已有人通风报讯，所以掉了包，在后面反击我们，趁我们接应不暇的时候，好让“绝灭王”等从各路逃亡，可惜你们的阴谋，已给我们识破了。”

金蛇子目光收缩，冷笑道：“好，我们先杀了你再杀他们。”

“呼”的一声，金蛇金光一闪，劈脸而至。

那条金蛇，比所有的蛇都要快多了，可是铁手的手更快，一拳便迎了出去，正击中蛇之三寸。

那条金蛇“呼”地荡了出去，又“呼”地荡了回来，张口就噬，铁手的那一拳，竟不能击毙它。

铁手也吃了一惊，蛇身已缠在前臂，蛇头一扬，正要咬下去，铁手的手已握住在它的三寸，用力一扭，那蛇死力挣扎，铁手这一捏也不能格死它。

就在这时，蟒蛇、铁线蛇、四脚蛇一齐卷到。

铁手大吼一声，一松手，那金蛇立即溜掉，铁手双手一抓，把蟒蛇与铁线蛇抓住。

帅风旗也拍开了四脚蛇的攻势。

铁手发力一握，那铁线蛇便已扁了，但扁了居然仍活着，张口要噬；那蟒蛇则血肉飞溅，但凡蟒蛇，生命力强，粗壮的身子仍卷了过来，竟然把铁手全身紧紧缠住。

正在这时，那条银蛇与花蛇，同时噬来。

铁手不能动弹，猛地连起二脚，踢开银蛇与花蛇，吐气扬声，猛力一挣，“波”一声响，那蟒蛇竟寸寸断裂，被铁手的神功挣碎！

铁手挣断蟒蛇，双手齐发力，左右一拉，终于扯断铁线蛇。此时金光又闪，那金蛇又扑脸咬到，铁手一挥手，那金蛇极其机灵，对铁手似乎十分忌畏，立时避了开去！

那“天残八废”，自出江湖以来，凭着这八条毒蛇，不知杀了多少江湖上的英雄豪杰，也斗过不少用毒名家，这八条蛇刀枪不入，自具灵性，攻击恶毒，中人必死，但铁手凭着深厚的内力，与一双比铁还硬的手，竟连杀赤练蛇、蟒蛇、青竹蛇、铁线蛇，“天残八废”怎能不又痛又惊！

最吃惊的是：连“天残八废”之首的这条金蛇，也似十分畏惧铁手，更是前所未有的事。

“这金蛇来自天竺，千年罕见，是绝毒而生命力强韧的蛇，平时纵用大石桩也捶之不扁，而今竟怕了铁手的一双手。

金蛇一避开，花蛇和银蛇又攻了上来，这次这三条蛇十分机警，不敢胡乱出击，铁手竟连抓二次都不中。

那边帅风旗手中无剑，那条四脚蛇口爪并开，等于是五道兵器，逼得帅风旗十分危险！

大火已烧断了房门的路，这十人仍在烈火中搏斗。

这时两名差役跃了上来，一名挥刀向那四脚蛇砍去，一名则把剑迅速递给帅风旗。

就在这时，那使刀的差役一刀不中，那独眼怪人舞着四脚蛇逼近，那差役避过那一咬，没料到这四脚蛇，一伸爪子，划中了那差役，毒性一发作，没一会便倒地死去。

那四脚蛇又向另一名差役咬来，那差役手中无剑，连忙闪避，没料到眼前突然地闪过一物，那差役吓得一跳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那四脚蛇的尾巴，就在这一分神的刹那，那四脚蛇便已咬中了那差役，那差役立时惨呼倒下！

同时，剑光“标”地急闪，掷中四脚蛇，那独眼怪人只觉手中一震，又因蛇尾已断于诱敌，再也握不住，连剑带蛇，直投入大火中，只听那四脚蛇发出吱吱乱叫，一会儿便没了声音。

原来帅风旗明知自己剑刺不入蛇皮，于是掷出长剑，使四脚蛇撞落于大火中，焚烧而殁，立时赤手空拳，力斗那缺左目的怪人，那怪人手中已无兵器，威力大减，渐有不支之状。

铁手第三次出手。

这次他是双手抓向花蛇，那花蛇避不了他闪电般的一抓，可是银蛇已咬了上来，这是攻其所必救！

可是铁手没有救，他已扭断了花蛇的头，银蛇一口咬在他手臂上，竟然咬不进去，就在这一刹，铁手又扭断了银蛇的身子。

蛇的齿竟咬不入铁手的手，他的手真比铁还硬！

青竹蛇、赤练蛇、铁线蛇、蟒蛇、花蛇、银蛇、四脚蛇都已死，金蛇马上收缩，想窜入那断左臂怪人的袖中去。

它快，铁手更快，双手抓住金蛇，这次不扯，也不力握，更不猛击，只用力一扭，那条金蛇的蛇身立即扭成一团，被撞得骨节寸碎，铁手才运起内力，往它头部一夹，金蛇终于不动了。

“天残八废”大惊，呼啸一声，急欲退走，但大火已封退路，八人大汗涔涔！

退路只剩下一个：那就是窗口。

但窗前站着的是铁手。

八人狂呼，不顾一切，向前冲来，这“天残八废”，一身功力，都耗在那八条蛇的身上，一旦这武器完了，武功大打折扣，再加上心慌意乱，各自求生，已不成阵仗！

铁手挥拳怒呼迎上，叱道：“虎尾县衙里七十位差役，给你们害了五十人！你们的命，都给我留下。”

拳风声，断左腿怪人吐血而倒；瞎右目怪人已被击入火海之中；那缺左目的怪人，也给帅风旗打入灰烬之中；另外那刀疤怪人，亦给铁手打落楼下，那二十名愤怒的差役，立即把他乱刀分了尸！

另外四名怪人，仍疯狂地与铁手搏斗着！

烈火熊熊！

冲天大火起时，孙老板躲在远远的一处树林子里，哈哈大笑，他手下三名伙计，也笑得很开心。

孙老板几乎笑得喘不过气来，哈着腰向那三名伙计道：“你们看……那群傻瓜，放火烧屋，却要烧死自己了……”

忽然有一个声音道：“他们烧不死的，而你自己快要笑死了。”

孙老板怔住，那三名伙计也本正在笑，后面那句话当然不是他们说的。以孙老板的功力，居然还不知道那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。

只听另外一个娇柔的女音道：“孙庭芳，你不是孙天方孙老板，而是京城杀手孙庭芳，你那三名伙计，想必是你的高足，“快刀三虎”了。”

说完树上落下两个人，一个白衣长袍的青年人，一个白衣劲装的清秀少女，看着孙庭芳等四人。

孙庭芳和那三名伙计，脸部的笑容忽然僵住，孙庭芳好一会才能问道：“北城城主，仙子女侠？”

白衣青年道：“周白宇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白欣如。”

孙庭芳又好一会没了声音，才艰涩地道：“你们……如何得知？……”

周白宇庄重地道：“只有两个疑点：你听我们既要火烧‘高升客栈’时，只有兴奋，没有悲伤，这是一般的老板所不可能的。你说经营许久，事实上你只来此镇数月。你说生意不好，但与我们所查悉的显然不同。要烧掉你的宝号，你反而挺乐意似的，而你在此又没有别业，实在说不过去，这是铁捕头察党的。”

孙庭芳长叹了一口气，慢慢解开了腰间的刀，周白宇继续道：“另外，你不问那钦犯是何人，便答允疏散人客，这不像是个生意人，倒是像胸有成竹的六扇门高手了。孙先生，你京城杀手之气概，毕竟是掩饰不了的呀。这点是在下发现的。”

孙庭芳忽然道：“周城主。”

周白宇道：“嗯？”

孙庭芳道：“可以不可以网开一面？我孙庭芳必加以报答——”

周白宇道：“好！”孙庭芳没料到他竟答应得如此之快，不禁一怔。

周白宇继续道：“我不杀你，你随我去见时将军。”

孙庭芳道：“那等于是要我去送死，不如就此放了我——”

周白宇道：“你协助钦犯，计陷官兵，乃属大罪，非我能饶恕你即可的，你必须自首求恕。”

孙庭芳冷笑道：“王法？什么是王法？”

周白宇长叹道：“我不会让你不去的。”

孙庭芳目露凶光，忽然道：“给我杀！”那“快刀三虎”早已看周白宇不顺眼，马上拔刀、冲出。

孙庭芳一发令杀人，他自己却倒飞出去，燕子三抄水，已飞过二三十棵大树，掠势更急。京城中有名的杀手，莫不是有飞檐走壁之能的，何况是孙庭芳这种名杀手。

可是他立时发现后面已紧随着一个纤秀的人影，没有丝毫声音，随后飞来，正是那看似柔弱的白欣如。

“快刀三虎”的快刀，京城里许多人闻名已丧胆，可是这次遇到周白宇，他们才知道什么才叫做快。

“快刀三虎”刀还未出鞘，剑光一闪，一人倒下。刀才出鞘，剑光又一闪，又一人倒下。剩下的一人，刀才提起，也倒了下去，这次是先倒下剑光才闪。

“快刀三虎”，竟给人一剑一个，刺中穴道，动弹不得。他们这才知道，

再多练三十年快刀，也快不上周白宇“闪电剑”的一半。

那边的孙庭芳一声狂吼，返身一刀翻砍而出，这一刀不单只快，而且极有力，“快刀三虎”的刀与他一比，就像茅草与大树；孙庭芳的刀像已吃定了纤弱的白欣如。京城里成名的杀手，都不是浪得虚名的。

孙庭芳一刀砍下，白欣如的剑已架住了刀。

白欣如出剑无风声，单止这一剑，就知道她出剑绝不比孙庭芳快，可是也不会比孙庭芳慢。

白欣如的武功已如此了得，只怕周白宇的剑法更不可想象，孙庭芳决意用最大的力量先摧毁白欣如，再来全力对付周白宇。

可是他那一刀势如雷霆的劈下去，白欣如柔弱无力的剑抬起来，孙庭芳那一刀，竟砍不断白欣如的剑，反被引了开去，连交碰时的声音也没有。

孙庭芳心中不禁一栗，道：“素女剑法？”

白欣如没有回答，她的剑已代她回答；阴柔的绵剑已包围住孙庭芳，孙庭芳大喝一声，人刀合一，竟成刀芒，破剑网而出。

人说只有“驭剑之术”，从没有“驭刀之术”，孙庭芳这一刀，虽还未到人刀完全合一，但声势之猛，已经到了无坚不摧的地步。

白欣如惊叫一声，除非她痛下杀手，否则只得让孙庭芳冲出，她略一迟疑，剑网已围不住孙庭芳。

孙庭芳人才冲出，借势一点，直欲掠出树林，猛见前面一道剑光，只见白衣，不见人影，竟是真正的“御剑之术”！

孙庭芳无法躲闪，硬起头皮，运力于刀上，以“驭刀法”一拼“驭剑法”！

“叮！”两人交错落下，孙庭芳返身回刀，便欲劈下，周白宇剑自肘下穿出，及时刺入孙庭芳的胸膛。

孙庭芳没有惨叫，他的刀松脱，手指无力，那一刀，他再也斩不下去了，他几乎是立时死去的。

周白宇缓缓抽剑，孙庭芳倒下，周白宇慢慢还剑入鞘，道：“他本来不会死的。我以正宗的‘驭剑术’破了他的‘驭刀法’，本可及时用快剑刺死他的，但我没有下手，可是他还要劈死我，我除了一剑立时了断他的命外，我自己也没有活路了。”

白欣如也叹道：“他的武功很好，本来不应该做这种事的。真想不到这么多江湖好手都为‘绝灭王’卖命。”

周白宇喃喃地道：“不知时将军、伍寨主等截不截得下楚相玉？”

冲天大火在远处燃烧着，映照得雪光不似雪光，倒似有点像血光。

雪花已遍铺了大地，在一条不易被辨认得出来的小道上，缓缓行着四个人。

这四个人走着，几乎连脚步声也没有，他们很轻很轻地疾走着，就像不知寒冷，全无感觉一样。

前面的一个面相如玉，神闲气定，已到了英华内敛的境界；他身旁的一人，高瘦颀长，腰间一柄长形弯刀，没有刀鞘。

后面的两个人，脸目相似，一个高瘦，一个痴肥，煞气严霜，形状虽怪，但隐然一代宗师的气派。

第一个人是闻名天下的“绝灭王”楚相玉，身着黑色大袍，但更显脸色如玉；第二个便是出卖“铁血大牢”的“长刀”沈云山；第三个是时正冲，第四个是时正锋，这两人合起来叫做“时家双恶”，又名时大恶、时小恶，

又叫做“岭南双恶”，外号还有“天剑绝刀”之称。

这四个人走在一起，武林里只怕没几个人能惹得起他们。

当然这四人当中，还是以沈云山为武功最弱。

沈云山好像很高兴，轻轻笑道：“主公，这次时震东等一定被我们甩脱了。再过五十哩，您的旧部便会来接您，再收复三帮六派十二舵，咱们进军京师，我沈云山，也一偿随你打出江山的心愿。”

沈云山说的话，时震东没有听见，因为他们四人距离仍远。

漫山都是积雪，就在这儿，每一堆积雪后面，几乎都藏了一个人，一共藏了二十六人，每一个人，都有一张强弩，弓上有三根箭，三根箭箭尖都涂有剧烈的麻药。

这麻药是天下第二毒所制的，武功再高的人，被滴在血管里只一滴，都得麻痹半天。

这二十六人，是时震东自沧州带出来四十名军士的残存者。

这些军士，自非泛泛之辈，每个人都是骁勇善战，武功精湛的人，这二十六个武者如此伏击这四个人，也是他们毕生的第一次。

就连伍刚中，也是毕生的首次伏击他人，所以心中十分不安，连时震东也有些壮士无颜之慨，这点周冷龙是看得出来的。

他天性比伍刚中狡猾，比时震东机智，只眼碌碌的看了看一人，低声道：“将军、伍寨主，铁兄要我们伏击‘绝灭王’，也情非得已，他毕竟是捕快，知道如何捕人。况且‘绝灭王’，武功高绝，用麻药箭射倒他，可免我方伤亡太重。”

柳雁平在一边也道：“况且铁神捕要我们只射‘绝灭王’，不射别人，不会误杀其他三人的。”柳雁平本来就是十分机灵的人，他见时震东忧虑，以为他不想射杀那两个兄弟：时正冲和时正锋，所以特别这样说。

时震东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我倒不是忧虑这个，我们如此暗箭伤人，是有失光明磊落，不过‘绝灭王’，武功奇高，铁兄、周老弟、白姑娘等还没有赶回来，也只好非用此法不可了。”

伍刚中冷哼一声道：“把箭全射向‘绝灭王’，铁手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‘绝灭王’武功高绝，咱们全向他招呼也未必能真的放倒他，若分四个人来射，力量分散，只怕功败垂成，至多不过只杀伤了沈云山，反而不美；不如集中力量，射倒了楚相玉。唉，这‘绝灭王’，武功深厚，未能与之放手一搏，确为人生一大憾事也。”

时震东忽然沉声道：“噤声，他们近了，扣暗青子在手。”

伍刚中、周冷龙、薛丈二、原混天、柳雁平、田大错各自手上扣住了暗器，静静伏待。

各人静静地伏在雪堆上，呼息的热气融落了雪花，雪仍飞飘，各人竟觉得热而不冷。

楚相玉、沈云山、时家兄弟，已走得很近了。只听楚相玉低沉而威重的声音道：“不要把时震东将军估计得太低，那把火，只怕‘天残八废’也讨不了便宜，不过那八人杀戮太重，去了也好。……我们还是小心为重！”

四人行着，听着，忽然间，一个威严的声音道：“打！”

刹那间，打出来的暗器、箭矢，比雪花还密了十倍。

有的暗器发出破空的声响，有的暗器有雷霆之声，有的暗器旋转而来，有的暗器根本没有声音，更厉害的是那一排排的箭，比雨点还密。

楚相玉一抬头，仿佛突然看见雪中有倾盆大雨！

他脸色变了，刹那间已脱下黑袍，露出红色劲装！

这漫大的暗器，一个人纵有七手八臂，也接不来。

以楚相玉的武功，暗器飞到三尺之内，本可用内力震下来，可是这百来样暗器，猝然而发，楚相玉根本来不及运功，况且发箭的都是内力浑厚的人。

沈云山完全呆住了，如果箭是向他射来，他早已变成了刺猬。

“噗！”一枚青鳞镖打向楚相玉胸前，楚相玉及时一侧身，那一镖打入左肩上，那一镖是周冷龙发的。

楚相玉中了两镖，没有第三枚暗器再能打中楚相玉了。

“嗤！”一柄金刀也插入楚相玉的右腿上，这一飞刀是时震东发的。

因为楚相玉忽然冲天而起，全身变了一片黑云！

他的黑袍已除下，在他手里舞成一片黑云，所有的暗器打在黑袍上，就像打在铁板上，全被震飞。

除了时震东的一记飞刀、周冷龙的一枚青鳞镖及时击中楚相玉外，其余的暗器，都来不及击中楚相玉，便被卷飞出去！

第一排暗器刚刚射完，第二排暗器立即扣上。

可是“绝灭王”绝不让第二排暗箭有发射的机会。

他全身如一片乌云，刹那间已冲入道旁的雪堆里，同时间惨呼响起，四名军士的尸身飞了，咯血红了雪地！

时正冲、时正锋也立即冲入伍刚中那一群里，速度之快，连“三手神猿”周冷龙也未及发出一镖。

四名军士立即截上了他俩。

同时间，那四名军士只剩下两名。

因为时正锋手上已有了一柄剑，剑上滴着血，时正冲手上握了柄刀，刀沾血更显锋利！

那两名及时退开的军士是岑其藏与卜鲁直，要不是他俩比其他军士都强一些的话，早已没命了。

他们怔在那儿，因为适才时正冲与时正锋刀剑之势，已把他们吓呆。

时正锋、时正冲已冲入雪堆里，他们二人，果真是势不可当！

这时只听时震东沉威而有力的声音道：“围捕楚相玉！伍寨主、大错，我们来应付这三人。”

时震东的话一说出，震得人人耳边轰然一响，楚相玉已中麻药毒镖，应趁此擒住才是，不能给“天剑绝刀”等人冲乱了阵脚。

伍刚中立时像一支箭般的射了出去，银剑一划“仙人指路”，雷霆万钧之势，直刺时正锋。

时震东话才说完，提四十八斤铅铁重枪，“呼”地划了三个金圈，“天火三耀”，直扎时正冲。

田大错大吼一声，双掌一措一分，“碎尸万段”，直冲沈云山。

时正锋大叫一声，反刀撩了上去，招法迅急、奇诡，直逼伍刚中。

时正冲怪叫一声，剑走偏锋，斜刺而出，反攻时震东！这对兄弟一旦见面，真的拼出了性命！

沈云山一时被吓呆了，但田大错双掌一起，“锵”地一声，沈云山腰间足有七尺长的细刀已出鞘，横斩田大错腰部：“横扫千军”！

一时间，六人三对，已杀了起来。

周冷龙立时省悟自己目下的要务，放眼一望，楚相玉竟不见了。

楚相玉在混乱中冲入军士阵中，瞬间已杀了四人，但他却忽然不见了，就似从空气中消失一样。

楚相玉既没有冲出雪堆，也没有倒退回路上，更没有再杀人，忽然间没有了动静。

周冷龙却知道他们必需要在此时找到全身发软了的楚相玉，一旦药力已被“绝灭王”逼出，只怕难有人再制得了他。

想到这里，他身发热，心跳急速，也不知是兴奋，还是紧张！

周冷龙击掌二下，躲在雪堆后的二十名军士，全都站了起来。

——本来是二十六名军士，但四人已死在楚相玉手下，两人死在“岭南双恶”刀剑之下，只剩下这二十人。

周冷龙道：“楚相玉在哪里？”

“我看见他冲入雪堆中。”

“他杀了钱世勇。”

“他刚才掠过这里，像一阵风。”

“我们都挡他不住，金势威也死在他手下。”

“他好像流了很多血！”

“不，他是穿红色的劲装。”

“他不见了。”

“他的黑袍在这里。”

周冷龙心中大乱，那些军士也十分茫然。周冷龙飞跃过去，只见楚相玉的黑袍确在雪地上，像一只黑蝙蝠，挂满了箭支和钉满了暗器，有二处沾了血珠，看来楚相玉的确是受了伤，而且伤得不轻。

可是楚相玉却不见了，他在哪里呢？

不管他冲出去还是退回，那四十只眼睛必然看得见。

周冷龙心中一动，楚相玉必像军士一样，躲在雪堆里，这片地方的大小雪堆，竟有数百，原本都是岩石，现在披了层厚厚的雪。

过了这雪堆，又是一片平地，楚相玉要逃，没有理由会看不见的，何况他穿的是与雪地鲜明对照的衣服，更且他受了伤，中了麻药。

所以楚相玉一走是躲进雪堆里养伤，企图逼出药力。

——狮之百兽之王，若是受了伤，也只得找一个黑洞养伤。

周冷龙跟了时震东这么久，已养成一种特有的决断力，他沉声道：“他中了麻药，躲了起来，找每一处雪堆，每一处可以藏人的地方，搜！”

他“搜”字一出，柳雁平领了五人，立即在东面开始搜索；原混天也领了五人，从南面搜索；薛丈二亦领了五人，自西面搜索；其余五人，跟在周冷龙身后，仔细去北面搜索。

这种四面地毯式的搜索方式，纵躲得再隐蔽，躲得再快，也得被搜出来，否则，最终也得被逼至中央，四面是敌。

时震东麾下受过严格兵法训练的部属，与“南寨”的两大高手，都是非同凡响的。他们的搜查，精细、严密，每一寸雪地，用剑刺过，凡过处的积雪，都被推倒了下来。

这一来，雪堆再也藏不了人，少了后顾之忧。

地上倒下四名军士，血洒雪地，他们若还活着，能不能指出楚相玉在哪里？

他们不放过一草一木，但楚相玉呢？

楚相玉像真的不见了。

“天剑绝刀”不是两种兵器的名字，而是一种以刀剑为主的阵法！

时正冲和时正锋冲来的时候，正是用这个势不可当的阵势！

可是时震东一上来便估计正确，以伍刚中截走了时正锋，他自己以一根长枪，缠住了时正冲，破了他们刀剑联手之势。

时正锋的刀法凌厉、诡异，是伍刚中平生仅见的。

伍刚中的剑法奔雷闪电，也是时正锋闻所未闻的。

这两人一交上了手，便拼出了真火。

时正锋一上来便用“钟馗捉鬼”、“醉丐打锣”、“独劈华山”、“开山碎石”等招式，步步进迫。

岂料伍刚中也不避反进，“长蛇入洞”、“直捣黄龙”、“长空万里”、“碧落红尘”等剑式，反刺过去。

两人打了一阵，只进不退，转眼间已贴身相近，刀剑过长，只好出掌，砰砰打在一起。

时正锋本来刀法歹毒狠辣，没有料到这年迈的老者，居然比他还好勇斗狠，只攻不守。两人一贴近，时正锋使用自己数十年苦修的“开碑掌”，意图一掌把这老人催倒。

两人互击之下，时正锋只觉此人不但不年老力衰，而且掌力奇高，内力充沛，自己的“开碑掌”竟攻他不下，时正锋心中一凛，“白鹤冲天”，冲霄而起。

伍刚中一个“旱地拔葱”，也忽升而起，每人原地而跃，故仍是贴身而上，“呼”地伍刚中又攻出一掌。

时正锋先起，伍刚中后起，但却后起先至，不在时正锋之下，时正锋心中一惊，一个念头疾闪而过，江湖上传说有个“南寨”，列为“武林四大世家”，老寨主年迈七十，但内力、轻功、剑法，乃称天下三绝，莫非就是这银须红脸的老人？

时正锋知道，他的刀法不在伍刚中的剑法之下，但内力略逊一筹，轻功却差了一些，可是掌已劈来，他不得不硬着头皮硬接。

那边的时震东，以一根长枪，与时正冲的铁剑，正打得兴起。

长枪铁剑，都是极其沉厚的武器，但这根长枪，被时震东舞得迅若游龙，凤翔于空；那柄铁剑，也被时正冲舞得时轻时重，忽东忽西，可刚可柔。

时震东枪花“霍霍霍”三枪，正是“三人同行”，这招在铁手与戚少商那一战里也有用过，时震东现下以枪使用，更加巧妙凌厉，这招胜在变幻莫测，三枪之中，只有一枪是真的，每招枪似真似假，难以捉摸，时震东以这招不知挑下多少沙场名将！

时正冲脸色大变，突地吐气扬声，全力一剑刺出，“锵”地一声大响，剑枪已然相交。

时震东这一招已被封住，原来时正冬（震东）、时正冲、时正锋三人，本是兄弟，本来叫做“神枪、天剑、绝刀”，三人武功相互十分熟捻，兄弟反目后，各人互思攻破对方的招式，时正冲刚才那一剑便是“必有我师”，刚好封住了时震东变幻莫测的长枪。

两人震得手臂发麻，时震东大喝道：“弃剑投降！”

时正冲冷笑道：“你弃枪投降我今天也不会放过你。”

时震东怒道：“你——你敢对哥哥这样说话？”

时正冲笑如夜枭，道：“有什么不敢，爹娘我们都敢杀，何况是你！”

两人一面说一面打，手下全不容情。

时震东道：“你——你已无药可救，我就毁了你，以祭爹娘在天之灵！”

时正冲大笑道：“毁吧，若今天杀不了我，我和正锋必有一天闯入沧州府，杀了你全家！”

时震东大喝道：“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！”

忽然长枪一横，直推了过去。

时正冲一怔，他自小就熟悉时震东的武功，反目后他们也交手数次：一次是时震东击败了他，却没有杀他，要他改过自新，黯然而去，一次是时震东沙场血战而归，十分疲惫，时正冲乘机出手，两人各负重伤。第三次是时正冲、时正锋合击时震东，重创了他，但被时震东的部下救走。这三次交手，时正冲从来没有见过时震东用这种招数，莫非是他新创破“天剑”的招数，时正冲心下一凛，急急身退！

时震东这一招“横枪”，本就是破“天剑”的妙着，但是时正冲只退不攻，“横枪”的妙用就发挥不出来了。

时震东心头大恨，用力握枪，“拍”的一声，枪柄中折为二，时正冲忽然向前冲出。

这一下突变，没有能形容他的速度。

时震东枪一断为二，时正冲立时知道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反击良机。

时震东的“神枪”已断，没有人会愿意错过这种机会。

每个人在急退的时候，都极难猛停住的。

时正冲不但能，而且他根本不用停住，便由退转前冲。

他一冲出，一道剑光，直刺时震东胸膛！

但时正冲立时知道中计了！

时震东断枪为二，竟成了一棍一枪，棍架长剑，枪已如灵蛇一般飞来，抵住了时正冲的咽喉。

这才是真正的破“天剑”的“神枪”绝招！

时震东料定时正冲一见破绽，定必全力搏杀，没有留下后着。

没有留下后着往往就是死路。

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！

时正冲现在还没有死，是因为时震东不忍心下杀手。

他终于明白：神枪与天剑，不相上下，但神枪有两柄，一柄架住天剑，一柄便可以杀了使天剑的人了。

因为要一击而中，所以时震东并不先使两柄枪，而在半途扼断，才能够一击收效。

时正冲呆住，忽然间，一个人向时震东背后飞撞而来。

这人正是时正锋。

这时时正锋与伍刚中交手第二掌，两人全力相击，因身在半空，伍刚中被震退七尺，而时正锋却退飞丈远。

时正锋的退飞，刚好撞向时震东的背部。

时震东只有两条路走：一条是避开，一条是借助正锋一撞之力，向前一冲，可卸去大部分的力量！

否则伍刚中那一掌的力量，至少等于有四分之一击中自己。

可是时震东两条路都不肯走，他既不愿意走避让时正锋撞在时正冲的剑尖上，也不忍心向前一冲枪尖便刺入时正冲的咽喉上。

所以他只有硬挨，更不忍运功力反震伤时正锋。

这两人虽千般不好，但毕竟还是他的兄弟。

“砰！”时震东被撞得咯了一口血，左手枪尾反打，已点中时正锋膝间两处穴道，时正锋双足一软，跪倒了下去，反过身来，刀才举起，时震东的枪尾已轻轻压在时正锋的天灵盖上。

也就是说，时正锋一有妄动，他便可以立即把时正锋打死；他的右手枪尖，仍顶住时正冲的咽喉，一动也不动，时正冲已吓得脸无人色，只要枪尖前送半寸，他便活不成了。

伍刚中见时正锋撞中时震东，心中大惊，但见时震东已双枪制双恶，而自己咯着血，心中很佩服起时震东来，一面走过去，一面道，“将军——”

忽然时正冲惨笑道：“罢了，大哥，我不是你对手，还是死了干净。”说着竟闭目仰头，向时震东的枪尖撞了过去。

时震东一来没料这个恶性难改的弟弟，竟如此壮烈；二是被那一声二十年来未听过的“大哥”，叫得心血涌动起来，“哇”的吐了一口血，千钧一发间，把枪一偏！

“嗤”一声，枪尖还是在时正冲的颈上划了一道浅浅的血口。

可是时正冲的剑，忽然送出。

“噗”，剑刺入时震东的肚子，自背后穿出。

伍刚中自后面见时震东全力避免不杀时正冲，又见时正冲冲入，然后是一柄血剑，透背而出。

伍刚中心中一凉，虎吼一声，如一只大雕般飞扑过去。

但已经迟了。

时震东没有料到时正冲会下此毒手，中剑、痛吼，右手高举的枪尖，全力插下！

时正冲拔剑不及，枪刺入脑中，眼前一黑，手一松，剑仍留在时震东腹中，倒下。

那软倒跪地的时正锋却忽然乘机用手抓住了枪尾，一刀虎地劈出，劈在时震东背上，几乎把他劈成两半！

伍刚中已至，一剑“血债血偿”，闪电般刺出。

时正锋听得破空之声，欲闪避，足无力，被一剑贯胸而过。立时身死。

伍刚中扶住时震东，时震东目光散乱，一颈一脸都是血，挣扎道：“……一定……一定……要抓到楚……”

伍刚中点点头，时震东没有说下去，喘息了一阵，看看地上，忽然挣扎道：“……要把我们三人葬在一起，我们兄弟，生时不和，死时——”

忽然声音嘶哑，已经气绝。

伍刚中慢慢放下时震东的尸体，怔怔地看着手上的血发呆。

时震东之所以叫田大错斗沈云山，因为，在那大混乱的刹那，时震东仍没有心乱。

因为他管辖之下的四名统领，以田大错武功最高，胜一彪次之，沈云山第三，柳雁平居四，田大错战沈云山，至少有七分胜算。

现在七分胜算已变成了十分。

沈云山的长刀，刀光闪闪，一丈以内的雪，都给他的刀风刨个清光。

可是，他的长刀却逼不走田大错的金衣。

田大错与沈云山交手迄今一百四十二招，田大错只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一步一步地向沈云山逼近。

田大错每逼近一步，沈云山的长刀威力便少一分。

田大错虽然平常莽急，冲动，但此刻他与沈云山交手，够威、够猛，也够沉着、冷静。

因为他在与沈云山相识的日子里，与他正式因事冲突而交手，已经有七次。

七次以来，田大错胜四次，和一次，被打倒两次，那被打倒的两次，都是因为他急功好胜，失手而被击倒的。

因为有这七场战牛的经验，终于叫此刻的田大错步步为营，沈云山凡遇敌手稍有破绽必不放过的“长刀回天卷地四十九式”，便丝毫没有用处了。

田大错已经逼得最近，沈云山的长刀简直已经施展不开来了。沈云山急退，田大错急进。沈云山左避，田大错左冲。沈云山右闪，田大错右截，沈云山始终逃不出田大错的“分金手”，而“分金手”已冲破了“长刀阵”。

沈云山汗水涔涔而下！

这时时震东、时正冲、时正锋三人，已互拼身死。

周冷龙与柳雁平匆匆走来，他们已翻遍了每一草一木，什么都找不到，正欲向时震东报告，赫然知道，时震东已经死了，刹那间悲恸袭来，呆立当堂。

田大错这时已全力抢攻，他已贴近沈云山，再也不怕他的长刀了。

雪地里人影疾闪，两名白衣人不带一丝风声，赶到这里，看见时震东横尸于地，也怔住了。

他们正是白欣如与周白宇。

田大错一招“虎抓青锋”，已抓住沈云山的长刀，沈云山一转身，左手一个肘锤打下去，蓬然撞在田大错心口上，田大错还是挨了一记。

可是沈云山还未来得及把肘缩回，田大错已抓住他的手，分筋、错穴，“格勒”一声，沈云山左臂折断，田大错口溢鲜血。

又一阵脚步声传来，帅风旗带领着二十名差役也赶了过来，铁手跟在后头。

铁手心头很沉重，因为他今天杀了很多人。

他平时只逮人归案，很少作无故或无辜地多施杀戮。

但是他今天却连杀了六个人，六个残废的人。

还有两个，虽不是他亲手所杀的，但无疑也是为了他，那两人才会给帅风旗和那二十名差役杀死。

田大错这时越战越勇，施“大擒拿手”，第二次拿住沈云山的长刀，这次沈云山怎么挣扎也挣扎不脱了，何况沈云山只剩下了一只手。

沈云山忽然一起脚，以脚背疾撞田大错的鼠蹊穴！

田大错这次已有了准备，双膝一夹，“格”一声，沈云山的足踝被夹碎！

沈云山惨叫，豆大汗珠疾涌而出，田大错左掌切沈云山右腋，右手一拖，沈云山的右手立时又脱了臼，长刀落下。

沈云山已失去斗志，痛得死去活来，蹲在地，不住呻吟，青筋满脸。

田大错眼珠子都红了，他与沈云山交手七次以来，只有这次他挂彩最轻，吼道：“你这吃里扒外狗崽子，要不是你，将军怎会死！你——”握拳又要

捶下去，忽然有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拳，就像铁钳挟住了铁钉一样。

那人当然就是铁手。

铁手向田大错轻轻道：“不要杀他，我们得要依法审问。”田大错缓缓放下了拳头，周冷龙点了点头。

地上沈云山，忽然嘶声大叫道：“你们有种就杀了我吧，我不要回大牢，楚相玉会替我报仇的，一个个的把你们杀干、杀净……”

沈云山曾经是“铁血大牢”的统领，他亲眼见过“铁血大牢”的情景，他宁愿被打死当堂，也不愿再回大牢，何况经过这一次后，是不会再有人能从“铁血大牢”里逃得出来了。

周冷龙沉声道，“沈云山。你受朝廷的薪俸，你承将军的大恩，却做出这种事情来！”

沈云山在雪地上哈哈大笑，如夜泉啼，十分凄厉，他双手足已经折碎，不能动弹，但双目发出火焰，似想跳起来把人吃掉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我有什么不对？我有什么不好？朝廷几时体恤过民心，时将军虽待我不薄，但我老母在跪听圣旨时，打了个喷嚏，传到皇帝耳中，便斩了我全家！——要不是将军维护我，我早死二十八次了！这是什么圣上！何不让给楚相玉去做，他重用我的才干，看得起我，我为他效劳，又有什么错？——如果我成功了，楚相玉也成功了，那我就是朝廷开国功臣，一品大将了，那时你们巴结我还来不及哩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忽然，他眼中又射出了狂焰，道：“时将军恩义未报，是我不对，但对你们的情义，我在大牢里力阻，不杀你们，已算是报了！”

第十五章 虎落雪原

铁手等人一时语塞。田大错厉声道：“骗鬼！你在牢里不杀我，我感激得很！为什么你不饶了老胜，胜一彪死在你手，你还称不称得上狼心狗肺！”

雪花乱飘，北风怒吼，打在沈云山的头上、身上、脸上，沈云山的脸上，一片茫然：“没有！我没有杀胜一彪！你们三人中，我跟他感情比你还好——”

柳雁平忽然激动得脸也红透了，年轻人本就是易激动的，但年轻沉着的柳雁平，绝少如此激动过，大声道：“你还想抵赖——我要替胜大哥报仇！”步法一错，双刀刺出。

没有人料到柳雁平会猝然出手的，至少有四个人立时出手制止，那是铁手、周冷龙、周白宇和白欣如！

铁手的出手是必然的，周冷龙的出手是应该的，周白宇和白欣如的出手，一是要听沈云山说下去，一是同情和不忍！

他们的出手自然快得过柳雁平的刀，可是柳雁平不知何时已走得十分贴近沈云山，一闪步，双刀已刺向沈云山的胸膛！

沈云山只有一条腿是完好的，他毕竟是“铁血大牢”中的高手，论武功，甚至在柳雁平之上，他立即抬腿，踢飞了柳雁平的右手刀。

可惜他只有一条腿。柳雁平的左手刀全没入他的胸膛。铁手、周冷龙、周白宇、白欣如都已迟了一步。

沈云山双眼一翻，铁手立即扶住他，只听他挣扎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……杀……”以后他的声音便被风雪盖住了。

周冷龙沉声说道：“小柳，你太冲动了。”

柳雁平垂首道：“我——我恨他杀人不认帐！”

铁手道：“他没有不认帐，人不是他杀的。”

柳雁平听得一震，田大错吼道：“什么，你说胜老大不是他杀的。”

铁手点点头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胜一彪胜统须不是他杀的。”

周冷龙皱眉道：“莫测高深。”

铁手道：“我早已怀疑此事，凶手不是沈云山，而是另有其人。”

柳雁平激声道：“凶手是谁？让我杀了他。”

铁手冷冷地道：“你不会杀他的。”目光如电，钉子一般钉在柳雁平的脸上，道：“凶手是你！”

所有的人都怔住。

柳雁平讶然道：“铁兄别开这种玩笑。”

铁手缓缓地道：“田统领，沈云山带人闯入‘铁血大牢’时，你被点倒了，‘天残八废’要杀你，是沈云山制止的，是吗？”

田大错点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铁手道：“我听‘铁血大牢’的人说，胜一彪的脾气不好，不单与沈云山有过磨擦，跟柳雁平也十分不睦，只有跟田统领交情不错。”

周冷龙点点头：“不错，我记得这四人中相打得最频的是胜统领和柳统领——柳统领平日倒很少与田统领、沈统领等冲突过。”

铁手道：“我查出了这点，便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沈统领放过田统领，没有理由却杀了胜统领的，于是我着意去查。”

柳雁平已然脸色发白，铁手道：“一查之下，我发现了几个疑点：柳统

须告诉诸葛先生说，沈统领劫人时他不在，待他一回来，便匆匆追敌去了。田统领的穴道是他解的，他说他冲入第三牢里时，胜统领已死了，你是不是有这样说过？”

柳雁平冷笑道：“不错，我是这样说过，这又有什么好怀疑的？”

铁手道：“那穴道你会不会解？”

柳雁平冷笑道：“我一解就开了。”

铁手道：“那是什么穴道？”

柳雁平道：“解开穴道我发现胜大哥已死，那里还记得那是什么穴道。”

铁手道：“你一发现胜统领死后，便去追敌？”

柳雁平道：“正是。”

铁手道：“可是田统领被你解开穴道之后，并没有立刻去追敌，他先去安顿一个妇人，然后再去追沈云山，守卫们都看见，你一出去，田统领就跟着出去。也就是说，田统领抚慰那妇人的时间并不算很短，但你在第三牢的时间耽搁得更长，那时你在干什么？是解穴？还是痛骂胜统领之后，杀之复仇？”

柳雁平脸色又青又白，双拳紧握，全身竟颤抖起来。

铁手道：“还有，狱卒都死在‘天残八废’的毒蛇下，胜一彪的伤口却是刀伤，刀扁而阔，是短刀而不是长刀，无论是狱卒的刀或沈云山的刀，都划不出这样伤口来。”

这时每一个人的眼睛，都注视着柳雁平被沈云山踢掉的刀，铁手却指着沈云山的伤口道：“胜统领的当胸一刀，和这一刀一模一样！”

每一个人都用愤怒的眼神盯着柳雁平；田大错忽然吼道：“是了！小柳曾和胜老大打过一场，因胜老大骂他娘娘腔，小柳轻功要得，胜老大的铁胆更要得，一胆飞中小柳的腿，小柳便飞不起了，胜老大说——”

柳雁平的脸忽地涨得通红，道：“他说我是：‘鬍种，连胡子也不生一根，做我老婆好商量’！”

田大错道：“胜大哥骂人都是这样，他骂我不也是一样！狗娘养的，只有你才会记在心头！”

铁手叹息了一声，一个男人被人家这样骂法，是非记在心头不可的，胜一彪骂田大错，可能骂别的，不过无论如何，也不会像骂柳雁平一般伤人心。

柳雁平反而镇定了起来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是记仇记恨，但并不等于就是我杀他。”

铁手突道：“全沧州‘铁血大牢’的狱卒都说，胜统领的惨叫声响起时，却正是沈云山快跨出‘铁血大牢’时，除非沈云山分身有术，否则——”

柳雁平的脸色更白了，周冷龙沉声道：“小柳，你不该选那个时候公报私仇的，这样做，令劫狱者逍遥法外，害死了时将军——”

柳雁平强作镇静道：“我不承认，你们只有怀疑，没有证据。”

铁手突道：“你本不该杀死沈云山，以嫁祸给他，因为根本有人亲眼看见你做这种事。”

柳雁平变色道：“谁？”

铁手道：“胜一彪。”

柳雁平大笑道：“他是死人！”铁手冷冷地道：“他还没有死，你那一刀，只刺在他的肩胸之间，没有伤及心脏。”

柳雁平仰天大笑道：“说谎，说谎，那一刀明明刺中他的心窝——”

他忽然住嘴，再也笑不下去了，只见每一个人都望着他，目光那么冷，那么厌恶，他恨不得立时打扁自己的嘴，叫它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柳雁平的目光如火，仇恨的火，盯住铁手，仿佛想把他烧死。

只听周白宇道：“难怪人说‘武林四大名捕’，一向绝少用刑，但犯人到了他们的手上，绝少会不说真话，今日才得一见。”

铁手道：“用刑太残忍了，万一冤枉，不是对别人伤害太大？又或逼打成招，岂不是于事无补？六扇门的人，还是少用刑的好。”

白欣如笑道：“人人都如铁先生的想法就好了，六扇门也不会那么声名狼藉了。”

周冷龙冷冷地向柳雁平道：“小柳，时将军已殉难，可是你做出这种事，无论是谁，也不能容你。”

柳雁平忽然低头哭泣，道：“我……我错了……”

风雪呼号，铁手，周白宇等不禁掩然长叹。

人还是不要做错事的好，一旦做错了事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

可是人做错了事，往往还要错下去！

柳雁平忽然如燕子般掠起，飞起一脚，踢中沈云山的尸首，沈云山的尸首直撞铁手，他自己却一个“细胸巧穿云”，倒飞了出去。

铁手接住沈云山的尸首时，已拦不住柳雁平了。

周冷龙、田大错的轻功，远不如柳雁平；白欣如却措手不及，周白宇也没想到，但他立时窜了出去，闪电般刺出一剑。

柳雁平半空翻身，变成了“燕子三抄水”，一掠而过，周白宇一击不中，他已远出丈外。

眼看他就要逃脱而去时，忽听后面衣袂之声，眼前一花，一个人已在身前，一招“唐山留客”已拦住了他。

如果柳雁平是轻功中的高手，伍刚中就是轻功中的祖宗！

周冷龙眼见柳雁平就要逃脱，双手一场，八件暗器，向柳雁平呼啸打到。

柳雁平被伍刚中一阻，恶向胆边生，一刀刺去，刀刺出时是“过关斩将”，中途时成了“兰舟催发”，刀真正到伍刚中身上时就成了“刀不留人”！

一招三变，防不胜防！

伍刚中招式不变，一掌击出，狂飙吐生，纯内家劲力撞向柳雁平。

刀未到，掌风已至，柳雁平当机立断，借势向后疾退，以避开伍刚中的掌力。

正当这时，周冷龙的暗器已打到，伍刚中的掌风厉啸，恰好遮盖了暗器的划空呼啸。

柳雁平等于背向暗器，撞了过去。

他发现时，一枝钢镖，一支三梭透骨钉，已打入他的背部。

他猛地“鹞子翻身”，才转过来，一枚金钱镖，一支五虎断魂箭，又打入了他的前胸。

柳雁平的刀已立时舞了个风雨不透，四枚暗器都被他砸开，可是他力已竭，人已伤，“噗”又是一枚柳叶飞刀，钉入他腹腔。

柳雁平半空落了下来，临死前问了一句话，“胜一彪是不是真的死了？”

铁手肯定地点头道：“死了。”

然后柳雁平便带着微笑死去。

铁手长叹了一声，许是胜一彪死得不冤枉，他骂人也骂得太过分了，令

人一生一世，至死也不会忘记。

铁手猛地记起一事，问道：“楚相王呢？”

周冷龙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他中了两件暗器，趁混乱中冲入雪岷堆里，杀了我们四个人，便忽然不见了，遍寻不获。”

铁手赶到此地之后，发现楚相玉并不在场，以为早已给他脱逃，是以才会处理柳雁平的案件，如今一听，才发觉此事其实更十万火急，当下神目如电急扫一遍伏毙雪地上的军士，变色道：“他就在他们之中，快——”

忽听一个声音，缓缓地道，“不错，我就在这里。”

各人循声望去，只见在那一群军士之中，有一个赫然是楚相玉，穿的竟是军士服饰。楚相玉缓缓解开身上的军装，笑道：“好眼力，我冲入这些人当中时，一共杀了四人，杀第一人取其衣，杀第二人取其裤，杀第三人时取其帽，杀第四人时取其靴，然后冲入人群中，马上成了一名小军士，如果我马上从这里逃离，必教给你们瞧见，但若混入军士堆中不为发现，这点还难不倒我，何况……”

众人看见地下四名军士的尸首，果然是衣衫不全，周冷龙心中大骂自己愚蠢，楚相玉除躲在自己军中之中，还能躲到哪里？可是他居然想不到这点，不禁恨绝！

铁手笑笑道：“更何况你中的麻药已发作了，要逃也逃不了，装成军士，佯作搜索，反而可以藉此逼出麻药。”

楚相玉笑道：“猜得很对，而且，麻药都给我逼出了。”这时楚相玉已除去了军装，亮出了一身鲜血一般的红色劲装，而脸上仍然笑态可掬，敢情一身才智武功，都到了英华内敛的境地了。

红衣上有两处，更红得灿烂，一处左肩，一处右腿上。

铁手冷冷地道：“药力可能已逼出了，但伤口不会好得那么快的。”

楚相玉旁若无人，淡淡笑道：“只要身子不软麻，这一手一足之伤，还可以让各位输得心服口服。”说着舒了舒受伤的手和脚。

众人不禁哗然，楚相玉的意思似乎是要击败他们易如囊中探物一般，不禁心中大怒，周冷龙喝道：“楚相玉，我要押你回狱！”

楚相玉向周冷龙打量了一下，道：“你就是江湖人称‘三手神猿’的周冷龙？时震东是条好汉，他死了以后，你能带得了我回去的话，一定能升为主将了，”然后笑了一笑道，“可惜你带不了我回去，只好你跟我回去了。”

周冷龙冷笑道：“那要看你带得了我回去，还是我带得了你回去了！”

楚相玉道：“动了手之后，你就死定了，我也懒得拖你尸首回去。”周冷龙勃然大怒，楚相玉也不理他，迳自笑道，“我看你刚才和时震东能各自暗算我一镖，还算不弱，我手下正需要一些骠勇的悍将，所以才来问你的意思，你们杀沈云山时我不出手，一方面因药力未完全逼出，二因我用得着你们，而沈云山又是你们的死敌，他一旦不死，你们容不得他，他也容不得你们，所以我只好等他先死了。”

众人听他这样漠不关心的对他手上的一名功臣，狠心如此，不禁心寒。

伍刚中气极笑道：“沈云山真长了一对狗眼，竟为你效命！”

楚相玉笑道：“你说我狠毒是不是。我成的是邦国之大业，做的是天下之大事，怎能不出手干净利落？曹孟德、汉高祖，这些真正能经国立世的大英大豪，莫不如是！”众人耸然动容。

铁手冷笑道：“你妖言惑众，不怕人伸共愤，王法不容么？”

楚相玉大笑道：“什么人神共愤，天下英豪哪能服膺生下来就做皇帝的人？只要我打得下天下来，我就是千万人膜拜的神明，也是天子，我说的话，便是王法！”

楚相玉目中精光闪动，继续道：“我本就是皇帝的表亲，因为我自幼要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业，所以勤习武，攻兵法，而他心里妒忌，诬我篡夺他的王位，所以我的妻子儿子，全给他一夜间叫大内高手斩了！”楚相玉咬牙切齿，凶光暴现，杀气如锋，比冰还冷刺入每一个人的心中。

“所以我要推翻他，而且要亲手杀了他，什么皇帝，我就是皇帝！什么天子，我就是天子！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！五湖四海，都有我的部属，你们聪明的就投诚，否则今夜你们谁也别想活着回去！”

楚相玉如此痛骂天子，铁手等人也都为之惊住，一时想不出话来反驳，楚相玉双目如刀，盯着铁手又道：“你就是‘天下四大名捕’之一？”

铁手道：“我是铁手。”

楚相玉道：“你刚才一眼就发现我伪装成军士，智力很高，手上的功夫必不错，你投效于我，日后定必为新朝重臣，不在戚少商之下。”

铁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。”

楚相玉道：“你说。”

铁手道：“诸葛先生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叛臣逆子，我恰巧就是诸葛先生的四名得力助手之一。”

提到诸葛先生，楚相玉的脸色，也变了。

因为楚相玉一生战斗无数次，从未败过一次，他三次行刺皇帝，一次是在数千精兵围捕下闯了出去，一次是力战大内二十余名高手不胜而逃，但真正败在一人手下的，是第三次行刺皇上时，遇着了诸葛先生，一百招后，惨败被擒。

百招败北，在楚相玉来说，可算是奇耻大辱。

所以凡是有人提起这一场战役，楚相玉必不放过。

铁手也变了色，因为他提到诸葛先生，便也想起那皇城一役，诸葛先生在一百招外才击败楚相玉，而诸葛先生的武功，远远超过自己，楚相玉之所以在一百招后落败，可能跟环境心理有关系，因为那时皇城精兵已四面八方围住了他，分心也可能是落败的主因。

“否则的话，”诸葛先生曾对铁手这样说过，“只怕他至少可以接住我一百五十招，这个人，是我平生罕见的大敌！”

这楚相玉的武功之高，可想而知，铁手实在没有把握，他们合力能不能把楚相玉击倒？

楚相玉脸色变了一阵，忽又笑道：“你是天才，刚才提过的话，算你无心之过，你若投效于我，我绝不追究就是了。”

铁手仰天大笑，薛丈二没好气地道：“楚相玉，你还是看看你今日能否逃得出去吧！”

楚相玉含笑一一看过去，二十名军士、二十名差役、薛丈二、原混天、白欣如、周白宇、伍刚中、周冷龙、田大错、帅风旗、铁手……忽然道：“你们以为这就困得住我吗？”

原混天道：“你不妨试试。”

楚相玉抚髯道：“我平生最有名的武功，有两种——”说着忽然停止，没有说下去。周白宇道：“冰魄寒光掌。”

白欣如道：“烈火赤焰掌。”

楚相玉嘉许的看了二人一眼，冷笑道：“有眼光，我左手练的是至寒至阴的掌力，右手练的是至热至刚的掌功，你们听好了，待会儿，对付我时，就得要小心点——我现在要杀那个人——你们出手阻拦吧！”

楚相玉随使用手一指，遥指向一名差役，那名差役脸色阵青阵白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铁手等知道楚相玉的意思是要杀这人，给自己等一个下马威，立时身形展动，围在那差役的身前，楚相玉说到“阻”字便已出手。

楚相玉一出手，全场四十八人，连同那名差役在内，没有一个人看清楚楚相玉是如何出手的。

红影长空闪过，每一人心中一凛，俱以为是向自己冲来的，忙伸手封架，这时半空中才说了一声“拦”，到了“吧”字时，楚相玉的手掌已击在那名差役的胸膛上，也是轻轻的“拍”地一声，那名差役全身一阵抽搐，全身似被烈火的焦，立时气绝。

那差役一倒下，众人立时退开，结成圆圈，围住楚相玉，楚相玉望了望倒在他脚旁的死尸，道：“这‘烈火赤焰掌’，还有‘冰魄寒光掌’，这次死的是——他！”

楚相玉用手一指，那军士立时吓得僵住了，铁手大喝道：

“全力保护他！”

周白宇、伍刚中、周冷龙三人立时闪到那军士的身前，半月形的迎向楚相玉。薛丈二、原混天守在左右翼，只要楚相玉一过，便从旁截击。

白欣如、田大错、帅风旗闪身至那名军士的身侧，身后，准备全力封杀楚相玉的来势。

天下绝没有能在这九大高手的维护下一击而中。

楚相玉能！

楚相玉没有飞扑，也没有出击，他只是忽然一掌击在雪地上，十尺之遥的那名军士，忽然全身僵硬，飞弹而起，落下来时已成了一具冰冻的死尸，七孔流血，血成了冰“冰魄寒光掌”！

楚相玉是用掌把力道传入地下，再袭向那军士立身处，撞入那军士的双脚里，再冻僵了他的心脉！

这种“借物传力”之法，小可以用箫用笛作为武器，中可以絮以羽作兵器，大可以用旋碟伤人，飞花杀人，传纸戮人，溅水击人，但像楚相玉这种“借物传力”法之巧妙，准确、直接、快速，武林中没有几人能够做到。

铁手、伍刚中、周白宇、周冷龙的脸色都变了。

楚相玉从容地道：“是不是？日后我便是一国之君。我不会骗你们的。”

铁手等一时无话可说，第一个差役死时，还可以说对方猝然出击；但这一次军士之死，他们已尽全力阻拦不住，真的到了不得不服的地步了。

周冷龙摆了摆手，那十九名军士向后退了十几步，帅风旗也挥了挥手，那十九名差役也退出十尺之遥。

谁也看得出这干军士和差役，要战楚相玉，不过是飞蛾扑火而已。

而这些人后退，就等于说，这九大高手要与楚相玉一拼了。

楚相玉不会看不出来的：“你们硬要跟我斗，我却觉得杀了你们可惜！”

铁手突然大声道：“诸葛先生手下败将，也来言勇？”

楚相玉的脸色变了，忽然冲了过来，就像一股巧大的、红色的急风！

铁手同时已冲了出去。

这股大力涌来，铁手根本不避，反而迎了上去。

因为，他知道，狂飙来时，要避也避不了，要力挽狂澜，就得有螳臂当车的勇气！

没有人比铁手更明了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这句话。

铁手冲入红影。

伍刚中，周白宇、白欣如都想出手，但没有出手，以众击寡的事，他们不到逼不得已时，是绝不愿意去做的。

这时铁手急闪了八次，红影也闪了八次。

伍刚中、周白宇、白欣如看得大汗涔涔而下，如果换作是他们，这八次交战早已丧在“绝灭王”的手上了。

但是铁手冲天而起，突破了红影！

红影也冲天而起，去势更快，又罩住了铁手。

周白宇的脸色变了，当日他与追命力战无敌公子时，对方虽武功盖世，掌力无双，但双腿却是大弱点，所以后来才被他们合力搏杀。

而今，这个楚相玉，居然轻功奇高，无敌公子的优点，他都有，而弱点却都能够补正过来，已到了无暇可击的地步了。

眼看铁手完全被吞没之际，铁手忽然急遽直下。

红影跟着飞坠而下，铁手又不见了，只剩下红影闪动，掌风厉呼。

周白宇疾道：“不能讲江湖道义了，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，铁兄危险——”忽然所有的掌风和衣袖之声，都停顿了下来。

众人望去，心里凉了半截。

楚相玉含笑的望着铁手，他的右手，正箍在铁手的脖子上，铁手冷冷的望着楚相玉，没有叫痛，也没有求饶，甚至连眉头，也没有皱一下。

楚相玉笑道：“当世之下，能接得住我二十五招的年轻人，已经很不错了，”忽然厉声道：“你服不服？”

铁手道：“服。”

楚相玉仰天大笑，得意至极，道：“你还降不降？”

铁手道：“不降！”

楚相玉一愣，道：“还要打吗？”

铁手斩钉截铁地道：“打！”

楚相玉笑道：“要知道你的性命，就在我手中——”众人不禁捏了把汗，谁也不敢上前去救，要知道楚相玉要扼杀铁手，比扭断一只鸡脖子容易得多了。

铁手居然大笑道：“大汉男儿，有一口气在，便打！”

楚相玉脸色变了数次，忽然抽手退开，道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放你吗？”

铁手抚着脖子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楚相玉道：“我生平爱才如命，尤其像你这种不怕死的人，能做我手下，必走能助我大事；你刚才有意激怒我出手，好让大家看清楚我的武功招数，才容易对付一些，像你这种踔厉敢死的部下，我到哪里去找？”顿了一顿，向周冷龙等横了一眼，道，“待我先把他们杀个一千二净，看你还降不降？”

铁手大喝道：“要杀先杀我！”“虎”地一拳击出。

这一拳击出，一拳变两拳，两拳变四拳，击到楚相玉身上时，已成了八拳。

可是对手是楚相玉。

楚相玉忽然不见了，铁手的拳便打了空：楚相玉一纵一落，三次换气，已到了那群差役群中，掌起掌落，两人烧成焦炭，两人成了冰棒！

伍刚中春雷般的大喝一声，首先冲到楚相玉身前，一剑刺出，连续剑招一招紧过一招。

楚相玉动容道，“好快的剑！”说了四个字，已还了四十八掌，顺手还劈死了两名闪避不及的差役。

空中又掠起两道白虹，又急又快，绝不在伍刚中的快剑之下。

周白宇与白欣如！

只见红影翻飞，两白一黑的身影围着红影不断地转动，随时有三道剑光飞击红影。

但与红影的声势比较起来，那两道白影，只像两只白蝴蝶，那道黑影，也只不过是只喜鹊，而那道红影却是捕蝶人，射鸟手！

铁手才看了一会，就立刻冲上去了。现在是铁衣、黑袍、两道白光，力斗红影，但片刻间，红光大盛，其余四道影子已岌岌可危了。

周冷龙忽然大喝一声：“闪开！”

两道白影，铁衣，黑袍急闪，一刹那间，只留下楚相玉在场中。

同时间，数十支箭已像雨一般地向他射去。

原来周冷龙已安排好那十九名军士，弯弓搭箭，一旦等人影分开，立刻集中力量，以麻药箭射向楚相玉。

楚相玉笑声不绝：“暗算一次成功了，要再来第二次么？”竟然贴地平飞，双手连挥，接下来箭，在军士们未第二次搭箭时，已冲了进去。

同时间，惨叫迭起，六名军士的尸首已飞了起来。

薛丈二错步拧身，坐马沉拳，推窗望月，“砰”地击在楚相玉的背上。

薛丈二这一击，少说也有五百斤气力。楚相玉只往前一冲，便卸尽了他的力道，顺手又劈杀了两名军士。

“地趟刀”原混天全身化为一道刀光，直斫楚相玉双腿。

楚相玉如一头大鹰般飞起，猛地一沉，一足踢在原混天的头上，一足踢在原混天的腹上，原混天立时惨死！

周白宇、白欣如分左右冲来。

楚相玉双掌一撞，周、白二人斜飞而出。

伍刚中目眦欲裂，也冲了过来，一剑当头劈下。

楚相玉双掌一拍，竟拍住伍刚中的厚剑，剑身寸碎。

这只是电光石火间的事，伍刚中与薛丈二、原混天的感情本就极好，一见原混天惨死，怒急攻心，猛向前冲，“砰砰”两掌，打在楚相玉胸前。

楚相玉也没料到这老人除了剑法快之外，连身法都这么快，错愕间两拳皆中胸前，楚相玉脸色变了一变，血气翻腾了一阵，却也没事。

伍刚中见一击得手，心中大喜；但楚相玉居然没事，不禁大骇！

伍刚中外号“三绝一声雷”，剑快为一绝，居然给人拍断了长剑；内功又为一绝，但打在楚相玉身上，好像没有事一般，不禁万念俱灰，起了拼死之心。

殊不知楚相玉修“冰魄寒光”，“烈火赤焰”两种奇功，内力已至化境，天下已没有多少人能把他一掌击伤，连诸葛先生也只得一连八掌，击在同一处，才能把他打伤。伍刚中能双掌击得他血气奔腾，也算是武林中内功首屈一指的高手了。

而楚相玉被这一击之下，心中动了杀机！

伍刚中一拳无效，反抓扣住楚相玉胸襟。

伍刚中只想扣住楚相玉片刻，这时铁手的拳已自背后击到。

楚相玉忽然起脚，他这一脚，十分怪异，铁手忽然被踢飞出去！

伍刚中抓住楚相玉，想把他抡起来，可是楚相玉纹风不动。

楚相玉双掌已自胁间推出。

伍刚中人急生智，竟抢扑过去，一把抱住楚相玉。

楚相玉那两掌，反而被自己身体所阻，击不出去了。

但是“绝灭王”的双掌，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一折之间，反拗击中伍刚中的背部。

同时间，白欣如和周白宇的长剑又至，楚相玉猛地一个翻身，变成把伍刚中背向周白宇和白欣如，二人大惊，匆忙收剑，以免误伤伍刚中！

而这时“绝灭王”的双掌已击在伍刚中的背上。

伍刚中断剑、冲前、出掌、抓扣、力搂，只不过是刹那间的事，铁手、周白宇、白欣如三人抢救无效，楚相玉已击中伍刚中。

没有人能中“绝灭王”的“冰魄寒光”与“烈火赤焰”而不死。

伍刚中也不能。

帅风旗这时一剑向楚相玉咽喉急刺而至！

楚相玉本来可以轻易扔掉伍刚中，再把帅风旗毙之于掌下的，忽然间，他胸口奇寒炽热，不禁大惊！

原来伍刚中自知无幸存之理，也不运功抵掌，只把全身功力，凝聚在背后，一中掌后，在未气绝的一刻前，把内力撞在胸膛上，逼入楚相玉的前胸。

伍刚中本就扭住楚相玉，两人是贴身搏斗的。

伍刚中这一下，是拼了一命，把掌功反送出去，可是大部分的掌力，仍击在体内，一下子左身结了一层薄薄的冰，右身的得皮焦额裂，惨然倒毙。

伍刚中虽死，但毕竟有小部分的劲力，击中了楚相玉的胸膛。

“绝灭王”楚相玉本不应与敌手太过逼近的。

若不是他太过轻敌，伍刚中又焉能逼近他呢？

楚相玉的内功，可以抵住任何掌击。

可是那是他自己的“冰魄寒光掌”与“烈火赤焰掌”的内力！

楚相玉饶是功力深厚，挨了这两记掌力。脸色也变了：一股极其阴寒的功力，一股极其刚烈的功力，在他身子里游走，如果现在不是在战斗中，楚相玉只需要一盏茶的时光便可以把它逼出了。

可是现在不单在战斗中，而且是在惨烈的战斗中。

楚相玉一愕，帅风旗的剑已到。

楚相玉猛然侧身，帅风旗的剑一歪，刺入他右臂里。

楚相玉一声大吼，在长剑未完全没入他的右臂前，他的反手已抓碎了帅风旗的头颅。

这时军上中的卜鲁直与岑其藏，一刀一杖，双双扑到。

楚相玉左手一拍，伍刚中的尸首直撞向卜鲁直，卜鲁直闪避不及，被撞得喷血而歿！

但岑其藏已扑到，一杖刺了下去。

楚相玉虽然负伤，但他什么阵仗没有见过，强自镇定，正欲运起“冰魄寒光掌”与“烈火赤焰掌”应敌，忽然全身一震，血气上涌，金星乱冒，作

声不得！

原来池被自己的“冰魄寒光”，烈火赤焰”两种掌力窜流体内，一时还未逼出，一旦要运功，反而更引起这两道劲力奔窜，“冰魄寒光掌”力掺入“烈火赤焰掌”力内，“烈火赤焰掌”力又渗入“冰魄寒光掌”力里，一时十分痛苦，以致两种掌力都运不起来，反而痛人心脾。

要知道这两种掌力，至刚，一至柔，连楚相玉也只得一臂练一种掌力，不敢混合，而今体内真气混流，苦不堪言。若不是楚相玉内力深，定力高，早已走火入魔，瘫倒当堂了。

可是这一来，岑其藏那一杖，便避不过了。

长杖划破“绝灭王”的小腹，刺入了三分，但已刺不下去了。

“绝灭王”虽体内真气游走，不能力抗，他一身铜皮铁骨，岑其藏的功力又远不及帅风旗，竟再也无法刺下去。

楚相玉当机立断，一冲，长仗折断，楚相玉右手已废，但左手如闪电般地捏碎了岑其藏咽喉！

这时，铁手、周白宇、白欣如又已扑至！

楚相玉已然受伤，机会稍纵即逝，任谁也不会轻易地放过！

若放过了这个机会，只怕他们之中，没有一个人能活回沧州的。

连那剩下的十三名差役，十一名军士，也拼命冲杀过来，他们眼见楚相玉谈笑间已杀了整整二十人，不禁心寒，可是这也使他们更清楚地知道，不杀“绝灭王”，他们要逃也逃不了！

这时的“绝灭王”，可说是“虎落平阳被犬欺”了。

但虎毕竟是虎，虎是兽中之王，不是任何人可以欺负得了的。

周白宇的七剑，白欣如的五剑，楚相玉都避过了。

铁手无情，铁拳更无情。

楚相玉一手刁庄铁手的右腕，再反手一搭，扣住铁手的左腕！

楚相玉虽运不起他最厉害的两种内功，但他内力基础稳忙，出手奇准，力道也把握得极好，天下任何人的手都得被他扣住。

只要一被扣住，他就可以把铁手一脚踢死！

只要把铁多踢走，他就可以喘上一口气。

只要他有喘上一口气的讥会，凭他的武功，便可以反败为胜。

他的要求不大，只求能便这如排山倒海、舍命拼命的攻击缓上一缓，他就可以应付了。

天下任何一双手，都会被他这一搭刁住。

除了一双手。

铁手。

铁坚而硬。

铁手的手比铁更硬，更滑！

楚相玉才刁住了他的手，他的手已抖脱了楚相玉的手，双拳照样冲出。

若楚相玉还有第二只手，还能阻上一阻，并借势避了开去。

可惜楚相玉的右手几乎被帅风旗一剑透骨，而左手正欲变招，忽觉一麻，刚才中镖的药力未完全消退，而且失血过多，竟已慢了一慢！

铁手的手已至，右拳击在楚相玉的左肩上。

楚相玉立时听到了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！

楚相玉的也立时踢了出去。

楚相玉除了“烈火赤焰掌”与“冰魄寒光掌”享誉武林外，他的双脚，至少能踢出五种武林最难学也最收效的腿法，其中一种便是“五虎断魂腿”。

“五虎断魂腿”当然是“五虎门”的绝技，但“五虎门”，以“五虎断魂刀”出名。

这“五虎断魂腿”却不甚出名，正因为不出名，所以才有更多人伤在“五虎断魂腿”下。

每个敌手都在留意着驰名武林的“五虎断魂刀”，没料到刀花中一腿击来，不重伤也落得个半死，再补上一刀，才算断了魂。其实没有名堂的武功，不是较差，就是较毒，也就是更难。

楚相玉的“五虎断魂腿”，已经练得连“五虎门”的门主都及不上。

他的腿本来可以后发而先至的，可是他用错了腿，他用的是右腿，不是左腿，他的右腿跟左手一样，同样失过血，同样药力未消。

所以这一腿，无形中慢了一半。

楚相玉这一慢，在这种时候，无疑是致命伤。

铁手的左拳已擂在楚相玉的胸膛上。

楚相玉以为他能挨下这一击的，但铁手的铁拳力道，竟比他想象中的大了一倍！

楚相玉立时倒飞了出去，一面飞，一面吐血！

他那一脚，也等于是踢空了。

楚相玉倒飞，铁手前追，周白宇的剑已向前递了过去，楚相玉的身子等于向周白宇的剑撞来。

剑冰冷地刺入楚相玉的背里。

冰冷的剑锋，贴在楚相玉的肌肤上。

楚相玉毕竟是身经百战者，强自振作，他绝不能昏，他空有一身武功，尚未施展，怎能晕倒？

他立即双腿一分，成一字形，左右踢了出去，正是“无极派”腿法：“南辕北辙”！

他的脚到的时候，剑锋入背二寸五分，周白宇没料到这一腿如此之快，给一脚蹬中胸部，飞了出去。

铁手全力追赶，也避不及这陡然一脚，“砰”地踢中心胸，铁手只做了一件事，及时把手护在胸前，那一脚的力道，是先踢在掌心再撞在心胸，铁手也立时飞了出去。

这两人一面飞出一面吐血，吐的血比楚相玉吐的还多，各自跌在丈外的雪地上，再也爬不起来。

薛丈二已冲了过去，伍刚中已死原混天也死了，薛丈二只求拼命！

楚相玉狂笑，“噗”地一声，臂上，背上，腹上所带的两剑一刀，竟倒飞向薛丈二！

薛丈二只抓往一剑一刀，另一剑的剑愕，倒撞中他的咽喉，薛丈二嘶叫了半声，身子一软，倒下地去。

楚相玉现在的伤处是：左右手一碎一断，胸上中了两刀一拳，腹上一道镖伤，背上一道剑伤，再加上部两处镖伤，以及运力射出刀剑杀死薛丈二，以致鲜血标出，纵是铁打的人，也支持不住！

楚相玉居然支撑得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只做了一件事。

反攻！

其实，也只有反攻一途，没有人比楚相玉自己更知道，他现在不反攻，只有等死！

周冷龙又一声：“打！”

数十支箭，又向楚相玉射来。

楚相玉一面闪避，一面冲近，他没有手，而且前冲，那些军士和差役都是呆住了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人。

楚相玉中了三箭，但他已冲入人群中，东砸西撞，凡是给他撞中的人，不是全身灼焦而死，就是成了一具冻尸！

没有人避得了楚相玉奇异迅速的身法，转眼已死八人。

而楚相玉深深地知道，这不只是反攻之法，而已每撞中一个人，就可以把自己体内流窜的两种掌力转送出去，这样虽不可能减轻内伤，但却可以使体内奔纵的真气舒泄出去，以致再可以运使“冰魄寒光掌”与“烈火赤焰掌”；他虽然双手俱受重伤，难以出手，但这两种内功一旦回复，别人要杀他，那要比登天还难！

刹那间，楚相玉又撞倒了六个人，只要再撞多两人，他体内的真力便可以恢复了。

忽然间他被一个人用力抱住，那人那么有力，几乎使楚相玉听到自己骨头呻吟的声音。

楚相玉立时把头一仰，顶在那人的心胸上！

那人猛吐了一口血，仍然不放，正是“分金手”田大错。

周冷龙的这时已冲来，左手持剑，右手持刀。

楚相玉大急，运起全身功力，全逼入田大错体内。

田大错五官一齐被功力激出了血，楚相玉也感觉到自己全身虚脱了，他的功力，已一时舒泄了出去，几乎把半生修为，都耗尽了，再也收不回来了。

田大错的手松了，可是仍没有脱，楚相玉竟挣它不脱，他知道自己的功力，已所剩无几。

周冷龙已冲近，举刀剑，楚相玉的求生欲望仍是很浓，他功力不在，功夫在，双足踢出。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楚相玉居然还能准确地把周冷龙的刀剑踢飞。

可是他忘了一件事。

周冷龙的外号是“三手神猿”，他居然有第三只手。

第三只手突然自衣内伸了出来，拿的是一柄短刃，一刀刺入楚相玉的胸腹，及至没柄。

楚相玉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，双腿弹起，宛若长蛇，一夹夹住周冷龙左右太阳穴，用力一扭，周冷龙的脖子便断了。

这时田大错已松手，他眼见周冷龙一刀命中楚相玉，便知道这仇人也活不成了，他便安心地咽了最后一口气。

田大错手一松，楚相玉跌在地上，恰巧周冷龙这时也跌在地上，两人一口都是雪，都是血。

两人都还没有立即死亡，楚相玉喘着息，问了一句：“你为什么竟会有三只手？”

周冷龙答了一句：“我本来就是孪生子之一，另一兄弟死了，他的一只手长在我身上，所以我有三只手，但怕别人视为怪物，所以一直都藏起来。”

难怪他外号叫做“三手神猿”，这外号丝毫没有叫错，不过当初第一个

取这外号的人，亦不知道周冷龙真有三条手臂，知道了也不免大吃一惊。

楚相玉和周冷龙一问一答，竟丝毫没有敌意，问的问得诚恳，答的答得诚实。只是这一问一答之后，这两人，便永远不会再说一句话了。

风雪依然怒吼，似在咆哮着些什么。从楚相玉自“沧州铁血大牢”被救走，一直到他现在搏杀伍刚中、原混天、薛丈二、岑其藏、卜鲁直、田大错、周冷龙，重创铁手及周白宇后，这场雪仍一直在咆哮着，不止不休，好像在愤怒着什么。

可是不管风雪何等愤怒，“绝灭王”都听不到了。

雪地上只剩下五名犹有余悸的军士和五名惊魂未定的差役，呆呆地立着，只恐楚相玉还会突然跳起来，杀了他们。

雪地上还有一条白色的影子，当周白宇一给踢中时，她已无斗志，立时掠出挽扶他。她当然便是白欣如。

当她扶住周白宇，周白宇嘴边溢着血，只说了五个字：“我不会死的。”便晕了过去。

周白宇是不会死的，因为他的剑先刺中“绝灭王”，剑加手，比腿要长，楚相玉只轻轻踢中他，没有踢个正着，因为一旦带伤追踢，剑入体内就更深了；楚相玉没有追击，只求踢开周白宇才能保留这一条命，“可是楚相玉的脚力仍令周白宇重伤。

铁手呢？

铁手倒在地上，四肢乏力，他没有爬起未，胸膛如刀割一般地疼痛着，不过他也没有死。

那千钧一发时以手一挡救了他的命。他的一双铁手，仍然接得下楚相玉那一脚，所以他仅被震伤，没有给踢杀。

可是他眼见“绝灭王”楚相玉死了。

“这么多人围攻他一个……万里追踪……先遭暗算……过于轻敌……不容喘息……等等等等，才杀得了他，铁手怔怔地望着积雪，想起戚少商的话，忆起“绝灭王”的大志，一时也不知道他这次所做的，是对还是错？只觉得很疲乏，没有一次比这次更空虚，更沮丧……。楚相玉本早可以把他杀了，可是……。

他只愿他自己能在雪地上，就这样的躺下去，躺了许许多多时候……。

风雪纷飞，盖在他脸上、头上、嘴上，白雪雪花，纯净而高洁地飘下来，似要洗净这世界上的所有血渍……。

